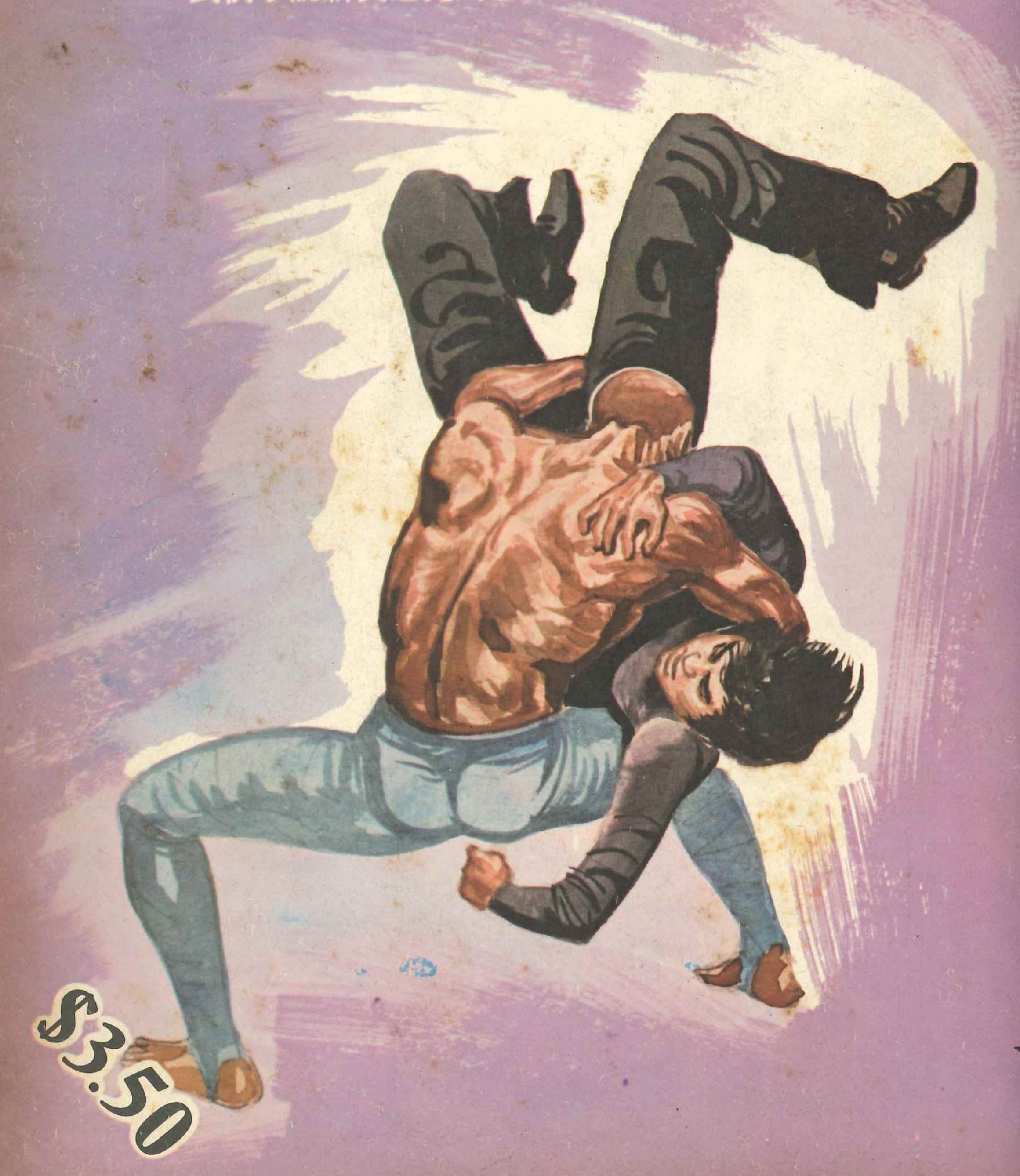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黑鷹喋血記（湖海恩仇錄）高皐·新著

本篇故事短小精幹，作者以最新姿態，爲本刊撰著。該篇故事寫情新奇，文詞並茂，論武功則驚心動魄，嘆爲觀止，說兒女則情意繾綣，纏綿徘惻，實開武俠小說新頁之先河也。



$3.50

104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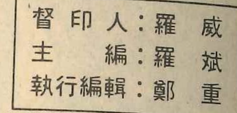
要辦好一本雜誌，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決的條件，是要不惜工本，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要發揮出人盡其力，物盡其用的最高作用，進而更要揣摩讀者的愛好，迎合讀者的興趣，才能構成爲一本成功雜誌的基本要素，本刋一向以來都是遵行以上原則，以後也當一如已往，務求達到使讀者們花費最低廉的代價，獲得最豐富的享受，力行不懈！

＊＊　　＊＊　　＊＊

本期的巨型小說是高皐先生的「黑鷹喋血記」，本故事題材鮮明，內容新奇，是一篇感人肺腑，驚心動魄的俠情故事，作者描寫人物時刻劃入微，栩栩如生，情節佈局，敢誇一流，結局更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結果，故事男主角桂半篙，由於身懷一個祖傳小鐵盒，被人誤以爲是某幫派失去的「金刀令」，而引起江湖黑道人物對他的追殺，逃亡中，他遇上艷遇，奇遇，也因此習得一身武功……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馮嘉先生的「魔宮異寶」，喜愛冒險的司馬洛，不顧危險上筆山偷取「玉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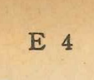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錄

黑鷹喋血記

落拓文士　巧遇黃鷹

高皐・文
盧令・圖

「伙記，來一碗陽春麵。」

「好的，客官，何不來一壺酒擋擋寒氣？」

「不必。」

「那……客官稍待一下，陽春麵馬上就來。」

× × ×

這兒是雙江口，位於武夷山的西麓，距離江西南豐縣的路程約莫一天左右。

雙江口是一個山鎭，鎭上的客棧，自然不會太多。

的確不多，向陽居是全鎭惟一的一個客棧，也是惟一的一家酒館。

× × ×

今天是個大陰天，寒風料峭，冷得令人有點發抖。大陰天，又是這般寒冷，經過這兒的旅客自然要未晚先投宿了。

× × ×

向陽居的生意一向不算太好，不過有時候也會使伙記忙得透不過氣來。

今天伙記就有點忙，因爲食堂中五張桌子就有四張巳經坐滿了客人，他們一個勁兒的要酒要菜，伙記自然要忙得喘不過氣來了。

這種情形往常也曾經有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如果眞要找出不同於往常之處，就是這般旅客決非常人。

他們全部一身勁裝，背負兵刃，神態兇猛獰惡，好像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像這等神情裝扮的人物，自然不是常人了。

最後走進向陽居的，却是一個年約三旬的青衫文士，他向食堂流目一瞥，然後在那張惟一空着的桌旁坐了下來。

他要來一碗陽春麵，低着頭的吃着，待一碗麵吃完，他沒有再瞧別人一眼。

不瞧人不算犯法吧？

這就難說了，有時瞧人犯法，有時不瞧人也會犯法。青衫文士不瞧人犯了法。

因爲有人放他不過。

那是一隻酒杯，挾着一股勁風飛了過來，由那强勁的速度推想，雖然只是一隻酒杯，它必然可以砸破青衫文士的頭顱。

只是當它距離青衫文士不足五寸之時，它忽然來勢一緩，然後平平整整的擺上了桌面。

青衫文士神色一呆，抬頭向楞在一邊的店小二道：「伙記，我說過不要酒。」

「別裝了，朋友，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將東西拿出來大爺就放你一馬。」

說話的是一個沙啞嗓門，說起話來像在敲打破鍋似的，那種難聽就不必說了。

只不過他却有一副唬人的身材，這一站起比別人都高了一個頭。

其實說他以身材唬人那是寃枉他了，就憑適才擲酒杯的那份功力，在當代武林也可以算得是一個高手。

武林高手的身份，必然與常人不同，他居然向一個落拓江湖的窮酸要東西，豈不是一樁怪事！

青衫文士似乎也感到有點兒意外，吶吶半晌，說道：「你要我拿東西出來，拿什麼？」

彪形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別裝瘋賣傻，朋友，咱們跟着你不止一天了，只要你將那隻小鐵盒子交出，大爺包你能够長命百歲。」

青衫文士錯愕良久，忽然面色一沉道：「原來你們都不是好人——」

彪形大漢道：「好人？嘿嘿，好人値幾個錢一斤？咱們別說廢話了，你拿是不拿？」

青衫文士搖搖頭道：「不行，寒家萬貫家財只剩下這一點東西，說什麼也不能給你。」

彪形大漢道：「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要是讓爺們自己動手，那就還得加上一點搭頭。」

他說話之間，伸手向身旁的兩名黑衣大漢一揮，那兩個人立即兇霸霸的撲了過來。

青衫文士大吃一驚，急忙抓緊了包裏，意欲奪門而逃。

也許老天爺在帮他，忽然轟的一聲巨响，店門竟然被人一腳踢開，一股風雪裏着一條人影，像狂飇一般的捲了進來。

青衫文士暗忖，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竟下起雪來了，不管怎樣，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逃出了店門，在風雪交加中放步狂奔，簡直就像一頭喪家之犬似的。

他撇開北涌南豐的大道，向東北山區的小道急馳，他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那般賊人的追躡。

計劃的確不錯，只是他忽略這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嚴寒之夜了，經過一段時間的奔走，竟連方位也告迷失。

那就糟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何況還是一個風雪之夜！

好在他巳經擺脫了賊人，眼前只好先找一個能避風雪之處渡過夜晚再說。

忽然他歡呼一聲道：「有人家？這當眞是天無絕人之路。」

不錯，那雖是一幢竹籬茅舍，是人家總不會有錯。

他加快速度，奔近茅屋，脚下還未立穩，神色上巳是一片錯愕。

敢情茅屋之內正傳出一股悲泣之聲，在這風雪之夜，倍覺悽厲刺耳。

他稍作躊躇，終於走近柴扉，伸掌向門上拍去。

「姑娘……姑娘……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他聽出悲泣者是女人，因而鼓起勇氣叫門，希望能够給對方一點帮助。

悲泣之聲停止了，片刻之後柴扉呀然而開。

開門者的確是一個女人，由於蓬首垢面，使他很難斷定她的年歲。

雙拳一抱，他向那位女郎拱手一禮道：「發生了什麼事？姑娘，如果有需用在下之處，姑娘但請吩咐。」

「你是——」

「在下桂半篙，因貪趕路程，迷失了方向……」

「原來是桂公子，請進。」

「多謝。」

茅屋不大，只是草堂一個，臥室兩間，外加厨厠及一個儲物室而已。

室小何須大？

只要收拾整潔，纖塵不染，令人瞧得舒服就够了。

這間草堂的確令人瞧得舒服，一切什物收拾得是那麼整潔有緻。

「桂公子請坐。」

「姑娘勿須客套，妳是不是發生了雜麼困難？」

「這個……」

她的確有了困難，只不過不便求助於一個陌生男子罷了。

而且她縱然當眞求助，桂半篙只怕也無能爲力。

× × ×

「鷹兒……」

「爹！我來了。」

一股蒼老而微弱的呼聲，由左側的房中傳出，女郎向桂半篙瞥了一眼，道：「公子請稍坐，小女子去去就來。」

桂半篙道：「姑娘請便。」

約莫盞茶時分，女郎再度來到草堂，道：「桂公子……」

「姑娘有什麼指教？」

「小女子姓黃，單名一個鷹字……」

「原來是黃姑娘……」

「小女子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桂公子能够俯允。」

「好，姑娘請說。」

「家父病入膏肓，只怕……」

「啊，姑娘，小生實在替妳難過，府上除了令尊與姑娘，還有別的親人麼？」

「寒家除了咱們相依爲命的父女就別無親人了。」

「原來如此，姑娘要小生做什麼？請儘管說。」

「家父要求與公子一見。」

「好，小生理當拜見。」

「家父如有所求……」

「只要小生能力所及，決不使令尊失望。」

「多謝公子，請。」

× × ×

一盞點着獸脂的油燈，發着淡黃的光芒。

靠裏一張木榻，鋪着厚厚的獸皮，榻上躺着一名枯瘦如柴的白髮老者，瞧神情的確已達油盡燈枯的境地。

桂半篙雙拳一抱道：「小生桂半篙見過老人家。」

白髮老者向他打量半晌，然後指着床前的小櫈道：「請坐。」

桂半篙坐下道：「多謝老人家。」

白髮老者道：「桂公子：老夫能够知道……你的師承麼？」

桂半篙一怔，道：「師承？老人家是說……」

黃鷹道：「公子：家父是問你屬於那一個門派，令師是誰？」

桂半篙哦了一聲道：「小生是鄉下人，雖是讀了一點詩書，並不想博取什麼功名，家師粗通拳脚，也教了小生一點莊稼把式，老人家也許不信，小生却是句句實言。」

白髮老者點點頭道：「老夫相信，但不知你是怎樣走到這兒來的。」

桂半篙道：「先慈在彌留之際，曾囑咐小生到關外尋父，日間小生在雙江口的小店進食，竟遇到一羣惡人要搶奪先慈留給小生的一隻鐵盒……」

白髮老者忽然精神一振道：「鐵盒？桂公子，能够讓老夫瞧瞧麼？」

桂半篙不明白白髮老者何以對鐵盒二字如此重視，他略作遲疑，終於解開包裹，取出一隻小巧的鐵盒道：「就是這個，老人家請瞧。」

白髮老者向鐵盒瞥了一眼，搖搖頭：「收起來吧，桂公子，令堂留給你的必然是珍貴的東西，所謂財不露白，今後你要小心在意，不過……」

桂半篙道：「不過怎樣，請老人家指示。」

白髮老者說道：「鷹兒：妳來告訴他吧。」

黃鷹道：「是，爹。」

語音一頓，舉目向桂半篙一瞥道．「根據江湖傳言，當今武林的某一門派失落了一件重要的寶物……」

桂半篙道：「是一隻鐵盒？」

黃鷹道：「不錯，是一隻鐵盒，不幸的是你却捲入這項江湖是非之中了！」

桂半篙道：「原來他們以爲小生獲得那件寶物，這不要緊，今後我將鐵盒給他們瞧瞧，他們就不會再誤會小生了。」

黃鷹淡淡一笑道：「你看得太簡單了，縱使將令堂留給你的鐵盒送給他們，只怕他們也不會相信。」

桂半篙哼了一聲道：「眞金不怕火，他們能將小生怎樣？」

黃鷹說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他們會將你關起來，然後嚴刑拷打，逼問鐵盒的下落，一天得不到鐵盒，就一天不會放你！」

桂半篙面色一變道：「如此蠻不講理，這還成什麼世界！」

黃鷹長長一嘆，說道：「弱肉强食，自古皆然，在江湖之上，只有强者才能講理。」

桂半篙錯愕半晌道：「那該怎麼辦？黃姑娘。」

黃鷹眉峯一揚，她的目光却向床榻之上瞧去。

沒有回答桂半篙，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

白髮老者却咳了一聲道：「只有一個法子，咳，只有一個。」

桂半篙道：「只有一個什麼法子？老人家。」

白髮老者道：「如果你自己也是一個强者……」

不錯，弱肉强食，如果自己也是一個强者，就不會被人欺侮了。

至少，有能力欺侮强者的畢竟不多。

不過，如何才能够使自己變爲一個强者？

在江湖道上，在武林中，要使自己變爲强者，也只有一個法子。

習得高深武功，就可以叱咤江湖。

只不過學習高深武功，並不是一蹴可就的事。

黃氏父女明白，桂半篙何嘗不明白？

白髮老者忽然又咳了一聲道：「在愚父女居處方圓十里之內，除了迷失道路的，一般江湖朋友，沒有人敢踏入半步。」

桂半篙道：「這是爲了什麼？」

白髮老者道：「因爲他們愛惜自己的生命。」

桂半篙道：「愛惜他們自己的生命？莫非此地有什麼可怕的猛獸蛇虫？」

白髮老者道：「不，他們只是不敢違抗愚父女的規定而已。」

桂半篙愕然道：「老人家父女原來是武林高人。」

白髮老人淡淡一笑道：「高人不敢當，只不過能够勝過愚父女的並不多見。」

桂半篙嘆息一聲道：「可惜……咳，相見恨晚！」

白髮老者道：「老夫倒是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桂半篙道：「老人家請說。」

白髮老者忽然語氣一變說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老夫並不留戀什麼，只是留下一個孤苦零仃的鷹兒，使老夫放心不下……」

黃鷹掩面悲泣道：「爹……」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道：「上蒼畢竟對咱們父女不薄，在這等風雪交加的寒夜竟替咱們送來一個佳賓，這也是一個緣字，你說是麼？桂公子。」

桂半篙道：「老人家說的是。」

白髮老者道：「桂公子：老夫要將鷹兒交給你，你可願意？」

桂半篙道：「這個……」

白髮老者道：「鷹兒可以保護你，使你不受惡人的欺侮，她也終身有靠，獲得理想的歸宿，這是彼此有益之事，難道你不願意？」

桂半篙道：「老人家誤會了，小生只是覺得沒有養家活口的能力，將來牛衣對泣如何對得起你老人家！」

白髮老者道：「鷹兒很能吃苦，由咱們父女的現況，你應該瞧得出來，我想她不會拖累你的。」

桂半篙道：「既然如此，小生答允就是。」

白髮老者道：「好，鷹兒，快去洗一把臉，換一件乾淨的衣服，爹馬上替你們主持婚禮。」

黃鷹面色一紅道：「不要這麼急嘛，爹。」

白髮老者長嘆一聲道：「不能等了，鷹兒，爹只是在强提一口眞氣……再說，你們成婚之後，今後同闖江湖就不會有什麼不便之處了。」

黃鷹不忍違背老父的心意，只得含着淚水退了出去，片刻之後她回來了，桂半篙不覺目光一亮。

這位姑娘人高馬大，比桂半篙足足高過兩寸，但她膚如凝脂，眉目如畫，竟然是一位絕色佳人，只可惜身材高了一點，難免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她洗過臉，梳過頭，也換了一件衣衫，雖是荊釵布裙，粉脂不施，也能予人一股清新嬌艷的感覺。

進房之後，她只是向桂半篙投下嬌羞的一瞥，立即含情默默的垂下頭去。

白髮老者點點頭道：「江湖兒女不必講那些繁文褥節，你們只要拜過老夫再對拜三拜，就算完成婚禮了。」

他們果然按照白髮老者的交待完成了婚禮，但新娘子却是忽然一聲悲嚎，縱身就向木榻撲去。

敢情白髮老者了無牽掛，已經含笑而逝了。

在簡單的婚禮之後，又是簡單的葬禮，待辦妥了一切，晨曦已經悄悄的溜了進來。

此時他們在草堂中靜坐着，燕爾新婚並沒是帶給他們多少喜悅。

良久，黃鷹幽幽道：「大哥……」

桂半篙道：「什麼事？妹子？」

黃鷹道：「爹去世了……」

桂半篙道：「不要担心，妹子，我會照顧妳的。」

黃鷹道：「多謝你，大哥，不過爹剛去世，百日之內不能陪你。」

桂半篙道：「這個我知道。」

黃鷹道：「我想咱們在這兒守孝百日，我再陪你到關外去。」

桂半篙道：「好的！」

黃鷹道：「在咱們守孝期間，我想教你一點防身之能，你看可好？」

桂半篙道：「妹子，我已經三十歲了，還能學習武功麼？」

黃鷹道：「除非獲得稀世靈藥，練成高深武功是不能够的了，但防身自保仍不難辦到。」

桂半篙道：「那好，我原本不願傷人，能够防身自保就够了。」

於是，在長日無事之中，黃鷹教了他一套：「倒轉陰陽」身法，及一套「躡雲手」擒拿術。

桂半篙智慧極高，不足兩月他已將這兩項驚世絕學練得得心應手。

黃鷹大爲高興，又教了他一套威力絕倫的刀法「千堆雪」！

以他現在的武功，足可擠身當今武林高手之林了，只是內力還是差了一點。

黃鷹自然也教了他本門內功心法，但內力的增强，就不如學習招式那麼立竿見影的容易收效了。

× ×

是初春了，春寒雖然還是那麼料峭，枝頭却已露出了一點嫩芽兒。

黃鷹却於此時做了幾樣佳餚，擺上一壺美酒，嬌怯怯的對桂半篙叫了一聲「大哥。」

桂半篙啊了一聲，道：「妹子，妳好美！」

她換了一套紅色衫裙，一頭秀髮也梳得油光水亮，如果以同等身材的女人來衡量，縱然走遍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爭的女人。

她嫣然一笑，斟滿了酒，舉杯對桂半簫道：「大哥：冷落你很久了，爲了表示歉意，小妹敬你一杯。」

桂半簫啊了一聲道：「不錯，百日巳過咱們夫妻該圓房了，來，妹子，讓我來親親。」

黃鷹白他一眼，然後低頭一笑，說道：「別大聲嚷嚷嘛，叫人聽到，多不好意思。」

桂半簫哈哈一笑道：「好，好，我不說。」

匆匆飯罷，桂半簫就迫不及待的把黃鷹擁入洞房，當她羅襦盡解之後，桂半簫不由一呆道：「勿怪妳單名叫一個鷹字，原來妳的胸前當眞生有一隻老鷹。」

黃鷹面色一紅道：「你瞎說，誰生有老鷹了，這只是用針刺上去的。」

桂半簫道：「爲什麼？妹子，爲什麼要刺一頭老鷹在雙乳之間。」

黃鷹道：「這個……咳，以後再告訴你。」

現在的確不是談別的時候，桂半簫也就不再詢問了！

×　×　×

良宵是最易消逝的，他們只不過闔了一下眼皮，紅日就巳經溜進窗子來了。

他們起身之後，黃鷹就拾奪了兩個包裹，並將一柄紅毛寶刀交給桂半簫道：「大哥，這是爹在一名海寇手中得來的，不止是鋒利無比，而且削鐵如泥，你留着用吧。」

桂半簫道：「多謝妳，妹子，妳呢？妳用什麼兵刃？」

黃鷹道：「一般兵刃太輕，我用不趁手，所以我就用這個。」

那是一根三截棍，也可以扣上鉸鍊，當作齊眉棍使用。

這根三截棍每截都是精鋼鑄成，全重八十二斤，是武林中罕見的重兵刃。

黃鷹天生神力，舞動八十二斤的三截棍像舞木棍似的，絲毫都不吃力。

然後他們飽餐一頓，鎖上房門，再到白髮老者的墳上拜別，才聯袂向黎川縣奔去。

剛剛走出山口，一聲哈哈長笑忽然傳了過來。

「看來小伙子是碰到奇遇了，不過我老人家這份恩情你可不能不報！」

阻路的是一名尖嘴猴腮的灰衣老者，由他的眼神猜想，這個灰衣老者可能是一名武林高人。

走在頭裏的桂半簫脚下一窒，道：「前輩是在跟在下說話？」

灰衣老者道：「此地除了咱們及你的媳婦別無他人，老夫自然是跟你說話。」

桂半簫道：「可是咱們素昧平生，前輩是找錯人了吧。」

灰衣老者道：「怎麼，你想過河拆橋？哼，老夫如果怕你賴賬，鐵算盤的字號豈不白叫了……」

桂半簫自然不知道鐵算盤是何許人物，黃鷹却對這位人人頭疼的老怪物頗爲瞭解，因而踏上兩步道：「原來是何前輩，失敬，但不知拙夫欠了什麼賬，前輩不妨說個明白！」

鐵算盤目光一抬，向黃鷹打量一眼，他那張皮多肉少的面頰忽然一變道：「姑娘，啊，不，少夫人是來自亡魂峯麼？」

黃鷹冷冷道：「咱們來自何處你就不必管了，你只說明拙夫欠了你什麼？」

鐵算盤連連搖手道：「對不起，老朽認錯人，認錯人了……」

他邊說邊退，待退出十步之後，忽然翻身一躍，以狠奔豕突的速度，向山下亡命的狂奔而去。

桂半簫愕然道：「妹子，這鐵算盤是怎麼啦？他好像對妳十分害怕？」

黃鷹說道：「你別瞎說，他憑什麼怕我？」

桂半簫道：「妳瞧他那神色——」

黃鷹道：「他胡亂的認錯人，自明理虧，才變作那等模樣。」

桂半簫道：「說的也是！」

黃鷹道：「不要管這些了，咱們得緊趕一點，要到橫村才有食宿之處！」

桂半簫道：「好的！」

這兒全是山區，縱然放開脚步倒也不怕驚世駭俗。

此後他們經黎川北上，一直到達南昌，並沒有遇到什麼躭擱。

只是桂半簫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感到沉重。

他很少行走江湖，對江湖閱歷自然不多。

不過對江湖人物，武林豪俠，他却瞧得出來。

他自然瞧得出來，因爲這般人的氣質與常人並不一樣！

這般異於常人的黑白兩道，似乎時時都在跟着他們，使他心情，受到沉重的壓力。

爲什麼？莫非還是鐵盒風波？

當他們在南昌投店之後，桂半簫忍不住長長一吁，說道：「妹子，我當眞拖累妳了……」

黃鷹一怔道：「沒有呀，你拖累了什麼？」

桂半簫道：「妳又不是瞧不出來，這一路之上他們像寃魂不散似的。」

黃鷹微微一笑道：「原來是這個，你不要瞎猜，也許他們對我瞧不順眼，或者只是一個巧合，不管怎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要跟就讓他們跟吧。」

桂半簫哈哈一笑道：「還會有人對妳瞧不順眼？那人必然是一個瞎子。」

的確，黃鷹雖是身材高大，但誰都不能否認她是一個美人。

對美人瞧不順眼的，也只有一種人，瞎子。

只是她雖然艷比桃李，但神色之上，永遠都較冰山還要冷峻，除了桂半簫，對任何人她都不會稍假辭色。

不過她是一個好女人，也是一個好妻子。

她的確是一個好妻子，無論床上床下，她都千依百順，而且武功高，能力强，在男人的事業或家庭瑣事上她還是一個好幫手。

桂半簫是幸運的，他竟然在無意之中，獲得這麼一個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妻子。

不過幸運不是時時在照顧人的，有時它會在人們興高彩烈之時悄悄溜走，而使你啼笑皆非。

桂半簫是幸運者，但他離開南昌之後，幸運好像就捨他而去了。

×　×　×

虬津是個山鎭，在永修縣城的西北，由這兒去武漢是一條捷徑，因而山鎭雖小，往來的旅客倒是十分之多。

桂半簫與黃鷹也走這條捷徑，在落日含山時分，虬津鎭已經遙遙在望。

「妹子，妳瞧瞧。」桂半簫指着前面的鎭集道：「我好像聞到酒香了。」

黃鷹道：「你弄錯了，大哥，那不是酒味，只是四條野狗發出的臭味罷了。」

桂半簫一怔道：「妳在說笑話吧，妹子，妳怎能聞到狗臭，而且還瞧到四條野狗。」

黃鷹微微一笑道：「我沒有騙你嘛，你瞧……」

桂半簫果然瞧到了，的確是四條。

只不過那是四條人影，決不是狗。

其實黃鷹也沒有說錯，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有時候甚至人不如狗。

黃鷹沒有說錯，她却惹來麻煩了，因爲她的嗓門大，語聲很清晳的送進那四人的耳鼓！

被人罵作臭狗，野狗，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四人怎能不找他們的麻煩。

更糟的是這四人都是當今江湖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不要說罵他們是臭狗野狗，就算無意中瞧看他們一眼，說不定就會大禍臨頭。

黃鷹惹來橫禍，桂半簫難免有些不滿，只是當他瞧清楚來人之後，他的不滿立即烟消雲散，還投給她一絲嘉許的笑意。

敢情這般人原是找碴來的，便對他們來個嬉笑怒罵，豈不大快人心！

不錯，這般人的確是找碴來的，因爲其中有一個鐵算盤。

鐵算盤跟他們照過面，他說是認錯人，莫非他還要辨認一次？

當雙方相距丈許之際，他們停了下來，其中一名年約五旬的漢子，乾乾瘦瘦的，但雙目開闔之間，却射出兩縷十分凌厲眼神。

他向桂半簫夫婦打量一眼，目光最後落在黃鷹的臉上。

「妳罵咱們是狗？」

「這可是你自己說的，」黃鷹冷冷道：「好狗不擋路你爲甚麼要攔住咱們。」

這一下乾瘦漢子幾乎被黃鷹氣瘋了，只見他目露殺光，嘴唇輕抖，顯得惱怒巳極。

不過他是一個武林高人，武林高人的氣度自然要比常人寬厚幾分。

「妳八成不知道老夫是誰，才敢如此無禮，告訴妳吧，三英霸天南就是咱們兄弟！」

「嗯，好响亮的名頭，可惜……」

「可惜什麼？」

「沒聽說過。」

「小賤人，妳好大的胆量，老夫便廢了妳。」

話不投機半句多，最後只有訴諸武力了。

其實黃鷹知道鐵算盤，自然也知道三英霸天南徐氏兄弟，只是今日之事必然無法善了，她當然不願浪費唇舌了。

乾瘦漢子是三英的老太徐煥英，語音一落，巳然一掌拍了出去。

掌帶輕嘯，勁風如潮，三英名震天南，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可惜他遇到了天生神力的黃鷹，這個觔斗他們是栽定了。

黃鷹沒有避讓，單掌一立，迎着徐煥英的掌風，緩緩推了出去。

她只用了七成眞力，但掌心所吐出的暗勁，與一堵銅牆鐵壁不會兩樣。

徐煥英的功力再高，也碰不過銅牆鐵壁，因此，他的掌力被原封送還，一連倒退五尺，才能拿樁站穩。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終於明白人家瞧不起他們徐氏三英的道理。

不過羞刀難入鞘，徐氏三英叱咤風雲，是三名人人敬畏的人物，要是就此拔腿一走，往後的江湖就不必混了！

於是他們拔出了長刀，口中一聲暴吼，再度縱身猛撲。

徐家老二老三也配合行動，一左一右，分兩路向中心突襲。

桂半簫大喝一聲道：「好傢伙，武林高人竟然依多爲勝，你們還要不要臉。」

他摘下紅毛寶刀，意欲馳援黃鷹，但身形還沒有移動，就被人攔了下來。

「別忙，小伙子，咱們兩先來研究研究。」

攔路的是鐵算盤，此人當眞是寃魂不散。

桂半簫道：「研究，咱們有什麼好研究的？」

鐵算盤道：「當然有，要不我爲什麼找你？」

桂半簫道：「我好像聽你說過你認錯人了，你怎麼還要寃魂不散？」

鐵算盤道：「我原以爲認錯人了，後來一想實在沒認錯，只好又找上你了。」

桂半簫道：「找我做什麼？你說。」

鐵算盤道：「江湖道上講的是一個義字，所謂受人點水之恩，必須湧泉以報，這話你不能不承認吧？」

桂半簫道：「唔，我雖然不是江湖中人，不過這話聽來也有點道理。」

鐵算盤道：「那好，我在雙江口救了你，你又因此獲得一個媳婦，大丈夫要飲水思源，這些你總不能否認吧？」

桂半簫道：「你在說笑話吧，老丈，你幾時在雙江口救過我了？」

鐵算盤說道：「好小子，你想過河拆橋？哼，如果不是老夫一脚踢開店門，替你阻止那般牛鬼蛇神，憑你就能够逃得了麼？」

桂半簫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我雖然沒有請你幫忙，總算得了你一點好處，要怎樣謝你？你說。」

鐵算盤哈哈一笑道：「很簡單，只要將鐵盒子給咱們，就兩不相欠了。」

桂半簫眉頭一皺眉：「這就怪了，我娘留給我一隻鐵盒子是桂家祖傳的東西，跟江湖上扯不上半點關連，你們要這個作什麼？」

鐵算盤道：「你娘留給你的，你娘是誰？」

桂半篙道：「你管我娘是誰，她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鐵算盤哼了一聲道：「姓桂的，少跟老夫耍嘴皮子，你交是不交？」

桂半篙道：「不交。」

鐵算盤道：「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老夫只好成全你了。」

他取出一隻鐵算盤，準備向桂半篙動手，正在此時忽然聽到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叫。

有人慘叫，他自然要扭頭瞧瞧，但這一眼瞧去，他竟然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他是一個鐵算盤，也是一頭老狐狸，此等人不只是精於計算，對於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也應用得最爲得心應手。

他只是瞧了一眼，二話不說就拔腿開溜，桂半篙還沒有弄明白他想做甚麼，他已經逃出十丈之外了。

一聲苦笑，桂半篙只好不再理會他了，當他回頭向黃鷹一瞥之際，他的神色也爲之一呆。

黃鷹像一座山嶽，好好的立在那兒，但她身前的景象却有點慘不忍覩。

地上躺着兩條屍體，還洒着斑斑血漬，另有一條人影在向遠處拚命的逃亡。

她勝了，而且是戰果輝煌。

桂半篙走近黃鷹道：「妹子：妳果然高明，只是出手狠了一點。」

黃鷹道：「不，大哥，我原是叫他們知難而退的，誰知他們竟然使出了毒惡的暗器，你瞧……」

桂半篙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瞥，發現地上洒着一片黑色的沙子，他不明白那些是什麼暗器，因而詢問道：「妹子：那是什麼？」

黃鷹道：「毒砂，是江湖上最爲毒惡的暗器，我留下他們的大哥已經够仁慈的了。」

桂半篙嘆息一聲道：「好啦，妹子，事情已經過去就不必提它了，咱們做點好事將這兩人埋起來吧。」

他們埋好兩具屍體再繼續上路，一直到達武漢，再也沒有碰到什麼麻煩。

武漢是我國內陸最繁華的商埠，名勝古蹟也十分之多，桂半篙喜愛山水，因而就留連下來了。

這天他們在黃鶴樓飲茶，黃鷹一時內急，找地方去方便一下，及回到茶樓竟失去桂半篙的踪跡。

她原以爲桂半篙只是偶然離開，但茶樓裏的茶客幾乎全部湧向門外，還有些在向江邊指指點點，好像發生了什麼事端。

黃鷹奔到門外，擧目向江邊一瞧，發現一名頭髮斑白的老者挾着一個人正向江邊狂奔，由被挾持者的衣着推斷，必然就是桂半篙。

丈夫被人挾持，黃鷹的氣惱就不必說了，口中一聲長嘯，飛身向江邊猛撲。

可惜人家早有預謀，她還沒有到達江邊，別人已經躍上一艘江船，但見順流逐波，瞬息千里，她縱然脅生雙翼，也奈何別人不得。

× × ×

幸福當眞拋棄了桂半篙，他終於作了階下之囚。

不，應該說是船中之囚，他被人暗中下手點了穴道再挾着上了江船，此時，除了能看能說，全身都已動彈不得。

他瞧到了向他下手的那個老者，不由嘆了一口氣道：「又是你，老丈，你當眞是寃魂不散！」

「不錯，又是我，其實你應該明白，老夫如果叫你們逃出去，豈不砸了鐵算盤的招牌？」

原來這位挾持他的老者，竟是幾度向他找碴的鐵算盤。

除了這位寃魂不散的老狐狸，還有一個與他面貌相似，年歲較輕的黑衣老者，此人一直一言不發，日光却緊緊的盯着江岸。

桂半篙知道黑衣老者是害怕黃鷹追來，因而咳了一聲道：「老丈：我想你們只怕惹了大禍了！」

鐵算盤道：「咱們惹了什麼大禍？」

桂半篙道：「三英震天南是老丈的朋友吧，寒莉如非手下留情，地上會躺着三具屍體，莫非老丈認爲你們的功力比徐氏三英還高？」

鐵算盤面色一變道：「你是在嚇唬老夫？」

桂半篙道：「小生說的是實情，寒莉天生神力，武功高不可測，一旦追上了老丈，咳……」

鐵算盤叱喝道：「住口！」

桂半篙道：「怕了，這不要緊，只要你們放了小生，我不要寒莉向你們報復就是了。」

鐵算盤哈哈一笑道：「老夫日日計算別人，你倒跟老夫打起如意算盤來了，依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長江流速快逾奔馬，你那媳婦無論功力多高，决不能快過江流。」

桂半篙道：「這話也有道理，不過你總不能永遠待在江中吧？」

鐵算盤道：「這個你就不必費心了，老二，那丫頭追不上的，你先搜搜他。」

黑衣老者點點頭，他先打開桂半篙的包裹，找出了一隻小巧精緻的鐵盒。

「大哥：你瞧瞧是不是這個？」

鐵算盤接過鐵盒打開一瞧，裏面只是一匹美麗的翡翠玉馬。

這隻玉馬是上好的漢玉雕成，手工十分精細，算得是一件稀世珍品。

鐵算盤並不稀罕這些，略作查看就放回盒中，道：「不是這個，再搜搜他的身上。」

黑衣老者很仔細的搜完桂半篙的全身，搖搖頭道：「什麼都沒有。」

鐵算盤面色一沉道：「姓桂的，鐵盒放在那裏？」

桂半篙道：「小生只有這隻祖傳的鐵盒，還有什麼鐵盒小生就不知道了。」

鐵算盤冷哼一聲道：「跟老夫耍花招你是打錯了主意，那隻鐵盒是不是在你媳婦那裏？」

桂半篙道：「就算是吧，難道你敢向寒莉去要？」

鐵算盤道：「這個麼……老夫自有打算。」

黑衣老者道：「大哥：快到靠岸的地方了。」

鐵算盤道：「好，你帶着姓桂的，咱們上岸。」

駛船的是一對年老夫婦，及兩名精壯少年，這般人可能跟鐵算盤是一路的，當桂半篙被挾持登岸之後，他們未作半點耽擱，仍向下游急駛而去。

在一片樹林之中鐵算盤牽出兩匹事先備好的坐騎，由黑衣老者帶着桂半篙，經由楊邏鎮，李家集，逕向黃安縣境奔去。

鐵算盤果然是頭老狐狸，黃鷹縱使跟踪急追，也無法想到他會使出這麼一招。

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他們還未到達黃安，就已經遇上了麻煩。

這兒是桃花店，距離黃安縣約莫兩個時辰的路程，鐵算盤瞧了一下天色，道：「老二，咱們歇一下，天黑之前準可趕到黃安縣城。」

「可以，先把人留下來。」

這兩句話來得十分突然，鐵算盤兄弟同時爲之一呆。

及運目向發聲之處一瞧，原來是一個面目陌生的中年大漢。

此人身着藍衫，約莫四旬左右，懷中抱着一柄帶鞘長劍，懶洋洋的依在店門之上。

鐵算盤道：「朋友，咱們好像並不相識。」

藍衫中年道：「你說對了，咱們的確素不相識。」

鐵算盤道：「你適才說把人留下？」

藍衫中年道：「我是這麼說的。」

鐵算盤道：「衝着咱們兄弟？」

藍衫中年道：「你又說對了。」

鐵算盤道：「朋友這是存心找碴了，你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藍衫中年道：「鐵算盤何琛，金琵琶何瓊，沒有錯吧？」

鐵算盤道：「知道咱們兄弟的字號，還要向咱們找碴，朋友必然是一位高人了，請教……」

藍衫中年撇撇嘴道：「高人，嘿嘿，不敢當，只不過賢坤仲這點字號同樣上不了抬盤，所以咱們不必講字號，留下人走路，在下也不想傷了和氣。」

鐵算盤躍下坐騎，冷冷道：「要人可以，朋友總得露兩手讓咱們瞧瞧。」

藍衫中年道：「說的也是，請賜招。」

一伸手拔出長劍，緩緩走向場中，那份沉穩的氣度，使得鐵算盤心頭一憟。

何氏兄弟久走江湖，任何一派的高手他們都可以如數家珍，就算沒有見過面，至少也會有個耳聞。

藍衫中年必然是一位高手，這位高手他們却毫無所知。

不知道的敵人是最爲可怕的，因而鐵算盤神色凝重，他的成名兵刄鐵算盤也取了出來。

當雙方相距八尺之際，藍衫中年忽然發出一聲長嘯，劍光洒出一抹銀虹，向鐵算盤繞體猛襲。

此種劍法十分罕見，它像水銀瀉地一般，幾乎無孔不入。

好在何琛並非弱者，鐵算盤橫飛直舞，終於免强將藍衫中年的一輪攻勢接了下來。

藍衫中年長劍一收，又是那副懶洋洋的神態，道：「交是不交？」

話是有氣無力，但却陰沉，冰冷，令人有一股寒到心底的感覺。

鐵算盤的確寒到心底了，他雖是接下了藍衫中年的一輪攻勢，却已勢窮力拙付出了全力。

最使他心寒的是他的前胸，小腹，以及左右雙臂的衣衫都留下一條劍鋒划過的痕跡，實際上他已經敗了，而且連敗四次之多。

照說他應該交人的，只不過鐵算盤是何等人物，怎能就此認敗服輸？

於是他回頭對金琵琶何瓊道：「老二，將那小子綁在馬上，咱們兄弟聯手跟這位朋友玩玩。」

好一個名滿江湖的高人，打不過竟要依多爲勝！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爲他是高人。

高人多半都輸不起，他不甘心將得來不易的一點虛名就這麼輕輕的斷送。

金琵琶明白，藍衫中年也知道其中的道理。

這樣，場中的空氣立時嚴肅起來，因爲雙方都要求必勝，勢將盡力一搏。

這回藍衫中年沒有先動，是鐵算盤兄弟首先出招。

金琵琶，鐵算盤，夾着一縷閃縮不定的銀芒，在夕陽下映出一片奇觀。

在這片壯觀的奇景之中，還滲雜着一股叮叮噹噹的兵刄撞擊之聲，如果說它是美妙的樂章未嚐不可。

惟一的缺陷是它的殺氣太重了。

這也難怪，他們本來就想殺人。

約莫盞茶時間，一條人影忽然冲霄而起，惡鬥結束了，鬥場之上除了鐵算盤兄弟，還留下一隻藍色的衣袖。

看來是鐵算盤兄弟勝了。

藍衫中年不只是鎩羽而逃，似乎還受到一點創傷。

不過鐵算盤兄弟並沒有勝利的喜悅，他們向地上的衣袖瞥了一眼，一言未發就縱騎向黃安奔去。

經過一陣急趕，他們終於在暮色蒼茫之中進了縣城裏的客棧。

匆匆晚餐之後，他們就閉門密談起來了。

「大哥，你瞧到了？」

「是的，在他的臂膀之上刺有一隻黑鷹。」

「大哥：咱們放了姓桂的吧。」

「你害怕了？」

「大哥，不是小弟長別人的威風，單憑姓桂的妻子，咱們就鬥她不過，現在又惹上了人人畏懼的黑鷹……」

「別怕，老二，姓桂的妻子雖然厲害，只要她的丈夫在咱們手裏，她就得乖乖的聽咱們的擺佈。」

「話是不錯，但……」

「你聽我說，老二，江湖傳言黑鷹門因爲內鬨已經冰消瓦解了，這還有什麼好怕的？」

「不，老大，適才那隻黑鷹的尾部，你是否瞧得明白？」

「瞧明白了，三羽一鈎，是黑鷹門三級弟子中的高手。」

「是的，那人只是黑鷹門的三級弟子

，如若單打獨鬥，咱們兄弟誰也不是他的對手，如果他還有同門，甚至還有高過他的同門，咱們……」

「別洩氣，老二，我倒有個法子。」

「哦，什麼法子？」

「利用姓桂的，要他的媳婦去對付黑鷹。」

「放了姓桂的吧，老大，咱們兄弟雖非十分富有，總算還過得去，何必再貪那非份之財！」

「話不是這麼說，咱們兄弟是濕手抓麵，已經擺不脫這椿關係了，縱使放了姓桂的，別人還是不會放過咱們的。」

「那……」

「別担心，老二，咱們連夜趕回家再好好的安排一下。」

× × ×

白雀園是河南商城以西一個山鎮，鐵算盤兄弟就住在離鎮五里的算盤谷之內。

他們擄來了桂半篙，但桂半篙却不在這座山谷。

這是鐵算盤的打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別人遲早總會找到這座山谷來的。

鐵算盤心機之深，果然人如其名，他這一招的確高明得很。

花言巧語 誆入圈套

「稟主人，有人闖谷。」

「是什麼人？」

「一個女子。」

「好得很，老二，咱們去瞧瞧。」

鐵算盤兄弟匆匆趕向谷口，還沒有走出多遠，慘叫之聲已不斷傳來。

金琵琶眉峯一皺，說道：「脚下快一點，老大，要不咱們谷中的弟子就災情慘重了！」

他們展盡脚力狂奔，沿途遇到不少狂奔豕突的部屬，最後在距離谷口一箭之地，終於迎上了闖谷的女人。

「愚兄弟迎接來遲，請桂夫人包涵一二。」

來人果然是黃鷹，她原想一見面就給鐵算盤兄弟一頓教訓的，現在人家這麼禮遇有加，她倒不便立刻翻臉了。

她自然不是作客來的，因而冷哼一聲道：「我丈夫呢？」

鐵算盤道：「桂大俠很好，請夫人到寒舍待茶，老朽再作詳細的解說。」

黃鷹道：「不必，立即交出我丈夫，咱們不究既往，否則姑奶奶決不會讓你們有一個活着！」

鐵算盤一嘆道：「妳太激動了，桂夫人，愚兄弟雖是一時糊塗，犯下了滔天大禍，不過咱們總是風雨同舟的一家人，妳爲什麼不聽咱們解說解說？」

黃鷹一怔道：「風雨同舟的一家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鐵算盤說道：「天下武林同道都在追尋一隻鐵盒子，這件事桂夫人不會不知道吧？」

黃鷹道：「知道又怎樣？」

鐵算盤道：「桂夫人當然也知道天下人都認爲尊夫就是那隻鐵盒子的得主，不幸的是老朽兄弟却將桂大俠請來。」

黃鷹道：「我丈夫的確有一隻祖傳的鐵盒子，你們必然佔爲己有了！」

鐵算盤苦笑一聲，道：「愚兄弟雖然非富有，但對尊夫的一匹祖傳玉馬還不至放在心上，只是這匹玉馬却害苦老朽兄弟了。」

黃鷹冷冷道：「這就是你所說的風雨同舟？」

鐵算盤道：「老朽沒有吃到羊肉却弄來一身羶，與尊夫同樣成爲天下武林追殺的目標，爲了自救，咱們只好風雨同舟，共渡危局，桂夫人以爲如何？」

黃鷹道：「你是想咱們夫婦跟你聯手，應付天下武林的追殺？」

鐵算盤道：「老朽兄弟的這片基業，等閒之人休想踏入谷中半步，如若賢夫婦能與敝谷聯手，相信天下武林沒有人敢正眼一瞥。」

黃鷹道：「不，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不願跟你聯手。」

她語音未落，一片兵刃撞擊之聲已由谷口傳了過來。

鐵算盤道：「我知道桂夫人武功極高，但你們人單勢孤，決難與天下武林爲敵，如果有這片基業就不同了，咱們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兩相有利之事，希望桂夫人能多加考慮。」

黃鷹略作沉吟道：「好吧，我可以考慮，我丈夫呢？這件事我還得跟他商議一下。」

鐵算盤道：「夫人儘管放心，桂大俠安全得多，其實賢夫婦武功卓絕，是當代武林的一對奇葩，愚兄弟願意追隨驥尾，也好在江湖上留下一點虛名，今後賢夫婦就是老朽兄弟的主人，這片基業也是夫人的了，現在强敵當前，請夫人先退强敵再與桂大俠相見可好？」

奉承人人喜歡，高帽子人人愛戴，這是人性的弱點。

黃鷹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正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人心險詐的年齡，碰到鐵算盤這樣的老狐狸，怎能不中他的圈套！

於是她被鐵算盤兄弟擁向谷口，將她作爲退敵的工具。

來人分作三起，總人數約莫有六十餘名。

這六十餘人全是名噪江湖的高手，每一個幾乎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中間一起人數最多，共有三十六個。

這三十六個稱爲三十六友，是當代武林威名卓著的門派。

他們以名門正派自居，却很少過問江湖之事，只是一經他們插手，就會不計後果的周旋下去，估不到他們也在這兒出現，問題的嚴重就可想而知了。

左邊的一股約莫二十五人，他們包含很多門派，有僧尼道長及俗裝之人，是一羣臨時湊成的雜牌隊伍。

右面的一夥只有四個，但這四個的份量似乎比另兩起六十一人還要沉重得多。

因爲其中一個曾經跟鐵算盤兄弟交過手，就是失掉一隻衣袖的藍衫中年。

他還是一身藍衫，神情還是那麼懶洋洋的，只不過他偶爾會射出一股凌厲的目光，向鐵算盤兄弟瞥上一眼。

他們只有四個，但鐵算盤兄弟却認爲

他們才是最危險的敵人。

就當前的這三夥敵人來說，每一夥都有摧毀鐵算盤兄弟的力量，每一夥都能够叫他們灰飛火滅，鷄犬不剩！

但最具震嚇威力，還是那看似人數最少的一撮。

當然，這情形只有鐵算盤兄弟心裏有數，因爲只有他們發現過藍衫中年手臂上刺着的黑鷹。

總之，無論鐵算盤打算得如何精明，這三夥人他全都開罪不起，惟一的依賴就是只有黃鷹了。

黃鷹不一定退得了如此强大的敵人，至少他可以將一切責任扣到黃鷹的頭上。

因此他誠惶誠恐的向黃鷹一揖道：「怎麼辦？夫人，找碴的如此之多……」

黃鷹道：「一羣土鷄瓦狗罷了，有什麼好怕的？」

鐵算盤道：「夫人說的是，老朽有一點拙見，不知夫人能不能採納？」

黃鷹道：「你說說看。」

鐵算盤道：「這三起敵人之中，以中間的一夥最爲强大，他們是名震武林的三十六友，咱們如若能够一舉將他們擊潰，其餘的就會不戰而退了。」

黃鷹道：「殺鷄警猴，這計劃倒是不錯。」

鐵算盤道：「不過對付三十六友必須夫人親自出手，愚兄弟這點莊稼把式實在派不上用塲。」

黃鷹道：「好，我去對付他們。」

鐵算盤道：「多謝夫人，只是這三十六友是十分兇狠的敵人，夫人不能留下他們，否則就會留下無窮的後患。」

黃鷹道：「我知道了。」

鐵算盤身形一轉，向三十六友雙拳一抱道：「各位，咱們素無過節，你們如此勞師動衆，究竟爲了什麼？」

三十六友的老大齊雲竹冷哼一聲道：「你這是明知故問了，交出鐵盒子咱們不爲已甚。」

鐵算盤哈哈一笑道：「齊大俠原來爲了這個，那你是找錯人，不要說咱們兄弟沒有，就算有也要看看咱們的主母答不答允。」

齊雲竹一怔道：「你還有主母？莫非就是那個女娃兒？」

鐵算盤道：「閣下說話小心一點，三十六友雖是名滿江湖，家主母可沒有將你們放在心上，開罪了她，你們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齊雲竹向黃鷹打量了一眼，說道：「能够有你們何氏兄弟這麼一對奴才，貴主母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了，你說說看，她是誰？」

鐵算盤道：「她是誰你就不必管了，不過老朽曾經提醒過你，對家主母說話你們應該多加一點小心。」

三十六友是何等人物，怎經得起他一再以言語相激，因而其中一人忽然大喝一聲道：「過來，大塊頭，大爺如果不將妳擺平就枉稱三十六友了。」

大塊頭是諷刺黃鷹身材高大，所謂禍從口出，他這一句諷刺之言，立即挑起黃鷹的殺機。

紅雲自天而降，三截棍當頭下砸，那股威勢如同五雷轟頂一般。

三十六友估不到黃鷹的攻勢如此凌厲，在猛吃一驚之後，立有三般兵刃迎空反擊。

一陣兵刃撞擊之聲，接着是扣人心弦的慘嗥，但見血雨四洒，肢體橫飛，一招甫接，三十六友就送掉三條生命。

在當今之世，三十六友中任何一人都是頂尖兒的人物，現在以三敵一，居然接不下黃鷹一招。

他們呆了，在此等奪人心魄的氣勢之下他們怎能不呆！

黃鷹沒有發呆，三截棍再以橫掃千軍向餘下的三十六友攻了過去。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她以一敵衆，却兇猛得像一個煞神。

三十六友功力够高，他們却無法抵擋黃鷹的絕頂內功及天生神力。

三截棍所至之處，立時血肉橫飛，她以摧拉朽枯之勢追奔逐北，只不過片刻間，活生生的三十六友已經沒有留下一個。

這是一塲震撼武林的傑作，江湖道上的朋友立即送了她一個渾號「女韋馱」。

「女韋馱」之名不脛而走，可以說一夕之間，黃鷹就已成名江湖。

她自然不知道這些，因爲她成名之際仍未離開算盤谷。

鐵算盤居住的山谷原是一個無名谷，「算盤谷」也是江湖朋友送的。

由於鐵算盤是一頭老奸巨滑的老狐狸，所以，算盤谷從未發生過驚人的血腥事件。

現在谷口擺着三十六具血肉糢糊的屍體，連老狐狸也發起呆來了。

其實他發呆的眞正原因不是爲了這個，也不是瞧到三十六具屍體才開始的。

他早就在發呆了。

那是黃鷹橫掃三十六友之際，另兩夥找碴的在悄悄逃走，他却心神震撼，目瞪口呆，全身都在不停的戰慄。

直待黃鷹拖着三截棍向谷口走來之時，他才如夢初醒的迎了上去。

一記長揖，然後一陣諂笑道：「夫人神功無敵，老朽眞大開眼界了。」

黃鷹冷冷道：「殺人並不好過，如非害怕他們找我丈夫的麻煩，我不會趕盡殺絕的，事已至此，唉，你將他們好好的埋了吧。」

鐵算盤道：「是，夫人。」

黃鷹道：「現在你該帶我去看我的丈夫了。」

鐵算盤道：「老朽遵命。」

他叫金琵琶何瓊清理現場，然後帶着黃鷹向山區急奔，翻過幾重山頭之後，遙遙指着一幢小巧的木屋道：「此地景物清幽，人跡罕至，是一個修心養性的好所在，桂大俠要獨個兒住在此地，老朽實在拗他不過。」

黃鷹道：「什麼，是他要求獨個兒住在此地。」

鐵算盤道：「是啊，老朽雖是將大俠請來，却不敢對他絲毫不敬，他要住在此地，老朽也無可奈何。」

黃鷹道：「我不相信，難道他不要我了？」

鐵算盤道：「老朽也是這般想法，但

勸說桂大俠不聽，老朽也只好任他了。」

黃鷹不再聽他嚕嗦，足尖一彈，走勢若電，逕向那幢小巧的木屋狂奔。

鐵算盤雖是隨後追趕，似乎並不着急，他那嘴角之旁還牽起一股狡詐的笑意。

黃鷹自然瞧不到鐵算盤的奸笑，縱然瞧到她也不會理會的，因爲她一心只想見到她丈夫，其他一切她都無暇顧及了。

「大哥……大哥……」

距木屋還有十丈，她就拉開嗓門叫喊，當眞是聲聞數里，四山皆鳴。

令她感到詫異的是，她如此大聲急呼，竟然毫無反應，莫非桂半篙……

一股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她瘋狂一般的向着木屋衝去。

大門是虛掩住的，她一掌便已震開。

「大哥……大哥……」

她再度出聲呼叫，但空山寂寂，草木無聲，那裏有半隻人影。

木屋只是一明兩暗，結構簡單得很，她逐屋查看，結果還是一個失望。

最後她在書桌上瞧到一張留條。

她識字不多，不過留條上的大意她還是瞧得明白的，而且她認出這張字條的確是桂半篙的筆跡。

字條上是這樣寫着的：「妹子，我發覺在江湖之上必須具有高深的武功，否則就會受人欺侮，甚至弄得寸步難行，爲了使妳不致受到拖累，我想覓地潛修，以增强功力，多則五年，少則三載，我會到算盤谷來找妳的，妳不要離開算盤谷，以免我找妳不到，而且要與何氏兄弟合作，俾護算盤谷使不受外人侵擾，桂半篙留。」

淚水在悄悄的飛洒，她却在喃喃的自語道：「大哥，你太傻了，爲什麼不等我，爲什麼不跟我商議一下？大哥……」

「發生了什麼事？桂夫人，桂大俠他呢？」

是鐵算盤來了，瞧神色，他似乎頗爲驚訝。

黃鷹沒有說什麼，只是將字條往鐵算盤一丟，身形一轉，逕向一間臥房走去，碰的一聲輕响，連房門也關了起來。

鐵算盤沒有瞧看那張字條，好像其中的內容他早已明瞭似的。

如果黃鷹現在瞧他一眼，必然會發現他一臉得意的笑容。

可惜黃鷹沒有瞧他，而且將自己關了起來。

鐵算盤笑容一歛，再輕輕咳了一聲道：「咳，咳，夫人，眞想不到桂大俠會看不開，有夫人跟他一道，何須學什麼高深武功，不過事已至此，夫人就不要難過了，三五年之後桂大俠一定會回來的。」

黃鷹拉開房門，她那美麗的嬌靨之上還殘留着滿臉的淚痕，跟着眉兒一揚，冷冷道：「我要去找他，那怕是踏遍千山萬水……」

她語音未落，忽然感到一陣噁心，同時哇的一聲，一連吐出幾口酸水。

鐵算盤瞧得心頭一喜，他那皮多肉少的面頰，忍不住露出一片笑容。

「夫人：這千萬使不得，妳要是這樣不只是害了老朽，也害了妳自己，桂大俠會不高興的。」

「哦，爲什麼？」

「第一，山川如此之大，妳到那兒去找桂大俠？如果桂大俠回來又找不到妳，他必然又會投入茫茫人海之中，這一失散，只怕終身都不易見面了，依老朽的拙見，只有在算盤谷等候桂大俠，才是萬無一失。」

「唔，還有麼？」

「人生在世，必然要有一個根，所以有人說落葉歸根，算盤谷就是桂大俠與夫人的根本，因而桂大俠才要夫人保護本谷，使不受外人的侵擾，夫人如是放棄本谷，豈不違反桂大俠的心意了！」

「這個……」

「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夫人只怕沒有注意。」

「哦，什麼重要的？」

「夫人可能懷有身孕了，這樣行走江湖也會十分不便，如若有什麼閃失，將來怎麼向桂大俠交待？」

「這……看來我只好聽他的了。」

「做妻子的原本就應該聽丈夫的，咱們回去吧，夫人。」

黃鷹人生閱歷不够，她太年輕。

加上她心地純良，深愛她的丈夫，像她這樣一個少婦，怎能擺脫一個老狐狸的擺佈！

回到算盤谷，鐵算盤將她安置在一座小院之中，精舍數楹，僕婦三五，她過的是十分寫意的生活。

每日清晨，鐵算盤必然會帶着他的兩個老婆到精舍向黃鷹請安，眞像奴僕對主人一般，倒使黃鷹有點過意不去。

這天鐵算盤剛剛赴精舍請安回來，兩名大漢及兩名婢女忽然匆匆奔來。

鐵算盤見他們神色有異，不由一怔道：「出了什麼事？」

一名大漢說道：「稟谷主：三夫人她……她……」

鐵算盤道：「三夫人怎樣？快說。」

那名大漢道：「三夫人與桂公子在昨晚一起失踪了！」

鐵算盤霍的一聲站了起來，臉上神色數變，顯然惱怒已極。

「谷主息怒，小的該死。」

「你們找過？」

「找過了，附近方圓數十里地都找遍了。」

「好吧，此事不准向任何人提及，如消息洩漏，你們應該知道是什麼後果。」

「小的知道，咱們不敢。」

「好，下去。」

「是。」

待這般人退出大廳，他才怒哼一聲道：「小賤人竟敢背叛老夫，我一定要將她碎屍萬段！」

跟在他身旁的金琵琶道：「老大：他們逃不遠的，讓小弟去抓他們回來。」

鐵算盤道：「不，黃鷹懷有身孕，咱們必須在她行動方便的時候，用她替咱們作幾件大事，小賤人逃不出咱們手掌心的，此事待以後再說。」

金琵琶道：「是，老大。」

× × ×

在白雀園與虎灣之間，峻嶺重叠，懸崖處處，除了蛇虫猛獸，幾乎任什麼都沒有。

但它却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山洞，處於羣山萬壑之中。

這是一座天生的石洞，再由人工穿鑿而成！

一道清泉流經石洄再衝向壑底，飲水倒是不慮匱乏。

只要有食物，有傢具，就是一個世外桃園的家庭了。

這兒的確甚麼都有，桂半篙就住在石洞之內，而且不只是他一個人，還有一個艷麗無雙的少婦，兩名清秀伶俐的婢女，以及兩名精壯的大漢侍候他！

不過這却是一個樊籠。

雖然他的享受像一個豪門公子，但他却無法離開石洞一步。

他自然也想離開，只是武功被封，他像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在時時有人嚴密看守之下，他又如何能够如願以償呢？

那麼在百無聊賴之中，他只好讀讀書，寫寫字，來打發這漫長的時間了。

其實他並非當眞寂寞，有女如花，日日夜夜的都在陪伴着他。

她就是那位艷麗無雙的少婦，婢女男僕都稱她爲三夫人。

這位三夫人年歲不大，也只是二十出頭。

論姿色，她與黃鷹應該氶分上下，只是她身材嬌小，嬌小的女人是易於獲得憐愛的。

而且她長於媚功，舉手投足之間，都會散發一股迷人的魅力。

她除了具有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更難得的還粗通文墨。

因此她整天跟着桂半篙讀書習字，使這座荒山石洞响起琅琅書聲。

她的閨名就叫施琅琅，跟她那銀鈴般的琅琅書聲一樣的好聽。

對桂半篙，施琅琅不只是千依百順，而且曲意逢迎，對這位高級囚犯，她似乎極爲欣賞！

只不過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桂半篙壓根兒就沒有給她半分顏色。

其實她並不需要桂半篙給她什麼看得順眼的顏色，至少現在是這樣的，因爲她並不是眞的欣賞桂半篙，自然更說不上愛他了。

有時她那張原是宜嗔宜喜的嬌靨，忽然之間會佈上一層殺機，只不過殺機一現即隱，桂半篙很難瞧得出來！

只有一樣她是認眞的，那就是她每天必須跟着桂半篙習字。

她的字原已習得不錯，她却喜愛桂半篙的風格，因而刻意模仿，數日之間竟被她模仿得惟妙惟肖，到達了幾可亂眞的程度。

當她偷偷的寫了一張字條，交人送走之後，她讀書習字的興趣忽然大減，對自己的修飾打扮倒十分注意起來。

她原來是一個天生尤物，這一刻意扮飾，更是艷光四射，神韻欲流。

這天傍晚時分，她穿了一件桃紅綉金短衫，翠綠洒花百褶長裙，帶着一陣香風，來到桂半篙的石室。

「桂公子：你瞧瞧我這一套衫裙好看麼？」

「唔……」

「嗨，桂公子，你是怎麼啦？我叫你瞧瞧，你聽到沒有？」

桂半篙抬起頭來，面無表情的向她瞥了一眼，一個字也沒有說，依然低下頭去輕聲吟哦起來。

施琅琅面色一變，忽然踏上兩步，一把抓掉他手中的書本，往地上一摔，道：「姓桂的，別給臉不要臉，你竟敢對姑奶奶如此冷淡！」

桂半篙冷冷道：「哦，妳說我應該怎樣？」

施琅琅道：「莫非你忘記自己的身份，忘記這是什麼地方了？」

桂半篙道：「我是人質，這是匪窩，沒有錯吧？」

施琅琅勃然大怒，玉掌輕揮，拍的一聲脆响，桂半篙被她一記耳光打得滾倒下去。

他緩緩爬了起來，抹掉嘴角的血絲，搖頭一嘆道：「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何況是一個土匪婆子，我不跟妳一般見識，妳走吧。」

這位公子當眞是口不擇言，身在虎穴，竟敢當面罵施琅琅是土匪婆子！

一片凌厲的殺機，由施琅琅的雙目暴射而出，她的右掌也緩緩提了起來。

她的功力原來比桂半篙高出很多，縱使桂半篙的武功未被封閉，也接不下她全力一擊。

現在更不用說了，只要她一掌抽出，桂半篙就災情慘重了。

這是必然的結果，桂半篙的內心十分明白。

但威武不屈是書生的本色，面對死亡危機，他的神色絲毫不變。

一聲幽幽的嘆息，施琅琅已經提起的右掌，又緩緩垂了下去，凌厲的目光也變爲一片柔和。

「你不怕死？」

「如果怕死就可以不死，那麼我會怕的。」

「咳，你這個軟硬不吃的傢伙，眞叫人無可奈何，只是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如果換了別人，你會吃虧的！」

「妳能够說出這幾句話，可見妳良知未泯，不過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小生實在替妳惋惜。」

施琅琅神色一呆，忽然櫻唇一噘道：「你胡說，我幾時作賊了？」

桂半篙道：「那我問妳，你們將我擄來關到這裏，此種行爲還能不算作賊？」

施琅琅道：「這只能說是强盜，比作賊總要高明幾分。」

桂半篙哈哈一笑道：「高論，喂，你們到底要怎樣，總不能關我一輩子吧？」

施琅琅道：「想得美，關你一輩子我還不願意呢，嗨，公子，咱們逃……」

桂半篙一怔道：「咱們逃？」

施琅琅道：「怎麼，你當眞想關一輩子？」

桂半篙道：「不，我只是不明白妳的意思。」

施琅琅道：「咱們逃，就是我帶着你逃出去，這有什麼不明白的？」

桂半篙搖搖頭道：「不，我不能跟妳

一道逃。」

施琅琅道：「為什麼？」

桂半篙道：「妳是有夫之婦，我不能承担拐誘的罪名。」

施琅琅道：「誰說我是有夫之婦？」

桂半篙說道：「他們不是稱你三夫人麼？」

施琅琅道：「不錯，我是有麼麼一個頭銜，不過僅止於頭銜而已，那老狐狸也配作我的丈夫。」

桂半篙道：「這我就不懂了，莫非……妳……」

施琅琅道：「將來你會懂的，你說，你願不願跟我逃走？」

桂半篙道：「這個……」

施琅琅道：「公子：有一件事你只怕還不明白。」

桂半篙道：「甚麼事？」

施琅琅道：「鐵算盤將你擄來此地，是在打亡魂魔女的主意。」

桂半篙道：「亡魂魔女是誰？」

施琅琅哼了一聲道：「你是在裝瘋賣傻了，亡魂魔女是你的妻子黃鷹，你以為我不知道？」

桂半篙道：「黃鷹是我的妻子沒有錯，她幾時又叫亡魂魔女了。」

施琅琅道：「你們不是由亡魂峯下來的麼？」

桂半篙道：「什麼亡魂峯？那不過是雙江口附近的一個孤峯而已。」

施琅琅道：「咳，你這人眞是的，什麼都不知道，你的江湖是怎麼混的？」

桂半篙道：「我是一個讀書人，原來就沒有混過江湖！」

施琅琅道：「好，我問你，你們在雙江口的居處，方圓二里不容外人接近，這一點你可知道？」

桂半篙道：「這一點倒是不假。」

施琅琅哼了一聲道：「她如若不使點霹靂手段，別人會那麼聽話？」

桂半篙道：「我明白了，這就是亡魂峯與亡魂魔女的由來。」

施琅琅道：「你總算想明白了，再想想，如果鐵算盤用你挾持亡魂魔女，她會不會受鐵算盤的擺佈？」

桂半篙一懔道：「那就糟了！」

施琅琅撇撇嘴道：「你也知道糟了，還願不願意跟我逃？」

桂半篙嘆息一聲道：「看來只好聽妳的了，不過，咱們出得去麼？」

施琅琅道：「放心吧，你就待在這裏，我去收拾那四個男女，順便將你的紅毛寶刀取來。」

桂半篙道：「施姑娘：妳千萬不要殺人。」

施琅琅一怔道：「眞是一個書呆子，好吧，我不殺他們就是。」

片刻之後她提着兩隻包裹回來了，將其中一隻交給桂半篙道：「這是你的。」

桂半篙接過包裹，打開一瞧，衣物及紅毛寶刀都在，只是少了裝玉馬的那隻鐵盒子。

施琅琅道：「你那隻玉馬被鐵算盤拿去了，往後咱們再設法討回，現在先離開此地再說。」

桂半篙道：「好吧。」

他們走出石洞，一陣寒風吹來，桂半篙禁不住連打寒噤。

此時約莫初更，月影淒迷，寒風怒吼，在此等荒山之夜，一般常人的確有點難以忍受。

因此，桂半篙道：「此時此刻，倒也用得着武功了，施姑娘，請你帮我解開穴道。」

施琅琅道：「對不起，公子，這是鐵算盤的獨門手法，如果我能解早就給你解開了，好在你已是不能提聚眞力，別的都沒有防碍，還是待以後再說吧。」

在此等情形之下，不待以後再說能怎樣？好在不到半個時辰，桂半篙已經不再寒冷了。

他是在爬山，爬久一點就會流汗，那裏還會寒冷？

他們是向西走，跋涉終宵，還是在亂山叢中打轉，當紅日湧上東山之際，桂半篙實在走不動了，他找到一塊草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倒了下去。

他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的香甜。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他睡足了，但一陣飢火却將他燒醒過來。

及舉目向四週一瞧，他竟然目瞪口呆了。

他的頭腦十分清醒，記得他是睡在亂山叢中的草地之上的。

但羅帳春暖，燭影搖紅，現在他竟是在一個陳設不錯的房間之內。

莫非黃粱一夢，他正在神遊於虛無縹渺的幻境之中？

不，他不相信作夢，也不信瞧到的一切會是虛無的幻境。

施琅琅是一個功力頗高的女人，必然是被她帶來此地的。

不管怎樣，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找點吃的，飢腸轆轆實在不太好受。桌上有一個紗罩，裏面放着不少食物，雖然是冷的，他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在一頓狼吞虎嚥之後，總算將飢火壓熄了，隨着而來的問題是要弄明白他身在何處。房門是由外面反扣着的，他用力推了幾下，竟然紋風不動。

糟了，莫非自己仍為階下之囚？

不管怎樣，總要將處境弄個明白，於是他拉開嗓門叫了起來。

「有人麼？開門啦……」

「窮吼什麼，想找死？」

他的呼叫立即獲得了反應，只不過那反應是粗暴而冷酷的，使得桂半篙大為反感。

「喂，閣下說話客氣一點，我要出去難道有什麼不對？」

咿呀一聲，房門開了，但一隻蒲扇般的手掌同時向他的左頰揮了過來。

見面就是一記耳光，此人眞箇無禮已極。

桂半篙自然不願讓他打着，本能的右臂一伸，一把扣着來人的腕脈。

來人是一名身着勁裝的彪形大漢，他分明瞧到桂半篙五指箕張，扣向他的腕脈，他竟然躲避不開。

他自認一身功力不弱，想不到會將腕脈送到一個窮酸的手裏，這份窩囊就不必

說了。

其實桂半篙眞力無法提聚，彪形大漢隨時都可掙脫被扣着的手腕，他如果繼續動手，桂平篙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可惜他在驚愕之際沒有想到這些，桂半篙也不為已甚，迅速收回了手指。

「有話好說，幹嘛一見面就動手動脚的？」

「閣下深藏不露，原來還是一位高人呢。」

「好說，小生是一個讀書人，只習得一點莊稼把式，哦，咱們不談這些了，請問施姑娘現在何處？」

「大小姐正要見你，請跟在下來。」

「好，朋友請帶路。」

在一座燈火通明的太廳之上，聚集着十餘名面色冷肅的武林中人，上首並列着兩把虎皮交椅，坐着一對鬚髮如銀的年老夫婦。

兩旁，男左女右，雁行排列着九名男女。

這般人除了一副冷肅的神色之外，還有一個相同之處。

十一對像利刃般的目光，一起投向桂半篙，像是要刺進他的心窩，瞧穿他的肺腑，使他赤裸裸的無所遁形似的。

桂半篙幾曾見過此等場面，不由心頭一緊。

不過他只是微微呆了一呆，立即洒開大步，向大廳昂然而入，然後雙拳一抱，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小生桂半篙見過各位。」

沒有人理他，這般人好像都是天聾地啞，只有帶他前來的那位彪形大漢奔向上首，對坐在虎皮交椅上的白髮老者悄悄的說了幾句。

白髮老者雙目暴睜，向桂半篙冷冷一瞥道：「你叫桂半篙？」

桂半篙道：「不錯。」

白髮老者又問道：「你的妻子名叫黃鷹？」

這是一句簡單的問話，這句話却像由牙縫中免强迸出來的，令人聽來覺得蹩扭得很。

而且這像是問案，像是審問犯人，桂半篙自然不願好好的回答了。

「老人家管的太多了，我的妻子是誰關你什麼事？」

白髮老者面色一變，說道：「你想找死嗎？」

桂半篙冷冷道：「如果你想用死來威脅小生，那你就打錯主意了。」

白髮老者勃然大怒，指着一名藍衫中年大漢道：「侍候侍候他，瞧他的骨頭如何硬法。」

坐在右側的施琅琅說道：「慢點，爹，桂公子是咱們的客人，爹多少要包涵一點。」

接着她趨至白髮老者的身側，附着耳朵悄聲道：「此人吃軟不吃硬，縱然折下他的骨頭也沒有用，倒不如交給女兒，只要下點工夫，準能套出內情。」

白髮老者道：「好吧，不過妳雖是封住他的眞力，望三却栽在他的手下，這小子絕不簡單，長昇還得下去試試。」

試試只是測驗桂半篙的武功，施琅琅自然不便反對，於是那名藍衫大漢任長昇走了出來。

雙拳一抱，任長昇冷酷的面頰微微牽動了一下，道：「請賜招。」

桂半篙道：「你想打架？對不起，君子動口不動手，想打架找別人去吧。」

任長昇呆了一呆道：「以武會友在武林之中平常得很，閣下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桂半篙道：「小生是讀書人，你找錯對象了。」

任長昇怒叱道：「在黑鷹門中使刁，這是你自尋死路！」話落招出，掌力帶起一股勁風，向桂半篙的左肩撞了過來。

這一掌並不太快，如果桂半篙願意躲避，就算再快一點，也必然傷他不到。

只是他沒有躲避，這一記沉重的掌力，自然撞上了他的肩頭。

一個元寶翻身，他被撞得連續幾個翻滾，肩骨雖然沒有打斷，嘴角却已淌出血絲。

他傷得不算太輕，任長昇却不願就此放過，踏前幾步，脚頭一挑，他又被踢得飛了起來。

這一脚踢得更重，如果再往下一摔，就算不至當場死亡，他這條命也只會剩下半條了。

但，一條纖細的人影，忽然像閃電般躍了起來，凌空伸手一抓，再輕飄飄的落於地面。

出手搶救桂半篙的是施琅琅，想不到這位姑娘的身手竟然如此之高。

她將面如金紙的桂半篙放於地上，目光一抬，瞪着任長昇道：「你想破壞咱們的計劃？」

任長昇心頭一懔道：「大小姐言重了，屬下怎敢。」

施琅琅道：「你不敢你却給了他如此沉重的一脚，如果再往下一摔，你能担保他還能活着？」

任長昇說道：「這個……這個……屬下認為……」

施琅琅撇撇嘴，回頭對白髮老者道：「爹爹你怎麼說？」

白髮老者道：「不能怪長昇，這小子太倔强了，好啦，妳帶他去治傷吧。」

施琅琅道：「多謝爹，不過他傷得太重，女兒要向娘討一粒保命金丹。」

白髮婆婆略作遲疑，終於由腰際解下一個朱紅葫蘆，倒出一粒金色丹丸道：「拿去吧，孩子，希望這金丹不致浪費。」

施琅琅接過金丹，道：「娘放心，女兒會讓他說實話的。」

她回頭挾起桂半篙，幌身向一幢紅樓奔去。

「小青……」

「來了，小姐。」

「將他放到我隔壁的房裏。」

「是，小姐。」

小青是一個十分伶俐的丫頭，約莫十六七歲，她雖是有點訝異，仍接過桂半篙，將他放在一張錦榻之上，然後倒來一盆熱水，用毛巾替桂半篙清洗嘴邊噴出的血漬。

經過一陣忙亂，桂半篙的生命算是保住了，但因傷勢過重，距復元還得一段不

算太短的時日。

第二天的傍晚，桂半篙才由暈迷中甦醒過來，雙目剛剛睜開，就瞧到一張俏麗的面頰。

她是施琅琅，正在替桂半篙塞好肩頭的被子，此時他們兩張面孔十分接近，桂半篙陡然睜開雙目，使她有點窘迫，也有一些羞喜。

「你終於醒來了，謝天謝地。」

不管她對桂半篙安的是什麼心腸，希望他及早醒來倒是半點不假。

只是桂半篙不領她這個人情，雙目一閉，似乎不願再瞧她一眼，同時冷哼一聲道：「走開一點，我要起來。」

施琅琅微微一笑道：「別這樣，桂公子，你受傷很重，還是躺着的好。」

桂半篙不再理她，伸手掀開被子，挺身就待下來。

掀被子容易，挺身下床就困難了，他只是微微用了一點力，腰際就傳來一陣劇烈的疼痛，好像那兒的骨頭已經全部打斷，他如何能够起來！

額頭疼出了汗水，他沒有哼出一聲。

他已經變作動彈不得的廢物，臉上的神色却顯得剛毅無比。

「為什麼不殺了我？還是想得到那隻盒子？」

「桂公子：咱們先不談這些，待你養好了傷再說。」

「別貓哭耗子假慈悲，我不會領你的情的。」

丫頭小青瞧不過去，哼了一聲道：「小姐昨兒救了你的命，還向老夫人要來保命金丹，才能保住你的傷勢，不領情，哼，你的心肝莫非是鐵鑄的？」

這些桂半篙全不知道，現在他知道了，面頰還是那麼冷漠無情。

施琅琅道：「公子：我明白你的心意，認為如果不是我將你劫來，這些罪你就不必受了。」

桂半篙道：「難道不是？」

施琅琅道：「我不能反對你的想法，不過你却忽略了另外一點因素。」

桂半篙沒有說話，只是冷冷的哼了一聲。

施琅琅道：「你應該知道鐵算盤不是好人，他會眞的殺掉你的。」

桂半篙還是沒有說話，不過他的臉色却比適才緩和得多了。

此後在施琅琅主婢細心照料之下，他的傷勢已漸有起色，不過他却在自己的四週築起一道無形的藩籬，使他們無法在情感上作半分進步。

現在施琅琅的眉頭才當眞皺了起來，她實在不知道如何收拾這副殘局。

小青忍不住櫻唇一噘道：「小姐：咱們這樣值得麼？」

施琅琅面色一整道：「當然值得，否則我就不會受他的窩囊氣了。」

小青道：「如果他當眞只有一隻祖傳的鐵盒……」

施琅琅道：「就算是這樣，還是值得的。」

小青道：「小婢不懂。」

施琅琅道：「咱們是一箭雙鵰，除了要找回本門失掉的令符，還要查明他妻子的身份。」

小青道：「莫非小姐懷疑他妻子是老門主的千金？」

施琅琅點點頭道：「咱們的確有些懷疑。」

小青說道：「小姐必然已瞧出什麼來了。」

施琅琅道：「有兩點，第一，老門主天生神力，黃鷹也是，第二，她單名叫一個鷹字。」

小青道：「這不能作準，說不定只是一個巧合。」

施琅琅道：「不錯，所以咱們要查個明白。」

小青道：「如何查法？」

施琅琅道：「我想有一個法子……」

小青道：「什麼法子？」

施琅琅道：「黃鷹如果當眞是老門主的千金，她的兩乳之間必然刺有本門的記號，桂半篙是她的丈夫，他自然瞧到這個記號了。」

小青道：「就算他曾經瞧到過，他也不會告訴咱們。」

施琅琅道：「不必他用言語，咱們可以由他的神色判斷出來。」

小青道：「小婢還是不懂。」

施琅琅道：「妳的胸前也有本門的記號吧？」

小青道：「本門中人人都有，小婢自然不會例外。」

施琅琅道：「那好，如果讓桂半篙瞧到妳胸前的記號，妳猜他會是怎樣一種表情？」

小青面色一紅。「不，小婢害怕。」

施琅琅道：「這有什麼好怕的，他又不會吃人！」

小青垂着頭道：「人家就是害怕嘛，求求妳，小姐，找三姑她們吧。」

施琅琅道：「三姑也是女人，難道她就不怕？」

小青道：「她見識過男人，自然就不會害怕了。」

施琅琅道：「小青：妳聽我說，三姑她們的確見識過男人，但那男人却是她們的丈夫，有了丈夫的女人，她的身體是不能讓別人瞧的，再說一個女人最後總會讓男人瞧的，何況只是讓他瞧一眼，決不讓他碰妳一下，妳就不必推三阻四了。」

小青吶吶道：「小姐：咱們不能想別的法子？」

施琅琅道：「還有什麼法子？妳說說看。」

小青道：「譬如咱們跟他閒聊，趁他不留神時候突然說出一句驚人的言語。」

施琅琅道：「好吧，我去試試，要是不管用，妳就不許推辭了。」

小青不得已點點頭：「但願上蒼保佑，否則小婢只好豁出去了。」

找桂半篙閒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位公子就像一截木頭。

木頭不會說話，除了你劈它一斧頭，它才會發出一點響聲。

施琅琅沒有用斧頭，她用的是柔絲，以緊箍慢纏的手法，向桂半篙節節迫進。

人心是肉做的，何況桂半篙是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

經過一段時間，施琅琅的柔絲獲得滿意的進展，桂半篙的藩籬除了，紅樓之上也洋溢着一片歡笑之聲。

× × ×

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月光由枝葉之間洒落，在地面上映出片片銀花。

樹蔭之下坐着一對青年男女，他們正在天南地北的交談着，最後……

「姑娘……」

「什麼事？公子。」

「我的傷已經好了……」

「不，公子，你至少還得休養十天半個月的。」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是想念尊夫人黃鷹？」

「是的。」

「其實你替她担心是多餘的，當今武林能够奈何她的並不多見。」

「我知道。」

「那你就不必替她担心了，應該替你自己想想才對。」

「我？」

「是的，你的傷勢還沒有全部痊癒，江湖上向你找碴的又十分之多，你要是就此一走，我又如何放心得下！」

「這個……」

「好啦，公子，只要你傷勢痊癒，我不留你就是，哦，尊夫人怎麼會單名叫一個鷹字的？女人用這樣名字的不多，莫非他跟鷹字有什麼關連？」

「跟鷹字有關連？姑娘這是少見多怪了，名字只是一個人的代表，叫阿貓阿狗未嘗不可。」

施琅琅原是全神貫注桂半篙的反應，想不到他回答得竟是如此的平淡。

她自然不會就此罷休，略作沉吟，道：「這可並不盡然，有些人的名字是具有特殊意義的，譬如小青吧，她原名青鷹，因為她的胸前有一個黑鷹的表記。」

桂半篙心頭一動，他知道自己必然墜入一種離奇怪誕的境遇之中了。

不過他的神色依然絲毫不變，同時淡淡一笑道：「妳說的也有道理，只是寒荊的身上並無那種表記。」

施琅琅現在是澈底失敗了，她的眉峯也不由自主的皺了起來。

丫頭小青道：「小姐：夜色已深，公子應該歇息了。」

施琅琅啊了一聲道：「咱們一聊起來，就沒有完，我幾乎忘記你的傷勢了，小青，妳扶公子回房去歇息。」

桂半篙道：「不敢勞動小青姑娘，小生自己能走。」

施琅琅櫻唇一噘道：「幹嗎這麼客氣，難道還將咱們當作外人？」

最難消受美人恩，桂半篙既然無法推辭，只得任小青扶着他走。

小青是一個俏丫頭，也是一個清秀脫俗的少女，像這樣的一個姑娘，必然沒有接觸過男人。

她的確沒有，否則她扶住桂半篙的時候，就不會緊張得發抖。

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種原因，是她聽到一股嚴厲的傳音。

「記住，小青，無論你用什麼手段，必須達到咱們的目的，否則妳就不必來見我了！」

命令嚴厲，語氣冷酷，無論施琅琅平時怎樣對她不錯，她畢竟是一個下人。

她沒有忘記她是下人，因而也意識到眼前的危機，如若不能達成任務，她只怕惟有死路一條。

於是她扶着桂半篙，緩緩走向他的住處，在到達房中時，她忽然嘆出一口氣。

桂半篙道：「累了吧，小青姑娘，我不要緊了，妳去吧。」

小青道：「不要撐我嘛，我不累。」

桂半篙道：「分明妳在嘆氣，還說不累。」

小青道：「你說的原來是這個，那不是累，只是可憐咱們的小姐而已。」

桂半篙道：「妳說她可憐，我却瞧不出來。」

小青櫻唇一撇道：「你這人眞沒良心，她為你担盡責任，費盡心機，你却一點都瞧不出來，這樣還不算可憐？」

桂半篙道：「我知道她救了我，自然對她十分感激，只是担盡責任，費盡心機這兩句話我不懂。」

小青道：「我知道你不懂，否則你當眞成為沒有心肝的人了。」

桂半篙道：「那妳就解釋解釋吧，她怎樣為我担盡責任，費盡心機？」

小青道：「讀書人應該明理，你就不能想一想麼？如果不是她，你還能活到現在？」

桂半篙道：「妳是說她為了救我，還担待着某一種責任？」

小青道：「你總算想通了，希望你不要恩將仇報。」

桂半篙道：「這個……咳，也要看我有沒有報恩的能力了。」

小青道：「當然，她總不會要你到水裏替她去撈月亮吧。」

桂半篙道：「好，要我作什麼？」

小青道：「只問你兩件事，一件為公，一件為私，希望你能實話實說。」

桂半篙道：「那兩件事？」

小青道：「本門失落一隻鐵盒子，據江湖傳言，是你們夫妻所得，它既然不在你的身上，必然在你妻子那裏了？」

桂半篙道：「沒有這回事，只因小生在客棧裏把玩祖傳的鐵盒子被人瞧到發生誤會，後來，竟然以訛傳訛，害得小生夫婦離散，還吃了不少苦頭。」

小青道：「這話是眞的？」

桂半篙道：「我沒有騙妳，妳要是不信我也無可奈何。」

小青道：「好吧，咱們談談第二件，小姐的胞妹失踪了，希望你帮她找找。」

桂半篙道：「好，不過茫茫人海，找一個人十分不易，我答允帮她找，却無法限定時日。」

小青道：「她有一個特殊的記號，除了咱們主婢，一般女人決不會有這樣一種表記的。」

桂半篙道：「哦，是什麼表記？」

小青道：「一隻黑鷹……」

桂半篙一呆道：「妳們當眞也刺有一隻黑鷹？」

小青面色一紅，緩緩解開她的胸衣，

在那兩顆新剝鷄頭肉之間，果然刺有一隻黑鷹表記。

她掩上胸衣，垂着螓首輕輕道：「你有沒有瞧到過別人……」

桂半篙道：「有，她就是我的妻子黃鷹。」

小青猛一抬頭，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美麗眸子道：「當眞麼？公子。」

桂半篙道：「自然是眞的了，只不過拙荊從未提到她還有一位姊姊。」

他語音未落，房門咿呀一聲輕响，一條人影已然閃身而入。

小青嬌羞滿面，向來人悄聲道：「小姐都聽到了，妳要找的正是他的妻子。」

小青口中的小姐自然是施琅琅了，她沒有理會小青，却以萬分激動的神情，一把抓住桂半篙的臂膀道：「妹夫：我那妹子呢？咱們失散之時，她還不足四歲，由於年歲太小，她自然不記得我這位胞姊了，你快說，妹夫，我那苦命的妹子現在那裏？」

桂半篙道：「我在武昌黃鶴樓被鐵算盤暗中下手擄走，此後就沒有見到黃鷹了，我想她會去找鐵算盤的，此事還得請大姊打聽一下。」

施琅琅道：「你說的不錯，這事交給大姊辦，小青，好好侍候姑爺，不得有半點怠慢。」

小青道：「小婢遵命。」

待施琅琅離去之後，小青向桂半篙瞥了一眼道：「姑爺：時辰已晚，你該歇息了。」

桂半篙道：「我的確有點累了，妳也去歇息吧。」

小青道：「姑爺不必管我，我一點也不累。」

她說着話，同時也走了過來，先替桂半篙理好了被褥，再伸手替他解除衣褲。

桂半篙一怔道：「不，小青，這些事讓我自己來。」

小青道：「適才小姐吩咐小婢侍候姑爺，小婢縱然生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違背小姐的命令。」

桂半篙道：「妳雖然是一個丫頭，我却是一個男人，男女有別，妳還是侍候妳的小姐去吧。」

小青忽然目光一抬，一臉堅毅之色道：「姑爺：小婢能不能問你一項問題？」

桂半篙道：「當然可以。」

小青道：「姑爺是讀書人，必然知道什麼叫非禮勿視了……」

桂半篙道：「小青姑娘：妳是說我看了不應該看的東西？」

小青道：「難道小婢冤枉姑爺了？你適才……適才……」

適才小姑娘酥胸半露，讓他看了一個够。

當然，這是她自動敞開，故洩春色，沒有人對她作半分免强。

給過桂半篙瞧到了，這是事實，而且他對那蓓蕾兩點，嬌艷欲滴的景象，猶如諫果回甘，仍有無窮的嚮往。

這是「食色性也」的自然現象，不能說他喜歡那兩點蓓蕾就不是君子。

不過是君子就要有勇於承認的氣魄，仲適才的確犯了非禮勿視之嫌。

於是仲長長一吁道：「小青：就算是那樣吧，妳也用不着如此。」

小青羞紅滿面的輕輕地說道：「這話怎麼說？姑爺，莫非你瞧不起咱們做丫頭的？」

桂半篙道：「妳誤會了，小青，我只是……」

小青道：「我知道，只是因爲你有妻子，其實小婢沒有奢求。」

桂半篙道：「還有一點只怕妳沒有想到，咱們的年齡相差太多了，實在不太相配。」

小青哼了一聲道：「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沒有想到的是姑爺，請問，一個女人的身體，只有誰能瞧看？」

桂半篙說道：「這個……我不是故意的……」

小青道：「如果你不是故意，當我解開衣衫之時，你就應該閉上雙目，或是扭過頭去，但你却直着兩眼看個沒完。」

這是事實，桂半篙無法推翻，一時之間竟然啞口無言。

小青幽幽一嘆道：「姑爺：這是緣，今後無論天荒地老，小青都是你的人了，且你跟二小姐正處於一個十分可怕的陷阱之中，咱們應該想個法子。」

桂半篙愕然道：「妳說我跟黃鷹的處境危險？」

小青道：「是的，姑爺……」

她語音未落，忽然面色一整道：「有人來了，快躺下去。」

桂半篙並未發覺有人來了，但知道小青必有所見，因而順從的躺了下去。

小青替仲塞好被角，然後提高嗓門道：「睡吧姑爺，明早小婢再來侍候你。」

她從容的走了，却留給桂半篙許多疑問。

他已經知道施琅琅這一夥人是黑鷹門的，但他却不明白黑鷹門是怎樣的一個組合。

據小青說她跟施琅琅的胸前都刺有一隻黑鷹，黃鷹也有，莫非她也是黑鷹門的人？

其次，聽小青的口吻，好像她知道黃鷹在那裏，而且他們夫婦正處於十分險惡的環境之中。

造成險惡環境的，自然是黑鷹門了，如果施琅琅當眞是黃鷹的同胞姊姊，那麼黑鷹門爲什麼還要對他們夫婦不利？

他無法分辨眞僞，也無力挽救他們遭遇的危機，惟一可以信賴的就只有一個小青了，他眞希望立刻能找到她查問一個明白。

他到那裏去找小青？

小青必然就在這幢紅樓之內，可以說近在咫尺。

只是就他所知，黑鷹門的高手極多，以他這點功夫，實在寸步難行，那麼他與小青是咫尺天涯了。

他不是一個善用心機的人，此時却被種種難題困擾着。

他也不是江湖人，此時却窘迫於江湖恩怨之中，人生的際遇，竟是這般的難以測忖。

因而今晚雖是良夜悄悄，他却無法成眠，直到更鼓四傳，他才迷迷糊糊的睡去

，待他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了。

睜眼第一個瞧到的是小青，他心頭一喜，忍不住啊了一聲的叫了起來。

「啊，小青，差點急死我了！」

小青咧嘴一笑道：「是想大小姐麼？那不要緊，今早她已來過三次了，待會她還會來的。」

桂半篙道：「別瞎說，小青，我是想妳。」

小青悄聲道：「小聲一點，快洗了臉吃早餐，我還有重要的話要告訴你。」

桂半篙道：「我洗臉也可以聽，妳說吧。」

小青還沒說，一陣輕悄的脚步之聲已傳了過來。

「起來了，妹夫，昨夜，你睡得還好吧。」

「多謝大姊，昨夜睡得太好了，所以到此時才剛剛醒來。」

「那就好，小青，拿早餐來，我陪姑爺吃一點。」

小青取來早餐，他們吃着聊着。

「妹夫：你跟我那個妹子是幾時結婚的？」

「不久，還不到半年。」

「哦，你一定是碰到奇遇了，否則你一個讀書人，怎能娶到我那妹子？」

「大姊說對了，我的確碰到奇遇。」

「我想應該是這樣的，而且必然是一個動人的故事，說給我聽聽吧，妹夫。」

「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

他不善心機，也不會說謊，應該毫無保留的說它出來。

不過他雖是不善心機，却是一個洞明事理的讀書人。

黃鷹有一個爹，是桂半篙帮着埋葬的，黃鷹的爹應該就是施琅琅的爹，她爲什麼只問妹子不問爹？

其次她們是同胞姊妹，却是兩個不同的姓氏，如果因爲年幼失散，所以跟着別人姓，倒也說得過去，但施琅琅對這一點至少應該有所說明。

最重要的一點是施琅琅父母健在，好像還是黑鷹門的門主，她的父母自然也是黃鷹的父母，那麼他們爲什麼還不召見他這位嬌客？

有了這些不合情理的疑問，桂半篙自然有所保留了。

「是一個風雪之夜，我在武夷山中迷途，幸好找到一間茅屋，就這樣遇到黃鷹了。」

「她是一個人？」

「是的，當時她正在病中，我略明醫理，就替她治好了疾病。」

「眞是苦了她了，後來你們結爲夫婦，她還教了你的武功……」

「小弟不是練武的材料，習了等於沒習，希望大姊不要見笑。」

「不，妹夫，你千萬不要妄自菲薄，以你的身手，已經可以列入當代高手之林了。」

「當眞麼？大姊，妳可不能騙我。」

「我爲什麼要騙你，難道你不知道習的是什麼武功？」

「黃鷹沒說我怎會知道。」

「那我就告訴你吧，你習的是孤烟門的武功，在當今之世，除了本門，孤烟門的武學應該是震撼江湖，出類拔萃的。」

「哦，其實我並不想習武，是黃鷹逼着我學的。」

「你眞是一個書呆子，孤烟門的武功堪稱武林絕响，習得一招半式就可揚名江湖，你身負絕頂武功，還說不想習武。」

「我說的是實話，咳，大姊，有沒有派人去找黃鷹？」

「放心吧，早巳派人去了，你歇着吧，待會我再來陪你聊。」

「大姊請便。」

施琅琅走了，却留下小青陪他，也許是體貼，也許是監視，不管怎樣，有一點她沒有想到的，俏丫頭重視自己的淸白，她被迫展露酥胸之際，同時也將她的心交了出來。

此時別無他人，俏丫頭小青的面色忽然顯得十分沉重。

「姑爺：孤烟門輕功之高，一向執武林的牛耳，你既然習得該門的武功，輕功一定不會差到那裏。」

「按理應該是這樣的，可惜我是在頂着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

「就算這樣，咱們也得試試。」

「小青：我不懂妳的意思。」

「本門今早巳經派人去找二小姐去了，咱們必須儘快逃出，阻止二小姐落入他們的手裏！」

「啊，小青，妳怎會這麼說？是我要他們去找黃鷹的。」

「我知道，如果二小姐當眞被他們找來，咱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爲什麼？妳快說。」

「此事說來話長，我所知道的，也不太多。」

「那妳就揀重要的說吧。」

「十幾年前，本門發生了一次鬩牆之變，門主身負重傷，只與夫人帶着他年僅四歲的女兒逃了出去，在這次劇變之中，本門的精英幾乎喪失殆盡，黑鷹門因而一厥不振，終於被迫退出江湖。」

「黃鷹的爹就是那位門主？」

「是的。」

「領導叛變的是誰？」

「就是現任門主施公博。」

「施琅琅的爹？」

「是的。」

「那麼，施琅琅跟黃鷹並非同胞姐妹了？」

「不錯，而且還是仇家。」

「好奸詐，當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小青，咱們快逃。」

「現在不行，必須等待天黑。」

「不，小青，天黑之後防範必然嚴密，妳就說帶我到處走走，或許還能矇混出去。」

「這樣絕對不行，咱們沒有馬匹，縱然能够矇混出去，又能逃得多遠？不要心急，他們就算找到二小姐，今天也趕不回來，哦，你躺着，待我試試。」

「試什麼，小青。」

「替你解穴道呀。」

「施琅琅都無法解開，妳能？」

「她是騙你的，是她下的手她爲什麼解不開？」

「啊，想不到這個女人竟是如此的陰損！」

「別生氣了，咱們要爭取時間。」

桂半篙知道生氣解決不了問題，只好躺到床榻之上讓小青去試試。

俏丫頭功力不弱，片刻之間就將他封閉的穴道衝開，然後微微一笑道：「幸不辱命，快運功試試。」

桂半篙運功一試，眞力果然已暢通無阻，遂一躍而起道：「謝謝妳，小青。」

小青咧嘴一笑道：「謝倒不必，只要以後別忘了我就心滿意足了。」

桂半篙伸手將她拉了過來，道：「別這麼說，小青，我只是覺得委屈了妳，心中有點過意不去。」

小青輕輕偎進他的懷裏，垂着螓首道：「這沒有什麼，你歇着吧，記着，大小姐要是前來跟你聊天，你可不能讓她瞧出已經恢復眞力。」

桂半篙道：「我知道，妳現在要去那裏？」

小青道：「我還得準備一下，你先養養神，咱們晚上見。」

小青走後施琅琅沒有再來，除了一名送飲食的小僮，再也沒有人前來干擾，這倒好，他眞的害怕見到施琅琅，自己一個控制不住，就可能會露出破綻。

待天色逐漸黑暗，他的心情也緊張起來，期待原是不易忍受的，而他期待的又是禍福莫測的逃亡！

二更剛起，房門忽然輕輕地一响，一條人影像秋風捲落葉般，輕飄飄的閃了進來。

「姑爺……」

「哦，小青。」

「這是你的紅毛寶刀，咱們快走。」

「好的。」

今晚月黑風高，對逃亡者頗爲有利，加上小青輕車路熟，帶着桂半篙避實就虛，逃過了不少關卡，終於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被他們逃了出來。

經過一陣奔走，離開黑鷹門已達十里以上，桂半篙長長一吁道：「看來咱們是逃出來了，小青，這裏是什麼地方？」

小青道：「這兒是趙河，在方城縣的西面，咱們由此地南下，大約趕到泌陽就可以接到二小姐了。」

桂半篙道：「妳能確定黃鷹是走這條路麼？」

小青道：「錯不了，二小姐走這條路是我偸聽門主跟夫人說的。」

桂半篙道：「那就不會錯了。」

小青道：「姑爺：我記得前面那家獵戶有兩匹馬，咱們去借來用一下。」

桂半篙直：「人家肯借麼？」

小青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兩匹馬算得了什麼，你在這兒等一下，待我去將馬匹牽來。」

桂半篙道：「咱們一起去，我也好帮妳一下。」

小青道：「你還是等在這兒吧，叫人家瞧到你倒有些不便。」

桂半篙覺得小青顧慮的實在有點多餘，他們既是兩人同逃，她一個人在獵戶出現與兩人同去不會有什麼差別的，不過她既然認爲這樣比較方便，只好由她了。

片刻之後，小青果然帶來兩匹鞍轡俱全的駿馬，於是他們連夜南下，沿山道向泌陽縣境急馳。

次日晌午，他們趕到了「半朋鎭」。

小青向日色瞧了一眼，道：「累了吧？姑爺，咱們塡飽了肚子再好好的睡一覺，你看可好。」

桂半篙道：「今天不走了？」

小青道：「咱們已經人困馬乏，怎能再走？而且此去泌陽還有六七十里，在城門關閉之前，咱們必然無法趕到，倒不如今晚歇在這兒，明天一早趕路。」

桂半篙眉峯一皺道：「我也希望好好的歇歇，只是……」

小青道：「放心吧，姑爺，黑鷹門追不上咱們的。」

桂半篙見小青好像很有把握，只好點點頭道：「好吧。」

他們要了兩間上房，飯後，就各自回房安歇，直到月影映窗，桂半篙才醒了過來。

此時夜深人靜，但在這寧靜的深夜，却有兩種聲音，貫入他的耳鼓。

第一種是松濤，窗外松林如海，在强勁的夜風震撼之下，發出了一片動人的聲浪。

桂半篙很欣賞那悅耳的松濤，他雖是醒了過來，仍然躺在床上靜靜的欣賞着。

他這一靜聽松濤，却聽出第二種聲音來了。

那是一聲憤怒的叱喝，却有點怕人聽到，因而聲音由喉頭迸出，陰森而低沉。

這是一種會使人頭皮發炸，心口發悶的語聲，桂半篙幾乎要用被子蓋着他的頭部。

結果他沒有，還悄悄的爬了起來。

因爲他聽出這聲極度難聽的叱喝，是施琅琅發出來的。

莫非小青出了什麼意外？要不施琅琅怎會前來？

他悄悄起來湊近壁板縫中一瞧，眼前所見竟使他目瞪口呆。

敢情小青並未發生意外，而且高居上座，一幅王者的氣概。

她是坐在一張木櫈之上，雙目圓睜，戟指着兩名勁裝大漢厲聲斥責。

自然，這種厲聲已經抑壓到最低限度了。

這兩名大漢全都身負創傷，其中一人竟是黑鷹門的高手任長昇。

小青只是一個丫頭，任長昇却是黑鷹門主的得意弟子，丫頭居然斥責門主的弟子，這豈不是一樁怪事！

再說，小青還是一個逃亡者，一個黑鷹門的叛徒，任長昇爲什麼對她如此的害怕？

莫非他們是來緝捕小青，反而被她折服？

這兩人身帶創傷，自然是經過一番搏鬥，但小青的房裏並無打鬥的痕跡，他也沒有聽到任何打鬥之聲。

桂半篙猜不透所見的現象，但有一點他已經明白，小青跟任長昇是一夥的，因爲他們正在交頭接耳的密談着。

最後小青站了起來，向着桂半篙的房間指了一指，任長昇與另一名大漢先向小青所指之處瞥了一眼，然後轉身向房門奔去。

桂半篙心頭一動，一把抓起床頭的包裹，輕輕打開後窗，縱身一躍而出。

窗外就是松林，他如果一頭扎進那片林海，任長昇等二人必然找他不到。

這樣他是可以獲得暫時的安全，只是他却心有不甘。

如果這是一個圈套，他既已落入他們的手中，他們又何必多此一舉。

而且小青何以能够指揮任長昇？也令人想不明白。

再說，他雖是缺乏江湖閱歷，但自信對善惡眞假還能分辨，他不相信小青是一個反覆無常心機險惡的小人。

爲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慮，他決定冒一下險。

於是，當他躍出窗外之後，立即拔身而起，像落葉一般的輕靈，悄悄隱伏於瓦面之上。

他只不過剛剛伏臥瓦面，房裏已傳來任長昇驚訝的呼聲。

「小姐：那小子逃了！」

「什麼？會有這等事？」

小青奔出房外，衝進他的房裏，他雖然沒有瞧到，却聽得十分明白。

然後是施琅琅的聲音哼了一聲道：「這小子看似老實，原來機警得很，追，我不相信他能逃出咱們的掌握。」

三條人影分三個方向穿出房間，再騰身飛躍，倏然而逝。

現在桂半篙終於明白了，眼前的這位小青必然是施琅琅改扮的。

那麼眞的小青莫非已事機敗露，落入他們的手中去了？

這就糟了，一個背叛的丫頭，還會有什麼生機！

他替小青担心，却有點無能爲力。

黑鷹門不亞於龍潭虎穴，憑他這點能耐，他的確無力救出小青，爲今之計，只有先找到黃鷹再商對策。

這一陣思考，花去約莫盞茶時間，他正待立起身形，忽然發現一條人影由松林中飛躍而出。

此人必然是任長昇或是另一名大漢，他們搜尋不着又找了回來。

接着另一端也出現一條人影，他們在松林之前會齊，然後雙拳一抱道：「小姐：姓桂的輕功極高，請恕我兄弟無能。」

他們是在向施琅琅稟報，桂半篙却沒有瞧見施琅琅回來，但他知道這兩人決不會無的放矢，他伏臥的身形因而不敢作半分移動。

他沒有猜錯，任長昇果然不是無的放矢，但當他瞧到施琅琅由屋簷下的暗影中緩步而出之後，他的心頭不由暗暗一震。

原來施琅琅並未離開，她竟然悄悄的守在後窗外的屋簷之下。

如非桂半篙思忖了一段時間……

如果他繼敵人離去之後立即逃走，只怕他已落入施琅琅的手中。

這女人年歲不大，心機竟如此之深，他雖是無意中躱過了一刧，仍然驚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此時對方三人已經會齊，施琅琅十分憤怒的哼了一聲道：「孤烟躡雲輕功，是當代武林一絕，姓桂的功力雖是有限，在輕功上咱們仍然差了一籌，這都是小青那賤人的罪惡，如非她解開姓桂的穴道，咱們就不會讓煮熟的鴨子飛掉了。」

任長昇道：「小姐說的是，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施琅琅長嘆一聲道：「除了回去據實稟報，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任長昇道：「如非鐵算盤何琛拆穿小姐那封假信，黃鷹必然會被們咱騙來，下次再去算盤谷，決不能放過姓何的兩條老狗。」

施琅琅道：「此人一向老奸巨滑，非常精明於明哲保身，如今竟敢與本門作對，想是活得不耐煩了。」語音一落，忽然彈身飛躍而起，一閃之間，就已隱入夜幕之中不見人影了。

任長昇與另一名大漢也跟踪躍起，霎眼便已人影杳然。

桂半篙伏伺半晌，知道施琅琅等確已離去，他不敢再作半點躭擱，立即長身而起，向泌陽縣城飛馳而去。

次日晨初他就已趕到泌陽，找地方吃了一點東西，再買了一匹坐騎，就馬不停蹄的向算盤谷急趕。

這一路倒也沒有什麼事故，及趕到算盤谷一瞧，他幾乎當場暈死過去。

這是一幅刧後的慘狀，血漬斑斑，橫屍處處，最後是一把無情的烈火，將算盤谷燒得片瓦無存。

他沒有見過這等悽慘的景象，但他又不得不瞧，至少他要瞧瞧那些屍體之中有沒有黃鷹在內。

花了兩個多時辰，他終於踏遍全谷，但沒有找到黃鷹，只瞧到鐵算盤何琛兄弟兩人的屍體。

這位一生計算別人的鐵算盤，不只是身遭慘死，而且遭了滅門之報。

鐵算盤的死，可以說大快人心，但屍橫全谷，鷄犬不剩，難免殘酷了一點。

是誰幹的？難道會是黑鷹門？

這似乎不太可能，施琅琅一行已鎩羽而歸，縱使他們招集人手捲土重來，也不可能跑到桂半篙的頭裏。

莫非是黃鷹幹的？

這就難說了，聽任長昇的口吻，鐵算盤似乎還在帮助黃鷹，但人心難測，難保其中不另有奸詐。

不管怎樣，谷中的屍體沒有黃鷹，桂半篙的焦急已減了一半，只是，縱然她還活着，但茫茫人海，到那裏去找她的芳踪呢？

「啊，有了，莫非她去了關外？」

這是桂半篙的猜忖，此一猜忖却頗爲合理。

他們原是要去關外的，到關外尋父是他們預定的目標，一對失散的夫婦，如若都按目標去做，必然可以會合。

他能够如此設想，黃鷹何嘗不能够？那麼他們在關外重逢的可能性應該十分之大。

在決定今後的動向之後，桂半篙不再遲疑，轉身退出了算盤谷，逕沿光山，新蔡之綫北上，直向開封奔去。

× × ×

桂半篙的猜忖不能算錯，不過他却忽

略了一點，如果黃鷹知道他在何處，她就不會先去關外了。

黃鷹的確知道，是任長昇告訴她的。

任長昇不只是爲黃鷹帶來桂半篙的消息，也爲黃鷹帶來一次魔難，這一次遽變，竟使算盤谷遭到無情的毀滅。

奸詐鐵算盤　終於遭惡報

在算盤谷，黃鷹受到極端隆重優待，過着前所未經的舒適生活。

她並不貪圖享受，也不稀罕這些，但她得在算盤谷待下去。

因爲這是桂半篙的留書交待。

在一天的凌晨，鐵算盤何琛忽然神色倉皇的匆匆求見。

「夫人：老朽得到一件十分不幸的消息……」

「什麼消息？莫非……」

「是的，夫人，桂大俠在潛修之時，不幸爲雙奇莊二莊主司徒綸所傷。」

「我丈夫現在那裏？」

「已經被司徒綸帶返雙奇莊去了。」

「雙奇莊在何處？」

「湖北棗陽。」

「多謝相告，告辭。」

「慢點，夫人，司徒兄弟威震華夏，江湖黑白兩道都要對他們禮讓三分，夫人功力雖高，但雙拳難敵四手，說甚麼我兄弟也要盡點心力。」

「好吧，咱們走。」

就這麼三言兩語，黃鷹就被鐵算盤騙了出去，老狐狸是想用黃鷹當劊子手，替他剷除異己。

他們這一行是八人八騎，何氏兄弟還帶了兩名功力最高的部屬。

鐵算盤算無遺策，只要讓他們到達棗陽，今後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雙奇莊這一字號了，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剛剛馳出谷口，就被任長昇碰個正着。

「啊，何大俠，在下總算趕上一個巧字，這位必然是桂夫人了。」

鐵算盤何琛一怔道：「咱們好像素昧平生，朋友是那位高人？」

任長昇道：「在下姓任，草字長昇，是奉桂半篙大俠之命來迎接桂夫人的。」

黃鷹啊了一聲道：「我丈夫在那裏？你快說。」

鐵算盤何琛哼了一聲道：「任朋友，如果你缺少盤纏，何某看在江湖同道的份上，倒是可以帮你一把，如是你想訛詐，那你就打錯主意了。」

任長昇微微一笑道：「何大俠看錯人了，這兒有桂大俠的親筆函件，桂夫人請過目。」

黃鷹道：「好，拿來我瞧瞧。」

她接過書信一瞧，果然是桂半篙的親筆函件，信中說他練功不愼，幾乎走火入魔，幸爲一前輩高人所救，現在一隱秘之處養傷，叫她立即跟隨任長昇前往，使他能够得到親人的照顧。

瞧罷書信，黃鷹注目任長昇道：「這可是眞的？」

任長昇道：「夫人應該識得桂大俠的筆跡，這還假得了麼？」

鐵算盤冷冷說道：「你是施琅琅派來的？」

任長昇道：「這個……在下不認識什麼姓施的。」

鐵算盤道：「朋友！你對別人使詐可以，對何某玩花招你是自討苦吃，施琅琅是由我這兒逃出去的，我知道她長於模仿別人的筆跡，可惜她忽略了一點，桂大俠的字跡筆走龍蛇，字體寫得十分剛勁，她模仿雖有幾分相似，但在氣勢上却無法跟桂大俠相比，朋友，你居然敢對桂夫人心存叵測，老夫要不給你點懲戒，你當眞不知道什麼叫天高地厚了，給我拿下！」

他擧手一揮，算盤谷五名高手立即抽出兵刃，向任長昇及一名勁裝大漢撲去。

黃鷹微一錯愕道：「何大俠：這封書信當眞是假的？」

鐵算盤道：「自然是假的，老朽怎敢欺騙夫人。」

黃鷹脚下輕輕一點，身形畢直拔了起來，口中一聲長嘯，凌空向任長昇撲去。

任長昇使的是一條蛟筋軟鞭，算盤谷的三名高手向他圍攻，不只是近身不得，幾個照面下來，三個人全都掛了彩。

黃鷹這一來他們算是得了救了，三人虛晃一招，同時身形暴退。

任長昇長鞭一收，向黃鷹雙拳一抱道：「桂夫人！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下只是替尊夫投書，夫人何以要如此對付在下？」

黃鷹道：「這封書信當眞是我丈夫所寫？」

任長昇道：「莫非桂夫人連尊夫的筆跡也不認識了麼？」

黃鷹道：「我當然認識，如果施琅琅當眞能僞造筆跡，這就又當別論了，你說，我丈夫現在何處？」

任長昇道：「在方城縣屬的搏望鎭養傷，希望夫人及早前往相見。」

鐵算盤何琛道：「此人居心叵測，夫人千萬不能聽他的。」

任長昇冷哼一聲道：「你鐵算盤一生計算別人，好話說盡，壞事作絕，閣下卑劣的行爲，可以說口碑載道，人人皆知，你何以會對桂夫人如此奴顏婢膝，這其中莫非暗藏奸詐！」

鐵算盤大喝一聲道：「住口，你居然敢挑撥老夫與桂夫人之間的感情，老夫如果不給你一點教訓，就枉稱鐵算盤了。」

黃鷹伸手一攔道：「慢點讓我來。」

黃鷹願意出手，當然再好不過，鐵算盤立即應聲退了回去。

但她沒立刻動手，只是冷冷道：「跟我回算盤谷去，這件事我得合計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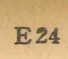
她不想動手，倒要任長昇隨她回算盤谷去口計一下，顯然，她對桂半篙的來信有了懷疑，但對鐵算盤也有了不信之心。

如果任長昇跟她回去，在雙方對質之下，她必然可必求出正確的答案，只是這位黑鷹門下却拒絕了她的要求。

「妳太過份了，桂夫人，任某好心替妳送信，妳竟如此對待任某，好吧，桂大俠如是有個三長兩短，妳可不要後悔！」

他想走，可惜他遇到的對手是黃鷹，孤烟門的輕功擧世無雙，他如何能够走脫呢。

於是這算盤谷外重新又點燃了戰火，



「說！我的丈夫在那裏？」

任長昇與黃鷹戰在一起，他的同伴也遭到算盤谷幾名高手的圍攻。

在黑鷹門，任長昇是一級弟子中的高手，適才與算盤谷的三人交手他並沒有使出他眞正的功力。

因爲當時他還希望黃鷹能够跟他走，所以不願意拉破臉皮。

現在這種希望是沒有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想用武功將黃鷹擒下，他想走只是要離鐵算盤遠一點免得碍事。

他却沒有料到黃鷹的輕功高得難以思議，他想退開幾步也不可能。

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全力一搏，軟鞭抖出一聲爆响，向黃鷹的肩部抽了過去。

這只是一鞭，但是一鞭抽出却有十幾二十條鞭影，由黃鷹的髮尖至脚踵，幾乎每一寸部位都在他鞭影籠罩之下。

這還不說，他這一鞭揮出，竟响起接連不斷的暴响，像這等奇奧的鞭法，這等精深的功力，當得是武林罕見。

旁觀的鐵算盤心頭一震，如若適才姓任的使出這麼一鞭，他那三名得力的部屬只怕早已躺在地上了。

想到這些，他忍不住回頭向另一邊瞧去。

這一眼瞧去他又是大吃一驚，他的五名部屬手聯圍攻一名對手，竟然被人家迫得團團亂轉，還有兩人受到不算太輕的創傷。

鐵算盤回顧何瓊道：「快去，老二，他們接不下來了。」

遣走何瓊，他再瞧黃鷹與任長昇的搏鬥，這令他又瞧呆了。

任長昇那威力絕倫，奇奧莫測的蛟鞭，竟然未能傷到黃鷹。

傷不到黃鷹事小，他的蛟鞭倒被黃鷹一把奪了下來。

這一下倒好，孫猴子丢掉金箍棒，當眞沒得耍了。

丢掉蛟鞭還不算完，黃鷹以子之矛攻之盾，呼的一鞭反抽過去。

任長昇是使鞭的高手，他却無力逃避黃鷹的反擊，蛟鞭攔腰一纏一抖，他就被摔到一丈以外。

跌下來再摔出去，摔出去再跌下來，他就像一個木偶似的，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黃鷹不想殺他，如果她要他死，他縱然有十條命也活不成了。

不想他死是要他說出桂半篙的下落，因而黃鷹在揮動長鞭之際，同時也發出一聲叱喝，道：「說，我丈夫在那裏？」

黃鷹這是迫供，這等迫供的手法倒也江湖罕見。

任長昇只是受了一些擦傷，並沒有遭受嚴刑迫害，但他却暈頭轉向，五內翻騰，這種滋味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

忍受不了他自然要說……

「姑奶奶……桂夫人……饒命……我說……」

任長昇認栽，他願意實話實說，但三點烏光急如流矢，以品字形攻向他的喉結及左右玄機三處大穴。

這三處重穴都是要害，只要中上一處他就難逃活命，烏光同時攻向三處，可見有人存心要他的老命。

出手偷襲之人十分陰損，他不只是使出最毒惡的手法，也使出了他的全力。

任長昇被摔得心悸神奪，他那裏能够逃避這三點要命的烏光，當他再一次被摔向地面的同時，那三點烏光也正好迎上他三大重穴。

看來他是死定了！

不，看來死定了的不一定會死，看來長命的不一定就會長命。

任長昇就是這樣，眼看那三點烏光就要擊中他的穴道，他像是有如神助，忽然飛了起來，甚至越過一道矮林，落在那片叢林之後。

莫非此人祖上有德，暗中會有神靈相助？

顯然不是，如非黃鷹及時揮出一鞭，任長昇焉有命在？

黃鷹救了任長昇，身形一轉，瞪着鐵算盤冷冷道：「你爲什麼要暗算他？」

敢情適才那三點烏光是鐵算盤的三顆算盤珠子，他認爲三珠齊發，必然可以除去任長昇，想不到黃鷹的反應如此之快，那一鞭來得又是這般的神速。

不過老狐狸畢竟與衆不同，雖是狡計敗露，他並無半點慌亂之色。

雙拳一抱，以萬分惶恐的語氣道：「妳錯怪老朽了，夫人。」

黃鷹道：「哦，我怎樣錯怪你了？」

鐵算盤道：「別看他已無還手之力，其實……」

黃鷹道：「其實怎樣？」

鐵算盤道：「其實此人是一個極端危險的人物，如果被他……」

老狐狸利用與黃鷹說話的機會，脚下

在不斷的向前面靠近，此時忽然彈身倒竄，後躍五尺，一臉緊張的神色，雙目一瞬不瞬的向黃鷹瞧着。

他這是作什麼，莫非他又玩了什麼花招？

這不是花招，他是在玩命。

因爲任長昇適才前來一攪，黃鷹對他巳經心存疑念，他想利用黃鷹做爲翦滅敵人的工具只怕行不通了，說不定養虎成患，爲算盤谷帶來危機。

所謂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他鐵算盤原本就是一個心黑手辣之輩，任什麼事他都做得出來。

因此他借着與黃鷹說話，竟然暗下毒手，發出兩顆算珠。

黃鷹決未想到鐵算盤會向她下手，距離又如此之近，在冷不防的情況之下，無論她功力多高，這兩顆算珠說什麼也躱它不過。

在噗噗兩聲輕响之後，黃鷹倒了下去，兩處穴道受制她焉能不倒！

鐵算盤抹了一把額頭的冷汗，向奔來的金琵琶何瓊道：「敵人都逃了？」

何瓊道：「是的，老大，桂夫人她……她……」

鐵算盤道：「她不再是桂夫人，從現在起她是你的第三位大嫂了，哈哈……」

何瓊道：「使不得，大哥，此女一身功力世無其匹，一旦翻臉成仇，咱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鐵算盤道：「老二！你眞傻，難道你忘記大哥這身獨到的功夫了，她是女人，我佔有了她讓生米變成熟飯，然後叫她欲仙欲死，她還能不聽咱們的擺佈？」

何瓊道：「老大！你聽我說，女人並不全是一樣，你那套功夫不見得準能使她貼服，再說姓桂的並沒有死，如果他當眞在黑鷹門，咱們的未來就不樂觀了！」

鐵算盤道：「別說廢話，老二，咱們巳經騎在老虎背上，只好豁出了，再說我如果不將她收爲三夫人，就得將她殺死，這樣的美人兒難道你捨得？」

他們正在交談之際，一聲慘呼忽然傳了過來，鐵算盤立時扭頭一瞧，竟然面色大變。

原來就在他們這一陣交談期間，黃鷹巳經衝開了穴道，手中蛟鞭一揮，算盤谷的一名高手連肩帶臂如同刀削斧劈一般，被鞭梢硬生生的劈了下來。

鐵算盤也是一名叱咤江湖的高手，但像黃鷹這等驚神泣鬼的功力，他知道連一招也接不下來，那麼除了仗持谷中的幾項秘密埋伏，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老狐狸當機立斷，只是對金琵琶何瓊說了一聲「退」，騰身一躍，逕向谷口逃了進去。

鐵算盤平時算無遺策，可是現在他又算錯了一點，黃鷹是孤烟門的傳人，輕功之高，除了該門幾個少數長輩，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

他想逃，黃鷹怎能叫他如願！

先是勁風攝衣，再是泰山壓頂，但見蛟鞭所至，血肉橫飛，只不過刹那之間，鐵算盤兄弟以及谷中十餘名高手巳無一倖存。

黃鷹並非嗜殺之人，她實在恨透了這頭老狐狸。

此時一名彪形大漢忽然咚的一聲跪了下來，道：「夫人饒命，小的有重要的消息報告。」

黃鷹原巳揮出的蛟鞭猛的一收，冷冷道：「說。」

彪形大漢道：「桂大俠是被三夫人施琅琅暗中帶走，聽二夫人說施琅琅可能是伏牛山區的某一個門派，二夫人是在方城縣跟她結識的。」

黃鷹道：「此話當眞？」

彪形大漢道：「小的怎敢欺騙夫人，桂大俠祖傳的翡翠玉馬現在二夫人的手中，小的去爲夫人要回玉馬，並要二夫人親來向夫人當面稟報。」

黃鷹道：「好，我跟你去見她。」

她剛剛走到議事廳，二夫人路露巳經迎了上來。

路露原是一名風塵女子，也習得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她先向黃鷹襝衽一禮，然後取出桂半篙的祖傳玉馬道：「拙夫行爲惡劣，巳然遭到慘報，尙祈夫人高抬貴手，饒過谷中數十條生命。」

黃鷹道：「好吧，妳說，我丈夫可是被施琅琅擄往方城？」

路露道：「桂大俠的確是被施琅琅暗中帶走，至於她是否回到方城，賤妾就不敢妄加斷語了，不過施琅琅是住在方城附近，咱們雖是猜忖，但此種可能必然十分之大。」

黃鷹略作沉吟，道：「多謝相告，告辭。」

她馳去谷口不遠，谷中巳然冒起一片火光，必然是路露等焚毀山谷各奔前程去了。

她不關心這些，却對自己的無知深爲懊悔，她找到算盤谷分明可以與桂半篙會合的，竟然被老狐狸的甜言蜜語所矇蔽，幾乎弄得難以收拾。

此時她心急如火，恨不得立即撲進桂半篙的懷抱之內。

她北上光山，再西奔信陽，一路上馬不停蹄的曉夜奔馳，馬兒跑得直吐白沫，她還是不肯歇息。

這天剛過晌午，她巳經趕到信陽以東的五里店，她只是想打個尖就走，希望在天黑之前趕到信陽。

五里店只有兩家飲食店，但這兩家飲食店全都擠滿了旅客。

她不願耽擱時間，因而招呼店伙道：「伙記！替我包五個饅頭半斤鹵牛肉。」

店伙道：「好的，只是小店太忙，請客官稍爲等待一下。」

黃鷹道：「我有急事不能久等，你就帮個忙吧。」

她語音甫落，店內忽然响起一陣狂笑，道：「別急，妞兒，咱們這兒有吃的，來，本公子請客。」

黃鷹舉目一瞥，見說話的是一名身着黃衫，年約三旬的公子哥兒。

一片淩厲的煞光，由她那雙美目中射了出來，但一現即隱，因爲她不願生事。

她不願生事人家却放她不過，那位黃衫公子居然站了起來。

「過來，妞兒，別惹本公子生氣，否則妳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聽這位公子的口吻，好像他生氣就要揍人。

他的手下也許眞怕他揍人，同時站起來了三個，大步向店外走去。

店伙一看情勢不妙，趕忙包了五個饅頭及半斤鹵牛肉交給黃鷹，並向她使了一下眼色，希望她趁機離開。

黃鷹不願惹事，但也決不怕事，她放好買來的東西，交給店伙一塊碎銀，轉身牽馬上路，對身後奔來的三人連瞧都不願瞧他們一眼。

「回來，小娘們，妳敢不聽咱們公子的召喚？」

在說話的同時，兩隻蒲扇般的手掌一左一右向她的雙臂抓來。

她沒有避讓，却給了他們一記無情的反擊，雙肘向後一搗，立即响起了兩聲慘嗥。

這兩名助紂爲虐的狗腿子遭了慘報，屍身摔到五尺以外，還洒出兩蓬鮮紅的血雨。

另一大漢呆了，他簡直不知所措。

他呆了，那位黃衫公子何嘗不呆，他決未想到像黃鷹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姑娘，功力竟然如此之高。

不過，像這麼丟人現眼的事他還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就此罷手，他實在心有不甘。

於是他彈身一躍，以天馬行空之勢飛出店外，率領他那帮狐羣狗黨，將黃鷹團團的圍了起來。

雙拳一抱，向黃鷹拱手一禮道：「姑娘敢情是一位高人，適才多有失禮，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黃鷹冷冷道：「不必客氣，我有急事待辦，請你們讓開道路。」

黃衫公子一嘆道：「這就是姑娘的不是了，妳眞有急事待辦，怎能出手傷人，現在妳連傷兩條人命，在下縱有心成全只怕也無能爲力了。」

黃鷹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划下道來就是。」

黃衫公子道：「不，在下不想跟妳動武。」

黃鷹道：「你想怎樣？」

黃衫公子道：「姑娘忘記入鄉問俗的規矩了，妳既然來到五里店，應該打聽一下本公子是誰。」

黃鷹道：「閣下必然是五里店的地頭蛇了，請教？」

黃衫公子面色一沉道：「姑娘說話最好客氣一點，在信陽地面，甚至黃河兩岸，敢對本公子無禮的還找不出一個，本公子見妳是一個女流之輩，所以不願跟妳一般見識，只要妳跟本公子走，這兩條人命也就不再追究了。」

黃鷹道：「看來閣下必然是一個名震江湖的高人了，你究竟是誰？」

黃衫公子道：「黃衫客張一龍，姑娘必然有過耳聞？」

黃鷹啊了一聲道：「閣下原來就是黃衫客張一龍，聽說張一龍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淫賊，糟蹋過不少良家婦女，此事看來倒是不假。」

張一龍面色一變道：「姑娘！我知道妳功力頗高，但雙拳難敵四手，咱們只要不惜犧牲，必然能鬥得妳筋疲力盡，再說黃衫客的字號不是白叫的，張某還有一種小玩意準會讓妳服服貼貼，不過張某對女人的原則，是兩廂情願，願者上鈎，如果迫使在下霸王硬上弓，那就失掉男女間的情趣了。」

黃鷹心頭一懍，她雖是天生神力，決不會筋疲力盡，但她相信淫賊張一龍必然有一種害人的邪惡玩意，要是暗地裏中了他的道兒，那該如何是好？

那麼擒賊先擒王，只要除去這頭惡狠，其餘的就不足爲慮了。

她打好了主意，柳眉輕輕一揚道：「咱們打個賭，你看可好？」

張一龍道：「打賭？好，妳說，如何賭法？」

黃鷹道：「咱們對拚三招，只要你能接得下來，我就聽你的。」

張一龍大喜道：「此話當眞？」

黃鷹道：「君子一言如白染皂，自然是眞的了。」

張一龍道：「好，咱們賭了，在下如若接不下姑娘三招，這顆大好頭顱就是姑娘的了。」

黃鷹解開包裹，取出她八十二斤重的三截棍，張一龍大吃一驚道：「姑娘是女韋馱黃鷹？」

黃鷹道：「不錯，如果你害怕，只要你認輸，我也不爲巳甚。」

張一龍說道：「黃姑娘是名震江湖的高人，張某自知鬥你不過，但咱們賭約巳定，在下明知不敵，也要接下姑娘三招，請。」

黃鷹道：「既然如此，我只好得罪了。」三截棍一順，一招樵夫指路，迎胸點了過去。

她原想第一招就全力出擊，送張一龍到鬼門關去的，但此人的態度一軟，她的心腸也軟了。

這一招她只用了六成功力，希望張一龍能够知難而退。

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婦，很難應付險惡的人心，她這心腸一軟，幾乎將她自己送往萬刦不復之境。

× × ×

張一龍自然不會跟她硬碰硬，三截棍剛剛點出，他巳經橫移三步。

他在橫移的同時，反手由斜面擊出一股掌力，掌勁並不太强，黃鷹却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

這就是他所說的小玩意，那種玩意必然十分歹毒。

不幸的是，黃鷹在冷不防之下竟中了他這歹毒的玩意，憑她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仍然禁不住連打寒噤。

張一龍笑了，他簡直有點得意忘形。

只是他的笑聲剛剛出口，一片無與倫比的强悍勁道忽然壓體而至。

他再也笑不出來了，三截棍掃過他的頸部，六陽魁首變成了爛西瓜，他拿什麼來笑？

這一棍砸爛了張一龍的人頭，也嚇破了其他人的胆，一聲叱喝，他們就像鳥獸一般的四散而逃。

現在好了，敵人非死即逃，就只剩下黃鷹一個人了，按說雨過天晴，不該再有

什麼問題。但她却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敢情張一龍的小玩意竟是奇毒，勿怪他明知黃鷹是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女韋馱，還敢跟她打賭。

現在張一龍賭掉生命，黃鷹却中了奇毒，她感到頭暈目眩，有點站立不穩。

再說五里店是張一龍的地盤，黃鷹如若在此地暈睡過去，後果實在不堪想像。

因而她支撐着爬上馬背，希望能够逃出張一龍的勢力範圍。

母女慶相逢　重振黑鷹門

馬兒在走，她却已暈了過去，暈了多久她不知道，但她終於醒了過來。

「阿彌陀佛，施主總算醒來了。」

她的確已醒來了，是睡在一間禪房之內。一盞淡黃的燈光，照着一名四旬出頭的女尼，正面帶微笑的向她瞧看着。

「小女子必然是師太所救了，請問這兒是……」

「這兒是慈雲庵，貧尼曉月。」

「原來是曉月師太，小女子黃鷹，救命之恩不敢言謝，待找到拙夫之後，當來頂禮膜拜，叩謝菩薩的恩典。」

她想起來，但混身軟綿綿的，一點力道也使用不上。

曉月師太搖搖頭道：「施主所中之毒雖然已經怯除，但兩三天內，不能自由行動，要完全復元就要十天以後了。」

黃鷹眉峯一蹙道：「不，師太，小女子的丈夫正面臨極大的危機，我非立即找到他不可。」

曉月師太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貧尼如非藏有一粒再生化毒丹，縱然能巧遇施主，只怕也救妳不得，尊夫縱有危險，但施主自身難保，妳又怎能解救尊夫？吉人自有天相，施主還是安心調養吧。」

黃鷹長長一嘆道：「愚夫婦並未做任何傷天害理有違良心之事，老天爲什麼對咱們如此捉弄！」

曉月師太面色一整道：「施主！這麼說妳就錯了，上蒼如是當眞捉弄你們，妳就不會遇到貧尼了，道路原是不太平整的，遇到一點坎坷算不得什麼。」

黃鷹面色一紅道：「小女子適才出言無狀，希望師太不要介意。」

曉月師太慈祥的一笑道：「不要緊，施主安心調養，貧尼告退。」

黃鷹道：「師太好走。」

眼巴巴的瞧着曉月師太走了，她却思潮起伏，一直無法平靜，直到一名小女尼晚風給她送來食物，她才免强靜了下來。

三天後她能够起床了，經她日夜運功，在第八天就已功力盡復。

她不願再待下去，在迷矇的晚色之下，拜別了曉月師太師徒，繞過信陽城，逕向方城縣境奔去。

這天傍晚時分，她風塵撲撲的趕到泌陽，剛剛踏進城門，她忽然目光一亮。

「大哥——大哥——」

她瘋狂的叫喊，惹來不少路人駐足觀望，她不理會一切，身形由馬背拔起，像彈丸一般的射了出去。

「大哥……你等一等……」

「啊，妹子……」

她瞧到一個背影，就瘋狂的叫，瘋狂的追，再也不管它什麼驚世駭俗。

那是她日思暮想，寢食難忘的丈夫，她如何能够不喊，如何能够不追？

她沒有瞧錯，那個熟習的背影正是她的丈夫桂半篙。

「大哥——我終於……找到你了。」

她太激動了，哽咽着幾乎語不成聲。

桂半篙握着她的雙手，他雖是也有一些激動，却能極力的忍耐着。

「妹子！這位是華前輩。」

華前輩是一位四旬上下的婦人，面容雖是有些憔悴，風華仍然不俗。

黃鷹對這面目陌生的華前輩，似乎有一種親切之感，只是叫了一聲「前輩」，眼眶中就有一種濕潤的感覺。

華前輩雍容的一笑道：「街上不是說話之處，咱們找一家客棧住下，再作長談吧。」

桂半篙道：「前輩說的是，妹子，那匹馬是妳的吧？牠跟來了，牽着牠咱們走吧。」

他們落店之後，黃鷹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大哥！你到底跑到那兒去了，人家幾乎急瘋了，看你好像自在得很嘛。」

桂半篙道：「說起來當眞是一言難盡，我最初是被鐵算盤所擄，後來我又去算盤谷找妳，只見到滿地屍體，谷中房屋已燒得片瓦不存，我猜想妳可能會去關外，所以又向關外奔去。」

他原是奔向關外的，但剛剛到達平縣以南的大劉莊，就遇到老朋友了。

他們的確算得是老朋友，當日在雙江口，這位彪形大漢曾經賞了桂半篙一隻酒杯，結果被鐵算盤一脚踩開大門，他乃趁機而逃。

就這樣他才遇到黃鷹，才在他生命歷程上展開了新的一頁。

現在異地重逢，他並不想將對方怎樣，就算他有報復的能力，他也不會。

因爲此人算得是他與黃鷹結合的媒介，如非爲了要逃避此人，他决不會遇到黃鷹。

他想得不錯，可惜別人不是他這麼想法。

「嘿嘿……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小子，今天還有誰來給你撐腰？」

「別這樣，朋友，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一見面就吹鬍子瞪眼的。」

「說得好，拿來。」

「拿……哦，你是說那隻鐵盒子？對不起，被鐵算盤何琛搶去了。」

「你認爲我會相信？」

「我說的是眞話，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你要大爺相信可以，只讓大爺搜搜你的身上再說。」

「朋友，不要欺人太甚，我可不是怕你。」

「哦，這麼說你是深藏不露了，我倒是有點不信。」

巨靈之爪一伸，一把抓了過來。

此人身高力大，內力不弱，這一把抓出，不只是急如閃電，而且掌帶勁風，聲勢驚人已極。

但他如此淩厲的一抓，竟然一把抓空，連邊都沒有摸着一點。

他神色一呆，道：「閣下果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不過池某還要試試。」

此人獨霸武夷，人稱武夷虎池豪，當日在雙江口栽在鐵算盤的手裏，就一直耿耿於懷，現在遇到桂半篙，他怎會輕輕放過。

於是他招式一變，展開一套十分威猛的掌法，每一招都像疾雷撼山，好像存心要將桂半篙傷於掌下似的。

桂半篙以「倒轉陰陽」身法，穿插於池豪拳風掌影之中，一晃十餘招，這位武夷之虎竟對他無可奈何。

其實掌影中的桂半篙並不好受，池豪那沉重的掌風，使他如處驚濤駭浪之中，有一種喘不過氣的感覺。

池豪可能已瞧出了桂半篙的弱點，因而招式加快，勁力加强，招招指向桂半篙的重穴要害。

這當眞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看來不出手是不行了。

於是他一聲清叱，左抓右掌，使出了一招雙式。

他使的是孤烟門的絕學「躡雲手」，在當今武林之中，能够化解這項絕學的高人爲數不多。

池豪自然無力化解，他的右手腕脈被桂半篙一把扣個正着。

他决未想到桂半篙會身負孤烟門的絕學，心神方自一震，肩頭已然挨了一擊。

桂半篙不想傷他，這一掌的力道不强，但他仍被震退三步，左臂酸酸的一時之間只怕抬不起來了。

桂半篙雙拳一抱道：「在下一時收手不及，請朋友多多担待。」

池豪哼了一聲道：「別賣狂，上。」他忽然舉手一揮，十餘名勁裝大漢一起撲了上來。

這般人全都執着兵刃，一上來就刀劍齊施，向桂半篙展開兇悍的搏擊。

習武功，桂半篙只是半路出家，他雖是習得武林絕學，却無法達到高深境界。

再說，他對習武雖然不是深痛惡絕，但提不起半點興趣，因而他雖然是身負驚世之學，却從來不知練習。

這樣，他不只是藝業生疏，也毫無打鬥的經驗，現在面陷十多人兇悍的圍攻，他怎能不亂了手脚！

正當他手忙脚亂，急如壘卵之際，忽然聲到一聲叱喝，接着噗噗連聲，在連續不絕的慘呼之中，十多名彪形大漢，一個接一個摔了出去。

來人能够在刹那之間，一舉擊倒十多名手執兵刃的彪形大漢，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了，池豪在心驚胆裂之餘，那裏還有留下來的勇氣！

找碴的溜了，桂半篙這才吁出一口長氣。

現在他要瞧瞧救他的是那位高人，及定目一瞧，原來是一位年約四旬，風華高雅的青衣婦人。

雙拳一抱，虔敬的施了一禮道：「多謝夫人義伸援手，小生實在感激不盡。」

青衣婦人一怔，說道：「你不是江湖中人？」

桂半篙道：「小生是讀書人，只是跟拙荊習了一點防身之術，咳，其實不習武也許就沒有這些是非了，今天如非碰到夫人，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青衣婦人道：「你說的也許有點道理，但也並不盡然，來，咱們到那邊歇歇，我還有話問你。」

在一個茶棚之中，他們相對坐了下來，青衣婦人向桂半篙深深注視一眼，道：「公子貴姓？」

桂半篙恭敬道：「小生姓桂，草字半篙。」

青衣婦人道：「原來是桂公子，適才聽說你的武功是跟尊夫人學的？」

桂半篙道：「是的。」

青衣婦人道：「桂公子可知道你學的是什麼武功？」

桂半篙道：「知道，是孤烟門的。」

青衣婦人深長的一嘆道：「不錯，倒轉陰陽及躡雲手，都是孤烟門的不傳之秘，你能習得這兩項絕代武學，可見尊夫人必然是孤烟門的傳人了，據老婦所知，孤烟門參加一次政局大變之後，該門遭到澈底的毀滅，除了一個黃孤烟，孤烟門已別無他人了，尊夫人莫非就是黃孤烟的傳人了？」

桂半篙說道：「拙荊的確是姓黃，至於是否爲黃孤烟的傳人，小生就不得而知了。」

青衣婦人忽然雙目暴睜，道：「尊夫人名叫小鶯？」

桂半篙說道：「不，拙荊單名一個鷹字。」

青衣婦人道：「尊夫人現在何處？」

桂半篙道：「小生被鐵算盤所擄，咱

們夫妻因而離散，小生浪跡江湖，正是爲了尋找拙荊。」

青衣婦人略作思忖，忽然長身而起道：「不錯，一定是她，桂公子，你找錯方向了，依老婦猜忖，她必然會去方城。」

桂半篙啊了一聲道：「不錯，我爲什麼沒有想到，她只要向鐵算盤追查，必然可以查出我是被施琅琅帶到方城去了，夫人，小生告辭。」

青衣婦人道：「別急，桂公子，咱們吃一點東西再上路也不爲遲。」

桂半篙一怔道：「夫人是說咱們？」

青衣婦人道：「是的。」

桂半篙道：「爲什麼？」

青衣婦人道：「桂公子很少行走江湖，所以對江湖形勢並不瞭解，據老婦所知，方城一帶所盤據的一個門派，可能是尊夫人的對頭，也可能是老婦的仇家，咱們同仇敵愾，一道走豈不可互相照顧？」

青衣婦人沒有說錯，黑鷹門曾經千方百計的將桂半篙擄去，還想利用他將黃鷹騙來，黑鷹門是他們夫婦的對頭一點也不假，能够與青衣婦人同道而行自然再好不過。

於是他點點頭道：「夫人說的是，哦，小生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

青衣婦人道：「我夫家姓華，你就叫我華夫人吧。」

桂半篙道：「是的，華夫人。」

以上是桂半篙在講述他被擄後的經歷，以及巧遇華夫人的經過。

此等歷盡危難，險死還生的過程是扣人心弦的，但黃鷹却忽然大聲叫了起來。

「她是我娘，大哥，快，快，咱們去找她。」

「咳，妹子，妳在說些甚麼，誰是妳娘？」

「她，華夫人，她就是我娘。」

「妹子，這怎麼可能呢，妳不是姓黃麼？」

不，我姓華，名叫小鶯，姓黃是跟義父姓的。」

「當眞麼？妹子。」

「是眞的……」

咿呀一聲輕响，房門被人推開，一名風華高雅的青衣婦人正當門而立。

她是華夫人，最後「是眞的」三字是她說出來的。

推開房門之後，她沒有再說甚麼，雙目在閃着淚光，却一瞬不瞬的向華小鶯（原名小鷹）瞧着。

原先吵着要找娘的華小鶯站了起來，她的神情雖是十分激動，却站在那兒欲前又止。

這也難怪，她自懂事以來就沒有見過她的父母，雖然義父黃孤烟說明了她的身世，現在要她向一個陌生的女人叫「娘」，仍然有點難於出口。

桂半篙明瞭她的心情，因而鼓勵她道：「過去，妹子，快叫娘。」

華小鶯終於在親情策動之下奔了過去，咽哽着叫了一聲娘，已經泣不成聲了。

母女重逢，骨肉再聚，是一種感人而心酸的場面，旁觀的桂半篙也有一股淒苦的感覺。

良久，華夫人牽着華小鶯坐到床上，道：「鶯兒：這些年妳是怎麼過的？快跟娘說。」

華小鶯道：「義父帶着女兒四處藏匿，也暗中尋訪娘的踪跡，最後他老人家的毒傷日趨嚴重，才在武夷山區一座孤峯上住了下來……」

華夫人黯然道：「妳義父終於離妳而去了，那是什麼時候？」

華小鶯道：「算來已有七個月零三天，當時桂半篙闖到咱們那兒，義父說這是緣份，就將女兒許配給他了，娘，你一向躲在那兒？」

華夫人道：「娘不是躲，是在練功，施公博功力通玄，除了你爹，放眼江湖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華小鶯道：「施公博是誰？」

華夫人道：「就是現任黑鷹門主，也是妳爹的師兄，此人因爲性情殘暴，刻薄寡恩，不是一個領導人材，所以你師祖就將門主之位傳給妳爹了。」

華小鶯道：「原來如此，後來他就蓄意報復，咱們因而落到家破人亡的悲慘境地！」

華夫人一嘆道：「是的，但暴發的焦點，還是本門的黑鷹金刀令。」

華小鶯道：「黑鷹金刀令是甚麼？」

「一面雕着一隻黑鷹，另一面刻着本門至高無上的三招絕學，黑鷹令代表本門無上權威，是由門主執掌的，那三招絕學，自然也只有門主才能够學習了。」

華小鶯道：「施公博向爹要黑鷹金刀令？」

華夫人道：「不錯，他要學習令上的武功，妳爹礙於門規，未允所請，這惡賊竟在妳爹的酒裏暗中下毒，當時正逢妳爹的至友黃孤烟來訪，想不到他因此也遭到池魚之殃。」

華小鶯道：「後來呢？快說嘛！」

華夫人道：「當時妳爹中毒極深，黃孤烟也中了毒，只有娘在餵妳吃奶所以沒有喝那毒酒，施公博見時機已至，立即率領死黨數十人，向咱們攻擊，妳爹立斃十餘人，終因毒傷發作而告不支，娘爲了救妳爹，只好將妳交給黃孤烟一起突圍，咱們雖是逃出來了，但妳爹終告不治，娘也跟黃孤烟在突圍之時失散。」

華小鶯道：「娘爲什麼不找咱們？」

華夫人道：「怎麼沒有，娘安葬妳爹之後，立即到江湖上找你們，但一幌多年，娘不只是找不到你們，幾次差一點就遭到施公博的毒手，娘見尋找你們既已失望，才決心隱居起來苦練那三招絕學，總算妳爹在天之靈默佑，娘已練成了本門的絕世武功，也找到你們了，只是……」

華小鶯道：「只是甚麼？娘。」

華夫人道：「咱們要立刻展開復仇行動，但對方人多勢衆，咱們却只有娘兒三個，這還不要緊，最糟的是妳的夫婿。」

華小鶯道：「這個——咳，他是半路出家嘛，那有什麼法子。」

華夫人道：「半路出家不成問題，問題是你的丈夫不願意習武。」

華小鶯道：「如果他願意學，娘能讓他突破他的極限？」

華夫人道：「當然可以，娘獲得一個歲逾千年的何首烏，經三年歲月，煉成了

大還丹九顆，有此靈藥相助，咱們再幫他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只要再經百日苦練，必然可以叱咤江湖了。」

華小鶯大喜道：「你聽到了沒有？大哥。」

桂半篙苦笑一聲道：「妹子，妳知道我不愛習武，何必強人所難。」

華小鶯面色一整道：「不行，我爹就是你爹，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道理，但是，不想習武就是不孝！」

桂半篙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妹子的口舌竟是這般鋒利，好，我聽妳的，這該行了吧？」

華小鶯嫣然一笑道：「這還差不多，咱們不能等待百日，提前一點行麼？」

華夫人道：「孩子！咱們十幾年都等了，還不能再等百日？」

華小鶯面色一紅，低着頭向自己的肚皮瞥了一眼道：「女兒不是這個意思，因爲……因爲……」

華夫人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有幾個月了？」

華小鶯道：「快三個月了。」

桂半篙雙目大張，瞅着華小鶯的肚皮道：「妹子，妳有喜了？」

華小鶯螓首微頷，顯得嬌羞無比。

華夫人也是萬分高興，經過一陣思忖，立即由懷中取出一隻玉瓶，倒出兩粒異香撲鼻的大還丹道：「你們兩人各吃一粒，鶯兒自己去運功，然後來帮娘替桂半篙打通經脈。」

華小鶯道：「是，娘。」

桂半篙原本具有練武的上乘根骨，再經過靈藥及兩大絕頂高手的帮助，只不過數日之間，已然脫胎換骨，再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當內功增強之後，他只是與華小鶯共同習會了黑鷹門的雷霆三絕斬，一共只花了二十九天，他們就立刻上道。

夫仇父仇是一種錐心蝕骨，片刻難忘的仇恨，他們雖然只有娘兒三個，但這娘兒三個全都是身負絕代武學之人。

既然具有復仇的能力，他們自然不願再等，何況華小鶯身懷有孕，也不宜再等下去。

這天天色剛剛破曉，他們就離開泌陽向方城急趕，在夕陽西下之時就已趕到半朋鎮。

華夫人一馬當先走在頭裏，剛剛到達鎮口，她忽然一勒馬韁，硬生生的將坐騎勒得停了下來。

原來她瞧到了一批人，其中一個正是他們娘兒三個不共戴天的仇人。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雖是隔了十多年，她一眼就已瞧出。

桂半篙也瞧見了，施公博夫婦，施琅琅，以及將他打得半死的任長昇，這般惡人是他做夢都不會忘記的。

還有一個夢寐難忘的小青偏偏沒有瞧到，莫非她遭到了施琅琅的毒手？

如果是這樣，他是決不會放過施琅琅的。

想到這些，他這位讀聖賢書的書呆子，雙目之中竟也射出兩縷殺機。

於是他向華夫人提議道：「娘，咱們不要進去，在鎮外比較容易施展手脚。」

華夫人道：「好，咱們就在這兒等他們。」

他們在鎮外等待，是算定施公博一定會來，因爲他也瞧到華夫人娘兒三個了。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施公博的手下找遍三山五嶽都沒有找到華夫人母女，今天遇到豈能放過！

再說，黑鷹門的黑鷹金刀令必然在華夫人的身上，它是黑鷹門的權威，也是修習雷霆三絕斬的秘寶，無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將它奪取過來。

因此，在一聲哈哈長笑之後，他領先馳向鎮口。

「久違了，弟妹，妳叫愚兄找得好苦呀。」

「哦，是想趕盡殺絕？」

「弟妹誤會了，愚兄只是關心，不忍讓妳孤身一人在江湖上流浪而已。」

「這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了，愚兄幾時騙過妳來了？」

「你既是對我關心，爲什麼暗中下毒，謀害我的丈夫？」

「這個……」

「怎麼，不敢承認？」

「那是他自己找死，怪不得我手辣心黑。」

「哦，什麼理由？」

「我是他的師兄，他却自任門主，這是他找死的理由之一，其次，他習會了本門雷霆三絕斬却不讓我習，像他這麼目無尊長，豈不是咎由自取！」

「姓施的，你如此強詞奪理，不只是欺師滅祖，而且其心可誅，先師就是因你殘暴陰狠，才不將門主之位傳給你，你竟敢毒害門主，還派人天涯海角的追殺咱們母女，今天該你惡貫滿盈，咱們要爲本門清理門戶了。」

「哦，聽說妳在泌陽折服武夷之虎，藝業可能有了一點長進，其實那只是螢火之光罷了，何況雙拳難敵四手，妳必然逃不過失敗的命運，依愚兄相勸，交出本門的金刀令，本門主可以放妳一條生路。」

華夫人冷冷一哼，由懷中取出一只長約四寸，寬有三指的黑色鐵盒，她用手指一按機簧，盒蓋立即應手而開。

施公博目光一亮，口中一聲急嘯，彈身就向華夫人猛撲。

此人的功力的確不凡，這一撲之勢，快得如同閃電一般。

他是想搶奪華夫人手中的黑鷹金刀令，因而彈身出掌，全力撲擊，但見一聲震天巨响，他已倒翻而回，這一來一去，不過指顧之間而已。

莫非他已搶奪得手？

他原以爲會搶奪得手的，可惜未能如願。

當他撲近華夫人身前約莫五尺之際，一股帶着雷鳴之聲的強大暗勁忽然向他當胸撞來。

這股暗勁重如山嶽，勁道之剛烈當得是無與倫比，他雖是身負絕頂功力，仍無法接它下來。

此人老奸巨滑，一見大勢不妙，立即翻身後躍，他雖是見機得早，仍然落地一

個踉蹌，接連噴出兩口血水。

「弟妹！原來妳也習會了雷霆三絕斬了！」

「不錯，老賊，今天是你遭報的日期了。」

華夫人以雷霆三絕斬擊傷了施公博，但她沒有跟踪追擊，她不是心存慈悲，只是有所顧慮而已。

施公博一行十八人，除了他夫婦父女，黑鷹門下還有十五名之多。

華夫人並非畏懼他們人多勢衆，只是顧慮這十五名都是黑鷹門的精英，人材訓練不易，一旦發生混戰，她害怕這十五人不一定能够保全。

自然，這十五人中必然有施公博的死黨，但說不定也有身在魏闕，心存漢室的忠義之士，縱然只有一個她也不願放棄。

於是她高舉金刀令，大聲宣佈道：「金刀所至如同祖師親臨，凡我黑鷹門下，只要尊敬祖師，服從金刀令者既往不究，希望你們立即棄暗投明，協助本座清理門戶，誅除叛賊。」

她語音甫落，只見人影閃動，施公博所帶來的十五名高手，已有十三人奔了過來。

這一意外變化，使得施公博大吃一驚，他雖是連聲叱喝，依然無法阻止這衆叛親離的局勢。

棄暗投明的十三人中，以鐵耙高凡的資歷最老，年紀最高，因而他率領十二高手向華夫人躬身一禮道：「弟子高凡等參見門主，請讓弟子捕殺叛逆，聊補罪愆於萬一。」

華夫人微微一笑，然後面色一整道：「捕殺當面五名叛逆，咱們娘兒三個儘够了，你們散開到四週防守，不得容許一人漏網。」

在一聲暴諾之後，這十三名高手散了開來，剎那之間，就將現場包圍得水洩不通。

華夫人不再遲疑，回頭向桂半篙夫婦說了一聲「殺」，幌身一躍，逕向施公博撲去。

施公博適才已被雷霆三絕斬所傷，傷勢不算太重，但功力却已大不如前，他的老妻自然不能袖手不管，因而夫妻聯手，與華夫人展開一場亡命的搏殺。

華小鶯原是奔向施琅琅的，却被施公博的兩名心腹弟子攔了下來，也形成以一搏兩的場面。

剩下來就只有一個施琅琅了，桂半篙雖是痛恨這個淫賤而又陰狠的女人，却不願與一個女人動手，現在別無選擇，只好向她迎了上去。

想不到此時此地，施琅琅只是皺了一下眉頭，居然風情萬種眉挑目語的拋給桂半篙一記媚眼道：「公子：施琅琅對你不薄，難道你也要對我下手？何況好男不跟女門，你是一個君子，莫非你要欺侮女人不成！」

桂半篙一怔道：「這個……」

施琅琅一嘆道：「就算我爹有什麼不對，與我有什麼相干，公子是讀書人，應該知道罪不及孥的道理。」

桂半篙是一個讀書人，也是一個重視道德的君子，施琅琅如此一說，他不由遲疑起來。

他在遲疑不前，施琅琅可沒有停下她的脚步，當雙方相距約莫四尺之際，一片寒光忽然壓體而來。

好一個陰狠歹毒的女人，她先用言語穩住桂半篙，然後出其不意，以全力揮出一劍。

如若是往日的桂半篙，這一劍他必然無法避過，因而施琅琅在一劍揮出之後得意的笑了起來。

只要傷了桂半篙，然後將他當作人質，無論華夫人母女的武功如何高強，爲了投鼠忌器，他施氏一門就可全身而退了。

她想得很美，計劃也的確高明，可惜她估計錯了一點，今天的桂半篙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但見精芒暴盛，冷焰砭肌，她右臂傳來一陣劇痛，一條人見人愛的粉臂，已齊肩被紅毛寶刀所劈落。

她疼得冷汗交流，却不敢稍作停留，纖足一點，彈身倒竄，連父母也不管了，逕自落荒狂奔而去。

施琅琅逃的够快，但沒有逃過黑鷹門高手的攔截，高凡凌厲的一掌擊中她的胸前，幾乎被擊得開腸破肚，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另外兩處搏殺也沒有太多的躭擱，施公博夫婦無力接下雷霆三絕斬，前後不過五招，就雙雙倒斃。

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還是華小鶯，三截棍左蕩右決，來回只有兩招，地面就擺着兩具屍體。

巨奸既除，叛逆伏誅，華夫人倒不勝唏噓的流下淚水來了，她是在默祝亡夫及至友黃孤烟，告慰他們在天之靈。

此時高凡前來相請，黑鷹門百廢待舉，而且還有一些低級叛徒仍待肅清。

華夫人忍住淚水，吩咐高凡率領十名高手立即馳返黑鷹門，以出其不意的行動，使本門叛徒一網成擒。

這不是一件難事，高凡果然未負所望，他肅清了黑鷹門叛徒，也在地牢救出了小青。於是黑鷹門聲威重振，仍是一個江湖道上舉足輕重的門派。（完）

民族英雄軼事

袁崇煥

秦中客

誓死與城共存亡。

袁崇煥，他的名字叫元素，廣東東莞人，明朝，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派到邵武當知縣。他從小就有大志向，很有胆量，最喜歡談兵學的書，以及軍事上的各種知識，凡是遇着有作戰經驗的軍人，不論是長官或者是士卒，都願和他們談論研究，尤其是對於關外的形勢與乎關內的險要，特別留心。當他在少年的時候，對於山海關內外各地的地形和重要的地方，就已經非常明瞭，所以自以爲是對邊關最明瞭的人才專家。

崇禎年間，王化貞所領導的廣寧兵被打敗以後，朝廷以邊界非常重要，關係着國家的安危，派了袁崇煥駐守在山海關，他接到命令後，就去了山海關，一個人騎着馬，視察關內關外，仔細的考察地形以及各處險要的地方，回朝奏明皇上，他說：「如果給我兵、馬、錢、糧，我就能守住這個重要的地方。」崇禎聽了他的報告，大爲所動，把他升爲僉事，並兼關外軍的指揮，當邊防緊急的時候，他自請五千人去解救寧遠之圍，皇上馬上就批准了。

當他駐守在寧遠時，首先做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修築城防，決定把城牆築高三丈二尺，城厚六尺，地基廣三丈，不到一年，就把城修築成功，這城就成爲關外的重地。崇煥因非常會帶兵，與士兵共甘苦，與老百姓共安危，以致軍民之間，都樂意爲他効力，聽他使用，從此凡是流離失所的難民，以及遠近各地的人民，都跑到寧遠的城裏來，以寧遠城是唯一有保障的地方。

崇煥一生奉公守法，忠於職務，他在天啓四年五月，督導大將王世欽、焦士龍，統領士兵一萬多人巡視廣寧，到北錢祠拜祭，中途經過三山抵達石屯，由海道乘船過三岔河返回。並以此地的地形，策劃駐守，以爲恢復國土的大計，同時，聯絡請求交界孫承宗，調兵分別駐守錦州、松山、杏山、右屯以及大小凌河等地。就這樣照着訂好的計劃，領兵前進，把防地擴張了二百餘里，聲威大振，甚至對遼河以西的失地分別都收復了，而寧遠也就成爲後防了。他的軍隊所走過的地方，老百姓都把食物和水拿出來站在路的兩邊來歡迎他，從此更堅定他決心負担起防衞邊界的責任。

沒有多久，高第繼任了孫承宗的防務工作，形勢便變糟了，因爲高第是一個胆小無能的人，怎會能够担當這樣大的任務？他接任以後，就下令把錦右諸城的守備統統撤退了，把所有的將士都撤到關內去了，崇煥這時便建議他說：「兵法是有進無退的，現在剛剛收復了幾塊失地，怎麼可以輕輕的放棄呢？錦右是個軍事上的重要據點，這裏若失去，關外就沒有保障了。」高第不但不聽，反而更想進一步把寧前二城的守備也撤退。

崇煥非常生氣的說：「我是寧前道的官吏，我有守土的責任，誓死與城共存亡，我是決不離開的。」高第還是不聽，便下令把錦右、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將士和守備工具，統統拆毁，撤退到關內。從此老百姓對他非常的怨恨，軍隊的士氣也非常懈怠低落。

袁崇煥幾年所經營的心血，便這樣毁在高第的手裏，關外的敵人，便乘此時放肆起來。

天啓六年，滿人知道高第是一個怯懦的人，崇煥又不得志，以爲有機可乘了，邊界的事，就這樣緊張起來，滿人便派出十幾萬大軍大舉侵犯，渡過遼河，一直前進到寧遠城。

守備的將士，已經很久沒有作戰，並且一點準備也沒有，見到大軍來到，萬分驚慌。

崇煥召集了將士們訓話，宣佈誓死守城，並刺血書，激發忠義之氣，全軍將士都感動流淚，一致表示効忠國家，願盡力死戰。

這時城內的兵卒只有一萬多人，還不到敵人的十分之一，但是崇煥却是非常鎭靜，一點都不緊張，也不害怕，自己領着士卒在前面奮力殺敵，雖然受傷多次，仍然不肯退下，以此感動三軍，以一當百，奮勇爭先。

敵人氣餒，陣勢大亂，崇煥督導士卒，追趕敵人三十多里，殺得滿兵遍地都是死屍，血流成河，滿兵的主將努爾哈赤遭到這樣慘敗，便憂愁的死了。

崇禎三年，滿軍十幾萬人，再來大舉侵犯，並且以蒙古兵爲先頭部隊，但都怕崇煥之威，不敢正面進攻，便迂迴在喜峯口等地方侵入，京都便受到他的威脅，局勢非常危險。

崇煥得到這個情報以後，便領兵趕到京都，來加强保衞，凡是經過的撫寧、遷安、豐潤、玉田等地方，都構築起工事，步步爲陣，連夜的趕到薊州，嚴陣以待，滿兵並沒有料想到崇煥的部隊，能這樣快的來到，相見之下，都非常害怕驚慌，便想撤退改攻西邊。

崇煥的部隊，非常忠勇，兩天兩夜便能行軍三百多里路，比滿兵早到三天，便抵達京都城廣渠門外，等到滿兵來到，便迎頭衝殺出去，被殺死滿兵無法計算，血戰結果，滿兵的將領阿巴添大敗而逃，清廷的各個貝勒都說：「十五年來，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强敵，現在有這樣的敵人，難道是天意？」

可惜，袁崇煥獨力難支，很難把明朝的滅亡，挽救過來。（完）

新派俠情性格警世故事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典型人物

荒村野馬店

要奪別人之魂，先强本身之魄，如果本身的魄力不够，而想去奪別人之魂，那無異是痴人說夢。

子午奪魂刀，子不見午，午不見子，是以子午奪魂刀的本身，就有堅强的魄力，但要用這把魄力堅銳的刀，當然也要比子午奪魂刀更堅强的人，這個人是誰？子午刀赫連强。

馬蹄聲中揚起了烟塵，衝向了一座小鎮，小鎮上炊烟縷縷，該夕陽西下的時候了，鎮上的人，都在忙着他們這一天最後的一餐飯；祇有一個地方是例外，那就是靠在鎮東首的一家小酒店：野馬店。

鄉村的人，大半不懂禮法，他們的飲酒聊天的方式，就如一匹脫韁的野馬，所以這家小酒店起名叫野馬店，野馬店可並未給自己準備晚餐，它是專門爲來往行旅們準備晚餐。

那匹馬，眞的如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到店門口才停了下來，店家亦巳笑臉相迎，說：「客官，你是落店的，還是打尖的？」

那人翻身下馬，將馬韁交給店家道：「休息一下再決定行麼？」

未等店家答話，却大步走入店中，店中的七八張桌子，四週皆坐滿了人，祇有當中的一張桌子還空着，那人四平八馬的居中而坐，四週，立時响起了一遍議論之聲。

有人說：「沒有錯！是他。」

龍虎風雲會

也有人說：「這個人我未見過，到底是與不是，我也不敢確定。」

那人是個四十歲上下的漢子，有一股粗悍的氣質，那張又紅又黑的臉上，平展着兩道濃眉，黑色的勁裝，背上還斜背着一把刀，刀鞘很闊，也很長，刀柄上還繫着兩塊紅綠相間的綢布。此時他向四週回顧了一眼，才發覺到四面桌子上坐的，可全是橫眉豎眼，身帶兵刄的武林中人物，他乾咳一聲說：「店家！兩斤二鍋頭，一斤鹵牛肉。」

小二忙着替他送上了酒來，四週的十數個武林人物，全用眼睛瞪着他。也看得他好不自在，他想：「這些人，可是全橫眉豎鼻的，沒有一個善類。」他心底也响起了一聲冷哼。

那表示什麼，沒有人知道，此時店外又响起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顯然這個人也是個粗魯的漢子，而且還是練外家功夫的，果然不錯，那漢子進來了，十數個武林人物，一齊站了起來。

那漢子道：「點子來了麼？」

十數個人的眼神，齊向中間一張桌子上看，那漢子一聲怪笑，向中間的桌子上走去，他說：「朋友，打擾了。」

黑衣人冷冷的說道：「有話請坐下來說。」

那漢子冷聲道：「在下是飛天鷂子齊白太。」

黑衣人道：「原來是太行山青龍寨的

寨主爺，當眞是久仰得很。」

齊白太又道：「你呢？你的姓名？」

黑衣人道：「在下從不帶着自己的姓名行淌江湖的。」

齊白太一愕之間，旋又一聲怪笑道：「你雖然不肯說，但我們也知道，你可是子午奪魂刀赫連强。」

未容那黑衣人答話，四週的十數個人立時叫了起來說：「不錯，就是他。」

黑衣人大口飲了一杯酒，然後又冷冷的道：「你跟赫連强有仇？」

「沒有……」

「有怨？」

「也沒有。」

「那你找他做什麼？」

齊白太一聲怪笑說：「本寨主祇是仰慕他的大名，是以想一瞻風采。」

黑衣人突然笑了起來說：「你們是見不着他的。」

齊白太道：「爲什麼？」

黑衣人說道：「因爲赫連强也許跟我一樣，他從不帶着自己的姓名，行道江湖的。」

齊白太冷笑道：「那可眞巧得很啊！你們倒眞的很有緣了。」

黑衣人道：「這倒也不錯，至少我們是很有緣的。」

齊白太哈哈大笑道：「既是有緣，當應同道，今兒你就先上路吧。」左手一擧，那十數個武林人物，立時將黑衣人包圍起來。

黑衣人並未因他們突然的擧動，而感到離奇，拿起酒杯又喝一口，旋又夾了一塊牛肉放入嘴中，嚼得津津有味。

齊白太說道：「你倒眞的很沉得住氣呀。」

黑衣人一笑道：「至少在你們來意未說明之前，我是不會隨便動手的。」

齊白太道：「如果我們先動手呢，你要不要還手？」

黑衣人道：「當然要啊，因爲那是爲了自衞。」

齊白太道：「那就好，祇要你肯還手，我就可以殺了你。」

他反手抽出背上的刀，這把刀的構造很特別，刀身不但很短，而且還很寬，乍看起來倒有些像斬瓜切菜的刀。

黑衣人瓢了一眼，說道：「這是虎頭刀？」

齊白太道：「不錯！這把虎頭刀下，至少有成千上萬的寃魂，而這些寃魂中，有年輕力壯的鏢師，有青年美貌的女子，也有家財百萬的富翁，更有一些自命爲英雄俠士的人物。」

黑衣人冷冷的道：「這些人都跟你有仇麼？」

齊白太道：「沒有仇，那些青年力壯的鏢師，是因爲在我刦鏢的時候被殺的，那些青年美貌的女子，是因爲她們不肯從我，或者是被我玩厭了被殺的，那些百萬富翁，當然是在我打家刦舍的時候被殺的，那些自命英雄俠士的人物，當然是因爲他們多管閒事才被殺的。」

黑衣人道：「你的殺氣很重，看來你是個典型的强盜頭子。」

齊白太發出一聲粗笑道：「你說得沒錯，我的確是個典型的强盜頭子，而且我的殺氣的確也很重，你怕麼？」

黑衣人搖搖頭，他說：「行道江湖，頭總是提在手中的，有什麼好怕，只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定要殺赫連强？」

齊白太道：「這還不簡單，那是因爲他管的閒事太多了。」

黑衣人道：「他是個典型的俠義之士，老天爺付予他的使命就是除暴安良，他不找你們這些强盜的痳煩，還能找誰的痳煩。」

齊白太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我才要殺了他。」

黑衣人道：「俠士與强盜本來就是水火難容，你想殺他，這也是必然之事。」

齊白太道：「你知道就好，現在我可要動手了。」

黑衣人又吃了一杯酒，他說：「你一定要殺赫連强？」

「不錯！」

「你也一定要殺我？」

「也不錯！」

語聲一了，光芒乍現，四週飛起了紅色的血花，提着刀的齊白太，竟然是身首異處，而黑衣人仍在吃着酒，吃着牛肉，這酒菜中雖巳沾了很多的鮮血，他竟然連血一起吃下去，而絲毫未皺眉頭，那種氣概，那種胆識，的確是令人敬佩。

四週的人，見盜首一死，竟然齊用兵刄向那黑衣人身上招呼，這些人雖然是武功不高，但在江湖上，也可以列爲二流高手之林，是以用十多件兵刄，發出全身的功力，而作致命的一擊，這種威勢，也是駭人聽聞的。

那黑衣人竟然不慌不忙，就在十多件兵刄接觸到身體的刹那之間，也未見身形如何作勢，但見光華乍現之下，猶如驚虹一閃，那十數個人巳經身首異處的倒了下去。

那小酒店中流了遍地都是血，血剛流出來的時候，總是很鮮艷，但時間久了，都會凝固起來，這就像一個女人，由青年、中年，到老年，一朶鮮花終於枯萎而到死亡。

黑衣人，仍在冷冷的站着，手中的刀早巳入鞘，可是刀上沾的血，並未抹去，他這把刀，也不知沾了多少血腥殺了多少人，當然，他殺的可不是好人，因爲他這把刀從來不殺好人，他殺的可全是壞人，他沒有慈悲的心腸，祇要是壞人，他從不輕易放過，這就是他的個性，也是他的責任。劊奸除暴，去惡安良，這也是個典型的人物，子午奪魂刀，赫連强。一個典型的豪俠之士。

× × ×

一座森森的林子，圍繞着一座古刹，林中巳經很暗了，古刹裏也亮起了燈火，燈光從門窗中射出，成了一條條的光影，照進了林子裏，也照亮了局部的地面，這個時候，正是酉末戌初，廟院中响了鐘聲，想是巳經在做晚課了，一陣陣喃喃的頌經的聲音，從廟院中隨着空氣的流動，而傳了出來。

這是一座佛寺，叫菩提禪院，大殿之上正高燒一對巨燭，有十多個年齡不同的僧人，由一個年長的老和尚在領導着誦經

拜佛。

雖然是已經很晚了，可是廟門並沒有關閉，因爲也許這地方，根本就很少有人來，當然這個廟，離開那野馬店並不太遠，只是不靠通衢大道，所以除非有人專程來到這廟中來，否則是不會有人來的。

那羣僧人在朗誦金剛經，當他們誦到，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壽者相……時，忽聞得哈哈一聲嬌笑，有人嗲聲嗲氣的道：「喲！既是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壽者相，你們這些臭和尚又爲什麼要着相呀！」

那聲音好甜！好美！好動人，可惜那些和尚，猶如未聽到的一般，誦經的聲音反而更大了，也更清澈了。

他們當然知道寺中已經來了人，而且這個人就在大殿上，不但來了人，而且來的還是一個女人，不但是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很年輕很漂亮的女人，可是他們爲什麼不理不睬的呢！

因爲這裏是一座清靜莊嚴的佛寺，而不是一座强盜窩，如果是一座强盜窩的話，怕已將這個小姐老早就給圍起來了，也給撕爛了。

那女子大約二十上下的年紀，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不但是很端正，而且很俏皮，尤其是那一雙迷人的眼睛，如兩池春波蕩漾的水，能淹死人，也能迷死人，能坑死人，也能媚死人，那一身桃紅色衣裙，薄薄的，透着全身的魅力。

她又嬌笑一聲道：「佛門講空，唯空才可以容物，你們的心中連我一個小女子也容不下，還談什麼空？學什麼佛？」

此際剛好一節金剛經誦完後，那爲首的僧人突然一轉身，雙目注定那女子，面色微微一變，說：「阿彌陀佛，難道女施主也懂禪音？」

那女子柳腰微擺，丁香半露的微笑道：「小女子似懂非懂，大師是否有意指點迷津？」

僧人道：「學佛重緣，有緣得度，姑娘既於夜晚入寺，總算有緣，老衲怎可絕人善路。」

那女子道：「謝謝大師，佛門重空，而空相對者必以色，敢問大師，這色空二字如何解釋？」

僧人道：「佛門雖重於空，但亦不汰於色，重空者非爲有空，重色者非爲眞色，是以云空者，乃我佛門中方便法旨。」

那女子又道：「那麼到底什麼才叫做眞空眞色呢？」

僧人道：「眞空不空，眞色不色，不空不色，乃佛門最終法旨。」

那女子道：「到此境界，尙有魔道之分否？」

僧人搖頭道：「妙高峯頂凝孤標，到此境界，那魔道皆屬於下乘了。」

那女子又哈哈的嬌笑起來，說道：「以大師目下境界而言，已經到了何種程度了？」

僧人道：「貧僧無聲無臭，不聞不問，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也沒想過別人。」

那女子又道：「若果泰山崩於前，美色當於前，大水泛於前，凶兵架於前，大師又如何自處？」

僧人微微一愕，雙目中射出兩道慈光，面對那女子道：「心無一物存自己，萬化爐中我獨無。」

那女子道：「聽大師語氣，確已到了人我俱泯的境界，但是不是能內外如一，絲毫不爽，小女子的確有些懷疑。」

僧人道：「女施主的意思？」

那女子道：「小女子曾習得一技，欲以此技相試於大師之前，若果大師眞能爲之不動，小女子願洗盡鉛華革盡前非，相隨大師於青燈古佛之傍，若果大師難脫此厄，也祇怪大師習佛未深，火候未足，而不能怪怨於小女子才是。」

僧人眉頭一皺道：「女施主一定要試麼？」

那女子道：「當然，我尙有一次機會給予大師，觀大師氣閒神定，英華內歛，必然是一個練過武功的人。」

僧人道：「老衲是練過幾年武功，但那些祇是爲了强身而已。」

那女子道：「大師不但是練過武功，而且練的是內家上乘心法，據小女子觀察，最少也有五十年以上的火候了。」

僧人道：「女施主法眼獨照，使老衲無可遁形。」

那女子道：「不但大師練的是上乘心法，就是大師座下這十數名弟子，也是一個個藝業非凡。」

僧人道：「女施主如此說法，老衲亦無可否認。」

那女子道：「尙未請教大師法號？」

僧人說道：「老衲法名了塵，女施主是……」

那女子哈哈嬌笑起來說：「原來是四十年享譽武林的了塵大師，那當眞是失敬了，小女子俗姓西門，單名一個水字。」

了塵大師面色驟然一變，西門水外號叫桃花媚仙散，無論佛道或武林中人，武功再高明，也難逃過她的色關，看情形今晚是有備而來的了，忙道：「果然是久仰得很，女施主今晚來到敝寺，絕不是無緣無故而來的了。」

「不錯。」

「女施主曾說給貧僧一次機會，那不知是一次怎樣的機會？」

西門水道：「大師是練武之人，小女子所給予大師的機會，當然也離不開一個武字，是以我極願與大師印證一下武功，十招之內，如果我無法勝大師，此舉就作罷論，如果我不幸勝了大師，那大師就得接受小女子的攷驗。」

了塵大師一嘆道：「看來我們想要逃避今日之刦，就必須要在武功上爭一勝負了。」

西門水嫣然一笑道：「不錯。」她這雖然是淺淺的一笑，却含了萬種風情，如果定力不好的人，就僅僅這一笑，也會被她迷去了三魂七魄。

了塵大師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如此說來，女施主就請出手吧。」

西門水道．「大師小心了。」

這一掌出得太過突然，也太過古怪，舉手之間，竟然輕飄飄的打出，不但是輕飄飄的打出，而且出掌連一點聲息都沒有，奇的還不在這裏，而是打出的那隻手，那隻如玉而有神韻的手，五指舒展之間，還顯露出紅紅的指甲，而且食指上還戴着一枚非石非玉的指環，本來如果是在武功

較差的人，對招之間，也絕難看得如此清楚，原因是了塵大師不但是武功高，而且定力也很强，所以能看得詳詳細細。

了塵大師當對方柔弱無力的一掌揚起之時，很想以內力硬接她一掌，但當掌力離身尙有數寸之時，突然感覺到那柔弱無力的掌風之中，含有一股纏綿柔軟的力量，使他的心神直蕩，不由大吃一驚，一飄身讓了開去，說：「妳這是什麼掌？」

西門水嫣然一笑道：「這叫做纏綿掌，以柔破剛的一種掌法，你如果眞能做到一切空相的時候，這種掌法對你也就無可奈何了。」語聲剛了，第二掌也已隨之打出。

了塵大師心知這種掌法，無法與之硬拚，因此也祇有閃避的份兒，一個武林中人與人過招，祇有避閃而無力還手，那是處於挨打的地位，其中形勢就可想而知了，是以不到八招，右臂已被對方的指風掃着，不痛不癢，而內在的筋脈，竟然有些抽縮的現象，他猛地退出三尺開外，嘆了口氣道：「女施主住手，老衲認輸了。」

此時本來在一傍觀戰的，了塵大師的十數個弟子，全是面色一變。

西門水一笑道：「你能接住了我八招，已經是很不錯了，歷年來我的手下，沒有超過五招紀錄的。」

了塵大師說道：「但老衲終歸是失敗了。」

西門水道：「你敗不是敗在功力不够，而是敗在你無法尅制纏綿掌的情況之下，若果你早知有今天，將學佛的智慧，專放在研究破除纏綿掌法之上，那你也就不會失敗了。」

了塵大師道：「防患於未然，雖然是世人所宗，但却非佛門的本旨。」

西門水道：「不錯！所以你今日之敗，也可以說不是敗在武功上面，而是敗在學佛的上面。」

了塵大師嘆道：「絮果蘭因，絲毫不爽，此事不說也罷，現在老衲與十數名弟子極願接受女施主所施的一次考驗。」

西門水媚眼一飛道：「很好，如果你們能經得起這一次考驗，我仍然會追隨大師，長伴青燈古佛之傍。」

了塵大師說道：「如果闖不過這一關呢？」

西門水說道：「如果闖不過這一關，那就證明你們這些佛門子弟，也是一些空喊口號的假道學之士，留下來也會誤人子弟！」

了塵大師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如眞的闖不過去，老衲及衆弟子十數人性命，任女施主處置便是。」

西門水咯咯嬌笑起來說：「諸位小心了。」她雙臂一展，酥胸高聳，緩緩的在大殿上走動起來，每行一步，必然如狂風擺柳，波浪搖舟，那種姿態，眞說得上是風情萬種，儀態千般，看得人眼花心亂，看得人心蕩神馳，看得人神魂顚倒，難以自持。

了塵大師祇是在簾目合十，心神內守，而他十數個弟子，也都是在合十垂閉，口中默誦着阿彌陀佛，聲聲相接，永無休止。

西門水一笑道：「從前有一位僧人雲遊到瑞士，看到瑞士的山水，嚇得連眼睛都閉了起來，在摸黑走路。」

衆僧人並未敢答話。

西門水又笑，道：「你們知道爲了什麼，因爲瑞士的山水太漂亮了，他如果睜開眼睛，必然會被那美麗的山水所迷，而神不守舍，所以他祇有閉上眼睛，這樣才可以使精神不致散亂。」

了塵大師心神一震但他仍不敢答話。

西門水又道：「不過像這樣定心攝神的方法，小女子不敢苟同，因爲這祇是逃避現實，而不是佛門中的眞空佛旨，因爲這種定力是經不起考驗的。」

了塵大師及十數弟子，身形不由地一震。

西門水道：「一個眞正經得起考驗的定力，就是在耳聞諸聲，眼見諸色，口嘗諸味，身觸諸相的情形之下，而不繫於聲，不繫於色，不繫於味，不繫於相，這才是佛門最高的空旨，太上如來的定相。」

了塵大師嘆了一口氣，放下雙手，睜開雙眼，道：「想不到老衲學佛數十年的境界，竟不如女施主的區區數語。」

他這一睜開眼來，其他的十數個僧人，也同時睜開眼來。

西門水一笑道：「瞧啊，這才是面對色相而行空法的一種眞如實性啊！」

說完她即翩然起舞，而這一次的舞與上次慢步，迥然不同，因爲上一次的慢步，她尙身着衣衫，而這一次的起舞，竟然將她全身上下的衣眼，脫得一絲不剩，那是趁衆僧人閉着眼睛的時候才脫去的，有人說，如果一個女人，果眞的將上上下下的衣眼都脫光了，那便會感到索然無味，但她這種女人不同，因爲她有一身很好的皮膚，不但是其白如玉，而眞是其活如珠，在你的感覺裏，西門水那一身如水流的膚質，的確可以將你淹死。

她不但是那一身皮膚，更有靈活如蛇的四肢，手足的蜷曲舒展之間，活活的是像在抓人的三魂七魄，更何況她輕體旋轉起伏俯仰之間，那一股如夢幻一般的妙相，時隱時顯，隱時如蘭生幽谷，顯時似菊現懸崖，引起人强烈的尋幽探勝之心。

了塵大師及十數個弟子，起初時尙可尅制，時間一久，竟然心旌搖搖，把持不住。

西門水那如水柔的聲音甜笑道：「聞佛門中有個喜歡禪一說，不知道你會也不會。」

了塵大師低首合十朗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西門水又笑道：「色本空相，空本色相，色空相因，互不相違，若果你們一味的逃避，其不也違了佛門正旨麼？」

語聲一了，立時有兩個定力較差的僧人，向她撲去。

西門水的嬌軀應形而倒，浪笑道：「瞧啊，這才是自在無碍的大手筆呢。」

這倆個僧人一動，其餘的人，連了塵大師大內，也一起撲了上去，那情形眞是有如餓虎擒羊的一般，一座清靜莊嚴的大殿之上，立時響起了斷紅零雨之聲，這樣足足維持了一個時辰之久，了塵大師與他十數個多年清修苦練的弟子，全都癱瘓在佛殿之上。

西門水面色肅穆，穿起了自己的水紅色衣裙，才道：「謝謝你們又助了我一甲子功力，祇是你們這些窩囊廢留下來也沒有多大的用處了，不過在你們死前，我仍要告訴你們，眞正的佛法，是不就於空，不住於色。」素手揮處，竟然用她的指風，點了衆人的死穴。

桃花媚仙散，並非是了塵大師等定力不够，而是她用了桃花媚仙散，此散是藥物配成，細如粉末，專門迷惑人的心性，她可以在言談之間，將此散發出，而人不知覺。

這個女魔頭，她既如此的精通佛理，又爲什麼要造寃孽，不走正途，這也是一個典型人物，一個典型的蕩婦淫娃。

× × ×

這個小鎭雖然不大出名，但這個小鎭附近的典型人物也實在不少，除去那子午奪魂刀赫連强，桃花媚仙散西門水而外，又出了個典型人物，這個人是不男不女，亦陰亦陽的人物，年紀並不太大，最多也不過二十歲出頭，頭上已落了冠，在古禮上來說，男人到了二十出頭，表示其已經成人，就可以落冠，照理說他應該是個男人才是，可是他却偏偏喜歡穿一條長裙，裙擺直拖到地面，而上衣却穿着一件布扣迴環的黑色勁裝，黑衣紅裙，上男下女，你說他是個男人呢？還是個女人。

他有兩道劍眉，尾端斜飛入鬢，他有一雙虎目，神光閃爍含威，可是他却偏偏的喜歡擦脂抹粉，全身弄得香噴噴的，不但是如此，他說話的時候，也喜歡嗲聲嗲氣的，但有時候殺起人來，却比猛虎還要兇，像他這種人你說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他有着男人的豪氣，也有着女人的魅力，他有着丈夫的氣度，也有着婦女的小心眼，在他的心目中，沒有正邪之分，他認爲對的他就做，他認爲不對的他就不做，你說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有人說：不男不女的是個人妖，不男不女也就是亦男亦女，亦男亦女也是個人妖。

天色剛剛亮的時候，小鎭上很多人家尚未開門，路上滑滑的，因爲天空還在下着雨，雖然雨下得不大，落在人的身上，却有一些陰寒的感覺，大概現在是初秋的時節了，樹葉子已經開始一片一片的向下落。天空也比以前高得多，大得多……。

有一羣人，約有三十多個，强圍着一個年輕的女子，在盡量的汚辱，盡情的調戲。

那女子大約在十七八歲，蛋子臉的小臉蛋兒，生得蠻可人的，穿一身粗布衣裙，手中還提着一個竹籃子，不知道她怎地走了霉運，遇到了這批殺星，這些人，可全有橫眉豎眼的，手中還拿着刀槍棍棒，兇霸霸的，那女子的面色却被嚇白了。

其中一人粗聲笑道：「老大，他媽的，昨夜生意雖然沒有做成，能遇到這個標緻的娘們，帶回到山上去給你做一個押寨夫人，可也不虛此行。」

被稱爲老大的那個人，張開一嘴黃牙大笑道：「老四，你他媽的可別提昨晚上的事，那又眞他媽糟透了。嘻嘻，這女人，你給我帶着吧。」

被稱爲老四的將胸口一拍說：「你放心，這件事情就包給我辦了，準沒錯。」

他伸開蒲扇般的手掌，絲毫不客氣的向那女子抓去，那女子被嚇得回頭就跑，口中還大叫着救命。

那個老四邪笑着說：「妳他媽的別叫啦，隨我們回山去少不了妳的好處，也許到時候妳心中一樂，請妳下山妳也不下山啦。」

那女子怒罵一聲：「放屁，你不會將你娘帶上山去做押寨夫人麼？」

此語一出，羣賊頓時大笑起來。

那個老四被笑得滿臉發燒，竟然老羞成怒，罵道：「臭丫頭片子，請妳上轎妳不上轎，難道還要我們抬妳上轎不成。」跟着一個虎步竄了上去，一掌向那女子的右肩抓下。

不管怎麼說，這個人既是當了幾天强盜，多少也練過幾天功夫，若果這一掌眞的抓下，不獨那女子無法逃去，可能連右肩頭也會受傷，就在這一髮千鈞的當兒，突然從斜刺裏竄過一條人影，伸手一格，那個老四抓出去的手也跟着斷了，彎下了腰大聲呼痛。

這條人影來得太快了，快得使人無法看清，當看清楚的時候，原來是一個三十上下青衫中年人，雖然是赤手空拳，但却有一股凌人的氣勢。

那個被稱爲老大的强盜頭子，却大步走了出來，向那中年人一聲虎吼說：「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你是想架這個樑子嗎？」

中年人冷冷的道：「不錯！」

那個老大道：「你想架樑子也不妨，總得先打聽打聽，你知道我們是誰麼？」

中年搖搖頭道：「不知道。」

那個老大又道：「我們是梁山上下來的，我叫血虎魏通，那個被你打傷的叫賽天罡卜英，梁山上的好漢，我想你一定聽說過。」

中年人點頭說道：「不錯，我是聽說過。」

魏通道：「那你現在還要不要架這個樑子？」

中年人道：「要！」

魏通大怒罵道：「你他媽眞的要找死，老子今日就成全你，」「呼！」地一聲，刀已出手，直向那中年人的左腰砍去，這可是說打就打，出刀的方式也很快，那女子驚叫一聲，跑出了好幾丈遠。

中年人却不閃不動，就在刀鋒近腰尙有數寸左右，突然身形貼着刀身向前急轉，右手一伸，已奪過了那把刀。

魏通愕住了，他既能佔山爲王，而且還當了一寨之主，在武功的造詣方面，多少也應該有點名堂，那知出手之間，竟然一招而失刀，所以他愕住了，他想不到對面這個中年人，竟然有如此高强的功力，但他也僅在一愕之間，旋又一聲大喝：「你們還站着幹什麼，給我上啊，務必要活劈了這小子。」

三十多個綠林响馬，梁山好漢，連那個受傷的老四賽天罡卜英也在內，一齊抽出兵刄，向那中年人身上招呼，三十多件兵刄，大小不同，其威力也相當之大，可是當他們兵刄攻出之時，那中年人已經不見了，也不知他是怎麼避開的，也就在他

們一愕之間，那中年人已在他們包圍圈外朗聲一笑說：「就憑你們這幾手三脚貓的功夫，也想找我麻煩，我要不是看在上天好生的份上，這適才一下子！已全要了你們的命。」

卜英怒哼一聲道：「你做夢！」

他當然也知道這中年人的武功很高，但他是仗着人多，自古道能狠不及衆犬，所以他仍是很兇。

中年人道：「如果按照你們平日殺人放火的行爲，殺之並不足惜，但我方才說過，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你們能從今日起，一齊改過向善，我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卜英又怒喝了一聲：「今日誰放誰，尙在未可知數呢。」

中年人嘆道：「看樣子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好吧，那我就成全你們。」

賽天罡卜英大喝一聲：「上啊，不殺此人，誓不罷手。」

三十多人又一齊攻了上去，但見刀光劍影，縱橫交錯。

中年人的身形，在劍光人影之中，反覆穿梭，三十多件的兵刄，在一件一件的向半空中飛，三十多個强盜在一個一個的向地面上倒，也不過半刻的工夫，那些人都已死光了，場中祇剩下那强盜頭子血虎魏通。

中年人向他看了一眼道：「你現在死心了麼？」

魏通冷哼一聲：「不死心！」

中年人道：「你還要這位姑娘做你的押寨夫人？」

魏通道：「至少你已經殺了我那麼多的兄弟，我要爲他們報仇。」

中年人嘆道：「我本來是想放你一條生路的，可惜你却偏偏要找死。」

魏通在地面上又拾起了一柄刀，這柄刀雖然沒有他原來的那柄刀好，但也算是一柄兵刄，他冷冷的說：「你應該知道，我這血虎之名，得來非易。」

中年人道：「我知道，至少也證明你已經殺了不少人。」

魏通道：「你當然也知道我殺的都是武林中人。」

「知道！」

「一個殺了那樣多武林中人的人，他的功夫一定也不弱。」

「這一點我也知道。」

「所以適才你不過以障眼法兒勝了我一招，如果眞的打起來，我未必就不是你的敵手。」

中年人笑了起來說：「你錯了，那不是障眼法，而是一種奇妙的武功。」

魏通突然大喝一聲：「老子就不信你這一套，你接着了。」

揮起一刀向中年人當頭劈去。

血虎魏通在刀上的功夫，當然也有很深的造詣，可惜他找錯了對象，是以這一招剛出，也斷送了他自己的一條性命，因爲那中年人不但在瞬息之間，奪下了他的刀，也趁機打出一掌，這一掌只打得他鮮血狂噴，倒向地面。

魏通露着驚奇的眼光，看着那中年人說：「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中年人說道：「你聽說過鬼步劉一明麼？」

魏通道：「你……你就是鬼步劉一明，那……那我死而無憾了！」中氣一斷，人已死去。

此時躱在一傍的鄉村女子，才敢走出來說：「這位俠士，謝謝你救了我。」

鬼步劉一明道：「現在沒有事了，你可以回去了。」

那女子未及回答，已有人一聲柔笑道：「好偉大的場面。」

劉一明循聲看去，見對面已多了一個人，這人約二十多歲，上身穿一了黑色勁裝，下身却緊着一條紅色的長裙，低擺直拖到地面，生得劍眉虎目，臉上還塗着胭脂，他說話的聲音更嗲，看他的面目，明明是個男人，却偏偏有一股女人的魅力。

劉一明道：「看到了你，倒使我想起一個人來。」

那人嗲聲道：「你想起了什麼人？」

劉一明道：「江湖上有一位不男不女的高手，人稱爲陰陽分化奪紀玉嬌，大概就是你了。」

那人豪笑起來說：「看來你這鬼步劉一明，並不是一個沒有眼光的人。」

劉一明道：「不知你今日到此，有何見教？」

紀玉嬌面色一寒道：「你爲什麼要殺了他們？」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梁山上的强盜。」

「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

「他們在做什麼事？」

「他們要强搶這位姑娘上山去做押寨夫人。」

紀玉嬌這一次却咯咯的嬌笑起來，他說：「這也沒有錯啊，一個女人總是要有人搶的，若果一個人都不搶，那麼這個女人不是一輩子也嫁不出去了麼？」

劉一明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但搶的方式很多，比如說請媒說合，或自己追求，何必一定要用强呢？」

紀玉嬌道：「他們本來就是强盜，强盜所需的一切，都是用强硬的手段搶的，所以他們這樣做，也沒有錯。」

劉一明有些啼笑皆非，這算是什麼理由，因爲强盜並不是一個正當的職業，也許這就是紀玉嬌特性，他認爲是對的，也就是對的。

劉一明道：「你打算怎麼樣？」

紀玉嬌道：「你能殺了他們，當然我也就能殺了你。」玉手一揮，已多了一件兵刄。這件兵刄長約三尺，頭分兩叉。

劉一明道：「這件兵刄，大概就是你賴以成名的陰陽分化奪了！」

紀玉嬌一聲豪笑道：「不錯，這件兵刄，頭分兩叉，一陰一陽，可以奪人之兵刄，當然也可以奪人之性命。」

鬼步聽得微微一楞，旋又笑道：「這陰陽分化奪固然可以奪人之性命，但不知能不能奪我鬼步劉一明之性命？」

紀玉嬌道：「當然可以。」

劉一明道：「我鬼步成名不易，這十年生命可全是從刀劍隙縫中鑽出來的。」

紀玉嬌點點頭說：「我知道。」

「所以憑你那陰陽分化奪，未必能勝得了我的鬼步。」

「那你就試試了。」

眼前人影飄忽，紀玉嬌的兵刃已經出手，紀玉嬌殺人，從來未出過三招，任何一個武功再高的人，至少在他所遇到的高手之中，的確是這樣子的，可是這一次却很例外，因為他連出了七八招，仍然未能佔到一絲上風。

紀玉嬌突然停手不攻，他冷冷的說：「難怪你很狂，你的確是有兩下子。」

劉一明笑說：「好說！好說。」

紀玉嬌道：「但你也別得意得太早，凡是我想殺的人，我一定會想辦法將他殺掉。」

劉一明說道：「我也並沒有打算逃走啊！」

「不錯，你是沒有打算逃走，那是因為你自持我殺不了你。」

「不錯，你的確沒有這種能耐。」

「但是你忘了，我尚有一套很厲害的奪法。」

「不知那是一套什麼樣子的奪法？」

「這套奪法的名子很古怪，它叫做生死奪。」

「你是說，可以奪人之生，也可以奪人之死？」

「不錯，若果我展開了這套奪法，你可能走不出三十招，一定會死。」

劉一明笑了，他說：「我實在有些不相信，你可以用你的生死奪了。」

陰陽分化奪迴展之間，立時化出一片奪影，將劉一明困在該處。

劉一明既有鬼步之稱，很顯然他在步法上面，確有些獨到之處，此時他雖然無法還手，但依仗他的步伐，那陰陽分化奪也很難進他身邊，塲中祇見奪影與人影迴旋，瞬息之間，已經五六十個照面。

那站在一傍的鄉村少女，對劉一明起了一種關切之念，當然，別人是將她從虎口中救出來，她不能不感恩圖報，這亦是人之常情啊，是以她雙手合十，跪在地面，不住的在哀禱着上蒼保佑。

劉一明身形恍惚之間，朗聲笑道：「你不是說我走不出三十招麼，如今五十多個照面啦，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紀玉嬌突然哈哈的嬌笑起來，他說：「我這套生死奪，共有一百零八招，前五十四招是生奪，後五十四招才是死奪，如今生奪已經演完，死奪已經開始，若果你再能逃過我五十四招死奪，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紀玉嬌不男不女，有時縱聲豪笑，有時咯咯嬌笑，他那管咽喉，似乎有着雙重設備似的。

劉一明果然感到壓力大增，因為死奪一開始，大有排山倒海之勢，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劉一明的鬼步雖然是玄幻不測，但在紀玉嬌的死奪之下，却顯得處處受制，但他仍在免力施為，因為他知道，在紀玉嬌的口中，從來是沒有第二句話可以說的，他唯一的生路，就是能避過這五十四招死奪。

從死奪開始，雙方的動作都很快，瞬息之間又過了三十招，劉一明已經是混身大汗，氣息也急促起來。

紀玉嬌一聲豪笑道：「看情形你已經難走出十招了。」

劉一明此時正處於緊張的關頭，是以不敢分心，當然更不敢開口講話。

紀玉嬌又道：「在我的生死奪下，沒有三招之人，你今天竟能走了九十多招，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劉一明仍是不敢開聲。

紀玉嬌道：「第九十八招，九十九招，一百招。」

劉一明的脚步，在盡力的閃避，看他那遊走的狀況，好像是雙脚都畫圈圈，一圈套一圈，一圈連一圈，圈圈不斷，大有生生不息之機。

紀玉嬌又數道：「一百零一招，一百零二招，一百零三招，一百零四招。」

劉一明更是全神貫注，因為他知道，這生死奪法祇有一百零八招，祇要再避閃過四招，便可以天下太平。

紀玉嬌又叫：「一百零五招，一百零六招，一百零七招，一百零八招。」

剛數到一百零八招時，劉一明心中一喜，這一喜不打緊，却分了他的神，高手對招，間不容髮，他這一分神之間，紀玉嬌手中的陰陽分化奪，已莫明其妙的插進了他的胸口。

劉一明的氣尚未斷，心中好後悔，為什麼剛才會得意忘形呢？闖蕩江湖十餘年，竟然連一點定力都沒有。

紀玉嬌嘆道：「我眞替你可惜，如果你不是得意忘形，一定會打破我之紀錄，在我的手底下第一個闖出的活人。」右手一拔，那陰陽分化奪已經隨手取出，劉一明却倒了下去，他死得太寃，可眞有些死不瞑目。

那鄉村女子突然站了起來，跑到劉一明屍體的傍邊，伸手在他的臉上打了兩下，發出了兩聲清响。

紀玉嬌道：「你恨他？」

那女子點點頭說：「我是很恨他。」

紀玉嬌道：「他將你從强盜手中救出來，你還要恨他？」

那鄉村女子說道：「我恨他有兩點理由。」

「噢，你說說看。」

「第一點，自從他將我從强盜手中救出來，我已下定決心這一輩子都跟着他，無論是在桌上吃飯，或者是上床睡覺，我都要與他在一起，如今他却丢下我不顧了，所以我要恨他。」

「那第二點呢？」

「這生死奪的第一百零八招他明明可以讓過，可是他却偏偏會死在你的奪下，我怎能不恨。」

「如此說來，你還是很愛他的，是不走。」

「當然！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為什麼不愛他。」

「他死了你也很傷心是不是？」

「不錯！」

「你也感到很孤單是不是？」

「也不錯。」

紀玉嬌又咯咯嬌笑起來，笑了一陣突然又縱聲豪笑起來，他這個不陰不陽的人，竟然連笑聲也分出半陰半陽來，他說：「你如果眞的想跟他在一起，我仍然可以成全你。」

右手長奪一起，已插進她的前胸。

那女子吃驚的看了他最後一眼，她說：「我的確是很想死，但想不到我却死在一個人妖的手中。」

紀玉嬌不以為忤，他又笑了起來，他以為他自己本來就是一個人妖，所以不管別人怎麼說法，他也不會生氣了。

那女子又吃力的道：「我叫珠兒，是露珠的珠，姓徐，希望你能做一件好事，將我們葬在一起。」

徐珠兒斷氣了，紀玉嬌眞的在地面上挖了一個坑。將他們倆人埋在一起，還找了一塊石板，運功指書「俠士劉一明，村女徐珠兒之墓」。

他做完了這件事之後，又豪笑起來，他殺了徐珠兒，在他以為是成全了她，可是他却未想到因此而多死了一個人，他殺了劉一明，在他以為是替那批梁山的强盜報了仇，可是他却未想到那批殺人放火的强盜，早就應該死了。

他就是這麼個人，他認為是對的，那就永遠是對的，他認為是不對的，那誰也別去說服他。

紀玉嬌，這個不陰不陽，不男不女，是非不分的紀玉嬌，他生就的就是這種典型的人物。

× × ×

風也止了，雨也停了，這個小鎮上，已快近中午時分，原來赫連强吃酒的那家小酒店，野馬店，店中十多具屍體已被打掃得乾乾淨淨，而且又開了門，滿屋的血腥味，已被風兒吹散，店家特地重新粉刷了一次，是以比以前更漂亮了。

店中的客人，已經逐漸在增加了，七八張桌子，至少已經有一半以上已被坐滿，看來這家野馬酒店的生意還不壞，此時店門外噹！地一聲，有人叫道：「那一位走了惡運，讓貧道算上一算，百試百驗，不靈分文不取。」

店門外走進一個中年道士，頭戴太極帽，身穿八卦袍，左手竹桿挑着一塊白布，上書「專算霉運」四個狂草太字，右手提着報君知。

這個道士的長像很滑稽，瞇着兩眼，還蓄三羊鬍子，尤其是那張嘴吧，尖尖的，活像是沙丁魚的嘴。這個道士一進了門，便有人叫道：「這位道爺，請給在下算上一算。」

叫他的人，是一個五十開外黑袍人，黃黃的臉，長像很冷酷。

那道士走了過去，噹地一聲，又敲了一下報君知，笑笑說：「這位爺，你要算什麼運？」

黑袍人道：「既找你算命，當然是要算好運。」

道士道：「這張招牌上寫的清清楚楚，我是專門算霉運，不算好運，除非你倒了霉，否則的話不要找貧道算命。」

黑袍人冷冷的道：「如果在下一定要你算呢？」

道士道：「如果你一定要貧道來算，那麼你眼下便有殺身之禍。」

黑袍人冷笑道：「聽你的語氣不像是個算命的。」

道士道：「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也可以，隨便你怎麼說都可以。」

黑袍人霍然站了起來，說：「你今日若不替我算命，可能你眼下就有殺身之禍了。」

中年道士朗聲一笑道：「若果你一定要算，貧道就給你算上一算，你今天流年不利，印堂發暗，明年今日，可能就是你的忌辰了。」

右手報君知一推，小銅鎚直點對方的太陽穴，這一手出得太快。

黑袍人急將頭兒一偏，已閃了開去，同時反手急抓中年道士的肩頭。

中年道士急向後一退，左手竹桿連那塊白布，一齊打向黑袍人的頭頂，白布帆帶起的風聲，竟連將桌上的杯盤，扇得飛了起來，又摔向地面，發出了嘩啦啦的响聲。

由此可見那中年道士的功力的確很驚人，更由此可見，他不是個混跡江湖的算命卜卦之人，他之所以如此，那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行藏。

黑袍人身形一偏，右足在木椅上微微一挑，那張木椅竟然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中年道士飛去。

迫得中年道士矮身避過，那張木椅竟然由他的頭上飛出去好遠，摔在另一張桌子之上。

那張桌子上，也正有一個人在吃着酒，但見他用竹筷子輕輕一挑，那張木椅又向回路上飛，而且去勢比來勢更急，由此可見他那一挑之力，至少也有數十年的武功火候。

這張木椅不但飛了回去，竟然不偏不倚的向那黑袍人當頭打下。

黑袍人雙手猛力向上一托，將那張木椅擊得粉碎，木屑向四下飛舞，然後落在四週的桌子上，將別人桌上的酒菜，弄得髒髒的，店中的食客，見狀一哄而散，這野馬店的客人，瞬息之間又跑光了，祇剩下一個客人，仍在斟酒獨飲，這個客人，也就是用竹筷將木椅挑回去的那個客人，這個人穿一身土色長衫，一臉落腮鬍子，不但形象威猛，而且擧止上也現得非常沉穩。

黑袍人怒道：「臭道士，眞想不到，你竟然還有同伴。」

中年道士一笑道：「你錯了，那不是我的同伴。」

黑袍人道：「既不是你的同伴，那他又為什麼要幫助你？」

中年道士又笑道，「這叫做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將木椅打到別人的桌子上，別人當然也要回敬你一下。」

黑袍人冷冷一哼道，「就算他是你的同伴我也不怕，你到底給不給我算命。」

「！算當然算！」

「你終於屈服了？」

「屈服了，我是說屈服在一個死人的面前。」

「你說什麼？」

「我已經替你算過命，你馬上就要死了，而且死相很難看。」

黑袍人將桌子一拍，當頭就是一拳，拳風初露之時，已發出一陣呼呼之聲，由此可見這個黑袍人的內力修為相當之高。

中年道士此時不再還手，他好像已經算準了必然會有人出面制住此人，是以只

是向傍邊一閃，那知他身形未定，那黑袍人的左手拳已擊到了他的腰際。

中年道士想不到這黑袍人動作如此之快，急將身形一仰，貼地翻了出去，足有七尺多遠，才停下身形，道：「我想起來了，你是子母神拳郝天罡。」

黑袍人郝天罡道：「總算你有點見識，現在你再說說看，到底是誰快死了？」

中年道士又是一笑道：「你！」

郝天罡大叫一聲，雙拳齊出，向中年道士的全身三十六大穴封去，但見他雙拳伸縮之間，猛如狂風暴雨的一般，那種聲勢，當眞是赫人聽聞。

中年道士身形時又立暴退了丈餘，此時已退到那穿土黃衣服的中年人身邊，因此黑袍人子母神拳郝天罡所打出的拳風，直吹向土衣中年人的桌子上，將桌子的杯盤震得嘩嘩的作响。

土衣人突然右手一揮，那郝天罡巳哇哇大叫起來，原來他這一揮之間，手中那兩支竹筷，剛好插上了郝天罡的兩個拳頭，而且那竹筷，竟然穿拳而過，由此可見那土衣人的功力之高，出手之快。

郝天罡吃驚的連退了三步，雙手的血在向下流，他驚慄的說：「你！你是什麼人？」

土衣人冷冷的道：「知我名者必死，你要知道麼？」

郝天罡道：「我雖然打不過你，但我總可以逃掉，問題是在逃掉之後。」

土衣人道：「逃掉之後又怎樣？」

郝天罡道：「我在江湖上闖出了子母神拳這個名頭，是完全靠這雙手。」

土衣人道：「不錯。」

郝天罡又說道：「所以你傷手之仇，我不能不報，因此，我必須要知道你的名字。」

土衣人道：「你自信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後，就能逃得出去？」

郝天罡說道：「不錯，我的確有此自信。」

土衣人道：「假若萬一你逃不出去，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郝天罡道：「果眞如此，那我也只有認了。」

土衣人大笑起來，說：「你的確很有豪氣，冲着你這份豪氣，我就給你留個全屍。」

郝天罡道：「你現在可以報你的名字了。」

土衣人哈哈笑說：「刁劍平。」

郝天罡吃了一驚說：「多情萬仞鈎刁劍平？」

土衣人道：「不錯！」

語聲剛了，鈎光暴起，藍藍的手鈎，巳鈎入了對方的小腹。

郝天罡面色大變，他向那中年道士說了一句話：「你算的命很準，我的確要死了。」

刁劍平一收手鈎，他巳經倒了下去。

刁劍平的手鈎很短，充其量也不過一尺長短，鈎光藍藍的，好像是用上好的鋼製成，他收回了手鈎，向那中年道士道：「你大概就是聞名江湖的霉運神算馮太虛吧。」

中年道士哈哈一笑道：「刁大俠畢竟是眼光見識皆高人一等，居然還認得出貧道。」

刁劍平道：「別叫我刁大俠，我祇是個多情種子！」

霉運神算馮太虛道：「不錯，你是多情萬仞鈎啊……」

刁劍平說道：「我們本來是無怨無仇的？」

馮太虛道：「當然，我們今兒是第一次見面，怎麼會有仇？」

刁劍平又說道：「我本來是不想殺你的。」

馮太虛道：「既無怨仇，你當然沒有理由要殺我。」

刁劍平道：「可是，我現在又想殺你了。」

馮太虛一愕道：「爲什麼？」

刁劍平道：「因爲你與郝天罡倆個人擾了我的酒興。」

馮太虛面色一變，尚未來得及轉念，鈎光巳起，也同樣的鈎進了馮太虛的小腹中。

馮太虛嘆道：「可惜我祇會算別人的霉運，却不會算自己的霉運。」

刁劍平的手鈎一收，他也隨之倒了下去。

此際店門外有人嬌笑道：「喲！幹嘛又要殺人呀，這種血淋淋的場面，令人看了有多噁心。」

走進個二十上下的女子來，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端正，但却有一雙迷人的眼睛，如兩池蕩漾着的春水，能迷死人，也能淹死人，能媚死人，也能坑死人。

一身桃紅色的衣裙，薄薄的，透着全身的魅力。

刁劍平從來不笑的面孔，此時忽地笑起來，他說：「小娘子，請坐。」

那女子：道「你討厭男人，却喜歡女人，眞不愧爲多情萬仞鈎之名。」

刁劍平道：「我本來就是這一種典型的人物，任何一個女人讓我見着了，我都很喜歡。」

那女子道：「我呢？」

刁劍平道：「當然，桃花媚仙散西門水，這是一個很標緻而又很美很浪的女人，誰看到了不喜歡，那才是怪人。」

那女子哈哈笑了起來，說：「原來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刁劍平道：「妳既然能認出我來，當然我也能認出妳來了。」

西門水滿身都是水，這片水巳經滿到了刁劍平的身邊，那種無獨有偶的魅力，巳經將刁劍平整個包了起來。

刁劍平將酒杯送到她的面前，笑一笑說：「吃杯酒吧！」

西門水將酒杯接過，高高舉起，然後又摔向地面。發出砰！地一聲大响，將那隻酒杯摔得粉碎。

刁劍平搖頭苦笑一下。

西門水道：「你不生氣？」

「不生氣！」

「如果是個男人摔破了你的杯子，你會怎麼辦？」

「我會殺了他！」

「因爲摔破杯子的是女人，所以你就

不生氣了，也不會殺人了。」

「不錯。」

西門水咯咯的嬌笑起來，說：「你的確是個多情的種子。」

多情萬仞鈎，多情兩字應該是專對女人用的，而萬仞鈎這個名字，應該是專對男人用的，萬仞鈎，鈎出如萬仞千山，使人無可躱避，刁劍平，這又是一個很典型的人物。

此際門外又有人一聲嬌笑說：「如果遇到我呢，我是個不男不女的人，你是用多情來對待我呢，還是用萬仞鈎來對待我呢。」

進來的人，上身是黑色勁裝，下身却穿着一條可以掃地的大紅裙子。

來人竟然是陰陽幻化奪紀玉嬌，他雖然生得劍眉虎目，却喜歡抹脂擦粉。

刁劍平冷冷的道：「如果遇到了妳，我就用萬仞鈎鈎去你的上半身，將下半身留下來。」

紀玉嬌道：「爲什麼？」

刁劍平道：「因爲你上半身是男裝，下半身是女裝啊！」

桃花媚仙散西門水聽得又哈哈嬌笑起來。

紀玉嬌嘆道：「眞想不到，你這個人竟將男女的界限分得那麼清楚。」

此時門外有人叫道：「當然，他如果不將男女的界限分得那麼清楚，又怎麼能叫多情萬仞鈎呢？」

來人是個四十上下的漢子，有一股粗悍之氣，那張又紅又黑的臉上，平展着兩道濃眉，身穿黑色勁裝，肩上還插着一把刀，刀鞘很寬，也很長，刀柄上還繫着兩條紅綠相間的綢布，他臉上漾溢一着股正氣。

來人竟然是子午奪魂刀赫連强。

×　×　×

眞想不到，這四個有名的典型人物，竟然會在這小小的野馬店中碰上面，這可眞算得上是龍虎風雲際會啊。

桃花媚仙散西門水笑聲，如鈴之美，如水之柔，她說：「眞想不到，堂堂的江湖俠士，武林名家，一向自以爲正氣凜然的子午奪魂刀赫連强，竟然也會跑到這小鎭上的小酒店中來。」

赫連强道：「怎麼，這地方有什麼不對麼？」

西門水嬌笑道：「當然不會有什麼不對，我祇是說，像你這樣威名赫赫的大人物，怎麼會到這種小地方來？」

赫連强冷冷的道：「在座的諸位都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怎麼會也到這種小地方來？」

多情萬仞鈎刁劍平道：「我與你不同啊。我是屬耗子的，專門喜歡到處鑽，但你却不是。」

赫連强道：「我知道你是屬耗子的，但你鑽來鑽去，無非是想向女人的褲襠裏鑽，而我却不是。」

刁劍平道：「那你是什麼？」

赫連强道：「我是仗着正義之刀，行道江湖，通衢大邑，荒村小鎭，我都得到，因此，這間野馬小酒店，當然也不能例外了。」

陰陽分化奪紀玉嬌一笑道：「你這一次來到這野馬店，是路過此地，還是專程而來。」

赫連强道：「是經過又怎樣？專程又怎樣？」

紀玉嬌道：「假如是路過此地，我們四人能在這小地方碰面，總算是緣份，我們得好好的慶祝一番。」

赫連强說道：「假如是專程來此又怎樣？」

紀玉嬌道：「假如是專程來此，那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辦，你赫大俠所辦的事情，當然都是轟轟烈烈的大事，應當說出來我們一飽耳福。」

赫連强道：「我是來找一個人。」

紀玉嬌道：「找誰？」

赫連强道：「找你！」

紀玉嬌一愣，旋即哈哈嬌笑起來說：「眞想不到，子午奪魂刀赫大俠竟然會找上了我，說說看，有什麼事？」

赫連强道：「我祇是要想問你兩件事情。」

紀玉嬌道：「請說！」

赫連强道：「第一件事情，我是問你陰陽分化的時間。」

紀玉嬌道：「你是在問我的兵刄，還是在問我的人。」

赫連强冷冷的說道：「當然是問你人了。」

紀玉嬌又嬌笑起來說：「我是上半月陰，下半月陽，以月色的晦朔絃望爲主，目下十五剛過，所以我現在屬陰，如果赫大俠有興趣，現在正是時候。」

赫連强冷冷一笑道：「如果我赫連强眞的有興趣的話，也得找一個千嬌百媚，溫柔體貼的眞女子，也絕不會是你。」

桃花媚仙散西門水柔聲笑了起來說：「是啊！就算赫大俠也對女人有興趣，還有西門水在場，怎麼會輪到你這不陰不陽的半個女人。」

紀玉嬌毫不生氣的向她看了一眼，旋又向赫連强道：「不知道赫大俠那第二件事情又是什麼？」

赫連强道：「上個月的初六，月色正當上絃之時，你又在什麼地方？」

紀玉嬌道：「浪跡江湖，遊踪萬里。誰能將自己的行程，記得那麼淸楚？」

赫連强怒哼一聲道：「你別忘了，凡是在我面前撒謊的人，都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紀玉嬌一笑道：「我知道，但你也得讓我想一想。」

他搔首弄姿，故作嬌態，那種情形，比起女人來，可眞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半响才道：「我想起來，那個時候正在太湖邊上的一個漁人家中，那位漁家女生得很漂亮。」

赫連强冷冷的說道：「所以你就對她有了染指之心，結果她不服從，你就殺了她？」

紀玉嬌突然輕輕一聲嘆息道：「那個時候正當我陽盛之時，而她偏偏又以貞節烈女自居，所以事難兩全啊。」

赫連强雙眉一挑道：「你知道那女子叫什麼名字麼？」

紀玉嬌搖搖頭笑着說：「不知道。」

這個人妖，他殺了一個人好像是理所

當然的事情，態度仍然是那樣輕鬆。

赫連强道：「那女子叫赫連婉兒，他的父親叫赫連不畏。」

紀玉嬌道：「眞想不到，原來那男子與赫連大俠竟然是同宗。」

赫連强兩眼圓睜，又道：「那赫連不畏祇生下一子一女，女的就是赫連婉兒，他還有一個兒子。」

紀玉嬌問道：「誰？」

赫連强道：「他兒子就是赫連强！」

紀玉嬌聽得面色大變，說：「那赫連婉兒竟然是你的妹妹？」

赫連强說道：「不錯，現在你該怎麼說？」

紀玉嬌嘆道：「如果我早知道她是你的妹子，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赫連强道：「可是你已經做了。」

紀玉嬌道：「你我都是武林中人物，江湖恩怨手底結，有本領你就上吧！」

赫連强忽地振聲豪笑起來說：「你雖然也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但並不在我赫連强的眼裏，今日如果不是爲了替妹子報仇，爲了替江湖除害，我可眞不願意汚了我的寶刀。」

嗖！地一聲，刀已出鞘，那子午奪魂刀，光芒四射，他又說了一聲：「你小心了。」語聲才出，那紀玉嬌已搶先發動了陰陽分化奪，已遞到了赫連强的胸口。

赫連强冷笑一聲，但見刀芒閃處，紀玉嬌的那柄陰陽分化奪，已被奪魂刀削爲兩截。

紀玉嬌大吃一驚，向後退了兩步，身形已貼近了牆邊，脚下差一點踩到了子母神拳郝天罡的死體。

赫連强道：「你這柄陰陽分化奪，已經不知奪去了多少人的性命，今日被削斷了，也是理所該遭。」

紀玉嬌嘆道：「你說得沒錯，看樣子我今日也該限應遭報了。」

赫連强道：「你想我會放過你麼？」

紀玉嬌道：「你當然不會放過我，但我目前雖然沒有兵刄，仍可與你一戰。」

赫連强冷冷的道：「你當然也不會束手就死，現在我仍然是讓你先攻。」

紀玉嬌一聲嬌叱，雙掌急起，和身向赫連强的前胸撞去，她這是拚老命的打法，赫連强竟然不閃不讓，右手蓄刀不發，左手一掌推出，立時發出嘭！地一聲大响，將紀玉嬌的身形，打得撞在牆壁之上，將牆壁也撞了一個洞，紀玉嬌的身形，竟然穿洞而出，射出一丈開外，才落在地面之上，他那紅裙碎了，腑臟也碎了，連一聲也未哼出來。

赫連强這一掌，不知用了多大的力量，他鬆了一口氣才道：「這才叫做自作自受。」

西門水嬌笑道：「不錯，這道道地地的是自作自受。」

赫連强道：「我看妳也自作自受。」

西門水道：「我惹了赫大俠？」

赫連强道：「妳總應該記得菩提禪院的了塵大師，以及他的十多個弟子的性命吧？」

西門水面色一變道：「原來你也知道這一件事情，怎麼？難道那和尙也與你有關係？」

赫連强點頭道：「有關係。」

「什麼關係？」

「那位了塵大師，在未出家之前，是赫連某人的舅父。」

西門水的面色也變了，她嘆了一口氣道：「眞想不到，爲什麼我們殺的人都會與你有關係呢？」

赫連强道：「若果與我沒有關係，又有誰能制得了你們呢？」

西門水咯咯嬌笑起來說：「你倒眞是很有自信，可是你別兇了，我桃花媚仙散在江湖上也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

赫連强冷冷的道：「適才死去的陰陽分化奪，在江湖上也不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如果妳想憑那點迷藥來媚我，那妳就完全想錯了。」

西門水嘆道：「你這人的確是條硬漢，比起多情萬仞鈎來，那又眞要難侍候得多了。」

赫連强道：「那是因爲他太多情的緣故。」

西門水道：「可是你呢，你爲什麼不多情？」

赫連强道：「因爲我不想被女人所迷，所以我不多情。」

西門水道：「多情自古空餘恨，你這話也沒有說錯，但人天生就是個多情種子，你之所以不多情的原因，並非表示你無情，而是你將自己的情壓制住了。」

赫連强道：「何以見得？」

西門水道：「打個比喻，就拿你爹來說吧，他如果不多情，怎麼會喜歡你媽媽，既不喜歡你媽媽，又如何會生出你來，天下人人皆有子女，可見天下人人皆有情，但你却偏偏將情壓制住了。」

赫連强道：「這也沒有錯啊。」

西門水道：「不但錯了，而且大錯而特錯，你知道情是不能壓制的，用意壓情猶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是以你雖然暫時能把情壓制住，但情仍然存在着，一但有一天你無法壓制的時候，你的情就會如黃河泛濫一般，一發不可收拾。」

赫連强道：「妳說得雖然有點道理，但至少目前我不會爲妳所迷。」

西門水道：「那也不見得，像了塵大師高深的道行，仍然無法避開這一關。」

赫連强冷笑道：「那並不是因爲了塵大師道行不够，而是因爲妳用了迷藥！」

西門水道：「不錯，就算是我用了迷藥，難道你就不怕迷藥了？」

赫連强道：「如果妳不信，妳就盡管試試看。」

桃花媚仙散西門水突然哈哈嬌笑起來，那笑聲猶如桃花江上泛起的波浪，一波連一波，一波接一波，層層不絕。

赫連强祇是神色不動的看着她，看着她笑得全身的肌肉在跳動，猶如花枝亂抖，這樣整整一刻工夫，那西門水忽然停止了笑聲。

赫連强道：「妳怎麼不笑了？」

西門水道：「你眞的不怕迷藥？」

赫連强道：「如果我怕迷藥，適才不是已經被妳迷住了？」

西門水道：「不錯，適才我的確是用了迷藥，也的確未能將你迷住。」

赫連强道：「所以說妳的迷藥也祇能

迷別人，但却不能迷我。」

西門水嬌笑道：「我現在所要用的一種，將使你淫心大發，甘心拜在我的石榴裙下。」

赫連强連連發出兩聲冷笑道：「妳說得倒是很好聽，我在等着了。」

西門水哈哈嬌笑起來，蓮步輕移，漫然起舞，看她那美妙的嬌軀，猶如狂風中的一片荷葉，俯仰之間，散播着萬般的媚態。

這時巳近傍晚，這野馬店中，巳經亮起了燈火，暗淡的燈光，更現着神秘的色彩，尤其是這店中尙躺着三具屍體，更在神秘中帶了幾分恐怖。

刁劍平從開始到現在，一直在冷眼旁觀，自顧自的在吃冷酒，店中的食客當然是老早給這種場面嚇得屁滾尿流的跑了，但最奇怪的還是店家，前天他對店中死了十多個人，好像漠不關心的一樣，半夜將屍體拉出去埋了，第二天一早粉刷，第三天的中午又開了店，現在店中又死了三人，而且說不定還有人死，他仍然是若無其事的還在爲刁劍平添酒加菜。

西門水的舞，愈來愈現得神妙，她那體形如花之嬌，如水之柔，更奇的是她那一身衣衫，也隨着她的舞步，在一件一件的減少，一直到全身上下找不到一絲布縷爲止，那如雪似玉的皮膚，在暗淡的燈光下，更現得嬌媚動人！

赫連强一直在靜靜的看着，並未有絲毫表示，但刁劍手却忍不住了，他冷冷的說：「西門水爲你而舞，難道你是塊石頭麼？」

赫連强道：「差不多。」

刁劍平道：「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去冷落她，難道你眞的無情？」

赫連强道：「你眞不愧有多情萬仞鈎之名，你如眞的喜歡她，那你就上吧。」

刁劍平一笑道：「你以爲我不敢。」放下酒杯，立時向西門水撲去。

西門水正舞得意亂情迷的時候，也不管他是誰上來，立時與來人纏在一起，刹那間地泛波湧，室湧雲烟，斷紅零雨之聲，與那暗淡的燈光，相映成趣。半晌之後，那西門水突然起立說：「我本來想殺的不是你，可是你却偏偏要找死。」原來她起立的瞬間，巳舒指點了刁劍平的死穴。

赫連强道：「因爲他太多情，所以他才會死在你的手中，假如他不多情，憑他萬仞鈎之名，你也殺不了他。不過這樣也好，妳總算替郝天罡與馮太虛報了仇。」

西門水道：「你並非無情，你的情不過是給你用意壓住了，我現在要將你的情種挖出來。」

赫連强道：「我並未要離開這裏，我還要等着殺妳呢。」

西門水道：「好！你瞧！」她脚下一滑，又開始舞了起來，這一次的舞，比起上一次，更要嫵媚動人，俯仰之間，現出萬般妙相，說得上是高峯聳赤，穴滴白泉，丁顆含露，眼泛春波，就是柳下惠再世，確也難擋此一刻。

赫連强一直保持得很冷靜，也一直目不轉睛的在看着她，任她是春江潮水泛淫浪，他却絲毫不爲所動。

西門水舞了一陣，忽然停了下來說：「我可眞把你沒有辦法。」

赫連强道：「妳舞完了？」

西門水道：「舞完了。」

赫連强道：「妳不但是表露了無比的媚態，還用了不少種迷藥。」

西門水道：「不錯！」

赫連强道：「結果妳却失敗了。」

西門水道：「我承認敗了，你的情種壓得太緊，我無法將它挖出來。」

赫連强道：「妳既然承認敗了，現在輪到我來報仇了。」刀光乍現之下，西門水巳雙手捧腹急退，她說：「你比你死去的那個舅舅要强多了。」突然雙手一分，人巳倒了下去，胸腹間現出一條很深的刀痕，那是子午奪魂刀割的。

此時店中巳躺下五具屍體，店家却笑嘻嘻的走了出來說：「這兩天小店的生意不惡，昨天死了一羣典型的强盜，今天又死了一個典型的江湖術士，一個典型的多情種子，一個典型的蕩婦嬌娃，一個典型的陰陽人妖。」

這個店家大約在五十上下的年紀，蓄着八字鬍，兩隻眼珠黑多白少。

赫連强道：「你呢？你是個典型的殺人刦財，開黑店的老闆。」

那店家笑道：「赫連大俠眞會開玩笑，你看我這樣子，不要說是殺人，恐怕連殺一隻鴨子，我的手都會發抖。」

赫連强笑道：「你眞會掩飾，我問你，昨天那十多具屍體到什麼地方去了？」

店家說：「埋了。」

赫連强道：「恐怕是在你的地下室中吧，適才刁劍平吃的一盤炒豬心，是不是人心炒的？」

店家此時才面色大變的說道：「赫連大俠饒命，這些人可不是我殺的，是赫連大俠自已殺的。」

赫連强道：「不錯，這兩天死了二十多條人命，祇有三條人命不是我殺的，但你開了七八年的黑店，也不知道有多少好人死在你的手中了。」

店家嘆道：「原來赫連大俠對我的底細，打探得那麼淸楚。」

赫連强道：「當然，你應該明白我是個典型的俠義之士，你張小三遇到了我，那也該是你走了霉運了。」

原來這野馬店的店主叫張小三，江湖中人送他一個綽號野馬。野馬本不易馴服的，張小三除去了自私自利而外，任何人也別想他服你，他更有一個古怪的個性，那就是除開銀子而外，是六親不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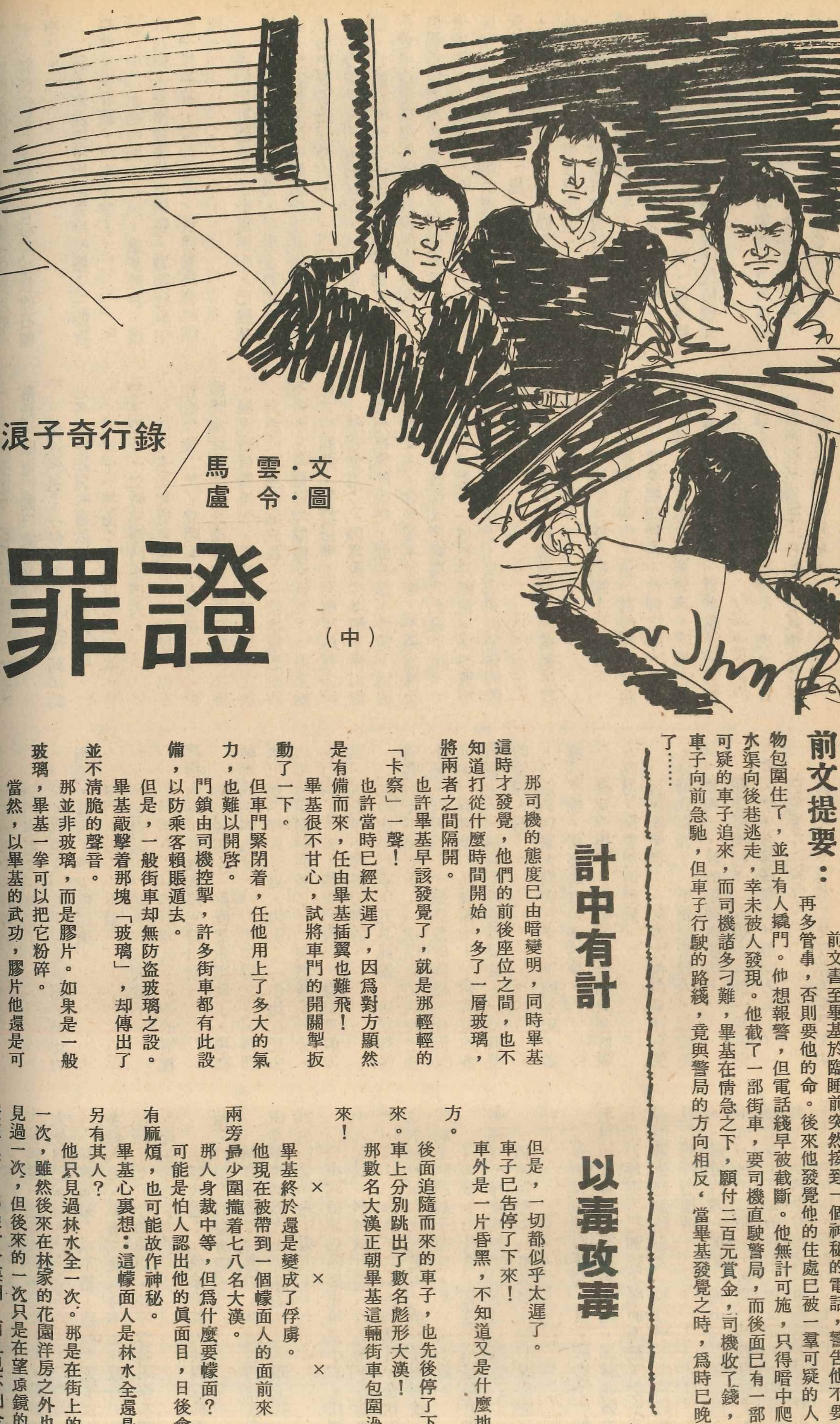
野馬張小三長嘆一聲道：「遇到了你赫連强，那當然是我張小三走霉運了！」

赫連强道：「事到如今你不認命也不行了。」

張小三右手向腰間一拔，拔出了一柄七首，尙未來得及動手出招，那赫連强的子午刀奪魂刀巳刺進了他的胸膛，張小三雙眼瞪得比銅鈴還大，他似乎不太相信他竟然死得這樣快。

赫連强刀一拔起，張小三也隨之倒了下去，張小三完了，這間野馬店也完了，而今祇剩下一個典型的俠土，他擦乾了刀上的血，大步的走出了野馬店，走出了小鎭，走向原野，走向天涯……。

（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罪證（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畢基於臨睡前突然接到一個神秘的電話，警告他不要再多管事，否則要他的命。後來他發覺他的住處已被一羣可疑的人物包圍住了，並且有人撬門。他想報警，但電話綫早被截斷。他無計可施，只得暗中爬水渠向後巷逃走，幸未被人發現。他截了一部街車，要司機直駛警局，而後面已有一部可疑的車子追來，而司機諸多刁難，畢基在情急之下，願付二百元賞金，司機收了錢，車子向前急馳，但車子行駛的路綫，竟與警局的方向相反，當畢基發覺之時，爲時已晚了……

計中有計

那司機的態度已由暗變明，同時畢基這時才發覺，他們的前後座位之間，也不知道打從什麼時間開始，多了一層玻璃，將兩者之間隔開。

也許畢基早該發覺了，就是那輕輕的「卡察」一聲！

也許當時已經太遲了，因爲對方顯然是有備而來，任由畢基插翼也難飛！

畢基很不甘心，試將車門的開關掣扳動了一下。

但車門緊閉着，任他用上了多大的氣力，也難以開啓。

門鎖由司機控掣，許多街車都有此設備，以防乘客賴賬遁去。

但是，一般街車却無防盜玻璃之設。

畢基敲擊着那塊「玻璃」，却傳出了並不清脆的聲音。

那並非玻璃，而是膠片。如果是一般玻璃，畢基一拳可以把它粉碎。

當然，以畢基的武功，膠片他還是可以將它擊毀的。

以毒攻毒

但是，一切都似乎太遲了。

車子已告停了下來！

車外是一片昏黑，不知道又是什麼地方。

後面追隨而來的車子，也先後停了下來。車上分別跳出了數名彪形大漢！

那數名大漢正朝畢基這輛街車包圍過來！

× × ×

畢基終於還是變成了俘虜。

他現在被帶到一個蠔面人的面前來，兩旁鼎少圍攏着七八名大漢。

那人身裁中等，但爲什麼要蠔面？可能是怕人認出他的眞面目，日後會有痲煩，也可能故作神秘。

畢基心裏想：這蠔面人是林水全還是另有其人？

他只見過林水全一次。那是在街上的一次，雖然後來在林家的花園洋房之外也見過一次，但後來的一次只是在望遠鏡的瞭望之下，印象十分模糊，而且見不到全

身。

可是在街上的一次却給畢基留下較深刻的印象。憑那印象，畢基覺得眼前這蠔面人與林水全的身裁差不多。

畢基被人由街車帶進來之前，曾經搜過身；但他身上除了鈔票之外，幾乎一無所有。

他身上的鈔票並未被人拿走。對方的目的只是要看看他有沒有携帶武器。

現在他終於聽到那蠔面人說話了。

「你就是姓畢的？」蠔面人的眼睛盯實畢基。

畢基點點頭。

蠔面人又問：「聽說你很喜歡理閒事，是嗎？」

「可能是的。但我覺得，這已經不是閒事了。」畢基道，「如果閣下那豪華住所也被人爆竊，如果閣下的汽車也被人從車房偸去，你以爲是閒事嗎？」

「我自然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也想跟你算一算舊賬，人家總喜歡你行俠仗義，他們似乎沒有見到你醜惡的一面。」

「如果我的面孔醜惡，我一定也會戴上一個頭罩，以免被人盡窺全豹。」

「畢先生，你眞幽默，其實你也不必指桑罵槐了，我掩飾是爲了你的做法太不够大方。那天自從我們在街上偶然相遇後，本來已相安無事了，爲什麼你竟打匿名電話？」

「匿名電話？打給誰？」

「打給我，勒索一百萬元。你心裏自然明白，我不是個容易被人欺負的人。」

畢基忙說道：「這件事我看你弄錯了，勒索不是我姓畢的行業。我姓畢的在江湖上的所作所爲，幾乎是人盡皆知，許多被我管上了的事情，都是賠本的。我又怎麼會向你無故敲詐？」

「當然不是無故的。你似乎掌握了一些資料。但無論如何，我也不是一個輕易被嚇倒的人。你未向我勒索之前，應該先打聽打聽清楚。」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只想知道我如何向你勒索，因爲只是無中生有的是非，你可否從頭說起？」畢基道。

「你用電話要求我付上一百萬元，否則就會散播對我不利的謠言。」

「那我逐漸明白了，於是你就派人偸去我的跑車，製造一次交通意外事件，再派人入屋進行盜竊、搗亂，是嗎？」

「不！我不會這麼卑鄙，只派人向你提出警告，沒有偸你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就負上了撞傷人未依例報警的罪名。」

「這事根本與我無關。」蠔面人又說，「你有這許多仇家，又如何知道是我做的？」

「你怎麼知道我有許多仇家？」

「我當然知道，你的底子我已經逐漸清楚了。」蠔面人輕輕一笑，「否則，我又如何能將你手到擒來？不過，你放心，只要我們講好一切，我們不但可以化敵爲友，還可以給你一筆金錢，作爲你種種損失的補償。」

畢基也忍不住笑了：「感謝你的好意，居然肯降格跟我做朋友。」

蠔面人道：「聽你剛才這麼說，也難怪你處處與我爲難。」

「這話可不知從何說起？」

「你到過林家，冒充保險公司的人。是不？」蠔面人問。

「是的。我可不否認。」畢基反問道，「既然你提到林家，爲什麼你還要遮遮掩掩？」

「這是法律觀點問題。但無論如何，我願化解這一場仇怨。」

「如何化解？派人偸車，派人入屋行竊，又再派人襲擊我，你一直置我於五里霧中。」

「你所講的，我也有如在五里霧中，因爲我自問沒有派人如此對付過你。但是，我會有辦法查出其中眞相的。」

蠔面人說到這裏，又側過身去，對他身邊的一名助手說道：「你去把灰熊叫過來！」

畢基因爲一直未聽過林水全說話，所以絕不能憑聲音認人。

同時由於時在黑夜，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畢基根本也不知道。

畢基只覺得：如果眼前這傢伙就是林水全的話，那麼，他這種種做法已經表明出他不會是一個正當商人。

一個正當商人又怎麼會養下這許多打手？

不久，有個人被傳入來。

畢基定神一看，這傢伙絕不陌生，他正是在林家出現過的大漢。

畢基冒充保險公司調查人員混入林家時，差些兒就被發覺，當時他遇上的，正是這個曾經參加襲擊他的大漢。

當時他雖然機巧避過，但林水全仍知道是他冒充的。大概是他那一輛名貴房車留下的綫索。

現在蠔面人當住畢基面前，故意表現得「大公無私」地問：「洪魁，你是否入過畢基的住所？」

「是的。老闆。」那個叫洪魁的大漢回答道。

「當時，我是吩咐你如何去對付畢先生？」

「給他警告啊！」

「結果你怎麼樣做？」

「潛入他住所，留下了字條。」

「這就是了。還有呢？」

「沒有進一步行動啊，老闆。」那個綽號叫「灰熊」的大漢，雖然生得虎背熊腰，但在蠔面人的面前，却表現得一片馴服。

蠔面人又問他：「有沒有做過順手牽羊的發財勾當？」

「沒有，絕對沒有！」

「洪魁，我再給你一次機會。」蠔面人突然把手一擧，做了一個手勢，又向身邊的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只見兩旁大漢紛紛戒備，嚇得「灰熊」洪魁震驚不已！

蠔面人又說：「你到底有沒有拿過人家屋子裏什麼東西？」

「沒有，眞的沒有！」洪魁是答得非常之肯定！

「你進去時，見到畢先生家中情形如何？」蠔面人又問。

「並無異樣！」洪魁又說：「於是我

把字條放下就走！」

幪面人轉面對畢基道：「你可聽到了？我的目的只在乎警告你。」

「但我也敢發誓。」畢基道，「我家中所有貴重的物品均被偷光。」

「嗯——這就奇怪了。」幪面人很認眞地想了想，又說道：「還有偷車的事。洪魁，你有沒有派人去將畢先生的車子偷走？」

「沒有。」洪魁也答得十分爽快。

幪面人沉默下來。儘管他沒有說什麼，却可以從眼神看得出，他內心充滿了憤怒和疑惑！

他對畢基說：「看來你另外還有仇家要對付你，你怎麼都列入我的賬內？」

「我不否認我還有其他仇人。」畢基說，「但是，我其他方面的仇人，爲什麼要揀着你向我遞警告的時候下手？」

「也許只是事有湊巧。」

「那麼，就當它是事有湊巧好了。」

「你想我如何賠償你？」

「既然不是你派人偷掉我的東西，爲什麼還要你賠償？」

「我只是想我們之間和解。」

「和解？」畢基笑了笑，「你以爲我們之間有過敵對麼？」

「無論如何，我總不想跟你結怨。」

「那麼，爲什麼你却派人襲擊我？」

「這可能只是一場誤會，因爲我一直以爲是你在勒索我，尤其是那一次電話，簡直是咄咄迫人。那口烏氣叫我很難咽得下。」

「寃家宜解不宜結，好吧！我就接受你的和解。至於金錢上的賠償，我並不稀罕，只求你還我自由就是。」畢基道。

「我請你回來，目的也無非弄清楚這些。」幪面人竟然伸出了友誼之手，「以後我們就是朋友。」

畢基也伸出了手。但他却苦笑道：「你是我第一個從未謀面的朋友。」

「彼此心照就是，你不一定要見眞面目。」幪面人示意助手，「派人把畢先生送回去！」

助手應命而去！

畢基於是被送走。

幪面人還向他揮手示意。

× × ×

畢基返抵家門之後，一直想不通，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跟林水全作對？

那個幪面人，分明是林水全。

他不肯露面，可能正如他，所說以免他日被人指證而已。

這正是「寧被人知，莫被人見」。

幪面人爲什麼要跟畢基「和解」？

畢基內心有兩種想法：第一，他可能心裏有事，不想畢基繼續與他爲難。

他派人襲擊畢基，只是爲了表示一下他的手段。此正所謂「軟硬兼施」也！

第二，他對被人勒索的事，心有不甘。但江湖中人都知道畢基不是那一種人，所以他派人硬將畢基「請」了回去！問個明白。

現在畢基也感到十分迷惑，爲什麼另外還有人與他作對？

於是畢基又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個女人的身上。

那個跟林水全一起的女人，究竟是什麼人？

憑畢基向一些「上流社會」中人打聽回來的資料，那女人肯定不是林水全的妻子。

因爲許多人都知道林水全一直沒有正式結過婚，只是跟一些女人同居。先後與他同居的女人，也不知多少。

然而，目前在林水全身邊的這個女人，究竟姓什名誰？

被畢基拜託去查的人，後來都沒有進一步的詳細資料。

經此一役後，許多人一定談虎色變，但畢基却相反。

他不但沒有被嚇退，反而決心作進一步的調查。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才心息。

突然間，電話响了起來！

畢基家中的電話，一度被人截斷，現在一切似乎已成過去。

他拿起聽筒：「誰？」

「是畢基先生嗎？」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是的，你是誰？」畢基有許多女朋友，他總是想不起這一個是誰。

「別管我是誰，請你小心點記住，明天中午十二時正，在九龍的尖沙咀碼頭左旁欄杆附近等我。」

「但是……」畢基本來想說，我連你是誰還不知道，如何等你？

但對方已不等他說完就說：「你無論穿什麼衣服，我都認得你。只要你依時。這件事非常重要，關乎人命的！」

畢基暗自吃了一驚！

他想追問下去，但對方說完已將電話掛斷。

畢基想了很久，還是想不起她到底是誰。

雖然他是個浪子型人物，生命中有許多女朋友，但總未聽過這聲音。

想起連日以來所發生的事，都充滿了神秘感；偏偏他就是這樣一個人，越神秘、越吸引他的事，他越感興趣。

例如林水全爲什麼要向他求和？又是誰向林水全勒索？

再想到林水全身邊的女人，畢基於是心裏想：剛才給他電話的女人，難道就是她？

× × ×

畢基是個守時的人，尤其是香港交通阻塞，隨時會「迫人」爽約。

畢基未到正午十二時已到了九龍尖沙咀碼頭。

他四下裏視察了一遍，以防又一次被人圍歐。

畢基很小心觀察每一個單身女人，總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也許時間還早，他認識的女人大都在黃昏時候才開始活動；這時候，她們可能仍在夢中。

還差兩分鐘便是正午十二時。

突然有個戴上了黑眼鏡的女人，朝住畢基這方面走過來！

畢基認出了她的輪廓。

是那個跟林水全在一起的女人。

然而她的脚步一直沒有停止下來，甚至在畢基面前走過時，也沒有放慢一點！

畢基一度想跟她打個招呼，但她却神態木然，面上半點兒表情也沒有。

畢基只聽到她一句話，那是她在畢基面前走過時說的。

畢基聽到她說：「跟我走，請你別跟得太貼，可能有人跟踪我。」

她的脚步一直沒有停過，只是匆匆地說了上面那些話。

畢基是個十分機靈的人，他沒有立即跟了上去，只讓那女人在前面走。

他仍在故作等人狀。

他摸出了一包香烟，抖出了一支，慢條斯理地，燃點着了。

他朝相反的方向望過去，目的是留意一下有沒有可疑的人物。

那女人說過可能有人跟踪她，但畢基却看不見任何可疑人物。也許只是她神經過敏而巳。

畢基吸了一口烟，然後慢慢地跟在那女人的後面走。

那女人拐進了一幢大厦。

畢基抬頭一看，那是一幢辦公大厦，而非住宅。

那女人竄進了一部電梯，畢基也迅速跟了進去。

電梯中還有其他人，所以她一直沒有說話。

畢基只見她按了「10」字他也伸手在「10」字的按鈕上按了一下，表示他們並非一齊的。如果有人監視那女人，也不致生疑。

那女人出了電梯，畢基也走了出去。

這層樓走廊彎角特別多，那女人就在其中一條走廊的彎角站住了。

「你應該記得我的。畢先生，」那女人一邊除下了黑眼鏡，一邊說道。

畢基第一次看見她的臉上現出了笑容——那嫣然一笑之中，雖然隱藏着點點愁哀，但却表現得極之明艷照人。

「你是林太太。」畢基故意說，「我當然認得。」

「不！我不是林水全的妻子。」她不滿地說，連臉上的半點笑容也隨之消失了。「那天，如果不是爲了我，你可能不致惹來這許多痲煩。」

「你都知道了？」

「我當然知道。林水全迫我與他在一起，我怎麼會不知道。」

「迫你在一起？」畢基道，「這是法治之區，爲什麼你不告發他？」

「如果我告發他，我們便只有兩敗俱傷。」

「這是什麼意思？」

「我有把柄在他的手上。」

「嗯——」畢基有點恍然大悟，那天在街道旁邊，她終於在諸多掙扎中乖乖就範，原來是爲了現在她口中的「把柄」。

畢基問道：「到底是什麼把柄？本來我無意揭人私秘，只是你叫得我跟你來這裏，我們也不必再轉彎抹角。」

「我知道你是個喜歡鋤强扶弱的人，如果我早知你就是浪子畢基，我早已求你帮這個忙。」她輕輕嘆了一口氣之後，又說道：「我叫李莉，如果你記憶好一點，一定記得我。因爲我們曾在一次慈善賣物會中碰過頭，我是富商李祥發的女兒。」

畢基經她一提，終於想起了。那是一次慈善賣物會。也是香港政府多得一班「高等華人」挖空心思想出來的「絕招」。

這一「絕招」，不知爲香港政府省下了多少應支未支的金錢，也不知從富有人家的腰包中挖去了多少不應付，而自動要「付」的「捐欵」。

一個好政府，對社會建設，慈善設施等等，早已有一套計劃，又何必借出無數名堂，向民衆不斷挖其腰包？

然而香港政府却看準了那些有錢中國人的虛榮之心，於是什麼院主席、總理啦，什麼局的主席，總理啦……等等，均可備價購買。

更高價的皇室「ABC」，「MCC」……等等的「榮銜」，自然更加吸引那一些盼望爬上「高等華人」地位的中國富商。

總之就是「無孔不入」。

當然，表面上，此等善欵一概與政府無關，甚至政府還會給他們一個「免稅」的「優待」。但是別忘記，此等善欵本來就是社會經費一部份，只是政府不拿出來便要民衆去挖腰包而已。

回頭再說年前那一次賣物會，畢基也應邀參加。

會中他穿插於上流社會的女賓羣中，那翩翩的風度，的確吸引了不少女性。

李莉也是其中之一。

當時他只知道李莉是一位富家小姐，却不知道她姓什名誰。

現在，李莉就開始向畢基說出了她的故事：——

大半年前，李莉的父親李祥發，因爲經商失敗，負債纍纍。

假如換了別人，生意失敗是等閒事，只要清盤，宣佈破產，就可以一了百了。

但是，李祥發偏偏是個要面子的人，死撑場面，千方百計，四出張羅，以塡補商業上的欠賬，盡力令到事情不致鬧成新聞。

就在那時候，李祥發不知怎麼樣結識了林水全這傢伙。

李莉又對畢基說：「他是個承受父蔭的二世祖，他很富有。父親與林水全達成了協議，要我與他同居，由他付出一筆可觀的數目，讓父親償還商業上的欠債，然後體面地結束了一切生意。」

畢基終於又想起，這些日子以來，的確很少聽過李祥發的消息。

畢基忍不住又問：「然則，你要我怎麼樣帮你？」

李莉正想說話，那邊有人影出現。

她有如驚弓之鳥，立刻拐向了另外一條走廊，畢基也只好跟了上去。

她一邊與畢基併肩走着，一邊說道：「林水全可能派人跟踪我，你最好先行離去，晚上我再給你電話好嗎？」

「那麼你呢？」畢基關心地問。

「我本來就是來這裏看醫生的。」李莉又說，「晚上我還有一個機會出來，屆時我會用電話約你。」

「什麼時間？」

「八九點之間。」

這時候，他們剛好繞到走廊的另外一邊。

其中一個單位的玻璃門上，漆上了醫生的名字和診症時間。

李莉急急推開那扇玻璃門，獨自走了進去。

裏面似乎還有幾個病人，但畢基沒有理會他們，拐過那條走廊，離開了那幢大廈。

畢基帶着滿腹疑團，先去找他的一位朋友——私家偵探劉福。

× × ×

劉福看見畢基走進了他的辦公室，不等他開腔，便先把一個文件夾攤開。

他們是多年的好朋友。較早時，畢基要劉福替他做一件事。

畢基要調查林水全和李莉的身份。現在畢基雖然聽了李莉的口述，他仍要劉福的資料，以便互相印證一番。

劉福以開玩笑的語調，對畢基說：「你心目中的女人，原來是個富家女，只是不知何故會淪落到成爲人家的情婦。」

畢基知道他說的是李莉。

劉福又說道：「她的確是李祥發的女兒李莉。他則是已故大財主林球的獨生子林水全。他們之間沒有正式結婚的記錄，只是姘居而已。」

「有沒有查出李祥發與林水全之間，有些什麼秘密的交易？例如：錢銀來往等等。」

「你沒有吩咐啊！你只叫我查那雙狗男女的眞正身份與關係。不過，對於李祥發這個人，你倒不必浪費時間多查了。」

「爲什麼？」

「李祥發是個失敗者。他一度負債纍纍，許多跟他有過商業上來往的人，曾託我們追查他公司經濟情況。」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是不？」

「是的。」

「可否約略說說他的情形？」

「查了人家的女兒，現在又查老子，嗯！看來你又看中了人家的情婦。」劉福半開玩笑地說，「不過我要警告你，林水全曾一度是個不務正業的二世祖，直至年前他父親死後，他有大財過手，才不再攪三攪四。」

「你的意思是：他養有大班爪牙打手，常用不法手段對付別人，是不？」

「是的。」

畢基又改變話題道：「他目前做一些什麼生意？」

「出入口行，夜總會以及新潮青年聚集的『的士够格』等等。前者是他父親遺蔭，後者是他自己攪出來的花樣。」

「有這些攤檔的地址麼？」

「當然有，我們爲你已費了不少工夫！」劉福拍了那一疊文件夾，「別的主僱不可以，你却可以整疊取去。」

畢基却沒有全部取來，只是揀了一張列出地址和電話號碼的，上面全是林水全名下有關店子的資料。

然後畢基又問：「我們還是回頭談談李祥發吧。他現在怎麼樣了？」

「他已失敗了，還是什麼好談？」

「他是否向林水全借過錢？」

「這點我倒沒有去查。不過，從李祥發過去的經濟情況，那是不足爲奇的。」

「你替我繼續去查吧，這件事十分重要。」

「天下間女人對你來說，都是同樣重要的。」劉福笑了笑，又說：「不過，我警告你，切勿惹上李莉，最低限度目前不要惹上她，因爲林水全把她看得十分重要，比你更珍視李莉這個女人。你是大玩家，相信也不必我多言了。」

「我明白你意思，劉大偵探。」畢基也以開玩笑的口吻道：「你總之照我意思查下去，我不會虧待你的。」

「好吧！」劉福無可奈何地說：「既然你一定要查，我也祇有替你查。唉！一個浪子，一個是花花公子，看來你們之間可能就是給女人弄死！」

畢基只輕輕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 × ×

畢基把屋子裏的燈光熄了。窗簾也落下，四周一片昏黑。

畢基總是習慣了這樣，靜靜地坐在安樂椅之上思考問題。

時間已是晚上八時三十分。

李莉說過八時至九時之間給他電話。他們的約會未完，李莉似乎還要說她的故事。

目前畢基在劉福的協助下，最少已證實了李莉暫未說謊。

毫無疑問，畢基是個浪子型的人物，有許多女人圍繞着他，晚間他的電話最多。但是，畢基却爲了等候李莉這電話，拒絕了好幾個女人的約會。

畢基經歷過不知多少女人，比李莉美麗的多得很，他並非因爲她的美色迷惑住，只是爲了及早把謎底揭開而已。

電話就在安樂椅一旁，畢基輕輕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它。

電話也不止一次地響了起來，但總不是李莉的，而是別的女人的。

畢基在黑暗的環境中可以集中去想。他思索着許許多多的問題。

由最初見到李莉與林水全在街頭發生糾纏開始，以至最近事態的發展，畢基都小心想過。

畢基正想得入神之際，忽然有一種聲音傳入了他的耳朵。

那是門鐘聲！

但畢基一下子却下意識地以爲是電話鈴聲所響，直至他伸手將聽筒拿起，聽不到聲音，他才匆匆把電話聽筒放下，趕去開門。

門外人身穿風褸，像個男人又似個女人。

畢基正感猶疑，她已搶了入來。

「是我，快把門關上。」是李莉的聲音。畢基很容易就認出了。

畢基把大門關上。

他正想開燈，但李莉在黑暗中已及時制止了他的行動。

李莉投懷送抱，他們和衣相擁。

畢基在黑暗中，只覺得她在熱情奔放中有點兒震抖。

他當然明白，她有如驚弓之鳥——今晚她突然之間這會大胆，也許是藉此壓驚吧？

然而畢基却沒有理會這一切，他對女人是無微不至的。

× × ×

儘管室內一片昏暗，沒有高床軟枕，也沒有美妙的音樂。

但是，在畢基的感覺上，李莉實在是個十分美妙的人，也難怪林水全那花花公子撇開了身邊所有的女人，只迷她一個。

他們雙雙倚在沙發之上。

畢基正在抽香烟，她也伸手過來，將烟支取過去，吸了一口。

畢基吻她的時候，嗅不到半點兒烟味，也就是說，她並不抽烟，所以畢基感到有點兒驚奇。

李莉一邊將烟支還給畢基，一邊道：「對不起，我似乎處處令你感到吃驚！」

「是的，你似乎從不吸烟。」

「我只想令自己鎭定下來。」

「妳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

「不錯，我要你救我，」李莉道：「我想過了，目前只有你可以救我。」

「請你繼續把未完的故事告訴我，只要我能力做得到，我一定盡我所能。」

「這絕對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我身歷其境的實情！」

「你到底有什麼把柄在林水全的手上呢？」

「我父親簽下的借據。」李莉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是他食言也好，說是我討厭他也好，總之，那疊借據總該還給我了。」

「這話從何說起？」

「本來我們說好在先，只要我與他同居，父親欠下的錢便算拉倒。」

「爲什麼當時不先取回借據，然後你才履行諾言？」畢基問。

「他也怕我們食言。」

「同樣的道理，如果他把欠據還給你父親，他也怕你走。」

「但是，我已跟了他不少日子，以他的花花公子性格，也該玩厭了。」

「如果我是他，我才不會厭。」畢基伸出手臂來，緊緊地把她擁入懷中。

她用力揑着畢基那强壯的肌肉：「你眞壞！」

「許多女人都喜歡壞男人。」

「你是口壞心不壞，許多人也知道你的爲人，否則我也不會求到你這兒來。」

「現在你到底是要我怎樣帮你？」

「沒有那些欠單，他就無法迫我跟他在一起。」

「你肯定不可以和平解決了？」

「坦白對你說，像林水全這種人，除了好事之外，什麼事都敢做，他永不會把那些欠單還給我，當他玩厭了我之後，就會迫我到他的『娛樂場所』去做女侍應生，正是肥水不流別人田。」李莉嘆氣說：「過去已有不少女人遭到同一命運。」

「我如何能帮你，你還沒有說呢。」

「我知道你是一個開鎖專家，今晚我就有一個機會。」李莉說：「今晚他要參加一個上流社會的盛大晚宴，可能要整夜才返抵家中，所以，我想你設法混入去開了他的保險箱。」

「你怎麼知道那些欠單就在保險箱之內！」

「我當然知道，畢竟我們也同居過一段頗長的時間，他一切重要文件均放在那保險箱之內！」

「相信你一定也明白，他家裏養了許多爪牙，要混進去，恐怕並不容易。」

「我已想好了一個方法，你可以躲在我的汽車裏，由我做內應。」

「你自己開汽車到我這裏來？」

「不，我的汽車停在附近一間戲院的停車場之內，黃昏時候，他和我一齊出來，目睹我進入戲院去看電影，然後他才獨自赴宴。」

「爲什麼他不要你同去赴宴？」

「你以爲他把我看成他的妻子嗎？」李莉苦笑了一下：「我只是個見不得光的玩物，抵押品或者情婦而已。」

「如果他中途回來，怎麼辦？」

「你放心好了，這是我的事，我比你更緊張。若非萬全，我不會出此主意。」

「你可否忍耐一下？」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已經忍够了，」李莉的聲音有些啞然！她輕輕嘆氣道：「我可能看差了你，但除了你之外，恐怕沒有人可以把我救出林水全的魔掌。」

「好吧，」畢基把李莉放開，伸了一個懶腰，「我爲了你，只好冒這個險，但我不敢担保可以百份之百成功。」

「只要你肯帮我，一定可以成功的，」李莉看見畢基答允了，喜不自勝地，再摟住他，熱吻了一下。

× × ×

時間上的配合應該是十分適當的。

香港電影的開映時間通常是十二時半，五時半，七時半和九時半。」

李莉看的是七時半一場電影，散場時應該是九時半左右。

她中途悄悄離開影院，去偷會畢基。但他們又是適當時候，回到停車場去！

也許時間稍爲早了少許，所以停車場內根本沒有人。

畢基躲到李莉那輛房車的後座去。

李莉叫他伏下去，表面上汽車裏就是只有李莉一個人而已。

當車子經過林家閘門時，果然未爲看門人注意安然通過。

屋子內外出奇的靜！

這倒令李莉開始有點兒担心。

她發覺林水全養的一班打手，都不知所踪，平時最少也有一兩個守在門前。

她沒有立刻下車。

她朝四下裏張望，都見不到人，然後她對後面的畢基說：「我們要一齊開車門，一齊離開車子，一齊關上車門，這樣就不致因關上車門聲響引起他們的懷疑，明白嗎？」

其實畢基當時已悄悄抬起頭來，往前後左右，四下裏張望。附近見不到有任何人。

李莉開啓前面車門時，畢基也同時開了後面的車門。

關車門時的聲浪的確很響亮。

由於李莉他們由車子的背光這一邊出來，所以閘門那邊即使有人望過來，亦未必可以見到他們二人的行動。

畢基離開了汽車之後，迅速躲到一棵矮樹的後面。

李莉則進了屋子裏去。

直至她發覺屋子裏沒有人時，她才示意畢基急竄入內。

李莉再登上二樓。二樓同樣沒有人。

但當李莉亮了電燈之後，立刻就有個女工人走進屋裏來。

女工人是住在花園內另外一幢較小的建築物的。

畢基差些就來不及閃避。」

還好樓下沒有亮起燈來，那女工人迅速奔上二樓去。

畢基可以清楚聽到李莉在上面吩咐那女工人，叫她不必到這裏來伺候她，她須要一個人靜靜地休息，沒有她的召喚，切勿再來。

不久，那女工人落來了。

畢基在黑暗中看見她的影子離去了，然後才匆匆登上二樓去。

李莉早已把窗簾拉攏，畢基進來之後，她又急忙把房門關緊。

她對畢基說：「保險箱就在這裏。」

然而畢基並不急於去理會保險箱的事，他先跑到窗後，揭開少許窗簾，往下窺伺。

居高臨下，他可以看見花園中另有一幢單層建築物。

裏面燈光亮着，幾名大漢正在裏面聚賭，雖然由於距離與角度關係，他看不清楚那數名大漢的面目，但是他相信那正是林水全的打手們。

畢基回到李莉這邊。

李莉正在將一個床頭几移開。

她告訴畢基，那個牆脚的電力插頭，就是控制活動牆壁的暗掣。

但她從來沒有動過它。

她只見過林水全悄悄地開啓過一次，那是她剛從外面回來的時候。

看來，林水全顯然不想讓她知道得太多。

畢基小心地觀察了很久，然後才敢下手。

他明白到像林水全這種人，決不會隨便讓李莉知得太多。

畢基固然是憑他的經驗行事，也有許多專業常識是必須兼備的。

像牆脚那個插頭，看似簡單，但經畢基小心研究過之後，覺得其中另有竅妙。

那個插頭的確就是一個「開關掣」，但是，假如旋錯了方向的話，就會觸動了警鐘。

但是，李莉從未告訴過畢基這裏有警鐘。

不過，畢基不會怪她，因爲她可能一點也不知道。

畢基小心翼翼地，將開關掣旋動，果然可以見到一幅牆壁自動移開。

活動牆壁大約有丁方三呎左右，是一塊鋼板和夾板合成的，外面表皮再糊上了與其他牆壁同一類式的牆紙。

由於圖案的配合，外人的確很難窺出破綻。

畢基又再小心開啓那個隱蔽在牆後的保險箱。

他的技巧十分純熟，結果祇花上三分鐘左右，保險箱即被打開。

首先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束束花花綠綠的直版美鈔。

二十元面額的至一百元面額的都有。

畢基拿出一束，在燈光下小心觀察一番。

李莉却有點急不及待，在保險箱中搜索她須要找的東西。

然而她要找的東西還未找到，却驀地低聲發出了一聲驚訝的叫聲。

畢基以爲她無意之間觸動了機關，連忙回轉身來！

李莉的面孔之上充滿了驚惶之神色，怔怔地如同見了鬼似的瞪住保險箱之內。

畢基一邊向她：「什麼事？」

這邊他也將自己的視綫投入了保險箱之內。

原來除了花花綠綠的直版美鈔之外，還有一封信。

畢基看見信封面上寫着：「留給李莉小姐收展。」

難怪李莉呆住了。

他將信取了出來。

信封沒有貼上封口。

裏面放了一張字條，上面只簡單地寫着：

「李莉，你會失望的，因爲你要找的東西，我已妥爲存放，永不可能讓你找到，你還是了死這條心吧，乖乖的聽我擺佈吧！」

下面儘管沒有署名，也不難想到是林水全的「傑作」。

林水全爲什麼會知道李莉會開啓這個保險箱？連畢基也給嚇呆了一陣。

畢基道：「你洩漏了先機麼？」

李莉發誓道：「我事前從未漏過半點兒風聲。可能就是爲了那天晚上的事，當時我剛由外面回來，他正開啓這保險箱，我故意躲在外面不入房，但終於被他見到了，於是他才匆匆把保險箱關上。」

「可能就是由那時候開始，他把你要找的東西，轉放到別的地方去。」

「我想是的。」

「這封信，只是預先放在這裏，以防你一旦將保險箱開啓時，能發生阻嚇作用，你不必理會它——」畢基道。

李莉總感到有點忐忑不安。

他們將字條照樣放回信封中，美鈔也原封不動地放了回去。

畢基難免會感到驚奇。

爲什麼李莉不稀罕那些美鈔。

然而畢基並未細細加以追問，他就匆匆離開了林家那幢花園住宅。

他是首先登上了李莉常用的小房車後面，然後再由李莉親自將他帶離林宅的。

他只聽到李莉對看門人說：「林先生回來的話，就說我開車出去兜風吧，我太悶了。」

照李莉的時間推算，林水全也快要回來。

李莉把車子開到一處僻靜的街道，然後和畢基截了一輛街車離開那裏。

畢基說道：「你似乎並不太過重視金錢。」

「是的，我也早知你會有此一問，」李莉苦笑道：「你會問我，既然我父親欠下他的錢，只要偷一大筆就行。」

「對啊，剛才我們見到的雖然是美鈔，也一樣有用，用錢去換回欠單，豈不更妙？」

「你太天眞了，林水全根本不想放過我，萬一他發覺失去了一筆美鈔，而我突然又有這許多錢還給他，你猜他會怎樣想呢？」

「但照忖測，你要找的，可能不是欠單，」畢基開門見山地說：「你的心事，根本未有坦白對我說得一清二楚。」

「嗯——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自會明白，如果我猜錯了，我願意向妳道歉。」

「……」李莉默然無語。

她的眼睛往前望，不敢望向畢基。

畢基道：「其實我早已看出了你的心事，你有把柄在林水全的手上，但不是你父親立下的欠單，而是更重要的東西，是嗎？」

「嗯，是的，」李莉輕舒了一口氣，「我自問敵不過你——」

「其實你何必騙我？只要你是值得我帮你的，我一定帮你。」

「我怕我坦白告訴你，你就不願帮我了。」

「我生平最討厭什麼，你可知道嗎？我最討厭人家欺騙我！」

「是的，本來就不該欺騙你，但是，我犯了一次大罪，我怕你知道了之後，不肯帮我。」

「我知得不清楚，更加不會帮你。」

「好吧，那就讓我再說一次。」

「希望你這次所講的，都是眞的。」

這時候，街車已走了很遠。

他們是漫無目的，畢基只叫司機在街道上隨處亂兜。

香港自從「的士加價」之後，很少有這麼一「大宗」的生意，因此街車司機也眞的是十分歡迎這一位「闊客」。

畢基看見車子越去越遠，也就叫司機將車子開回原來的地方去。

然後，他一邊聽李莉再講一次她的故事。

根據李莉說：她落入林水全手上的把柄，原來是一項罪證。

李莉無可否認是個孝女，她沒有兄弟姊妹，李祥發就只得她一個女兒，母親却早死。

因此，父女相依爲命的情況下，她替父親分担一部份憂慮，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

在她父親極度困難的時候，曾不斷有債主追債追上門來。

一次，李莉與一名債主發生口角，那是由於對方欺人太甚，李莉爲父親出頭，結果雙方發生了糾纏。

在糾纏中，李莉不知怎的，竟然把對方刺至重傷。

當時李氏父女二人，正感手足無措之際，又有人按响了門鈴。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當時追求李莉追得最熱烈的林水全。

林水全當時告知李氏父女，他已目睹一切，又表示十分同情李氏父女。

爲了帮助他們洗脫罪名，林水全特地召來一班爪牙，將死者范石的屍體，悄悄移到郊區去，再加以埋葬。

自此以後，李氏父女即任由林水全牽着鼻子走，絲毫不敢反抗。

李莉又嘆氣道：「事後我才知道，林水全當日已悄悄地把殺人的情形，拍了照片，他本來答應我，祇要答應陪他三個月，他就還我底片，但是，三個月限期已過，——就是那天在街頭上，我們一度發生爭執。」

「一直宣佈失踪的范石，原來就是給你殺死的。」畢基道：「其實當時你够冷靜的話，你決不會輕易上當。」

「任何人在當時的情況下，亦會上當的，何况我還是個女人呢。」

「你應該立即自首，事情就不會一直拖到現在。」畢基又說：「甚至事後自首也可以，因爲如此一來，林水全也是帮兇，他不但無法威脅你，還怕了你。」

「這點我也想過了，」李莉道：「你却不知道林水全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如果他發覺我有此企圖，只怕我未有所行動，他已動手殺了我。」

畢基也覺得這女人的確值得同情。

他說：「殺人塡命，你似乎存心要令我感到爲難。」

「你不帮我，我只有死路一條了，」李莉飲泣着，低聲說：「我坐牢不要緊，可憐我那年老的父親，不知誰可以來照顧他？」

「嗯——」畢基想了想，又說：「好吧——時候不早了，你先返家，這件事讓我來替你想想辦法。」

車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畢基讓李莉落車。

李莉開了她的小房車，返回林家。

畢基則乘原來的街車，返回他的住所去。

× × ×

這是政府醫院。

交通意外的傷者林玉珍，仍未出院。

較早時，報章電台以及電視台的新聞，均報導這名女傷者的談話，據說她曾對警方說，她絕對認得開跑車撞傷她的駕車人。

警方的消息則說，只等林玉珍傷癒，再作進一步緝兇，屆時只須拼圖認人，以及追查來龍去脈，即可手到拿來。

這當然是個假局，負責此案的雷智警官，目的是希望行兇者自投羅網。

因此，醫院內外，佈下了不少便衣探員，此等男女探員，分別扮成醫生，護士，什工以及小販等。

但是，看來雷智警官可能失敗了，一連幾天，毫無動靜。

難爲臥在病榻上的林玉珍，她心驚胆戰地，等待着驚險場面的出現。

萬一有人爲了滅口而偷偷來殺死她，警探能否百份之百保護她生命的安全，實屬疑問。

因此，她有「如臥針床」的感覺。

又是醫生巡視病房的時間了。

一名醫生，二名護士，其中一名護士是由一名便衣警探假扮的。

林玉珍追問醫生，什麼時候才可以出院？

醫生苦笑道：「本來你的傷勢，已無大碍，可以回家調養，但是……」

醫生說到這裏，望望身邊的警探，却又不敢再說下去。

雷智警官的計劃，許多醫生都知道，否則那批警探又如何混在他們的工作行列之中？

雷智警官已開始被上司埋怨，因爲警方已經人手不足，現在爲了一個傷者，抽調了許多男女探員前來，似乎不值！

因此，雷智警官已經決定，假如過了今天仍無收穫的話，他就取消計劃。

可憐林玉珍，她並不知道這是最後一天，她担心如此這般的躺在病床之上，不知要躺到什麼時候。

× × ×

又是服藥時間。

一名推着活動几子的女護士，在進入林玉珍病房之前，須要接受一次例行檢查，然後由探員陪同入房。

林玉珍在如此這般的情況下服藥，應該是非常安全，萬無一失的。

此外，每隔若干時間，警探也會走進病房之中去，探視林玉珍。

儘管是如此，林玉珍總是覺得忐忑不安。

× × ×

一名警探走進了林玉珍的病房巡視，這是例行性的巡視。

突然之間，他匆匆忙忙地由病房中衝出。

守在門口的同伴已感到不妙，忙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那警探說：「林玉珍死了。」

各警探立即分頭採取行動。

他們一邊封鎖現場，一邊派人通知雷智警官以及其他警方人員。

進入病房中的人，可以見到林玉珍面色瘀黑。

一名趕到現場來的探長，替她把白被單蓋臉！

× × ×

林玉珍的死訊，轟動了警界。

據說，負責該案的雷智警官，正被上司追究責任上的問題。

根據初步驗屍報告，林玉珍是被一種膠囊毒藥所殺。

就在她每日服藥的藥丸之中，有一種膠囊藥丸是具有消炎作用的。

該種藥丸可能被人調換了。

於是經手人均被警方人員查問，其中包括了藥房裏的配藥人員，醫生和護士等等。

林家的人都埋怨警方。尤其是設下這個「局」的雷智警官。

× × ×

一連串的偵查，似乎還是毫無結果。

沒有任何人被警方拘捕。

但輿論的壓力似乎越來越大。他們責難警方「害人害己」。

× × ×

與此同時，畢基和他的朋友劉福，正暗中注視關鍵人物林水全的一舉一動。

在畢基的心目中，林水全可能派人到醫院活動，以重金收買某些人從中做了手脚，用毒藥殺死林玉珍。目的自然爲了滅口。

當時畢基也同意雷智的「妙計」，只可惜却換來了一次悲劇。

他內心雖然恨透了林水全，偏偏又是毫無辦法可想。

監視，偵察的結果，林水全並無任何可疑的行動表現。

這花花公子十分富有。他玩女人花樣百出，爲甚麼却如此迷戀李莉？

李莉雖則美艷動人，但外人很難明白林水全何故還不放手？

× × ×

在一個私人宴會裏面。

時間已是接近午夜時份。

林水全喝得半醉，正和朋友們在玩樸克遊戲——賭沙蟹。

起初他輸了很多錢，所以越賭越烈，却忘記了身邊的美人兒——李莉。

林水全次次出席上流社會的宴會，大都是自己單獨去。

但這一班却是狗肉朋友。

李莉「有幸」參加了。不過在另一方面，她也感到委屈。

林水全越賭越輸。

錢，對於他本來並不太過重要，因爲他有太多太多的錢。輸了更多，對他來說也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無奈林水全却是個好勝心很重的人。

他總希望贏。

豈料賭至中途時，他發覺李莉已不知所踪。

他問身邊的朋友，可惜個個的精神都放在樸克牌之上，沒有人留意到李莉究竟是幾時離去的。

林水全已無心再賭了。他要找李莉。

他先致電家中。

但管家的人說：李莉並未返家。

他十分焦急，也在生氣。

於是他匆匆離開了朋友的家，獨自駕車離去。

× × ×

車子開得飛快。

林水全打算先到李莉父親那兒，他以爲李莉已返回她自己的家裏去了。

無論如何，林水全覺得這是十分令他丟面的事，尤其是在一班狗肉朋友面前，李莉竟然一聲不响，就離他而去，令他無法下台。

這是半山。

車子落山時要經過許多傾斜的道路。

前面就是一條斜路。

正當車子沿住斜路下山時，林水全突然之間感到不妙。

汽車脚掣失靈。

林水全在極度吃驚中，無法可以把汽車剎停。

一輛大貨車從橫街駛出。

林水全狂按車笛，無奈爲時已晚。

「轟隆」一聲。

車子互相撞擊着，林水全登時昏了過去。

× × ×

眼前一片白茫茫。

這是什麼地方？

像是天堂，又似地獄。林水全只感到渾身疼痛不已。

他想側過頭來，往四下裏張望一下，但是有些東西把他的頸項箍住，令他無法動彈。

忽然有人聲出現在他的身邊。

「你覺得怎麼樣了？」床邊有人在問他。

「你是誰？」林水全反問道。

「我是交通部警察帮辦何哲。警方根據醫院方面報告，閣下涉嫌酒後駕駛。」

林水全雖然不熟讀法律，也知道「酒後駕駛」是一項罪名。

他極力回憶，記得在賭局進行時，的確也喝了不少酒。

加上宴會中所喝的酒，份量也相當多了。

他盡量讓自己的眼睛往床邊看，發覺兩名穿上了警察制服的男人，以及一些穿上了白色醫院制服的女人。

那位警察又向他宣讀警誡詞。

以香港的法例說，這就等於正式將他控以「酒後駕駛」的罪名。

警方人員走了。

醫院中人爲林水全注射，讓他服藥。

他不斷問那些照顧他的護士，他的傷勢是否有「殘廢」的可能？

護士告訴他：這應該問醫生。

但醫生目前很忙，稍後也許會來看他的。

林水全又渴望見他的家人。其實他的家人也只是那一班爪牙。

至於林家的親友，大都因爲他太不長進，早已背棄他了。

護士告訴他：他的傷勢很重，目前只怕醫生拒絕外間人士的探訪。

林水全覺得：這並非自己糊塗，而是汽車脚掣失靈。

因此，他要護士把警方人員召回來。

護士告訴他：她只可以將他的意思轉告，因爲警方人員早已經走了。

× × ×

林水全打針，服藥後較爲清醒了。

他一直在想：他的名貴房車性能一直很好，爲什麼會脚掣失靈？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蓄意破壞。

但是，警方爲什麼連這關鍵也沒有提及？是他們疏忽了，還是認定這是汽車機件偶然失靈所造成爲意外？

無論如何，林水全總感到很不甘心。

目前李莉是他較爲親切的人，但爲什麼偏不見來探望自己。

他彷彿想起了什麼，心裏非當生氣。

忽然又有人入來。

那是一名穿制服的警員。

他走到床邊來，問林水全道：「護士小姐說，你找我們是嗎？」

「是的，你們不是已將我落案，控我酒後危險駕駛嗎？」

「是的，不過，我只是在醫院當值的，其他詳細情形，我不清楚。你可是林先生？林水全先生，對嗎？」

「不錯，你認得我？」

「大財主，怎麼不認得？你有什麼須要我帮忙的？」

「我想你轉告經辦的警方人員，可不知他們有沒有留心到我的汽車？」

警員笑道：「這是汽車失事案件，那有不注意到汽車的道理？」

「那麼，他們應該留意到我的汽車脚掣失靈。」林水全道。

「你有沒有告訴經辦此案的督察？」

「剛才我還未清醒過來，他們便將我落案。這是我後來才想起的。」

「我想，他們一定也檢查過你的失事汽車。」

「那麼，他們應該看到，汽車的脚掣失靈啊。」

「嗯——」警員若有所思，「林先生，你意思可是：懷疑有人存心謀害你？」

「有此可能的。」

「那麼，在你心目中，認爲這個人是誰？」

「我一時也不敢肯定下來。」

「好吧！就讓我把你的意思，向我的上司報告一下。」警員說到這裏，又頓了頓，道：「林先生，我們警方當然希望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不過，我私人却有個意見。」

「我這一生人最喜歡交朋結友，如果你有好意見，以後我們便是朋友。」

「多謝多謝，像我們這麼職位低微的人，能高攀林先生，正是求之不得。」警員又說：「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一方面把你的見解向我們警方反映，另一方面則自己想想辦法。這比較上算你以爲是嗎？」

林水全怔了一怔：「我傷成這個樣子，如何能行動？」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只是：如果你懷疑爲仇家所算，何不自己花點錢，在外面請個私家偵探，如此雙管齊下，相信一定可以找出答案來。」

「嗯——這的確是個好意見。」林水全隨口又問：「你有相熟的私家偵探麼？可否介紹一下？」

「不！我是公務人員，怎可以隨便介紹？讓上司知道了，很易產生誤會，還以爲我從中抽佣呢。」

「放心好了，就當你帮了我的忙，我不會讓第三個人知道就是。」

「目前許多私家偵探都是退休警務人員主辦的，所以我的確認識不少。要介紹給你，實在也只是擧手之勞的小事。」

「那眞好極了，只要他們做得好，多少酬勞我絕不計較。」

警員回頭張望一下，顯然是担心有人闖進來。

當他肯定沒有人入來之後，這才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叠名咭。

他揀了一張，遞給林水全。

林水全道：「請問你，我床頭是否有一具電話？」

警員回答說：「是的，林先生。」

「請你立即就替我接通這個電話，我不想再等了。」

警員於是拿起聽筒，叫接綫生把電話接到一家私家偵探社去。

電話接通了之後，才把聽筒遞到林水全的耳朶去。

林水全果然不問酬勞多少，只要求私家偵探社立即派人到醫院他的病房來。

私家偵探社是靠此賺錢的，當然是答應了。

× × ×

警方再派人到林水全的病房中來。

他們承認檢查過林水全那輛失事汽車，同時也承認汽車的脚掣失靈。

但是，由於失事汽車已被撞毀，車頭撞得毀壞不堪，所以他們不敢確定究竟是人為或失事時撞壞的？故此警方也不打算追究。

不過在現聽到林水全這麼說，他們也準備再仔細調查一下。

林水全聽到這裏，心裏也在詛咒警方辦事却是這麼糊里糊塗的。

他心裏又想：如果是有人存心破壞，這個人最有可能是誰？

李莉與他一齊出席當晚的宴會，後來他參加了賭局之後，李莉却不辭而別。憑此忖測，最可疑的，應該是她。

警方人員走了之後不久，私家偵探社的人也相繼而來。

根據介紹的警員說，這間私家偵探社是十分有名氣的。他們經辦的案件很多，而且破案率奇高。主持人是以前警方一位高級探長。

林水全因為頸骨受傷，頸箍內封了石膏，所以不能隨便轉動。

他只能用眼尾斜視着來人：「請問貴姓？」

「小姓劉。」那位私家偵探又介紹他帶來的一位助手：「我的同事小丁。」

「兩位隨便坐，不要客氣。」

「林先生，你要託我們代查的事，有了初步的結結。」

「那麼，請你說吧。」

「林先生當晚是否在半山區一位朋友家中飲宴？」

「是的。」

「是否還有一位女士？」

「是啊。」

「我查得那位李女士曾與林先生同居，但她却是這次破壞事件最可疑的人。」

「你是指李莉？」

「正是她，請不要怪我們直言。」

「不！不！你繼續說下去吧！」

「李女士的指紋，曾被我們從汽車殘骸中找到，偏偏就是汽車殘骸中的脚掣部份，所以我們並非憑空虛構。」

「够了够了！」林水全越聽越氣，終忍不住叫了起來。

姓劉的私家偵探愕然道：「對不起，我們是否說錯了什麼？」

「不！不！是我心裏有氣！」林水全又問：「你們可否將這份報告的結果，轉交給警方交通失事調查組處理？」

「那當然可以。不過——」

「你倒可放心，一切費用，我會照付的。但目前我就是急於要警方把那殺千刀的女人抓下來。」林水全咬牙切齒地說。

「好吧！林先生，我們會照你的意思去做。」

私家偵探去了。

林水全氣得無法閉上眼睛。

他直瞪瞪地望位天花板。思前想後，總覺得自己實在對李莉不錯，想不到她竟然企圖把自己置諸於死地。

難怪人家說：最毒婦人心。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一位警官帶同一批警員們進來。

林水全心裏一肚氣正無處發洩，乘此風頭火勢，便將李莉昔日如何殺人的事，一一說了出來。

警官是得到姓劉的私家偵探通知，帶人趕到醫院來的。

他們一邊錄下了林水全的口供，一邊說道：「你指控她殺人，可有什麼證據？」

「當然有。」林水全說道：「當日我正追求李莉。記得那天我帶了相機，本來約好李莉出去郊外映相的。不料從窗口內望之際，她正與一個男子發生糾纏，於是我忙舉起鏡頭相對。李莉就在那時候抓來一把尖刀，刺向那男子的胸部。這照片我仍保存。」

「嗯——這也是一份十分有力的證據。」警官又問：「現在那照片呢？」

「在我銀行中的一個租用保險箱之內。」林水全又說：「但是，現在我這樣子，如何能帶你們到銀行去？」

「那就容易了，只要你簽署一份授權書，我們可以派人去取來。」

「那麼，好吧！我就簽給你們一份授權書。」

「謝謝你的合作，林先生。」警官伸出手來，「希望閣下早日出院，早日康復，然後做我們警方的有力證人。」

林水全由於頸部無法轉動，所以他只有輕輕一握手，却無法看清那位警官的面目。

× × ×

林水全被人抬走。

據說，由於頸部的傷勢，必須轉移到一間專科醫院去治療。

他非常苦悶，因為至今為止，一直沒有一個親人來探望他。

最令他傷心的，當然是李莉。

私家偵探的報告，加上警方人員後來的調查結果互相印證，都指出悄悄破壞他座駕車脚掣的，就是李莉。

李莉既存心殺害他，他又怎麼可以讓她安然離開自己？

所以他對自己這一次的行動，雖覺過失，却不後悔。

他被人搬動之前，曾注射了一支針藥，所以感到有點兒頭昏眼花。

因此，後來他被人抬到那一間醫院去，他根本就不知道。

直至到他甦醒過來之後，才發覺那是一間私家貴族醫院。

這是不難分辨得出的。貴族醫院收費奇昂，那些護士小姐和女什工的面孔最易分辨。所以袋裏太少錢的，最好還是不要入來。

當他被人搬動時，不是說要把他送往一間專科醫院去嗎？

他眞不明白，為甚麼到頭來却會被人送到一間私家貴族醫院。

護士進來了。

林水全忍不住問道：「誰把我送到這裏來？」

女護士怔了一怔，說：「你可是林先生？」

她望望床尾掛上的病歷表，又道：「你就是林水全先生吧？」

「不錯，我就是林水全。」他四下裏張望了一下，「你們這一間，可就是貴族醫院？」

「不錯。」

「我當然認得，因為我住過了，無論

制服，裝飾等等，我都認得。」

他又摸摸頸項。

那個頸箍都不見了。

怪不得可以四處轉動。對四周的景物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位護士小姐正為他探熱，量血壓。

他自己却在怔怔地想。

他不明白為甚麼會這樣。眼前的確是有許多事情太不合邏輯的。

他終於忍不住問道：「姑娘，我到底傷成怎麼樣？」

「大部份已告無碍。」那女護士告訴他，「你家人說，你在公家醫院住了好幾天，目前是進來我們這裏休養。但我們經過一番檢驗之後，發覺你一切都顯得相當正常啊。」

「姑娘，剛才你說我的家人，到底是誰？」林水全問。

「我也不大清楚，似乎是兩個男人，一個十分英俊的。」女護士說道，「我想，可能是你的兄弟吧？因為按金是由他付的。」

「嗯！謝謝你。」林水全又試轉側了身體，同樣靈活。

他拿起床頭几的電話，叫接綫生把家中的電話號碼接通。

接聽電話的是何彪——他家裏的一名管家。

何彪幾乎不等他開口，就認出了他的聲音：「少爺，你在那裏？這幾天來，我們找你找得好苦啊。」

林水全這時才感到吃驚不小。

難道他受傷入院，警方沒有通知他的家人？

這是不合香港警方辦事程序的。

當初他追問為什麼不見他的家人來訪，所得的回答却是：由於他的傷勢太重，醫院方面暫時謝絕外人探訪。

但現在看起來，事情似乎有點不妙。

他急忙撇下其他問題，只問何彪：「李莉呢？」

「她不是跟你在一起嗎？」何彪又反問過來，「我們都一直以為她與你在一起，到外面旅行去了。只是來不及通知我們呢。」

「少說廢話，你立刻替我檢一套衣服，帶兩個人到貴族醫院來。我上了人家的當！」林水全氣得由床上坐了起來。

他居然可以坐。

這時候他才知道，自己並未傷得那麼厲害。

女護士已做完了她應做的工作，早就退了出去。

病房中留下他一個人，在呆呆地想。

× × ×

林水全匆匆更衣。

何彪等人在迷惑中等待着。

他們一直以來，對這位二世祖的行動，都不敢稍加過問。現在看見他在這盛怒之下，更加噤若寒蟬。

林水全一邊更衣，一邊問及日來發生的事，尤其是李莉的行藏。

但是，何彪說：他只接聽過李莉撥返家的一次電話。

電話中她說：她和林水全到隣埠——澳門去玩幾天。

當時何彪他們也信以為眞，但後來越想越不對勁。

因為第一：林水全日常有許多公私事務要處理的。如果他要去澳門消遣，一定吩咐下來。最少也親自致電返家。

第二：他的座駕車不見了。

第三：自他那晚赴宴後，翌日李莉才致電返家交代。

以前林水全也有過不少「賭通宵」的記錄。但是每次都在翌日返家，直睡到下午。

這一次怎會例外？

諸多跡象顯示，林水全可能出事了。但何彪他們仍不敢隨便報警。

現在何彪等人看見林水全那副神氣，又驚又懼，每人不敢作聲。

林水全突然下達命令：要何彪帶人去李氏父女家中。

「如果見到了他們，把他們父女二人都抓到我家裏去，盡可能不要驚動任何人。」林水全又吩咐洪魁：「你陪我去一次銀行。大夥兒在家裏聚集。隨時用電話連絡。」

× × ×

洪魁是林水全的一名得力助手。他以為老闆這次帶他到銀行來，是為了提欵，他生得神高神大，有了他在旁，最少竊匪就要三思而後行。

豈料到了銀行之後，林水全却叫他等在門外。

而林水全自己却獨自跑進了銀行的地庫去了。

地庫是出租保險箱之所在。

林水全查看過用他名義租用的保險箱，裏面有許多珠寶飾物。

此等名貴珠寶並未短少，只是少了一樣東西——那是李莉殺人的罪證，以及她父親簽下的欠單。

此外又多了一張字條。

那是李莉寫的：——

「林先生，感謝閣下這些日子以來的照顧，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儘管沒有署名，林水全也認為是她的筆跡。

他氣得把字條揑作一團。

他向櫃枱追究：是誰來開過他的保險箱？

櫃枱的職員於是出示了他的授權書，上面的確又是他的親筆簽名。

他無話可說，帶着一肚子氣，離開了銀行。

× × ×

林水全感到氣憤，因為他從未被人如此戲弄過。

這一回，他是眞眞正正的「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不相信這是李莉父女二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假局。

最初他所住的醫院是假的，警官、警員、醫生、護士，甚至私家偵探等等都是假的。

是誰有此機謀？

無論這是誰的設計，目的巳十分明顯，無非迫他自動交出李莉的罪證。

（未完）

孫子兵法

要掌握主動權

賽孫賓

能掌握主動的一方必可制勝

五代時，後周嗾使突厥攻迫後齊。後齊派將軍段韶佈陣迎擊敵人。這時正是下大雪後，一望周人把步卒排在前衞，由西方攻來，已經到達城外二里處。

後齊的諸將提議迎擊與逆襲，但段韶反對這種策略。他說：「步卒的氣力、勢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何況現在是積雪正深的時候，出擊不太方便。這時候應該在陣中待機。以逸待勞，必可擊破敵軍是毫無疑問的。」

等到接戰，段韶果大破周兵，周的前衞軍全被消滅，後方的預備隊也都瓦解了。所以若能先佈陣於形勝之地以等待敵人，可以有充分的準備，同時也能充分培養士氣。但如果到戰場的時間拖延太久，又無法作充分的準備，同時必須以疲憊不堪的人馬，去進行戰爭。這樣當然不能掌握戰爭的主動，必然會被敵方挫敗。因此善於戰爭的人，是讓敵方疲於奔命，絕不使對方有休息的時間。

後漢光武帝的部屬建威將軍耿弇擊破張步的故事，也就是告訴後人掌握主動權是如何重要。

耿弇攻擊張步的部將費邑，費邑派遣他的弟弟，固守巨里城。因爲，守軍用命，城池堅固，屢攻不下，耿弇故意讓費邑俘虜他的士兵，利用那些士兵，放出假情報說；耿軍正在整備於三天後攻打巨里城，費邑誤信審訊俘虜的口供所得的情報，率士兵三萬出城攻耿軍，那知耿弇看到這情形，他笑着說：「我命士兵檢點整備攻擊用具，僅是要引誘費邑傾巢而來罷了，現在他果然照我所安排的時間很準時到達，費邑的末日到了！」

耿弇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大敗敵人，費邑也陣亡了。

攻擊對方的弱點，必能得勝

後漢時，張步自立，令弟藍守住西安，另派將軍守臨淄。

當耿弇率兵在離臨淄四十里處紮營時，他仔細地觀察陣地，知道西安城雖小，但非常堅固，同時藍所率領的士兵也非常精銳，實際上擊破很不容易，因此耿命軍吏治武器，計劃五天後攻西安。他命部分士兵在城的周圍大喊大叫，自己却悄悄地離開。藍聽到喊叫聲，以爲敵人來攻，閉城門朝夕守住城池。等到時機成熟，耿弇在半夜令士兵飽餐戰飯，黎明時便到達臨淄關下。副將荀梁等對於這種作戰方法，提出了異議說：「應立刻進攻西安才是上策。」

耿弇解釋說：「西安城聽到我軍的喊聲，認爲我們要攻城，因此日夜堅守，現在我們却攻臨淄，出於意外，因他們要堅守西安，所以不會派出援軍。另一方面，臨淄以爲西安正被攻擊，我軍無法同時進攻兩城，可能疏於防備。我們利用機會反過來攻擊臨淄，一定可能得手。等到臨淄拿下了，西安便孤立了，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耿弇攻擊臨淄，果然順利地得勝，當然西安也孤立了。

無論任何一件事，都有弱點，同時也有疏於防備的時候。

所以孫子說：攻其所不能守也。

作戰不過奇正而已，奇正的變化是無窮盡的

昔楚成王與宋襄公隔泓水對峙，宋襄公的軍隊少，成王的軍隊多。成王依賴兵力多，楚軍明目張胆渡過泓水。這時子魚告訴襄公說：「敵人兵力雖多，但現在還可以突擊，在敵軍尚未渡完河以前，我們攻擊吧！」

當時敵明我暗，子魚的建議相當有價値。無奈襄公未肯接納他的意見，失去了最好的攻擊機會，等到渡過河的楚軍，暫時還無法整頓陣形。還是可以攻擊的，故子魚又說：「失去現在的機會，攻擊的時機不就完了嗎？」

「不，我們還是等待敵陣整頓好再說吧！」襄公說。

等楚軍整頓完畢，襄公才令士兵鳴鼓開始攻擊。

楚宋兩軍多寡懸殊，襄公的軍隊，當然無法戰勝重整陣形的楚國大軍。宋人都非常埋怨襄公，但襄公却坦然地說：「君子不在人困時加害予他，我一直等着楚軍重整軍備，才下攻擊令就是這個道理。」

子魚道：「既然要戰爭，勝利就是戰爭所追求的目標。」

如子魚所說的一般，在戰時不要用平時禮讓的道理。

襄公因爲迂腐，泥於禮法，坐失良機，他的失敗，是咎由自取。

根據「史記」記載：「襄公雖敗於泓水之戰，但有許多仁人君子很稱贊他。因爲宋襄公有禮讓之心。」但他却失敗了。

以我方之優勢，襲擊敵方之劣勢

魏朝司馬懿爲平定遼東而出兵，但進攻的速度非常緩慢，因此司馬陳珪問道：「昔日攻上庸孟達時，日夜不停地攻擊以求速戰速決。因此僅只五天，便把堅固的城池攻陷了。現在是到這麼遠的地方作戰，動作却如此地緩慢，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司馬懿答道：「孟達的兵力雖少，但

還有一年的存糧。我方的兵力雖有孟達軍的四倍，却僅有一個月的軍糧。用只有一個月存糧的軍隊，攻擊有一年存糧的敵人，當然要速戰速決，而另一方面如以四倍的兵力攻敵，縱使減了一半，也可以強力進攻。因此可以不顧死傷，和糧食的消耗情形，而加強攻擊！但這一次情形正好相反，賊人的兵力多，我軍的兵少。賊軍的糧食少，我軍的糧食多，等敵軍糧草消耗盡了，我們的食糧還很充足。同時因爲下雨我們並未作戰，但賊軍的糧食就要完了。我們等待着他們粮食用盡了，才去進攻，有什麼不好呢？」

果然不久雨停了，敵人的糧食也將盡了，司馬懿便下令日夜不停地攻擊，終於平定了遼東。敵人的兵力四倍於司馬懿，糧草却剛剛相反，優劣互見。司馬懿拖延時日，正是以自己的優勢去對付敵人的劣勢，一經接觸，勝負自然就分曉了。

不暴露行動徵候，秘密地準備戰爭

如果是能絕對保守秘密，敵人任何間諜是無法運用的。敵方縱是智者他怎樣地去判斷，也不會得到正確的情況。因此孫子說，不現形才是對於戰爭有利的事。

越王勾踐敗給吳王，從會稽被赦免後，經過了十年的生聚教訓，國力逐漸充實，軍民也都感戴勾踐，無不思圖向吳國報復。大夫逢同勸說：「我國的國勢，正開始上昇，若在此時準備戰爭，吳國必會先向我方進攻。猛禽要攻擊時，必隱藏其形。目前應該與敵視吳國的齊、楚、晉三國打交道，同時避免得罪吳國。等到吳王得意忘形，輕視我們的戰力的時候，機會便來臨了。」

再經過兩年。大夫文種奏請越王說：「照我的看法，吳王最近好像非常驕傲，我們僞裝缺乏食糧要他帮助，藉此探查吳王的實情及對我國的信任如何？」

一經請求，吳王果然賜食糧給越國，越國已知時機快成熟了。

再過了三年，越王勾踐召范蠡說：「你看可以進攻吳國了吧？吳王已殺死忠臣伍子胥。」

范蠡答道：「時機還是未到。」

翌年春天，吳王北上，在黃池會合諸侯。精兵都隨吳王離國，吳國僅留下老弱的兵員。范蠡說：「時機已到了。」

於是越王大擧進擊吳國，吳軍大敗。

再經過四年，吳國的精銳幾乎在齊、晉之戰戰死，士卒人民都疲憊不堪。越國當然不會失去這個好機會，立刻又進攻吳國，在各地大破吳軍，圍困吳都三年，吳軍終於戰敗，吳王自殺，越王勾踐二十年來的復仇便順利完成了。

同樣作戰方法，不能再度使用

一般人常犯同樣的過錯兩次、三次，不，有時候甚至犯四、五次同樣的過錯。然後感到不好意思，便說：「不，這也是試行的錯誤。」有時候很順利，便是得意非凡。但賢人却不然。他們時常檢討彼我雙方的一切條件，經深思熟慮之後才肯行動，所以絕對不會有失敗的。孫子在前項說：「形成戰爭之極乃至於無形。」

軍勢的指導，換句話說是作戰，其極致是無形的千變萬化，使敵人不知這邊究竟在攪些什麼。但儘管如此做，千萬不要僅限於一種作戰法，如果重複使用同一方法是必會失敗的。

孫子說：「無窮地變其形。」在此所說的「形」就是指對方的態勢，看對方的態勢如何？我方應時時變化而不同。因此打了勝仗後，千萬不要反覆用同樣的作戰方略。對於這柔軟而有彈力的想法，孫子說：「夫兵形如水。」老子說：「上善如水，水善於利用萬物不爭，於衆人之所惡（低處）之處，故近於道。……以其不爭故無尤。」

所謂最高之善實在如水般柔和無形。

拿破崙在戰場上有四十次大戰勝利的輝煌功業，最後一次在滑鐵爐被敵方擊敗。因爲敵人已學得拿破崙的作戰方法，也就是說拿破崙是被他自己的作戰方法被擊敗的眞是飲恨千古。

世上並沒有不變的東西

如果戰爭的展開，陣形有一定的規則，那麼只好說那是如水一般的東西。

如果說戰爭一定有約束，那麼就是窺伺敵之虛，而避開敵之實。也就是說避免攻擊準備萬端充實的地方，而向有漏洞的地方攻擊的意思。

水有避高向低的性質，但沒有一定的形態。

絕對沒有人看到滾滾流水的大河，說那是水形，只不過是地形的變化與水的性質造成的造型罷了。

作戰當然根據敵情的正確判斷，來決定勝利的方策，因此在這兒沒有固定的方式。

作戰也是等於水沒有固定的形態一樣，是以敵人的情形來決定作戰方法。所以孫子說：「兵無常勢」了。

戰國時代，齊國有位騶衍（孟子以後）。說得非常玄妙，必定在無限小的地方體認眞切，才可推論到大而達無限大，所以說他是很有深度的軍事哲學思想家。

當他在齊國被重用，魏惠王以賓客之禮出迎，趙的平原君親自揮去席上的灰塵，燕昭王以帚先導建築了碣石宮殿待他。

他能遊說諸侯就在他的五行說。

他把歷代帝王興衰成敗的演變，依木、火、土、金，水五德的遞變來說明世運。並就宇宙的萬物的變遷，說五行的轉換遷移盛衰。木生火、火生土、金生水、水生木。

把它與歷代王朝組合起來，便成爲，堯（火）、舜（土）禹（金）殷（水），周（木），直到有天地以來，世界上榮枯盛衰，和山川河谷，飛禽走獸乃至水陸的變化，都按抽象的共通法則說明。

五行依着陰陽二氣的消長，變化，不斷地流動，所以這世上不會有預先固定的形狀存在。

故孫子以爲五行的任何一種常勝是不可能的。同時春、夏、秋、冬任何一季也不是不轉變的。日出日落時間也按照四季有長短之分，月亮也有圓缺。

戰爭之形勢變化也同樣的是無窮盡，而不斷變動的道理。深切懂這一道理才是勝利之路。



鬼魅江湖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鍾酒魅」蕭三正在小店中狂飲，企圖醉死自己，「青衫狂客」宇文狂適時出現，問明原由後，遂勸慰他若金不換眞已死去，也該爲他報仇，何況，目前連屍首也沒見，之後，約蕭三同去太湖一行，正行間，忽見前方一隻大船行駛，遂蕩槳急追，只見一個形如金不換和一位形如高小紅的一起破艙躍入湖中，景象如以前發生一樣，難道是歷史重演？……爲了探知金不換踪跡，也爲尋找胡小莊，鮑南山以報前仇，宇文狂和蕭三決定先赴「幽靈門」總壇，向門主林如雪探個虛實……

花徑延客掃　蓬門爲君開

蕭三笑道：「沒問題，我保證他準時赴約！」

胡小莊道：「蕭老人家與金兄寵降，應該不會僅此一端，是否還有別事？」

宇文狂因聽得他們業已語音稍高，便轉身走近，揚眉說道：「請教林門主，『紅斑人豹』鮑南山，『玉面飛狐』胡小莊，是否在『幽靈門』中，担任供奉？」

胡小莊道：「正是，金兄莫非爲了『招魂坳』之事，欲向他們有所問罪……」

宇文狂接口道：「問罪倒是不敢，但武林人物，講究對面交鋒，最忌背後弄鬼，我遂想見見這兩位人見人愁，人聽人怕的大供奉，以一身所學，略加請敎！」

胡小莊抱拳一禮，嫣然笑道：「金兄莫發雷霆，林如雪敬代胡小莊、鮑南山，向你陪禮！」

宇文狂道：「各人作事各人當，林門主何必代人受過……」

胡小莊不等他再往下說，便接口笑道：「胡、鮑兩位供奉，約莫後日黃昏，才會回轉總壇，金兄眞若盛氣難消，我設宴相請，由他們向你當筵道歉！」

宇文狂劍眉雙剔，方自冷笑一聲，蕭三已在一旁笑道：「金老弟，林門主染了風寒，亟須休息，此事不妨改日再談，我們向林門主告別了吧！」

宇文狂弄不清他葫蘆之中，賣的是甚藥？只好如言向胡小莊告別。

離開「幽靈門」總壇，宇文狂壓不住內心疑雲，立向蕭三問道：「蕭兄，你剛才對我暗施眼色，却是何意？」

蕭三笑道：「我看宇文老弟業已激動，生恐你萬一說出因『招魂坳』中受挫，竟氣得出家爲僧，要鮑南山、胡小莊賠你頭髮之語，豈不露了馬脚？所以才在旁打岔，要你暫時忍耐！」

這番話兒，眞使宇文狂聽在耳中，有些哭笑不得！

他雙眉深蹙，搖了搖頭，看着蕭三問道：「我避立窗前之際，你們低聲細語，鬼鬼祟祟地，是在說些甚麼？」

蕭三笑道：「我是替你訂了一椿約會啊……」

當下便把胡小莊只願把「西洞庭山」之事，向金不換單獨傾訴等情，暨今夜初更的湖上之約，向宇文狂說了一遍。

宇文狂變色道：「蕭兄你難道竟替我答應了這項約會？」

蕭三笑道：「如此佳人，如此月色，這種約會難道還不够妙？定得有甚麼壞處啊？……」

宇文狂頓足道：「糟透！糟透……」

蕭三詫道：「啊！糟？我不懂糟在何處？」

宇文狂苦笑道：「糟在我這『江湖敗子』，乃是個贋鼎貨色……」

蕭三方一愕然，宇文狂又自嘆道：「蕭兄請想想，林如雪對金不換兄欵欵情深，瞻珠示意，則在湖上舟中，別無旁人的情況之下，會不會有些不可避免的旖旎風光？……」

蕭三頻頻頷首道：「這倒是在想像之中……」

宇文狂嘆道：「蕭兄再想，在佳人傾心，風光旖旎，我若不識抬擧，豈不使對方心碎，大傷自尊，等於替金不換兄，得罪了這位『幽靈門』主『飛鴻仙子』？若是識了抬擧，變成剪邊奪愛，將來又怎對金不換兄？……」

蕭三聽他說至此處，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

宇文狂怒道：「蕭兄你還笑得出口？我看你這『龍鍾酒魅』在沒有灌足黃湯之前，委實『龍鍾』已極！」

蕭三笑道：「宇文老弟怎麼不來謝我，反來罵我？我是一點都不『龍鍾』，我是故意如此，要你成佛！」

這「成佛」二字，眞把宇文狂聽得一怔。

蕭三加以解釋地，含笑又道：「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宇文老弟既已披過僧袍，參過佛旨，又何妨再入趟『地獄』？」

宇文狂蹙眉道：「蕭兄此語，似含禪機？」

蕭三道：「不是『禪機』，只是『情機』，金不換老弟在『招魂坳』中，曾經帮過你的忙兒，你也不妨投桃報李，藉這機會，帮他一個大忙！」

宇文狂惑然道：「能爲金兄服務，宇文狂粉身碎骨，在所不辭，但不知這個忙兒，蕭兄要我怎樣帮法？」

蕭三突然收攝起滑稽玩世的嬉皮笑臉，一本正經答道：「宇文老弟要問你該怎樣帮忙？便應聽我先爲金不換老弟，算算感情的帳！」

宇文狂點頭道：「蕭兄請講，小弟願聞其詳！」

蕭三道：「金不換老弟，早年風流自賞，加上文武雙全，英挺俊逸，不知獲得過多少女子歡心，結過多少綺夢？……」

宇文狂嘴皮微動，欲言又止。

蕭三笑道：「我知道老弟動了感慨，你也有『青衫狂客亂飄香』之稱，千金買笑，一劍懺情，早年的性格、遭逢，都和金老弟差不許多。」

宇文狂微嘆一聲，面帶苦笑，目光中似乎電閃幻過無數不知究是甜蜜？抑屬辛酸的情場往事……

蕭三又道：「但金老弟經過一兩次重大打擊，突然悟透虛情，敗子回頭，三年面壁，練成絕世武功，再出江湖以來，雖然把以前綺債，多半撇開，却仍然有位對他深情欵欵的紅粉知音，始終追隨，摰愛不變……」

宇文狂道：「蕭兄所說的這位女郎，是不是高小紅？」

蕭三點頭道：「正是，她兩度曾願與金老弟共作波臣，其情之眞，可以想見，請問宇文老弟，金不換老弟對於高小紅，能否辜負？」

宇文狂毫不考慮地，應聲答道：「不能，慢說高小紅姑娘還風華絕代，是位身懷奇學的美貌紅粧，便是位相貌平凡的庸俗女子，金不換兄既允許她如此追隨，便不會辜負她的這份深切情意！」

蕭三取出酒瓶，喝了兩口笑道：「好，答得好，我們擱下高小紅，再來談另一位。」

宇文狂道：「是不是要談『飛鴻仙子』林如雪了？」

蕭三道：「不是談林如雪，是要談曾與林如雪在『西洞庭山』，互作決鬥，尚不知雙方勝負情況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

一提起這位「東海蕊珠宮」的宮主，宇文狂便有點肅然起敬地，正色說道：「江湖人物，向把『天外一珠』，列爲二十高手之冠，小弟先前總不服氣，以爲定是佔了女子便宜，多半名過其實，直等『招魂坳』身受其惠，目睹高明，方始心服口服！」

蕭三笑道：「長孫宮主的絕學神功，自不必說，她的品貌方面呢？」

宇文狂道：「我在『招魂坳』內，被救脫大刧後，曾見過長孫宮主一面，高華清麗，其人如仙！」

蕭三道：「宇文老弟對長孫宮主的評語，相當中肯，你對於長孫宮主垂青金不換老弟之事，看法如何？」

宇文狂應聲道：「男是松風，女是水月，此爲仙露，彼爲明珠，配合得太恰當了，這是金不換兄的慧業前修，也是江湖生民的齊天洪福，他們兩位，若能並轡江湖，多少邪魔魑魅，均當被剪除淸滅！」

蕭三微嘆一聲道：「我的看法與宇文老弟完全相同，但我們莫要忘了金不換老弟，已接受高小紅的純摯深情在先，魚與熊掌，究應如何取捨？」

這句話兒，問得宇文狂有點發怔！略一尋思，方正色說道：「這件事兒，着實有點爲難，婚姻之事，不論功力，不論身份，是以先入爲主，故而關鍵全在高小紅姑娘，只要這位『龍女』，能有容人雅量，長孫宮主也不計較其他，則金不換便無須在選擇間發生苦惱，乾脆來個『魚掌兼得』！」

蕭三撫掌笑道：「好主意，說來說去，在這種事兒上，男人總佔了便宜，但最困難的事兒，却在下面！」

宇文狂道：「蕭兄請講，我們各抒智慧，替金不換研究研究！」

蕭三道：「如今該說到『飛鴻仙子』林如雪了，她也對金不換老弟，青眼相垂，並爲了金老弟，不惜邀約『絳雪仙娃』

長孫玉珠，在『西洞庭山』來次決鬥！」

宇文狂搖頭道：「多妻非福，金不換兄若能魚掌兼得，擁有高小紅，暨長孫宮主雙美，便不應該再添上這位『飛鴻仙子』，來攪局了。」

蕭三點頭道：「我同意宇文老弟的正確看法，但問題在於『飛鴻仙子』林如雪送過金老弟一粒『黑美人珠』，而這粒珠兒，偏又在鮑家祠事件中，使金老弟倖脫大刦！金老弟受人活命之恩之餘，林如雪若加苦苦糾纏，他又怎忍心嚴加拒絕？」

宇文狂雙眉深蹙，搖頭苦笑！

蕭三又道：「何況長孫宮主與林如雪，既曾決鬥，便成大敵，彼此不容，決不可能再與高小紅那般，秋色平分，和諧相處，來個綠楊移作兩家春了！」

宇文狂點頭道：「蕭兄說得不錯，銜恩絕愛，左右爲難，名樹有根，不容徙轉，我有點替金不換兄，大傷腦筋，並想不出幾全其美的解決辦法來了！」

蕭三笑道：「不難解決，只要你肯帮忙！」

宇文狂驚道：「這種忙兒，却是怎樣帮法……」

蕭三笑道：「看來複雜，說來簡單，只有『將錯就錯，移花接木』八字！」

宇文狂皺眉道：「蕭兄莫打玄機，請說得清楚一點，只要我能爲金不換兄効勞，宇文狂無不盡力！」

蕭三突然把話頭一轉，向宇文狂問道：「根據方才『飛虹水榭』中所得印象，宇文老弟對那位林門主的看法如何？」

宇文狂率然答道：「匆匆一面，難知內心，從外表看來，是位絕代仙姬，但她身爲『幽靈門主』，攪動風雨，思霸江湖，內心方面，或許是個醜惡魔鬼，也說不定！」

蕭三又喝了兩口酒兒，雙眼一睜，神光四射，說道：「是仙則將錯就錯，是鬼則移花接木！」

宇文狂目注蕭三道：「原則太嫌籠統，蕭兄要指點細節。」

蕭三道：「今夜初更的湖上密會，宇文老弟要好好注意，並不妨旁敲側擊地，探測林如雪的內心善惡？假如她是位絕代仙姬，我要你將錯就錯，獲取她的芳心，甚至於便把生米煮成熟飯，也無不可！」

宇文狂驚道：「這成甚麼話兒？」

蕭三瞪眼道：「怎麼不成話兒？林如雪若是絕代仙姬，便不會配你不上，你獲得一位如花美眷，又帮了大忙替金不換、高小紅、長孫玉珠等，解決最最煩惱之事，豈不是面面俱到的五全其美？」

宇文狂萬想不到蕭三竟出了這麼一個怪異主意，不禁滿面苦笑道：「這……這……這……」

蕭三又把雙眼一瞪道：「這……些甚麼？你不要口中大義凜然，說得好聽，事到臨頭，却來畏縮！『將錯就錯』之計，其中大有甜頭，比當眞要你下趟地獄，總强得多了……」

宇文狂嘆道：「我不希罕甜頭，我情願下地獄……」

蕭三不去理他，繼續說道：「假如你試探出林如雪內心兇邪，是個醜惡魔鬼，便乘她神迷意蕩之際，拔劍誅之，把個漂亮『女人』，送入『棺材』，豈不是『移花接木』？」

宇文狂透了一口長氣，合十當胸，喃喃說道：「阿彌陀佛，但願如此！」

蕭三笑罵道：「宇文老弟莫忘了你已答應還俗，不能再有這等和尚動作！總而言之，今夜初更的湖上密會，可能是喜劇？也可能是悲劇，禍福收場，全看女主角的行爲表現，和你這位男主角的技巧演出了！」

宇文狂長嘆一聲道：「小弟自入江湖以來，睡過美人窩，搗過毒龍穴，登過閻羅殿，闖過鬼門關，却從來還未經歷過如此尷尬荒唐之事！」

蕭三失笑道：「尷尬或許有一點，荒唐却絕沾不上半絲，因爲萬事須論出發點，我們的出發點，是一片助人濟世之心，則何荒唐之有？故而，你今夜縱然割了金不換老弟的靴腰子，我包管他還會感激涕零地，對你作上三個長揖！」

宇文狂愁眉苦臉說道：「蕭兄，我們打個商量，今夜赴約的『江湖敗子』金不換，由你來扮好麼？」

蕭三大笑道：「換我？我不單止是個行將就木的龍鍾老兒，這份長相更姥姥不疼，舅舅不愛，能令那『飛鴻仙子』林如雪，動了美人心，醒了英雄夢，爲了鴛鴦配，捨了『幽靈門』麼？」

宇文狂惡狠狠地，瞪了蕭三一眼說道：「蕭兄，記住你這份促狹，總有一天，我會把你關進一隻大缸之中，泡你三天三夜……」

蕭三失笑道：「假如眞有那麼一天，我希望缸中之物是罕世美酒！」

宇文狂恨聲道：「罕世美酒？連厨下料酒也不會給你，我要用半缸醋，加上十斤辣椒醬，和十斤鹽的混合溶液，把你活活泡死！」

蕭三狂笑道：「妙極，妙極，那樣一來，豈不成了『酸辣蕭三』或『龍鍾醬肉』，定是一種風味絕佳的下酒妙物，只可惜『味到佳時人已化，舌尖妙趣別人嚐。』我自己無法領略自己是甚麼滋味？」

宇文狂道：「是甚麼滋味？又臭、又酸、又鹹、又辣！但不論再怎難吃，也不會比我今晚赴約的那種滋味，難以令人消受！」

蕭三伸手在宇文狂肩上，重重一拍，狂笑說道：「宇文老弟，我們去找酒喝，不要再煩惱了，能愛就愛，不能愛就殺，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若不帶着三分傻氣，七分豪情，那裏闖得了寸步江湖，沾得上半絲俠譽？」

兩人果然找家酒店，暫屏百憂，開懷暢飲。

蕭三明知宇文狂今夜若能成事，最少要有三分色胆，或七分「殺心」，而他如今心中，却充滿了一念「慈悲」，滿臉「禮義」！

「慈悲」與「殺心」，恰成反比，「禮義」與「色胆」，又起「衝突」。

但却有樣東西，能使此消彼長，互相調和。

那就是「十分酒意」！

於是，蕭三對宇文狂開始灌酒！

他用了不少方法，開導、僵激、誇讚

，譏嘲，猜酒拳，行酒令，果然把這位酒量相當不錯的「青衫狂客」宇文狂灌得酩酊伏桌！

蕭三一看天色，爲時尚早，遂任憑宇文狂獨自醉臥，而替他準備好一葉扁舟。

天到黃昏，蕭三便推醒宇文狂，含笑說道：「此去『西洞庭山』，還有相當水程，宇文老弟該上船了，切莫誤了初更密會的生死纏綿之約！」

宇文狂一聲苦笑，站起身形，步下有點踉蹌……

蕭三皺眉道：「宇文老弟，你酒意未消，恐怕難以操舟，要不要我送你前去『西洞庭山』？……」

宇文狂苦笑道：「我大概還行，蕭兄只有帮我備好小舟就行，你不必跟去聽甚隔壁戲了！」

蕭三道：「船已備好，就在店外。」

宇文狂打了兩個酒噎，微一搖頭，邊自舉步出店，邊自語音有點欠清地向蕭三說道：「蕭兄，你……你在此等我，我……我必……必盡可能，帶……帶一顆千……千嬌百媚的人頭給你！」

話完，走到岸邊，縱上小舟，雙槳一棹，便自衝波而去！

蕭三話雖如此，其實何嘗對宇文狂獨自帶酒赴約，放心得下？

他另外還準備一葉扁舟，靜等宇文狂的舟影將沒，也悄悄尾隨而去。

不過蕭三深知，由於今宵之會，宇文狂是假扮金不換的身份，而「飛鴻仙子」林如雪，又對金不換深繫情絲，以致這位冒牌的「江湖敗子」，雖有揮劍斷情之心，那位「幽靈門主」，却絕無辣手害人之念。

換句話說，宇文狂今宵之行，最多有驚無險，而所謂的「驚」，也不過屬於情愛糾纏的風流罪過！

故此，蕭三的放心不下，不是不放心宇文狂的安危，却是不放心林如雪的安危而已！

他的理想方案，最好是宇文狂與林如雪能在今夜把生米煮成熟飯，替金不換解決一樁莫大問題，宇文狂也獲得位貌擬天人，藝精文武的如花美眷！

最怕的是宇文狂不是眞的「江子敗子」，他對林如雪毫無感情，尷尬爲難之下，極可能持劍相對，弄得血染羅幃，大刹風景！

蕭三悄然駕舟尾隨之意在此，他決定只要林如雪沒有過份凶邪下流舉措，他便在旁暗護，不令宇文狂突加辣手，寧可所謀不遂，讓金不換在三位絕代紅粉的恩仇錯雜間，日後爲難，也不能使一位深情紅粉，遽遭橫禍！

舟行不久，天已入夜！

蕭三把距離都保持在二三十丈左右，悄然隨定前舟……

×　×　×

西洞庭山的西畔湖上，悄悄地，停泊着一隻中型船兒。

所謂中型，仍是一人操舟，只不過比梭型小艇略大，有個船艙而已。

胡小莊選擇這種船隻，着眼點自然是獨駛赴約，便於密會！

她是武林中的著名淫娃蕩婦，早就醉心於江湖敗子金不換的絕世風神，認爲今夜借用「飛鴻仙子」林如雪的身份，多半是十拿九穩，可以成就好事！

自己素精「玉女偸元」等內媚之術，金不換一嚐奇趣，可能傾心，假如能把這藝稱無敵的「江湖敗子」，收歸裙下，加上「幽靈門」的既有力量，何愁不統一武林，霸視宇內？

萬一金不換過份倔强，胡小莊也訂妥了事前事後的兩種應付策略……

事前倔强，胡小莊有「天狐勾魂香」和「羅漢蕩心酒」等兩種外嗅內服妙藥，不愁金不換不血脈賁張，春情大動！

事後倔强，胡小莊也準備好了一枝「天荊化血刺」，一把「黑眚斷魂沙」，並在舟中有惡毒爆炸裝置，那一樣也防所難防，足以把得了甜頭而不識抬舉的金不換，送往「枉死城」內！

十拿九穩之下，胡小莊來得較早，在西洞庭山的西面湖上，泊舟下錨，靜等金不換赴約。

爲了使金不換好找，也爲了安排旖旎情調，胡小莊在船艙窗內，點懸起一盞紅紗宮燈，燈內便用的是「天狐勾魂香油」，以使金不換一進艙中，不消多久，便會情慾難禁！

這「西洞庭山」的太湖一帶，全是「幽靈門」勢力範圍，胡小莊既準備在此作銷魂密約，自然早就分派手下，不許閒雜船隻，擅來驚擾！

天已入夜，湖面上波平風微，靜悄無聲，只有那一盞紅紗宮燈，可在遠處遙遙望見。

時到初更，有船破浪！

來的自然是那昔是「青衫狂客」，後爲「風雷大師」，如今却又被蕭三竄掇得扮成「江湖敗子」金不換形相的宇文狂。

宇文狂獨駕梭舟，破浪而至，看着那盞紅紗宮燈，不禁心中打鼓，劍眉深蹙！

但事既至此，如箭在弦，業已說不上不算，宇文狂在丈許以外，收槳停舟，發話問道：「船上是林門主麼？金不換特來踐約！」

紅光燈影之中，傳來一聲嬌柔甜美答話道：「金兄快來，小妹等你久了！」

一聲「金兄」，一聲「小妹」，加上嬌柔人語，旖旎紅燈，足使宇文狂心頭怗惙，知道這場風流刦數，恐怕不易渡過，他仗着被湖風吹散一分，尚餘九分的醺醺的酒意，脚尖點處，飄然過舟。

才進船艙，便嗅得一片似有似無的極淡香氣，使人心神栩栩。

換了平時，胡小莊身上，可能寸絲不掛，立即窮兇極惡而來，但如今因必須適合「幽靈門主」身份，仍然一襲白衣，風華若仙，舉止高雅地，目注宇文狂道：「金兄果是信人……」

一語才出，宇文狂忽然擺手說道：「林門主，你能不能改個稱呼？……」

胡小莊一怔道：「改個甚麼稱呼呢？『金兄』不好，『金大俠』好麼？是不是有點太嫌生分？……」

宇文狂道：「我根本就不姓金！」

胡小莊「呀」了一聲，嬌笑說道：「當代武林中，大概很少人知道威震八荒的『江湖敗子』，居然另有姓名……」

話方至此，宇文狂接口說道：「『江湖敗子』確實姓金，但我却不是『江湖敗子』啊！」

他獨自操舟來到此的一段水程之中，曾細心盤算，認爲自己今夜無論是以喜劇奪情，或以悲劇斷愛，都不宜借用金不換名號，否則不論是對於金不換、林如雪，或是自己，都顯得太過卑鄙，事後定會汗顏悔恨，寢食難安！

然而，他打定主意，略變原計，一上來便揭破眞情，看看林如雪反應如何，再定因應之策！

胡小莊那知就裏，眞被他這句「我不是江湖敗子」，說得怔住，訝然問道：「你……你不是『江湖敗子』却是誰呢？」

宇文狂故意刺激她一下道：「『江湖敗子』金不換兄，身中『紅斑人豹』鮑南山獨門毒藥暗器，如今尚生死未卜，我是暫時借用他形貌身份，前往『幽靈門』總壇，探聽情況的『靑衫狂客』宇文狂！」

這番話兒，着實有點出於胡小莊的意料之外！

她眞想不到，在自己扮作「飛鴻仙子」林如雪的情形下，對方的「江湖敗子」金不換，竟也不是本人。

但這位「玉面飛狐」，畢竟深沉，她絕不被影響得心中衝動地，也自吐露眞情，只是妙目凝波，覷定宇文狂，發出一陣「格格」嬌笑！

宇文狂被她笑得有點心中發毛，皺眉問道：「在下所說，全是實話，並非戲言，林門主爲何這等發笑？」

胡小莊笑道：「我笑的是太奇巧！」

宇文狂道：「巧在何處？」

胡小莊送過一碗濃濃米湯，嫣然笑道：「林如雪自詡才貌，面對一般庸俗男子，視如草芥，在莽莽江湖中，只心儀『江湖敗子』，與『靑衫狂客亂飄香』的奕世風神，與驚才絕藝，故而神前自爇心香，曾有非此二人不嫁之語……」

宇文狂心中所望的，是林如雪得知自己不是眞的金不換後，即勃然震怒，或有甚惡毒擧措，便可翻臉動手，生死一決！

誰知她竟然偏偏說出心儀「靑衫狂客亂飄香」之語，不禁暗暗叫苦！

這時，胡小莊眼波頻送，又復笑道：「誰知此次遠遊，既與金兄結識於前，又在今晚與宇文兄有了這段因緣……」

宇文狂暗叫一聲「不妙」，猛然靈光動處，想起一面絕好的擋箭牌！

他忙伸右手，扯去頭上所戴的假髮，念了聲「阿彌陀佛」，合十當胸，苦笑說道：「三千世界，十二因緣，對我已如幻如夢！宇文狂自從『招魂坳』中一敗，業告英雄夢醒，壯志成灰，落髮逃禪，身是三寶弟子的了！」

在他說來，自己這顆光頭，一經現出，定可對於林如雪的示愛糾纏，發生嚇阻作用！

果然，胡小莊一見宇文狂頂上光光，立即現出一種油然生敬的神色說道：「名刹萬般都是幻，英雄難得肯抽身！宇文……大師見澈眞如，的屬高人，林如雪萬分欽折，我要敬你一杯美酒！」

宇文狂聽她稱自己「大師」，心中頓覺一寬，但聽她還要敬酒，心中却又覺一緊！

胡小莊斟酒滿杯，目注對方，含笑說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大師是俠僧，不是俗僧，昔日豪氣，固足干雲，如今胸襟，亦宜洒脫，不至於連英雄虎胆，也隨同三千煩惱之絲，一齊剪却，不敢喝我這杯穿腸毒藥了吧？」

宇文狂生性高傲豪壯，就是受不得激，聞言之下，狂笑說道：「你有穿腸毒藥，我有鐵鑄肝腸，貧僧領受林門主這杯敬酒就是！」

一面說話，一面接過胡小莊所斟那杯「羅漢蕩心酒」來，便自毫不攷慮地，一傾而盡！

酒入喉時，相當香醇，但才一下腹，便如一條火綫般，直貫丹田之內！

宇文狂那裏知道他自從入艙，嗅得「天狐勾魂香」後，體內已蘊邪毒，這再一飲下窮淫極穢的「羅漢蕩心酒」，便立將發作強烈媚藥作用！

酒一入喉，胡小莊便知好事已諧，媚眼如絲地，望着宇文狂道：「大師，你是和尚？還是羅漢？……」

宇文狂莫名其妙地，應聲答道：「貧僧初皈三寶，學佛未深，距離羅漢修爲，還差得遠呢……」

說到此處，突然全身微震，彷彿打了一個寒噤！

胡小莊知道藥力已開始生效，眼風一颺，媚笑說道：「大師文通武達，學究天人，你可知道你剛才所吃的那杯，叫做甚麼酒麼？」

宇文狂道：「入口甚醇，下腹極烈，有點像是極好的陳年杏花村汾酒……」

話方至此，臉上已變了顏色！

胡小莊吃吃笑道：「風味確實像是汾酒，但名稱却叫『羅漢蕩心』，大師既稱尚不能達到『羅漢』修爲，我到要看你這顆心兒，蕩是不蕩？」

宇文狂陡然滿面火紅，並紅得連兩隻俊目，都似噴出熊熊烈火地，站起身形，一張雙臂向胡小莊作勢抱去。

胡小莊認定好事必諧，對方業已由己操縱，遂一陣吃吃浪笑道：「你既嗅我『勾魂香』於前，又飲我『蕩心酒』於後，大師便是銅澆羅漢，鐵鑄如來，今宵也少不得破破色戒，和我大參魂銷骨蝕的『歡喜禪』了，但既作這種風流之事，有個『和尚』頭銜，畢竟略殺風景，我還是叫你宇文兄吧，宇文兄只要一作我裙下之臣，包管不僅識透一生眞趣，並彼此同心協力，武林霸業也……」

話方至此，已被宇文狂，緊緊抱個滿懷！

軟玉既已投懷，溫香既已入抱，加上當事雙方，一個是媚毒作祟，一個是蕩婦妖姬，則下面的情況，應該是……

不，下面的情況，一點也不風流旖旎，反而有點殘酷！

論起雙方的武學修爲，功力原在伯仲之間，誰想勝誰，也非在門上三五百招以後，才可蹈瑕趁隙，略有機會！

但如今情況不同，胡小莊因認定宇文狂已是裙下之虜，毫無戒備，又先被他緊抱嬌軀，無從閃避，才一下便吃制住！

宇文狂一指點中，立即撤開手兒，退後兩步，揚眉狂笑說道：「林如雪，你太小看宇文狂了，自從『招魂坳』內，誤中『玉面飛狐』胡小莊的迷香之後，宇文狂知恥生戒，何時何刻懷中不備有上好祛毒妙藥？……」語音至此，略略一頓，目中凛射神光，又復說道：「尤其今夜的『密會』二字，顯帶淫邪，宇文狂更是有備而來，你那點下流藥物，那裏能奈何得我，無非是自取致死之道而已！」

胡小莊穴道被制，有手難動，有口難言，知道自己弄巧反拙，恐怕難逃刦數？

宇文狂殺氣騰眉，冷然繼續說道：「本來你我向無深仇大怨，宇文狂不應遽下絕情，但『幽靈門』既招聚凶邪，圖禍武林，你又蓄意纏繞金不換兄，成了他與小紅姑娘、長孫宮主之間的感情障碍，宇文狂說不得只好將機就計，辣手摧花，爲好友去一魔孽，爲武林誅一邪女……」

說至此處，神功已凝，駢指直點胡小莊的心窩死穴！

就在這胡小莊束手待斃的千鈞一髮之際，太湖水面，先後突起人聲！

先起的是清脆女子語音，說的是：「宇文兄，指下留人！……」

後起的是憤怒男子語音，說的是：「狂徒大胆……」

這「狂徒大胆」四字，雖極簡單，但却帶着大片的「絲絲」破空之聲，從橫側方向宇文狂疾飛而至！

那一聲「宇文兄，指下留人」的清脆女子嬌聲，已令宇文狂聽得一怔！

就這一怔，破空銳嘯，已至身畔，同時並聽出有人已落足船上！

宇文狂先求保護自己，並了解情況，遂只好暫時不殺胡小莊，足下一旋，滑出兩步，定睛注目，細看先後發話的究是何人？

後發男聲，居然先至，竟是日間見過的「幽靈門」副門主，「八臂哪吒」姜天雄。

姜天雄號稱「八臂哪吒」之故，除了人品英俊以外，便是精於各種暗器。

他是探悉胡小莊與冒牌金不換的宇文狂，訂了湖上密約，滿腔妬火而來，故而除去那「絲絲」破空的「黑眚斷魂針」外，跟着又發出了「天狠釘」、「鐵翎箭」、「弦月鋼」、「奪命環」等四種惡毒狠辣暗器！

宇文狂想不到對方暗器手法，如此凌厲，一發多種，件件極具威力，並似均淬有劇毒，遂在接連閃躲之餘，怒聲喝道：「姜天雄，光恃暗器偸襲，算得甚麼英雄漢子，你既身爲『幽靈門』的副門主，且接我一記風雷神掌試試！」

話完，招發，左掌凝勁遙推，一片排空罡氣，帶着隱隱風雷聲息，便向姜天雄當胸湧去！

姜天雄也是心高氣傲之輩，何況因情生妬，怒火狂燒之下，怎肯服人，一聲冷笑，揚眉答道：「風雷掌力，何足爲奇？你也嚐嚐我『幽靈索魂抓』的滋味！」

衣袖翻處，一股陰寒勁風，半絲不肯退讓地，硬接宇文狂「風雷神掌」來勢！

在他們雙方所發掌力，將接未接之間，另一條人影，猶如鬼魅，閃進艙中。

那是一個身穿水衣水靠女子，動作疾如閃電地，一把抱起胡小莊，便穿窗刺波遁去。

宇文狂目光斜瞥，全身一震，驚得有點發呆！

因爲他認出這救走胡小莊的水衣水靠女子，竟是聞得蕭三敍述，第一次爲金不換投湖殉情，第二次並被自己親眼看見，追隨金不換，歷史重演，同赴滄波的「鐵胆龍女」高小紅。

高小紅會於此時此刻出現，而又救去顯然是她的情敵林如雪，怎不令宇文狂莫名其妙，驚得發怔？

一怔之間，掌力已交，「幽靈索魂抓」似乎鬥不過「風雷神掌」，姜天雄連人都震得向後倒翻，騰空丈許地，一頭栽入湖內！

其實，「八臂哪吒」姜天雄是「飛鴻仙子」林如雪的師弟，功力與宇文狂又是八兩半斤，相去不遠。

他不是不濟，掌力一接之下，連身形都被震飛，而是發現胡小莊所扮林如雪被人抱走，又不識高小紅的身份，遂臨時卸勁，反借宇文狂的「風雷掌力」，騰空後翻入水中，以圖截擊搶救。

宇文狂萬想不到他似欲拚命的來勢洶洶，竟又虎頭蛇尾，不戰而退，以致根本不及攔阻，更無法下水追擊。

「刷」然微响，自後又响起了衣袂掠空之聲！

宇文狂圖謀落空，心中也動了眞怒，鋼牙挫處，半聲不哼地，翻手便是一掌！

這一掌，勁風狂嘯，聲勢懾人，他竟凝聚了功力十成左右的「風雷神掌」，立意再不讓對方逃出手去，他身後來人，想不到宇文狂竟來了這麼一記狠招，倉卒之間，無法躱避，只得凝勁接了一掌。

一個幾乎是全力發難，一個是倉卒凝勁，自然强弱立分，那人被震得踉蹌後退幾步，胸中氣血翻騰地，苦笑叫道：「我的宇文老弟，風雷大師，你怎麼如此大起殺心？遽下狠手，老酒鬼鷄筋難當尊拳，你這一記『風雷神掌』，震得我臟腑翻騰，幾乎歸了位呢！」

宇文狂想不到自己痛下絕情掌擊之人，竟是蕭三，不由把張俊臉，脹成了豬肝色澤！

蕭三一來上船稍晚，二來又是從另一方向前來，以致不知適才情況，他吸口長氣，畧爲平息胸中氣血，向艙中略一注目，「咦」了一聲問道：「剛才舟中一聲呼叱，似是互相動手，如今怎只賸老弟一人，那『飛鴻仙子』林如雪呢？」

宇文狂吸了一口長氣，略定驚疑萬分的紛亂心神，向蕭三苦笑說道：「蕭兄，你來得太過不是時候，以致我有所誤會，幾乎鑄下大錯。」

蕭三道：「不要緊，挨你一記『風雷神掌』，乃是小事，無需再提，剛才何人與你動手？」

宇文狂道：「是『幽靈門』的副門主，『八臂哪吒』姜天雄。」

蕭三詫道：「他怎會……」

宇文狂苦笑一聲，截斷蕭三話頭說道：「他大概是尾隨他師姊『飛鴻仙子』林如雪而來，在發現我要殺林如雪時，便對我出手襲擊！」

蕭三驚道：「宇文老弟，你竟不作綺夢，下了絕情。要殺林如雪麼？」

宇文狂嘴角微披，以哂然不屑的神情說道：「此女外貌雖美，內心却太過淫邪，才一上船，她便以迷香、媚藥，施盡下流手段，怎不令我動了殺念！」

蕭三目光一掃船中，皺眉問道：「林如雪的人呢？」

宇文狂氣道：「我剛佯裝上當，把林如雪制了穴道，姜天雄便來搗蛋，以致不及下手，被人把林如雪救走！」

蕭三來得晚了一步，又因方向相反，致無所知，失驚問道：「另外還有人來救林如雪麼？那人又是誰呢？」

宇文狂搖了搖頭，長嘆一聲答道：「我對於這樁不可思議之事，至今如在夢中，蕭兄大概也想不到救走林如雪之人，就是你曾目睹她兩度與金不換兒，相偕投湖的『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吧？」

這「高小紅」三字，把這「龍鍾酒癡」蕭三，也聽得瞠起雙目，如在夢中……

× × ×

高小紅弄得宇文狂、蕭三如在夢中，但她自己也為了一樁意外驚奇之事，弄得如在夢中！

故事要從高小紅第一度投湖說起，才可抽絲剝繭地，敍述清相當複雜離奇的來龍去脈！

高小紅第一度投湖時的心情，是認為金不換奇毒發作，肝腸寸裂，業已慘死，遂抱定殉情之念，一同投入湖水，並伸手把金不換摟住，誓為同命鴛鴦！

誰知金不換奇毒早為「黑美人珠」所解，只因服藥過量，以致周身奇脹，氣血欲爆地，進入神智昏迷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金不換分不清敵我，但却具有絕對「排他衞己」的反射本能！

高小紅手才摟住他的腰兒，金不換便下意識地，猛力一掙！

他本身功力已高，再加上服藥過多，周身均欲脹裂之下，力量更增强不少！

很輕易地，他便掙脫了高小紅的貞誠擁抱，而隨着一股水流，奇巧無比地，沖入「西湖庭山」的山底水洞，就不知究是「飛鴻仙子」林如雪，抑或「絳雪仙姬」長孫玉珠，獻身相救，成就了一段奇緣！

高小紅此時因悲痛太過，也神智漸暈，她既誓作同命鴛鴦，自在被金不換掙脫後，又拚竭全力地，雙手一抱。

天下多奇巧，無巧不成書，這一抱，抱個正着。

人在心願未完成前，總有股奇異力量，加以支持，但在心願完成後，這股奇異力量，便往往立告消失！

高小紅以為二次抱住金不換，並還雙手合摟，抱得極緊，遂心願一了地，立即暈去！

誰知她第二次所抱住的，竟不是金不換的軀體，而是一條長達三尺，重量約在二十來斤的罕見湖中異寶「金綫鯉王」。

人雖暈死，魚仍活潑，由於「金綫鯉王」在高小紅懷中的掙扎之力，使高小紅漂流方向，與金不換有所差異，不曾流往「西洞庭山」山底水洞，而流到了一代大俠「天河釣叟」的漁網之內。

「天河釣叟」早年威震江湖，一支「陰沉寶竹」釣竿，三丈「天蠶釣絲」，創有威力無倫的「天河九釣」絕招，但在蠻荒中被毒物所嚙，遂罹奇疾，雖可帶病延年，却貞氣內力大減，非服食一種罕見奇魚「金綫鯉王」的魚腦魚血莫解！

這位老俠，見聞頗廣，知道「太湖」中有條「金綫鯉王」，遂移寓湖邊，設網垂釣。

整整等候了一十三年，魚才入網，但在入網之前，却又先被高小紅緊緊抱在懷內。

高小紅雖稱「龍女」，精於水性，但因急痛傷肝，重病人暈，連淹帶凍，出水後已如死人，只賸下一息未絕而已。「天河釣叟」替她診脈之下，不禁為難……

因為那「金綫鯉王」的魚腦魚血，正是傷肝、溺水的高小紅的唯一救命之物，並可使她把本身的貞氣內力，也加强三四成的光景。

換在平時，「天河釣叟」自然毫不攷慮地，立即殺魚救人，但如今他自己也必需這「金線鯉王」的魚腦魚血，解袪業已蓄毒於身一十三年的痼疾，及恢復昔時功力！

假如殺魚救人，自己便功力恢復無望，甚至帶病延年也到了盡頭，即將淹然物化！

假如殺魚救己，則這位抱住「金綫鯉王」，花容月貌的年輕俠女，便立將香消玉殞！

故而，「天河釣叟」躊躇了，他凝望湖水，以口問心，喃喃不住地，說着「為人？為己？為人？為己？……」

高小紅鴻運高照，恰好夕陽匿彩，明月出波！

波中有一輪月，天上有一輪月，「天河釣叟」也目睹蟾光，心如明月。

天上的月，光明！

水中的月，淨澈！

但更光明，更淨澈的，却是「天河釣叟」的仁俠胸襟，慈眉善目。

他認為自己古稀已過，風燭殘年，縱會功力恢復，痼疾得袪，也只像剛才的那片夕陽，立將匿彩潛光，能有多久燦爛。

而懷抱「金線鯉王」的嬌美女郎，才不過雙十年華，有這好資質，這好內功，正如還有遙遠前程的初升皓月！

於是，以口問心的「為人？為己？」答案有了！

心的答覆是「為人」二字！

既有答案，「天河釣叟」便立即把高小紅抱入他湖中草屋，殺魚取腦，和血救人！

等到高小紅悠悠醒轉，這位捨己耘人的「天河釣叟」，却心力已瘁，只賸奄奄一息。

免强說明經過，並把自己近年將「天河九釣」，融聚為「天河三釣」的絕學圖解，以及一根「陰沉寶竹釣竿」，三丈「天蠶釣絲」，都送給高小紅後，便自溘然而逝！

高小紅啣恩感德，自然哭得死去活來了！

傷心淚盡，動手埋人，並在墳前豎了一方「義父『天河釣叟』之墓，義女高小紅敬立」墓碑！

守墓三日，高小紅泛舟游湖！

她不是嚮往「具區」風光，是想探查金不換的下落。

因為她認為自己既能僥倖不死，則金不換一生義俠，根據吉人天相之理，也未必準遭刦數！

但查來查去，未查出金不換的下落，却發現那條懸有「青衫狂客宇文狂敬邀雪刄紅娘卓紫娟舟中密會」字樣的船兒。

高小紅因卓紫娟已遁空門，不入江湖，連最心愛的成名兵器「朱紋雪刄」，都送了自己，宇文狂也自從「招魂坳」一敗，憤而出家，自對這面布幡，大感驚奇，立即上船一探。

船上的「青衫狂客」，自然不是宇文狂本人，而是高小紅渴欲尋找，而尋之不得的「江湖敗子」金不換。

金不換自從在「西洞庭山」的山底後洞之內，與一女子，胡裏胡塗的鳳倒鸞顚之後，不單體中過量的「黑美人珠」的脹力自解，性命得以保全，連眞氣內力方面，也頗有增益。

但等他從極酣極美的婆娑春夢中，百骸皆舒地，甦醒過來，却又覺得孤獨地，生出了茫然與惑然之感！

因為，餘香雖然在抱，貞紅雖然在石，顯示適才的旖旎溫馨，不是夢境，但那個替他織夢的人，却已杳無踪跡！

金不換是深情人，不是薄情人，是有心人，不是負心人，他怎甘就此失去愛侶？立思設法尋找！

但要想尋找愛侶的先備條件，便是必須知道這位愛侶是誰？

根據石上貞紅，金不換已經明白對方為了救己一命，寧願在胡裏胡塗，名不正，禮不合的難堪情況下，犧牲了女孩兒家最寶貴的甚於性命之物！

以往，雖衣香鬢影，多結佳人，近年來却敗子回頭，自律頗嚴，只有一直痴隨的「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承蒙青睞，却尚未見過她廬山眞面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和被贈「黑美人珠」，但却以「凌公子」名義神交，最近由高小紅始知她也深深暗戀自己的「幽靈門」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

而這三女之中，最可能的，又是高小紅。

因為論交情，以高小紅與自己最深，其他兩位，不僅剛剛結識，甚至於還說不出她們是甚麼模樣？

何況，風聞長孫玉珠與林如雪為了自己，正約在某處決鬥！

而自己血管欲爆，騰身破艙入水時，高小紅誓死相隨，一同落皮，並彷彿記得她還伸手抱住自己……

這樣一加判斷研究，金不換幾乎毫不懷疑地，斷定那位捨貞救人，與自己共同織造一場荒唐春夢的可愛可敬可感可佩對手，就是高小紅。

甚至於他對高小紅的不告而別，都有了自以為是的合理解釋……

他認為高小紅之暫時離去，有兩點原因，一是基於女孩兒家的嬌羞，第二點是恐怕自己難堪，才暫時別去，容後相見。

既已確定是高小紅，金不換於離開水洞後的第一要務，便是尋找這位「刁蠻鐵胆小龍女」——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愛妻！

但太湖茫茫，龍女杳杳，盲目亂找，未免太難！

於是，金不換想出妙策，買了一隻船，並懸上一幅「青衫狂客宇文狂敬邀雪刄紅娘卓紫娟舟中密會」白幡，想叫高小紅來找自己。

因他知道卓紫娟既傷夫喪，又受挫折，業已絕意江湖，連最心愛的兵器「朱紋雪刄」，都送給了高小紅，而高小紅也知曉「青衫狂客」宇文狂，業已削髮出家之事！

只要高小紅看見這面白布長幡，或是聽人說起湖中有這麼條船，她必是心中生疑地，趕來上船探看。

金不換的主意打得不錯，他在湖中游求兩日，高小紅便已得訊趕來。

高小紅既稱「刁蠻鐵胆」，性格自極豪放爽直，她一到便飛身上船……

一上船便高聲喝問：「是那位江湖朋友，竟如此大胆，敢冒用『青衫狂客』宇文狂兄名號？」

金不換一聽這嬌脆清亮語音，便知是自己魂夢相思，對她又啣恩，又負疚的高小紅趕到。

一雙情人之間，何妨開開玩笑：金不換遂裝出一種蒼老語音答道：「是我！」

那知高小紅對他痴戀太深，整個芳心，均為「江湖敗子」佔據，任憑他如何裝作，仍能從區區兩字「是我」之上，便聽出他是誰來？

高小紅心中只是期望金不換吉人天相，能脫大刦，如今一旦證實，自然喜得心魂皆顫地，失聲叫道：「是金哥哥！」

隨着話聲，人已向艙中撲去！

從聞聲知人，裝腔無效之上，金不換深深感覺出高小紅痴愛自己，太以眞切，不禁胸懷激動地猿臂雙張！

恰好高小紅撲進艙來，把個豐滿、苗條、香噴噴、軟綿綿的美人胴體，投進他的懷內！

金不換雙臂一緊，把她緊緊摟住，俊目中淚光閃動地，先向高小紅玉頰上親了一親，然後貼着她耳邊，低聲說道：「紅妹，謝謝你，眞謝謝你對我這樣關懷！」

高小紅痴戀金不換，兩人雖心心相印，却始終發情止禮，從來還沒有這樣火辣辣的親熱過，她不禁全身起了一種喜悅過甚的輕微顫抖，也淚光盈眸地，低聲答道：「金哥哥，你……你我之間，似乎用不着再說『謝』字……」

一來金不換早年本是倚翠偎紅的調情聖手，二來他因認為彼此業已曾經滄海，除却巫山，早把高小紅視為愛妻，立誓絕不負她，江湖稍暇，便正名分，三來船中無人，連日寂寞，四來懷中胴體，溫香誘人，五來水洞綺夢，太堪回味……有此五大原因，他緊緊摟住高小紅，竟不似以前能以禮義自持，一面略加玩皮撫愛，一面吻着高小紅的耳根，悄悄說道：「紅妹，我……我是謝……謝你為我所作的重大犧牲……」

高小紅被他溫存逗弄得芳心狂跳，有點意亂情迷，以為金不換所說的「重大犧牲」，是指一同赴水之事，遂也以夢囈般的聲音，低低說道：「金哥哥，為了你，

高小紅不惜生命，薄視一切……」

他們兩人，誰也沒有半絲故意，但「西洞庭山」山底水洞的旖旎春光，弄假成眞，越扣越緊！

金不換又是憐愛，又是感激，兩行英雄淚，竟奪眶而出，流墮在高小紅的香腮之上，口中喃喃說道：「紅妹，你放心，從今後，你便是我的愛妻，任憑長孫玉珠與林如雪如何青睞？金不換也三千弱水，只取一瓢地，絕不負你，我們石爛海枯，天荒地老……」

這不是花花公子情場調笑之語，而是蓋代英雄的肺腑之言！

高小紅聽得呆了，喜得怔了，身軀還越來越燙，顫抖得更厲害了……

她想說話，却高興驚喜得說不出來！

她的淚兒，比金不換流得更多，却含着淚兒，伸出三寸丁香，就着金不換的面頰，把他所流出的情淚，像珍珠般，一顆顆的加以舐食！

金不換不是聖賢，何況聖賢也有情慾呢！

無論是柳下惠也好，魯男子也罷，假如他們所面對的，是與他們名份已定，早綰同心，不需再以禮義設防的床頭愛寵，夢裏情人，恐怕所表現的情慾強度，會比尋常人更爲熱烈！

玉女在懷，美人舐淚，此情此景，誰不消魂？

金不換的身軀，也抖顫了，他語音更低，也更溫柔，更含有挑逗性地，喃喃說道：「紅妹，我想……我想……」

他想幹甚麼？雖未直接說將出來，但天下人除了「白痴」之外，誰都知道！

高小紅不是傻姑娘，她當然懂，但却不好意思答應。

拒絕？更非所願，於是，高小紅的臉兒，超過她「小紅」之名，成了「大紅」，用幾乎金不換都聽不清楚的含糊喉音，緩緩說道：「金哥哥，我……我的一切，早……早就是你的了……」

語音才了，「嚶嚀」一聲，便在金不換的懷中，暈了過去。

這是遮羞和示允的最好辦法，意義爲「任君所爲」。

曾經滄海難爲水，前度劉郎今又來，金不換既獲得這種「任君所爲」的默示，還會客氣麼？

風光自然又旖旎了，……

但旖旎中有痛苦，旖旎中更有驚異！

有痛苦的，自然是高小紅，她人道初經，總難免在七分歡悅中，略含有三分苦味！

有驚異的，是金不換，他驚異的是天台之路，十分險窄生疏，自己竟像是新來阮肇？不像是前度劉晨，彭蠡烟消，瑤台花困，蛾眉月隱，巫山雲散……

金不換偷眼席間，心神劇震！

使他心神劇震的，是代表高小紅貞節純潔的無數飛花！

說來好笑，一般新郎，倘在花燭之夜，不見此物，可能大發雷霆，或引爲奇恥大辱地，悶悶一世！

如今，金不換見了此物，却如雷霆劇震，心中立即起了極濃烈的羞辱之感！

錯了，他知道錯了……

「西洞庭山」山底水洞中，拚捨元貞，救了自己一命的，不是高小紅！

問題出在彼此有愛意，彼此面皮均薄，適才雖有問答，均未明言，以致把冬瓜纏到了葫蘆架上！

這一來，自己若是重情，從此不負高小紅，便對水洞獻貞的救命之人負義！

自己若是重義，便對業已明言約定爲終身伴侶，說甚麼「三千弱水，只取一瓢」的高小紅薄情！

情義難全，突萌死念！

其實，「死」是最胡塗之人，因爲金不換縱會「薄情」尚可重「義」，縱然負「義」，尚可全「情」，若是一「死」，豈不「情」、「義」兩絕？

但最聰明的人，往往一經衝動之下，便作出最胡塗的事來！

於是，金不換匆匆結束，縱身破艙，再度墜入了太湖滄波之內！

高小紅驚得發呆之餘，也匆匆披衣服跟踪入水！

於是，另外兩人，也看得怔了，那就是宇文狂與蕭三，而蕭三更疑爲眼花地，看見了歷史重演！

入波之際，高小紅伸手去抱金不換，又使金不換愧心大起，死念狂熾地，倔強掙脫！

這又像是歷史重演，但身爲主角之一的高小紅，却立意不讓這情節連續下去！

因爲她知道僥倖之事，可一難再，自己不可能再抱住一條「金綫鯉王」，進入江湖隱俠漁網，金不換也絕難再在蓄意尋死的狀況下，不爲滄波所溺！

高小紅既有這種念頭，便可以控制局面！

因上次她是以爲金不換肝腸已斷，急痛太甚，情甘同死地，入水便暈，這次却神智極爲清醒！

何況，她有一肚子的蹩扭，非向金不換追問個清清白白不可！

這蹩扭就是金不換爲何在一見自己下，那等狂熱纏綿，而在……之後，又這等殘酷冷淡？

自己爲了他，曾萬里相隨，自己爲了他，曾情甘共死，自己爲了他，曾奉獻貞元……

自己究竟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他？竟使他在獲得奉獻後，竟產生這冷酷無情之舉？……

這種蹩扭太大，蹩得高小紅滿腦疑雲，滿腹怒火，非向金不換追根究底，問他個清清白白不可！

於是，金不換隨波而流，高小遺泗水猛追！

以「小龍女」的水性，已鬥得過「太湖滄波」，何況如今她還多了「天河釣叟」所遺贈的三丈「天蠶絲釣綫」？

追逐未久，金不換便被高小紅用釣綫纏住，拖入懷中。

但人才入懷，高小紅便知不妙！

一來，金不換死意甚堅，竟自行喝水，已呈昏迷狀態！

二來，他周身奇燙，似是同時發生了重大疾病？

高小紅雖是貞潔俠女，但江湖流轉，所閱極多，自然聽說過甚麼「夾陰傷寒」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管仲隰朋師螞蟻

管仲、隰朋隨從齊桓公前往討伐孤竹國，出發的時節，風光明媚，是景色秀麗的三月小陽春，但是班師回國的時候，却是瑞雪紛飛，臘梅盛開的隆冬時節；來時道路已全被大雪覆蓋，白茫茫的一片，莫辨東西。這時管仲提出一個好主意：「老馬識途啊！咱們姑且讓老馬當我們的響導吧！」於是鬆了一匹老馬的韁繩，讓牠自由地在前頭走，大軍則在後頭跟，果然不多時，就走回原先的來路上了。後來大軍走到山谷中，發現飲水都吃光了，山中的水源都結成冰柱，沒辦法喝，而大家又渴得厲害，這時輪到隰朋想出一個好主意，他說：「螞蟻在冬天的時候，都居住在土山向陽的一面以取暖，夏天則居在背陽的一面以避暑，如今時屆隆冬，蟻羣在的地方是向陽面，那兒的水源不會凍結，只要找到蟻巢，往下挖，定可尋獲水源。」果然大家在有蟻穴的地底下挖獲水源，解了大軍的乾渴。

孔融機反李膺

孔融隨父親到洛陽，當地頗富盛名的司棣校尉——李膺，人人爭睹，但李家有條規矩是：凡參見的人，一定得是名聞天下的才俊之士，或是自家的親戚。年僅十歲的孔融默默無聞，很想見李膺，不得已，編了一套謊言。他對着看門的人說：「我是李府的遠親。」看門的不疑有他，讓他進門。孔融上得堂內，大方坐到上席。李膺心中納悶：這小娃兒年紀輕輕，氣度倒是不小，待我前去問問：「小哥兒，我覺得你不大面善，你倒說說看咱們是那門的遠親啊？」孔融胸有成竹，不慌不亂慢條斯理地說：「小娃兒姓孔，祖上孔夫子和您老的先祖李耼，當年可有師生之誼啊，且傳爲千古美談，這個孔、李之交由來已久，所以我和您乃世家的親戚呢！」李膺萬萬想不到有這種說辭，在座的客人也都紛紛稱奇。就在大夥你誇我捧的當兒，大中大夫陳韙跨進堂內，大夥忙轉向他，訴說剛才孔融如何如何地聰明伶俐，那曉得陳大夫不但不誇一句反而說：「小的時候看起來頂聰明伶俐的，長大後未必就是才俊之士哩！」孔融順勢一句：「我想陳大夫小的時候，敢情和我一樣是太聰明伶俐了吧？」陳韙一聽，知道被孔融佔了便宜，不免紅耳赤，尷尬非常。

，乃是諸大絕症之一的世俗說法。

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把金不換弄出滄波，先壓出腹內積水，再抱回「天河釣叟」的草屋之中，設法調治！

「夾陰傷寒」之說，雖然無稽，但金不換於精神崩潰下，落波受涼，喝了不少湖水，確實腹痛如絞，寒熱交加，生了一場大病！

幸虧金不換體質太好，耐力極強，高小紅又稍明醫道，殷勤將護，以致雖纏綿病榻，暫時未能痊癒，却總算保住了一條小命！

但高小紅也因殷勤侍候之餘，問出了金不換在情感上突生激變的眞實原因，對仲誤會冰釋之餘，並毫無妒心地，帮金不換推敲研究，「西洞庭山」山底水洞的那場綺夢，究竟是誰與金不換所結，才好設法弄得皆大歡喜，面面俱到！

雖有誠心，惜無資料，他們只能決定是「降雪仙娃」長孫玉珠，與「飛鴻仙子」林如雪其中之一，不知究竟是誰？

疑思未解之際，驚人消息又來……

這日，高小紅入市購菜回來，才一進門，便向全身發軟，微熱未褪，躺在病榻上的金不換叫道：「金哥哥，我打聽來一樁足以使你關訊心驚的重大消息！」

金不換精神一振，目注高小紅道：「紅妹，是甚麼重大訊息？難道你已知道了誰是水洞之人？」

高小紅搖頭微笑道：「不是這項訊息，但也足够驚人，『龍鍾酒魅』蕭三，今日竟與一人，前往『幽靈門』總壇，拜望『飛鴻仙子』林如雪……」

金不換急急問道：「蕭兄所偕之人是誰？會不會是化名『殷世官』，化身『觀世音』的『降雪仙娃』長孫宮主？」

高小紅道：「我連日來均注意打聽，均毫無長孫姊姊訊息，與蕭三同拜『幽靈門』，求見林如雪的江湖大俠是你！」

「是我？……」金不換委實大感意外，聽得有點目瞪口呆！

高小紅點頭道：「不錯，與『龍鍾酒魅』蕭三，同拜『幽靈門』的另一大俠，就是『江湖敗子』金不換！」

金不換叫道：「奇怪，居然有人會冒打我的旗號？」

高小紅極爲嬌媚地，送過一瞥佯嗔白眼說道：「這也不算過份，你前日騙我之時，不就是冒打『青衫狂客』宇文狂的旗號麼？難道只許你扮人家，就不許人家扮你？」

（此時，高小紅並不知道假扮金不換的，正是宇文狂，她只是異常巧合地，隨口所論。）

金不換苦笑道：「紅妹錯會意了，有人扮我不奇，我是奇在此人居然瞞過了『龍鍾酒魅』蕭三兄那雙久歷江湖的閱人精目！」

高小紅嫣然道：「這一點也不算奇，因爲極可能的情況是，根本就未曾瞞避蕭三……」

金不換道：「若未瞞騙，便屬同謀，紅妹認爲蕭三兄覓來誰人，扮作我的形相，冒打我的旗號，與他去同拜『幽靈門』總壇？」

（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東瀛忍者櫻子夜行，被楚留香發現而跟踪。櫻子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在室外巡視一周，楚留香便乘機穿窗而入，伏於樑上窺伺。不久，櫻子也穿窗入內，隨即卸裝，脫得一絲不掛。這時，銀箭公子薛穿心出現於窗外，被櫻子發覺，竟發聲邀他入室。薛穿心進來後，櫻子依然全身赤裸，毫無羞態，且對薛穿心極盡挑逗之能事，但他不僅不爲所惑，反突而掌摑櫻子，原來她曾用箱子將一個剛洗過澡的女子裝了帶走。這女子是誰，請看下去。

江湖絕命女　殺人只一招

（三）箱子裏的姑娘

「如果你殺了我，那麼我可以保證，你找到的一定是個天下最髒的死女人。」

看到薛穿心臉上的表情，楚留香就知道她的方法用對了。

對薛穿心這種男人，哀求欺騙誘惑反抗都沒有用的，你一定要先抓住他的弱點，把他壓倒。這個來自扶桑的女人竟彷彿天生就有種能夠瞭解男人的本能。就好像野獸對獵人的反應一樣，大部份女人窮極一生之力也追求不到。

薛穿心的態度果然改變了！

「兩個死女人大概無論對誰都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他微笑：「我只希望你們兩個都能太太平平乾乾淨淨的活到八十歲。」

微笑使他的臉看來更有吸引力，櫻子的態度也改變了。

「你是不是想要我帶你去找她？」

「是。」

「找到了之後呢？」

薛穿心的微笑忽然變得說不出的邪惡，忽然摟住了櫻子的腰，在她耳邊輕輕的說：

「那時候我就會要你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男人了。」

× × ×

櫻子不是笨蛋，也不是那種一見美男子就會着迷的小姑娘，就憑這麼樣的一句話，她當然不會帶他去的。只有她才知道箱子在那裏，這是她唯一可以對付薛穿心的利器。

她當然還需要更可靠的保證，還要提出很多條件來，等他完全答應了之後才會帶他去。可是她沒有。

什麼條件都沒有，什麼保證都沒有，聽到這句話，她就像是着了迷一樣，如果胡鐵花在這裏，說不定立刻就會跳下去給她兩耳光，讓她清醒清醒。

幸好楚留香不是胡鐵花。

就在櫻子穿衣服的時候，他已經明白了她的意思，她這麼做，只不過是爲了要把薛穿心騙出去而已。

——她爲什麼要花費這麼多心機把薛穿心騙出去？是不是因爲她不願意讓他再留在這間房裏？

她走出去的時候，甚至連房門都沒有關好。

看着她走出去，楚留香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那口箱子一定就在這間房裏」，如果有人敢跟他賭，隨便要賭什麼他都答應。

如果眞的有人來跟他賭，隨便賭什麼他都贏了。

× × ×

箱子果然在，就在床後面。

一張有四根木柱的大床，掛着雪白的紗帳，床後面還有兩尺空地，除了擺一個金漆馬桶外，剛好還可以擺得下一口大樟木箱。

箱子裏果然有個剛洗過澡的大姑娘，年輕、美麗，還在暈迷中，身上只裹着條粉紅色的純絲浴巾，把大部份足以讓任何男人看見都會心跳的胴體都露了出來。

楚留香的心也跳得至少比平常快了兩倍。

他心跳並不是因爲她那清純美麗的臉，也不是因爲她那圓潤柔滑的肩，更不是因爲她那雙被浴巾半遮半掩着的腿。

他根本沒有注意去看這些地方。因爲他第一眼就看見了一樣把他注意力完全吸引着的事。

他第一眼就看見了一鈎新月。

一鈎彎彎的新月，就像是鐵砂一樣，印在這位姑娘雪白的胸膛上。

× × ×

楚留香立刻想到了焦林，想到了焦林交給他的那塊絲帕，想到了絲帕上那一鈎「用紅絲綫繡出來的新月。

他立刻就把箱子關上。

一轉眼之後，這口箱子就已經不在這間房裏了。

× × ×

一口又大又重的樟木箱，箱子裏還有個半暈半迷半裸的大姑娘，他能夠把它帶到那裏去？

更要命的是，他已經聽到胡鐵花那邊有痲煩了。

他不能不管胡鐵花，也不能不管這個大姑娘，他要去對付胡鐵花的對頭，又要對付櫻子和薛穿心。

別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定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

幸好他不是別人，別人沒有辦法，他有。

他是楚留香。

——眞該死，他爲什麼不是別人，偏偏要是楚留香？

× × ×

用黑絲綫繡在金色緞子上的「勝」字鏢旗迎風飛捲，萬勝鏢局的鏢師中最冷靜最清醒的一個也已有了五六分酒意。

一個人有了五六分酒意的時候，正是他最清醒的時候。

最少也是他自己覺得最清醒的時候。

所以他第一個看見有個人托着一口大箱子從外面衝了進來。

——這個人是不是瘋了？是不是有什麼毛病？

他正想跳起來，先把這個人一脚踢到桌子下面去再說，誰知道這個看起來老老實實的生意人用一隻手在臉上一扯之後，就忽然變成了一個他平生最佩服最喜歡的朋友。

「香帥，是你。」他叫了起來：「你怎麼來了！」

楚留香沒有解釋。

他已經用最直接而且最快的一種方法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一把將這個鏢師拖入一間沒有人的房裏，把箱子交給他，把那塊絲帕也交給了他。

「如果箱子裏有人醒了，你就把這塊絲帕給她看，告訴她你是焦林的朋友，焦林就是她親生的爸爸，所以她一定要在這裏等着，等我回來。」

這個本來一直認爲自己很清醒的鏢師忽然發覺自己一點都不清醒。因爲他根本弄不懂這是怎麼回事，也想不懂楚留香在說什麼。

唯一能夠讓他相信的是，這個人確是楚留香，楚留香要他做的事總不會錯的。

所以他立刻答應。

「好，我等你回來，我就坐在這口箱子上等你回來。」他說：「可是你一定要快點回來，我們兄弟都想陪你喝杯酒。」

× × ×

楚留香果然很快就回來了。

一看到白雲生遠走，花姑媽出現，他就回來了，但是他回來的時候，這地方已經沒有人能陪他喝酒了。

第八章

(一)全身每處都是武器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喝酒，也有很多人不喝，有些人不喝酒是因爲他們根本不喜歡喝，不願意喝，不高興喝，不想喝。

也有些人不喝酒是因爲他們不敢喝，喝了之後會生病，會發風疹，會被朋友怪親人怨老婆駡，甚至會把自己的腦袋往石頭上撞。這些事都是很不愉快的，等到第二天酒醒後，一定會後悔得要命，以後就漸漸不敢喝酒了。

可是眞正不喝酒的有兩種人，因爲他們根本不能喝。死人當然是不能喝酒的。

另外一種人，就是已經喝得快要死的人，已經喝得像死人一樣睡在地上，抬也抬不動，叫也叫不醒，打他兩巴掌也沒有感覺，就算踢他兩脚都沒有用，這種人連人參燉鷄的大補湯都喝不下去了，怎麼還能喝酒？

楚留香回來的時候，這個跨院裏已經只剩下這兩種人了。

不管是死是醉？也不管是怎麼醉的。反正每個人都已經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不能動了。只有一個人例外，只有這唯一的一個人還沒有躺下去。

箱子仍在。

這個人仍然端端正正的坐在這口箱子



上，只可惜已經不是那個要坐在箱子上死守着楚留香回來喝酒的朋友了。

楚留香一看見他那身銀白色的夜行衣，一顆心就已經沉了下去。他不怕這個人，可是他也不喜歡碰到這個人，非常不喜歡。就好像他不喜歡碰到一個刺蝟一樣。

薛穿心却好像很高興見到他。

「果然是你，你果然來了，」他微笑着：「這次我總算沒有猜錯。」

「你早已想到是我了。」

「一出房門，我就已想到箱子很可能就在房裏，可是等我轉回去時，箱子已經不在了。」薛穿心說：「除了楚香帥外，誰有這麼快的身手？」

他笑得更愉快：「幸好我也知道香帥和萬勝鏢局的交情一向不錯，所以才會找到這裏來，否則今日恐怕就要和香帥失之交臂了。」

楚留香苦笑！

「以後你再遇到這一類的事，能不能把我忘記一兩次？」

「以後我一定會盡力這麼樣去做，」薛穿心說得很誠懇：「只可惜有些人總是會讓人常常記在心裏，想要把他忘記都不行。」

他忽然嘆了口氣：「尤其是萬勝鏢局的朋友，此後恐怕日夜都要將你牢記在心了。」

「爲什麼？」

「爲什麼？你眞的不知道爲什麼？」薛穿心淡淡的說：「如果不是你把這口箱子送來，他們此刻一定還在開懷暢飲，怎麼會慘遭別人的毒手？」

「是別人下的毒手！不是你？」

「我來的時候，該醉的都已經醉了，該死的也都已死了，」薛穿心又在嘆息：「出手的這個人，手脚也快得很，幸好我知道楚香帥是從來不殺人的，否則恐怕連我都要認爲這也是你的傑作。」

楚留香沒有摸鼻子。

他的鼻尖冰冷，指尖也已冰冷。

薛穿心忽然又問他：「你想不想再看

看箱子裏的人？」

「箱子裏的人怎麼樣了？」

「也沒有怎麼樣，只不過不明不白的把一條命送掉了而已。」

楚留香冰冷的鼻尖上忽然沁出了一滴冷汗，連臉色都變了，就連他最老的朋友，也很少看到他臉上會有這種强烈的變化，就算在他自己面臨已將絕望的生死關頭時，他也不會變成這樣子。

可是他想到了焦林，想到了那個幾乎已經一無所有的朋友，對他那種信任尊敬，如果他讓這麼樣一個朋友的女兒因爲他而死在一口箱子裏，那麼他這一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只不過是一堆垃圾而已。

× × ×

夜，通常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熱鬧的夜。

另一個則是寂靜的夜。

可是，夜深了，却往往祗有一種情況而已。

它是：——死寂一片。

由於至少人都須要睡眠，連畜生都如此。

但，除了夜貓子！

× × ×

這個女人就像夜貓子一般，潛伏在屋簷上。她的眼睛也似夜貓子一樣，發出晶銳的光芒，完全像夜貓子那樣，盯住着它眼目中的獵物！

女人應該是溫柔的。

一個純潔的女人，在這死寂一片的深夜，早應該在她的閨房中入了夢鄉。



即使她有一個心愛的情郎，她也應該偎依在情郎的懷抱中甜暢的入睡。

可惜，這個女子却並不在她的閨房的繡榻上入睡。

也不在她情郎的懷抱中甜睡。

而是在這既涼又硬的簷瓦上潛伏着。

這個女子有着一副美好的身裁，雖然她全身俯伏在瓦上，可是仍舊將她波浪式的身裁凸出無遺。

唯一可惜的是，夜晚的月光已被烏雲所遮蓋，看不出這個女子的面貌，不過，以這個美好的身裁來說，這個女子即使不是美艷絕倫，也不見得會太醜。

月亮終於從烏雲中鑽了出來。

這個女子非但不醜，而且漂亮。

她何止漂亮，簡直美艷絕倫！

令人稍嫌的是，這個美艷絕倫的女子的臉上却是顯出一股冷酷的殺氣。

這股殺氣，將她的美艷，全部抹煞殆盡！

驀地，這個像夜貓子的女子纖足一挺，她的整個美好嬌軀，頓從瓦簷上朝庭院中的那顆老槐樹上撲了過去。

祗聽得輕微已極「嗖」的一聲。

僅這麼輕微的聲音。

但，她已將躲在這顆老槐樹上的一個黑衣人置於死地。

使這個黑衣人致命的所在，是他的前胸。

手法很清脆，很俐落，可是手段却極兇暴，極殘忍！

這個男子死了。

他死得雖然很殘酷，不過倒也沒有痛苦。

好似在電光一閃之間，了結生命。

這個女子將死者的頭髮栓在椏枝上，迅速的反身竄出，又竄撲到剛才的瓦簷上，又像適才那般，俯伏着不動。

所唯一不同的，這個女子的眼神更爲兇暴。

如果再要用「夜貓子」來形容她，已不適合。

她現在像一頭豹子一般，活似一頭生性兇殘的雌豹。

她俯伏在簷瓦上。

分明在獵取更重要的獵物。

忽然，月亮又被烏雲吞沒了。

× × ×

夜，現在却祗存下這一種情況。

它是死寂一片。

簡直在空氣中，可以嗅到一陣死味。

何況在片刻之前的確已死了一個人。



在死味中，猶帶着血腥味道。

有人把生命當作朝露晨霧。

也有人把生命視爲夕陽晚霞。

可是，不管怎樣，生命是美麗的，不然的話，就不會有人要說：「好死不如惡活。」

人，什麼體驗都會有，都能有，就是不會有死的體驗，其實，也不能有死的體驗。

因此「好死」這兩個字是否能成立？

是一樁懸疑的事。

這個身裁優美的女子，就是能够使人獲得「好死」，如果這「好死」兩個字能成立的話。

她從不使對方有任何不死的餘地與機會。

她除了身懷這一招致死的「摘心攖喉」之外，她還另有一招是：——「反摘自攖」。

她的原則是：敵死我存，敵存我亡。

她給任何一個對方一個機會，這機會是能避過她這一招，由於她從不發第二招，如果發第二招的話，這第二招是對付自己。

她殺死了許多人，都是在這一招之下，因此她活到現在，也沒有用過第二招。

她有一副美妙的身裁。

有一副美艷的容貌。

她更有一個漂亮的名字：——詩詩。

女人的名字有一個詩字，已足以襯托出她多麼娟秀文靜，何況兩個詩字疊在一起。

可是，她却絲毫沒有詩意。

她非但缺乏詩意，而且兇殘至極。

因此，她被稱爲：「絕命女」！

「絕命女」在江湖上，誰都沒見過她的眞面目，即使是被她殺死的人，在臨死前的一刹那，也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江湖上都認爲，如果能够見到「絕命女」的話，那麼這個「絕命女」一定已然絕命，看到的是她的屍體！

絕命女殺死的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有俠士、有惡徒，她似乎正邪不分。

她唯一能分的是她不變的原則！

現在，她仍舊俯伏在簷瓦上。

活似一頭雌豹！

× × ×

一千兩紋銀賺得的確容易，所惋惜的是，這個書生却無福消受，這一千兩銀，由於他已死在這絕命女的「摘心攖喉」之下。



兩個時辰之前，他尚端坐在九美環繞之間，不過現在他却躺在庭院的血泊之中了。

常言道得好：「三兩黃金四兩福」，這個書生命中缺乏一千〇一兩紋銀的福份，所以他無福消受這一千兩紋銀，反而賠上了自己這條薄命。

可是這個薄命的書生尚有一些祖上積德，寂靜的庭院中忽然出現了一個少女，她走到這書生屍邊，嘆息了一聲，似乎很憐惜地輕說：

「唉，世上眞是有這麼多的貪婪之輩，連飽讀書經之士也不例外，年紀輕輕，却死於非命，落得如此下場，看在你適才對我並無輕侮的份上，讓我將你埋葬在這庭院之中，免得你暴屍土上。」

這少女手中拿了一柄鐵鏟，一邊說，一邊在屍邊鏟土。

「陸姑娘。」

適才陪她應箋召來的那個「烏師」，手中還是提了那把胡琴，打從庭院月牙門中，走了出來，笑吟吟的對這少女說：

「往日善唱黛玉葬花，想不到今晚你在這裏葬屍。」

「唉，」少女又喟嘆了一聲，幽幽地說，「這個書生年紀輕輕，爲了貪些身外之物，連條性命都送掉了，暴屍於地，我甚不忍，看他適才倒非一個輕薄之徒，故而就將他草草埋葬。」

休瞧這個烟花少女嬌小玲瓏，弱不禁風，可是手持這柄鐵鏟却是足有二十斤重，祇見她纖手揮動之下已然掘了一個足以埋屍的地洞。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闖出地獄門　還我自由身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飄被囚於一處「人間地獄」，列爲「丑級死人」，她担憂於自己不知何時何日才能逃出生天，一時想不開，竟橫劍自刎。幸被女婢及時搶救，始得生還。各女婢勸慰她不要再尋短見，只要她在一年之內練成絕頂武功，打敗對面屋內之人，便可脫離這人間地獄。某日，一怪老人來到，自稱是海飄的師父，並對她所學的飛星九絕劍法批評得一無是處，海飄不服，怪老人乃施展一招「金鷄獨立」的招式，聲言以左脚能奪得海飄的劍，叫海飄仗劍全力向他進攻，即使他死於劍下，亦無人追究。如果他單足奪了海飄的劍，則海飄要拜他爲師……

海飄冷冷一笑，突然亮劍。

就算把她的頸子砍斷，她也不相信有人能用一隻脚就可以奪取自己手中的飛星劍。

她也沒有打算殺害這個老人，她只希稱證實一點：「飛星九絕劍法」絕不是下乘的武功。

她向青袍老人發劍。

她發出的第一劍，並不兇狠，速度也平平無奇。

青袍老人淡淡一笑，居然對海飄這一劍毫不理會。

海飄冷笑，劍鋒去勢突然化弱爲强，由慢轉快，而且每一劍刺出後，都蘊藏着無數巧妙無窮的變化，就像是夏夜羣星，忽然一起從天空中跌下來一樣。

無論怎樣，這種劍法都不是「下乘武功」罷。

但青袍老人雖然只用一條左腿，但却仍然能跳動如飛，就像是一隻靈活的大青蛙。

海飄的劍雖如水銀瀉地，堪稱無孔不入，但偏偏就是無法傷得了青袍老人。

她最少有十幾劍，可以把青袍老人刺傷或砍傷於劍下，但不知如何，到最後還是給對方輕易的閃避開去。

海飄悚然一驚。

這老人的確本領非凡，雖然只用一條腿，但却仍然來去如飛，令人嘆爲觀止。

不過她仍然不相信他可以憑一條腿就把自己的劍奪取過去。

但她錯了。

青袍老人突然一腿向她迎臉踢去。

海飄急閃。

她閃得很快，但却是居然還是沒有閃開。

「啪」的一聲，青袍老人的鞋子突然飛脫，重重拍在海飄的臉上。

海飄給這隻又臭又髒的鞋子打得滿天星斗，一怒之下，手挽劍花，把那隻鞋子削開七八塊。

青袍老人桀桀怪笑，突然躍起，以足趾向海飄的肩井穴上點去。

海飄劍削臭鞋，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有此一着，正待回劍掩救，已來不及。

她只覺得身子一麻，五指同時酸軟無力，「噹」的一聲，飛星劍已跌在地上。

青袍老人又是一陣怪笑，滾地以口啣劍，然後又獨脚站立着。

海飄呆了。

直到現在，她終於開始懷疑，飛星九絕劍法是否眞的是「下乘武功」？

（二）

青袍老人告訴海飄：「爲師本是個道士，但現在已沒有興趣與那些牛鼻子爲伍了。」

海飄茫然的望着他。

青袍老人接道：「爲師覺得天下間的道士沒有一個中用，就算是武當九泰、九賢，全是徒負虛名之輩，沒有半點眞材實學。」

海飄暗暗透了口氣。

九泰道長和九賢道長都是武當派武功最厲害的高手，這兩人內外兼修，劍法之高，更是天下知名，但在青袍老人的眼中看來，却是一文不值，居然說他們徒負虛名，沒有眞實的本領。

青袍老人解開了海飄的穴道，把飛星劍交回給她，說道：「爲師姓賀名閃山，妳能否離開此地，全看妳是否用心學藝擊敗對手，這件事極爲重要，妳不能老是歎在這裏，而爲師也絕不能因爲妳而丟盡了臉。」

海飄點頭。現在她除了點頭認命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但有一點是不由她不佩服的，就是賀閃山的武功的確出神入化。

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在這裏拜了一個這麼樣的師父。

× × ×

就從那一天開始，賀閃山每天黃昏，都必定來到這間大屋子裏，給海飄傳授武功。

海飄很用心練習。

但無論她怎樣用心練習，賀閃山都總是不滿意，每次都搖頭嘆息，喃喃罵道：「蠢材，不中用。」

海飄也不去理他。

她練武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離開這個地獄，除此之外，倘若不練武打發時光，倒也未免太納悶了。

轉眼又已到了春天。

積雪漸溶，天氣却反而更冷。

海飄仍然孜孜不倦，勤奮練武。

賀閃山敎她的是一套內家掌法。

到了這個時候，他又再敎她練習一套劍法。

賀閃山道：「妳若能把掌法和這套劍法融滙貫通，那麼已經免强可以算是個武林高手。」

海飄暗暗透了口氣。

賀閃山以前說飛星九絕劍法是「下乘武功」，但現在却又說自己將可成爲「武林高手」，雖然是「免强」一點，但其間的變化也可謂相當驚人，難道自己在這短短幾個月之內，眞的有如此長足的進展？

她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却又希望這是事實。

海飄是個喜歡好强爭勝的女孩子，她初時以爲自己的武功不可一世，那知道却在江湖上連番碰壁，而且屢次一敗塗地，她對飛星九絕劍法，確已信心大失。

假如自己的武功能夠邁進一大步的話，那麼將來就沒有人可以欺負自己了。

其實她並不太担心自己是否會被人欺負，她最重視的，還是自己能否倒轉過來，去欺負那些專門欺負別人的壞蛋。

她本來的願望就是行俠江湖，要成爲一個人人敬仰的江湖俠女。

（三）

時光匆匆，瞬即已居六月。

這大半年來，海飄心無旁騖，專心習武。

賀閃山仍然是那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但海飄已見怪不怪，無論師父說甚麼，罵甚麼，她都絕不放在心上。

以前蘇大媽曾對海飄說過：「天下間大多數的父親、師父都有一種罵人癮，面對着自己的兒女、徒弟，不罵不舒服，不罵不過癮，這一點妳必須牢牢記住的。」

蘇大媽雖然是個粗人，但她的說話往往一針見血，很有見地。

她這些說話，海飄一直都沒有忘記，而且一直都牢牢的記在心上。

如今想來，蘇大媽的話有道理極了。

× × ×

六月二十三，晴。

這一天，海飄用過晚飯，還不見師父到來，心中正在暗暗奇怪。

她以前一直對賀閃山沒有多大的好感，但近個把月以來漸漸覺得，這個老人並不如外表那麼可怕，他雖然經常責罵海飄，但未始不是一番好意。

天上羣星閃閃，賀閃山的踪影還是全無。

就在海飄等得心焦的時候，一個人來了。

這人並不是賀閃山，而是一直都在大屋門外把守着的冷嬌美。

× × ×

冷嬌美今天的衣服很美麗，簡直就像是一個孔雀。

可惜她已年華老去，再美麗的衣服也不外給人「衣服美麗」的感覺而已。

一個老太婆所能擁有的，絕不會是「美麗」這兩個字。

她可以擁有的是女性的尊嚴，和豐富的人生經驗。

冷嬌美今天的神態很嚴肅，就像是科場上的監考官。

她冷冷對海飄說：「賀閃山說，妳已可以擊敗我！」

海飄一怔。

賀閃山幾時說過這一句話？

冷嬌美冷冷的接道：「只要妳能闖過我這一關，妳就有資格去對面的大屋，跟妳的對手決一死戰！」

海飄眼珠子轉動着，道：「眞的？」

冷嬌美冷冷道：「還有甚麼眞的假的？看掌！」

她突然衝過去，雙掌緊逼海飄。

海飄沒有拔劍，也以掌相迎。

冷嬌美掌法奇詭多變，每一掌的去勢，都從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劈出，而且每一招的變化，都是妙倒毫巓，只要海飄一怠慢，冷嬌美的雙掌立刻就會在她的身上擊個結實。

冷嬌美的掌法實在是太快，也太精彩了。

在大半年前，海飄遇上這種掌法，簡直是無可抵禦的。

但現在却形勢有所不同。

海飄本來毫無信心，但却逼於無奈，必須迎戰，但一路接戰之下，雖然暗暗驚悸於對方的掌法如此詭異多變，但更令海飄吃驚的，却是她自己居然很輕鬆的就可以把冷嬌美的掌法一一化解。

這是連她自己都無法相信的怪事。

賀閃山傳授給她的是甚麼掌法，她一直都不知道。

直到現在，她還是不知道。

但她總算知道了一點：這套掌法確然是足以驚世駭俗的武林絕學。

冷嬌美越戰越勇。

她雖然已是個年紀老邁的婦人，但此時殺得性起，竟然白髮飛揚，青筋凸現，就像是一隻又惡毒又飢餓的豺狼。

假若海飄是一條小山羊的話，此刻勢必葬身於豺狼之口。

但海飄已非昔日之海飄，她的武功已和大半年前有了極大的分野。

冷嬌美雙掌上的勁力越來越强，彷似暴風雨般轟向海飄。

但海飄雙掌上的勁力竟然也絲毫不弱於對方，而且隱隱還有蓋過冷嬌美之勢。

海飄心想：掌法上的招式還可說是師父教導有方，但內力綿綿不絕，比起從前，何止强勝十倍，人人都說內力修爲非長時期苦練不爲功，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她心中疑雲陣陣，但畢竟還是喜多於驚。

倏地，她又想起了一件事。

——每天晚上練功完畢之後，蔗糖例必捧着一盅清湯給我飲用，這種湯清香甘冽，喝後舒暢無比，而且還有一股熱流直透丹田，難道我的內力大增，與此大有關係？

她一面想得出神，雙掌的變化自然而然地便緩慢下來。

高手相爭，最忌分心移神，她這一陣痴想，不啻是放鬆了自己的門戶，給予敵人襲擊的良機。

但冷嬌美此時已大汗淋漓，成爲了强弩之末。

雖然她明知這是一個大好機會，但無奈已是力不從心。

海飄的掌法放緩，她的雙掌也是同樣地慢了下來，甚至比海飄還更慢上一倍。

這一來，强弱勝負已然分明。

冷嬌美突然喝道：「住手！」

她這一聲叱喝並不响亮，而且聲音已經相當虛弱。

海飄立刻停手。

冷嬌美面色慘白，額上汗如雨下，道：「我輸了，妳可以過去向另一個丑級死人挑戰。」

蔗糖、花枕兒、不懶和小紅娘都跑了過來，花枕兒脹紅了臉，大聲道：「恭喜妳，妳已練成絕頂武功，妳一定可以擊敗對手，離開這裏的。」

海飄茫然的望着他們。

「妳們對我眞的有信心？」

小紅娘眨了眨眼睛，道：「當然有信心，妳一定可以擊敗對手的。」

海飄道：「我甚麼時候過去向人家挑戰？」

突聽冷嬌美道：「不必妳過去，人家現在已經來了。」

海飄一楞。

蔗糖、花枕兒、不懶和小紅娘也同時一楞。

大門外五條人影飄然而進。

那是四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

在美少年背後的，是一個滿臉病容的漢子。

他在咳嗽。

咳嗽聲混濁而沉重，就有如他的目光那樣。

× × ×

這人兩鬢已灰白，臉色更蒼白，他穿着一襲笨重殘舊的棉袍，就算不咳嗽，也會給人一種滿臉病容的感覺。

現在是六月，天氣一點也不冷，但他却仍然穿着這件笨重得可怕的棉袍。

冷嬌美伸手向那病漢一指，然後又對海飄說：「妳的對手就是他！」

× × ×

海飄忽然又呆住了。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對手，原來竟是一個病漢。

他不但是個病漢，而且雙手已斷折。

（四）

四個美少年的相貌都很相似，似乎是四兄弟。

但冷嬌美又告訴海飄：「他們分別姓韓、趙、商、伍，都是霍先生的書僮。」

四個人的姓氏都不相同，自然不是同胞兄弟。

海飄聽見了「霍先生」這三個字，再看看他的兩臂，不禁脫口道：「他就是霍十三刀。」

滿臉病容的漢子忽然淡淡說道：「我就是霍十三刀。」

× × ×

海飄第三次發呆。

她曾經在八腿貓口裏，知道霍十三刀斷腕的事，但却怎樣也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遇見了他，而且還將會成爲自己的敵人。

也許他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對手，但在刀來劍往的激烈拚搏中，無論是敵人也好，對手也好，雙方的立場都是相對的，其中只能有一個人可以獲得勝利，可以離開這座人間地獄。

想到這裏，海飄心亂如麻。

雖然江湖上不少人抨擊霍十三刀，罵他是個魔鬼，是個殺人兇手，但海飄却相信八腿貓的一句說話。

八腿貓說：「霍先生是個好人。」

第一次說這句說話的人，也不是八腿貓，而是郎如鐵。

郎如鐵把這句說話告訴八腿貓，八腿貓又再向海飄轉述。

郎如鐵和八腿貓都說霍十三刀是個好人，他就一定是個好人。

海飄沒有想到自己這種想法是多麼的率直，但她却覺得自己絕不會錯。

她相信的也許不是自己，而是郎如鐵和八腿貓。

但現在，她却必須與霍十三刀決一死戰，否則，她就得留在這座人間地獄。永遠的留下！

對於嚮往自由的海飄，那簡直是無法忍受的事。

她必須離開這裏。

除非力戰而敗，否則她自己絕對不該犧牲這一次的機會。

她已作出了決定。

飛星劍已緩緩出鞘。

她的劍仍然是那一把，但她的人已變，她的劍法也已改變。

她很冷靜，就像是一座自古以來從來都沒有溶化過的冰山。

蠟丸的秘密

（一）

霍十三刀同樣冷靜，甚至比海飄更冷靜。

雖然他的手早已斷折，但他現在又有了另一雙手。

人不是蚯蚓，沒有再生能力。

霍十三刀也不例外。

他現在這一雙手，已非血肉之軀，而是兩隻精鋼製成的鋼手。

這一雙鋼手製造得很巧妙，霍十三刀可以用它來握刀，也可以用這把刀來殺人。但它能使霍十三刀回復以前的刀法嗎？

沒有人能肯定。

然而無論怎樣，霍十三刀已有了手，而且還能揮刀殺人。

江湖上，誰敢漠視霍十三刀的刀法？

即使秦大官人，他也不敢。

這一戰對霍十三刀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他絕不能敗。

他若敗在眼前這個長髮女郎的劍下，他這一輩子就眞的完了。

× × ×

海飄也不能敗。

但這一戰她也並不渴望必勝。

只要自己已盡全力，就算敗在霍十三刀的刀下，她也是死而無怨。

——霍十三刀是個好人。

「好人」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辭，「好人」並不代表「完人」，世間上「好人」不少，但「完人」却是鳳毛麟角，甚至根本就從來沒有在世間上出現過。

每一個「好人」都會有他的缺點，有些太頑固、有些太魯莽，有些胆子太大，有些却是胆子太小，想要求一個人能够十全十美，那是沒有可能的事。

一個人的好與壞，往往極難判決，有時候最壞的人會幹好事，被人認爲最好的人却會幹出一些卑劣下流的行徑。

以霍十三刀來說，他在江湖上的聲名並不好，但海飄却認爲他是個好人。

直到現在，她的觀感還是沒有改變。

但目前她除了與霍十三刀一決高下之外，雙方都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 × ×

就在這個時候，彭伯和賀閃山聯袂而至，他們兩人的神態都同樣沉重。

接着，一陣奇怪的鼓樂聲响起。

十八個披着黑色鑲銀邊斗篷的蒙面怪人，每個人的手裏都有一件不同的樂器，或吹或彈，或敲或打，吹吹打打的來到這座大屋子的門外。

隨着這十八個蒙面怪人之後，四個妖「媚女郎，身穿薄如蟬翼的輕紗衣裳，抬着一張又長又軟的豹皮巨椅，蓮步姍姍的走了進來。

軟椅上斜臥着一個銀袍人，他的手上握着一柄形狀奇古的銀杖，頭上戴着一頂鑲滿寶石的銀冠，但臉上却戴着一具白銀般的面具，令人看來雖然氣派莊嚴高貴，但却有更多的神秘、妖異之感。

顯然，這人就是這座地獄的魔主。

賀閃山凝注着海飄，道：「魔主今日親臨觀戰，這是你們莫大的殊榮。」

海飄心中一陣茫然。

自己的武功雖然已有飛躍的進展，但比起賀閃山、彭伯來說，還是猶有不及的，還有那地獄魔主，更是莫測高深。

她要離開此地，唯一的辦法只有擊敗霍十三刀！

（二）

霍十三刀的鋼手裏有刀。

這把刀無論型狀和重量都和他以前的刀毫無分別。

但分別仍然是有的。

他以前的刀銹漬斑斑，但這一把刀却晶瑩奪目，鋒芒畢露。

這是一把好刀。

但他的手呢？

他現在的一雙手是否還是那麼靈活？

他現在的一雙手是否還能使出那種凌厲可怕的刀法？

霍十三刀的臉似已僵硬。

倘若他的鋼手也同樣僵硬，這一戰他就必敗無疑。

彭伯突然高聲喧叫道：「比武現在開始！」

× × ×

吹吹打打的鼓樂聲忽然完全停下。

本來一片吵鬧的地方，已變成鴉雀無聲。

霍十三刀忽然大叫：「看刀！」

「刀」字出口時，他的身子已突然像一支利箭射出！

他的「手」沒有動。

他的刀也沒有動。

動的只是他的兩條腿。

但這兩條腿也同樣發揮出驚人的威力，他的腿移動得很快，單是這一點已足以制敵人於死命。

他連環踢出三腳，每一腿都力逾千鈞，保證可以同時踢死三條野狼。

但海飄的反應也絕不慢，霍十三刀這三腿並未奏功。

但霍十三刀這三腿已把海飄逼退了三丈。

海飄已退到牆角，不能再退。

她只能反擊。

但她的劍還未出手，霍十三刀的「右手」已如閃電般括向她的胸膛。

他這一着非但令人意外，而且還極其無禮。

海飄心中一陣怒火上湧，却聽得一極低沉的聲音在耳邊响起：「把這顆蠟丸交給郎如鐵！」

那是霍十三刀的聲音。

雖然事出倉猝，但海飄却是個玲瓏剔透的聰明人，而且一直都認爲霍十三刀是個好人，當即明白了對方突施「怪招」的用意。

霍十三刀的「右手」裏，果然暗藏着一顆細小的蠟丸。

海飄以極巧妙的手法把它接過，此時霍十三刀已背對着所有的人，而他的身子又遮掩着海飄，是以這一傳一接，誰也看不出半點破綻。

他們很快又展開了另一幕兇險的激戰了。

霍十三刀是刀法上的大行家，雖然他現在擁有的只是一雙鋼手，但依然刀如急雨，虎虎有威，倘若他雙手還在，海飄實在沒有半點把握可以擊敗他。

但現在的情況却是大不相同。

霍十三刀雖然能運刀如飛，但畢竟無法完全恢復原態，久戰之下，敗象漸呈。

但海飄心中却比其他人更爲雪亮。

霍十三刀也許未必打不過自己，但他却是存心退讓，故意要讓自己得勝的。

那一顆小小蠟丸，究竟是有着些甚麼秘密？

（三）

霍十三刀終於敗了。

他雖然吃了敗仗，但一點也沒有垂頭喪氣。

地獄魔主忽然冷冷道：「霍先生，你令人失望！」

霍十三刀毫不示弱，冷笑着回答：「魔主惠賜的一雙『百巧妙手』，又何嘗不令霍某失望？」

彭伯勃然變色，厲聲叱道：「在魔主面前，你竟敢言出無狀，放肆！」

「放肆？」霍十三刀倏地大笑：「現在霍某也許眞的很放肆，但霍某雙手若還存在，這一座地獄未必就能把我困住。」

地獄魔主乾笑着：「好大的口氣。」

霍十三刀道：「我已敗了，對你們來說，已沒有任何的價值。」

地獄魔主道：「失敗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壯志消沉。」

霍十三刀冷然一笑，道：「霍某已無大志。」

地獄魔主道：「士無志等如樹無心，你已被失敗的蠹蟲蝕空了一切。」

霍十三刀慘然一笑：「所以霍某活着不如死去。」

地獄魔主道：「你現在本已是個死人，你現在處身之地本來就是地獄。」

霍十三刀喃喃道：「不錯，我本來就已經是個死人……」

他一面說，一面把兩隻鋼手插向自己的胸膛，身子也隨着緩緩的萎縮下去。

× × ×

十六年前，霍十三刀單刀直闖點蒼山，一戰之內連殺點蒼道士一百三十九人。

那一戰轟動江湖，也有人同時傳出了霍十三刀的死訊，說他已在惡戰中重傷身亡。

但他沒有死。

點蒼派的道士雖然武功不弱，但在霍十三刀的眼中看來，殊不足懼。

十六年後，他重踏江湖，武功顯然又再邁進一大步。

但這一次，他却未殺一人，到頭來反而自戕畢命。

（四）

霍十三刀敗陣，蔗糖、花枕兒、不懶和小紅娘四人都面露喜色。

彭伯走到海飄面前，笑道：「恭喜妳了，從現在起，妳可以帶着她們到江湖上，做妳們喜歡做的事。」

地獄魔主怪異的聲音接道：「憑妳現在的武功，再加上四個妞兒的助力，江湖上已沒有多少人能留難於妳，至於這一座地獄，妳是永遠都不會回來，也不必回來的了。」

海飄暗忖：這種鬼地方，誰會稀罕？

但轉念一想，自己的武功能够在大半年之內突飛猛進，全然是因爲誤打誤撞來到了這裏，世事難料，想不到却會因禍得福。

地獄魔主忽然長嘆一聲，道：「此處雖然名爲地獄，但實際上却是世外桃源，在這裏，沒有仇殺，沒有紛爭，唯一束縛衆人的，只有地獄的法律，難道妳不覺得這裏比外面更安全？更值得留戀？」

海飄從來都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留戀」的地方。

但這時候給地獄魔主一番說話，竟然也覺得有點依依不捨的感覺。

但她當然不會再逗留在此地。

彭伯忽然緩緩道：「這裏的規矩，是每年可以讓一個人離開此地，妳和蔗糖等人算是一組，希望妳們能活得比從前更愉快。」

他最後一句說話甚是奇特，似乎是說她們以前都活得不愉快。

海飄是千金小姐，一個被絕大多數人視爲最幸福，最愉快的女孩子。

但在過去十八年的生活裏，她沒有感到眞正的幸福和愉快。

她覺得自己雖然備受呵護，但却缺乏了最寶貴的自由。

她很羨慕飛鳥。

鳥飛翔，由南到北，自東至西，是那麼無拘無束，那麼逍遙寫意。

但她可曾想到，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牠們的處境，又是多麼的狼狽，多麼的危險？

× × ×

然而，話又得倒轉來說，海飄就算是一隻鳥，她也絕不會是一隻胆小、荏弱的小鳥。她活潑而勇敢，除了偶然幹些傻事之外，她這個人並不懦怯，胆子也許比森林裏的老虎還大上一些。

她嚮往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現在，她不但有了自由，而且還有了一身超俗不凡的武功。

她以後的日子，是否會比以前過得更愉快呢？

夜魔殺手

（一）

夜雨如絲，一絲絲一縷縷的掛在樹下，掛在古雅優美的飛簷下，也掛在郎如鐵的眼簾上。

× × ×

雨是掛不住了的。

無論你有多大的法力，有多龐大的財富，你都不能將雨點留在半空中。

時間也是一樣。

它無聲無息地溜走，你現在所擁有的時間，已非一刻之前的時間，而且，你將來所擁有時間的，也會和現在的時間並不一樣。

時間也許不會變，它沒有高，沒有重，也沒有眞正的「長短」，甚至連水中氣泡的泡影都沒有。

但每一個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彷彿在每一個人的呼吸中，每一個人的靈魂中、血髓中。

更有人說，時間存在每一個人的皺紋上。

但無論它存在哪裏，它是無情的。

× × ×

時光無情，但人呢？

人是一種複雜得要命的動物。

郎如鐵呢？

他這個人也許更複雜，因爲他遇到的事，遇到的人，不是簡單得要命，就是複雜得令人無法摸得透，甚至連看都看不清楚。

但最要命的還是，有時候一些看來比一加一還簡單的事，其實複雜無比，有些看來樸實單純的人，其實是披上了羊皮的老狐狸。

這些事往往是最殘酷的事。

而這些人也往往是最無情的人。

這些事，這些人，無論是誰都不希望會遇上。

但郎如鐵却遇見得太多，比起他眼簾上的睫毛還多八十倍。

隨着時光的溜走，他遇到這種事和這種人也越來越多。

他的心已漸漸痲木。

他手中的槍也更無情。

他知道自己也許是個英雄，但却有太多的血腥，太多的罪孽。

他也許是個魔鬼。

他究竟是魔鬼的英雄？還是英雄的魔鬼？

（二）

這是雪城西南三百里外的一座市鎮。

郎如鐵就在這座市鎮裏最華麗的天房樓上，喝酒賞雨。

令他停留在這裏的也許不是雨，而是比雨更密更濃的愁懷。

他想念的事太多。

但能令他想念的人却太少。

當然，他有很多朋友，這些朋友隨時都可以替他賣命，而他也可能隨時把生命交托到其中任何一人的手上。

他的朋友信任他。

他也信任這些朋友。

彼此信任，這是互相成爲朋友的先決條件。

但在這個夜雨綿綿的時候，郎如鐵想念着的並不是這些朋友。

他們也許可以給郎如鐵帶來熱血沸騰，大悲大喜，激盪迴腸的感受，但却絕不可能令郎如鐵擁有這種如烟雨，似雲霧般的愁懷。

他想念着的是白盈盈。

除了白盈盈之外，還有一個令他担心的女孩子，她就是海飄。

× × ×

海飄在江湖上失踪了。

海三爺已將懸賞從十萬兩增加到二十萬兩，但仍然沒有人能找到她。

甚至整個江湖都沒有了這位千金小姐的訊息。

但人們還是像螞蟻找蜜糖似的，到處亂碰，到處亂找。

他們不知道海飄的遭遇，有人甚至以爲她已被人殺害。

在沒有找到海飄之前，誰也不知道在海飄的身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 × ×

杯已空。

樽中還有酒，桌上已無餚。

郎如鐵忽然傾樽盡飲。

八腿貓就坐在他的對面，痴痴的看着他。

這大半年來，他一直都在陪伴着郎如鐵。

他彷彿已成爲了郎如鐵的影子，甚至是一塊鏡子。

郎如鐵高興的時候，他也高興。

而郎如鐵惆悵的時候，他也是一片茫然。

八腿貓說話的時候，雖然經常絮絮不休。

但當郎如鐵沉默的時候，他也會沉默下來，絕不會說出半句令人煩擾的說話。

八腿貓彷彿眞的有點痴了。

就在他幾乎要變成一具石像的時候，他忽然看見郎如鐵背後十丈之外，出現了一個黑衣人。

黑衣人在黑暗中拉開一張鐵弓，然後搭上一枝利箭，對準了郎如鐵的背心，蓄勢待發。

八腿貓吃了一驚，但他不相信郎如鐵竟然會完全沒有察覺。

郎如鐵的警覺性之強，一直都使八腿貓很佩服。

但這一次，郎如鐵竟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八腿貓已忍不住要把郎如鐵「揪」出來，但就在這一剎那間，那個黑衣人忽然又不見了。

（三）

箭在弦上，居然沒有射出。

黑衣人也不見了。

八腿貓揉了揉眼睛，剛才他看見的難道只不過是一幕幻象？

郎如鐵忽然按住了他的手，輕輕說道：「在這裏，我們會很安全的，你不必担心。」

八腿貓眨了眨眼睛。

這句話若是出自別人的口中，他也許還會半信半疑，但郎如鐵說出來，他深信不疑。

八腿貓忽然道：「這是你的地方？」

郎如鐵搖搖頭。

他的回答是：「我沒有地方，沒有一處地方是屬於我的。」

八腿貓一怔。

郎如鐵接道：「但這地方的主人，却是我的朋友，只要他一天不死我們在這裏

就會很安全很安全。」

八腿貓這才算明白過少。

但他却不知道，天房樓的老闆是誰。

就在這時候，天房樓門外又出現了十個黑衣人。

這十個黑衣人的裝束和身材，和剛才手拉弓弦的黑衣人，幾乎是一模一樣。

八腿貓的眼色忽然變了。

郎如鐵淡淡道：「你認識他們？」

八腿貓點點頭，忽然又搖搖頭，道：「我並不認識全部，但却認出了其中兩人，是江南夜魔門的厲害殺手。」

郎如鐵道：「夜魔門在江南可以橫行霸道，但到了北方，想稱雄稱霸可就不容易了。」

八腿貓壓低聲道：「這些瘟神好像是衝着你而來的。」

郎如鐵搖搖頭。

「我並不値錢。」

八腿貓一怔。

郎如鐵緩緩接道：「海星堡的懸賞若仍然有效，那麼他們必然要殺我，但可惜我的頭顱現在已連一文錢都不值。」

八腿貓吸了口氣：「難道他們要找海飄？」

郎如鐵道：「不錯。」

八腿貓心中有氣：「我們已找她找得好苦，難道這些兔崽子以爲我就是海小姐易容變成的？」

郎如鐵悠悠一笑。

「你就算像一條大鯨魚，也絕不會像是海飄。」

八腿貓閉上了嘴巴，因爲他看見天房樓外，氣氛又熱鬧又緊張。

十個黑衣人正待衝門而入，但這間酒家的帳房先生却帶着兩個廚子，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這個帳房先生看來最多只有五十歲，但却像一隻臘乾了的風鷄。

他全身上下，只怕拈不出五十斤的重量。

但他手中的一隻算盤却大得嚇死人，簡直就可以用來造一張桌子。

八腿貓透了口氣，忍不住低聲對郎如鐵道：「這個老先生的算盤好像還是鋼鐵鑄成的。」

郎如鐵微笑道：「鐵算先生的算盤當然是用鐵鑄造的。」

八腿貓一怔：「他就是江南鐵算先生包可靠？」

郎如鐵道：「他就是包可靠。」

八腿貓呆了半晌：「他是江南七大名家之一，怎會跑到這裏？」

郎如鐵微笑道：「我豈非一向也在江南一帶活動，但這大半年來，我也一直就在北方。」

八腿貓點點頭，半晌才道：「不錯，江湖人本來就是喜歡東奔西跑的。」

郎如鐵道：「那倒並不一定，有些江湖人從練武、藝成、成名，以至葬身黃土，這些人一生，去過最遠的所在還不超過一百里。」

八腿貓道：「這種人根本就不能算是江湖人，人人都說跑江湖，走江湖，就在老窩裏像隻泥芋般，算甚麼江湖人物？」

郎如鐵笑了笑：「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到處走動，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像八腿貓那麼擅於輕功的。」

八腿貓怔了怔，答不上話。

就在這時候，天房樓門外已展開一幕激烈的戰鬥。

誰也不知道這些人爲甚麼會打起來。

郎如鐵忽然嘆了口氣，對八腿貓道：「包先生在這裏開設酒家已三年，一直都沒有發生過血案，但今天郎某在座，却要破例一次了。」

八腿貓也嘆了口氣，道：「包先生一向都是個精打細算的生意人，他怎會在這種地方開設酒家？難道是他不怕賠本？」

郎如鐵道：「他不愁賠本。」

八腿貓道：「他幹的是酒家，又不是無本生意，怎會不愁賠本？」

郎如鐵微笑道：「道理很簡單，因爲他本來就沒有付出本錢。」

八腿貓搔了搔鼻子：「他是這裏的老闆，怎會不必付出本錢？」

郎如鐵道：「有人願意替他付出本錢，所以他就不費分文，而能成爲這間酒家的老闆。」

八腿貓又楞了一陣子，笑道：「這種無本買賣，的確令人羨慕，倒不知是那個冤大頭替別人付出本錢，而又讓別人來過老闆癮？」

郎如鐵笑了笑，忽然說出了一句讓八腿貓嚇了一大跳的說話：「這個冤大頭就是你！」

（四）

八腿貓眞的嚇了一大跳。

「我怎會做這種傻事？何況我根根不認識這個包可靠……」

郎如鐵道：「你雖然不認識包可靠，但你却很相信這個人，因爲這個人的確是很靠得住的，你曾派人告訴他，只要這間酒家賺錢，你願意把一切利潤送給他。」

八腿貓越聽越糊塗了。

他簡直聽不懂郎如鐵的每一句說話。

但八腿貓畢竟並不是一隻糊塗貓，他忽然又完全明白過來。

「是你用我的名義幹出這種傻事的？」

他瞪着郎如鐵的眼光，就像是一個守財奴盯着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大傻瓜。

幸好八腿貓並不是個守財奴、郎如鐵也並不是個大傻瓜。

郎如鐵終於點了點頭，道：「包可靠的確是個很可靠的人，雖然這間酒家一直都在賠本，但他的帳目很清楚，每一分每一毫的收支，都可以隨時隨地向你交待得清清楚楚。」

八腿貓嘆了口氣：「有了這間賠本的酒家，對咱們有甚麼好處？」

郎如鐵聳聳肩：「不知道。」

八腿貓道：「眞的不知道？」

郎如鐵想了想，忽然道：「也許唯一的好處，就是當我們無路可逃，無處可躲的時候，這裏還可以讓我們歇歇脚，擋一擋外面的風雨。」

外面的確是在下雨。

但八腿貓却看不出，他們是否已被人追得無路可逃，無處可躲。

郎如鐵又道：「你雖然不是天房樓的老闆，但到底都是出錢最力的人，有人要在天房樓裏欺負你和你的朋友，最少要先

過得了包可靠這一關。」

八腿貓忍不住道：「包可靠的武功是不是也很可靠？」

郎如鐵搖搖頭，道：「這也並不一定，那得要看看對付你的人是誰而定。」

他笑了笑，接道：「但憑這十個兔崽子的本事，要在這裏動你，恐怕還大大不够。」

八腿貓點頭一笑：「夜魔門的人這一次只怕是遇上大瘟神了。」

（五）

郎如鐵的眼光看得很準。

夜魔門雖然是江南頗負名氣的邪門異教，但到了這裏，就兇不起來了。

換而言之，是包可靠比他們還兇。

當他們遇見了比自己還兇的人，他們當然就再也兇不起來了。

十個夜魔門的殺手，很快就只剩下了三個。

他們你望我我望你的，臉上都是又驚又怒的神色。

他們原本是打算闖進去逼問郎如鐵，質詢海飄下落的。

他們一直都以爲，海飄是給郎如鐵秘密地收藏起來的。

那知道他們還沒有踏進天房樓，便已被包可靠擊敗，潰不成軍。

這一個觔斗他們是栽定的了。

包可靠冷冷的盯着餘下來的三人：「你們還想不想活下去？」

三人不約而同齊聲回答。

他們的回答的只有一個字：「想！」

包可靠冷冷道：「既然你們還不想死，馬上就給我滾回江南，這裏的渾水，你們再也不要插足！」

三人牙關打顫，道：「是！」

「是」字才出口，他們突然同時竄前，向包可靠作突如其來的襲擊！

× × ×

三個意志早已崩潰，無論是誰都會認爲他們只會逃走，絕不會反撲的人，突然就作出要命的反擊！

一把沉重的刀幾乎已架在包可靠的頸子上，一枝判官筆眼看就要洞穿過包可靠的腹部，還有一雙無聲無息的快劍，已封住了包可靠左右去路，無論包可靠閃向那一方，結果都只有一條死路。

夜魔門最兇悍，最要命的一擊，竟然就在他們看來已一蹶不振的時候發生。

「兵不厭詐」之道，他們可謂相當的瞭解。

而且，這三人的武功竟比躺下去的人高得多。

最少，那些躺下去的人是絕對無法發出如此一擊的。

包可靠的眼色變了。

每個人的眼色都變了。

唯一還是鎭靜自若的人，也許就只有郎如鐵一個。

他好像一點也不担心包可靠會死在這三個人的手上。

× × ×

兵凶戰危，高手相爭，勝負存亡往往只繫於一刹那間的成敗得失。

包可靠似乎是非敗不可的了。

但令人意外的事却同時發生。

架在他頸子上的刀突然崩折，看來必可洞穿過他小腹的判官筆突然被震飛，一沖八丈開外，還有那一雙快劍，也突然雙雙跌在地上。

三個黑衣人的臉色同時變成死灰。

每個人的眼色又再變了一變。

唯一還是鎭靜自若的人，仍然只有郎如鐵一個。

他好像對甚麼都無動於中，就算忽然看見有十萬兵將從天而降，他也不會眨一眨。

血狐、飛龍帮

（一）

天房樓沒有出現十萬兵將，這裏只出現了一個黃衣老翁。

黃衣老翁的手裏有一把劍。

這把劍很輕盈，實在很難令人相信它可以震斷一把大刀，震飛一枝判官筆。

但這却是事實。

黃衣老翁臉上皺紋斑駁，他每一條皺紋都彷彿隱藏着無數的秘密。

他這個人很神秘，神秘得如沙漠裏突如其來的風，沒有人知道他甚麼時候會來，也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大的威力。

他的出現無疑是令人吃驚的。

那三個黑衣人更是臉無血色。

但他們仍然活着。

黃衣老翁雖然毀了他們的武器，但並沒有毀滅他們的生命，雖然他們敗得很狠狽，而且逃走的時候很倉皇，但他們畢竟仍然活着。

包可靠闖蕩江湖數十年，甚麼事情都經歷過，但剛才一陣子所發生的事，却令他的臉色青了。

倘若不是這個黃衣老翁及時出手相救，他現在必然已死在那三個黑衣人的手下了。

黃衣老翁揮了揮手，忽然對包可靠道：「你不必謝我，老夫救你，純屬偶然而已。」

包可靠一呆。

這個「偶然」倒是「難得」之至。

突聽郎如鐵嘆息一聲，對包可靠道：「你的確不必謝他。」

包可靠又是楞住！

郎如鐵一向都是是非曲直分明的人，怎麼忽然也會說出這種糊塗的說話？救命之恩非同小可，難道郎如鐵的意思是「大恩不言謝」麼？

但郎如鐵的解釋却並非如此。

他的解釋也許可以讓人把八天前的飯都從胃裏噴了出來。

他說：「因爲就算他不出手救你，你也絕不會死。」

包幾靠撥了撥算盤上的鐵珠子，道：「我不懂。」

郎如鐵悠然道：「他若不出手救你，我會救你，若我不救你，八腿貓也會救你，算來算去，你還是陽壽未盡，絕對死不了的。」

包可靠望了望八腿貓。

八腿貓一面點頭，一面却在暗駡郎如鐵胡說。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虎·豹·龍·蛇（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對十個模特兒心存疑念，所以對她們的行動逐一監視，但又看不出有何不對之處，一天，他在咖啡座中等人，忽見十位模特兒中之一：姬絲汀·杜，他認爲這絕非偶然，故此與她接近，並作調查，他約姬絲汀坐遊艇，到一處海灣遊玩……

龍蛇均現

姬絲汀說着就伸手到胸前去解開第一顆衣鈕。

司馬洛的心一跳。她的臉又紅了一點。她說：「你可以看着！」

她又解開第二顆衣鈕。

她是在開玩笑，因爲襯衣的衣鈕解開了，下面就露出了泳衣的上截來了。

原來她在衣服下面是已經穿上了泳衣的。

她把襯衣褪了下來，然後又把那件緊窄的，淺藍色的闊脚牛仔褲也褪了下來。雖然那一襲白色的三點式泳衣和乳罩及三角褲並沒有什麼分別，而且可能面積更要小，可是由於這是一襲泳衣，所以觀感上是有所不同了。並沒有那麼强的挑逗性。

全力克敵

她把襯衣和牛仔褲抛到了艙底，又說道：「請你替我在手袋裏拿來那一瓶太陽膏。」

他打開她的手袋替她把瓶子拿了出來。她說：「謝謝」，就再爬上了艙頂上去。他又看見她的影子在那裏動着，從她的影子，他可以看到她是正在把太陽膏塗在背上。

司馬洛的眼光橫射，射在她那隻還打開着的手袋上。這是很疏忽了，她讓手袋打開着。

他小心地伸手進那手袋裏面，摸索着。如果她帶來了什麼殺人的武器，那一定是在這手袋裏面了。她只帶來了兩件東西，就是這隻大大的手袋，以及那隻野餐籐監。此外沒有別的了。而她的身上則是只有那條緊身的牛仔褲及那件襯衣。這兩件衣服裏面都不可能藏着什麼。那件泳衣的裏面，是更不可能藏着什麼了。

他用手摸索着手袋裏的每一件東西。很普通的女人用品，他用手一摸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沒有刀，沒有槍。

司馬洛愕愕地看着她的影子。她剛剛把太陽膏塗好了，已經伏了下來。只有原子粒收音機在發出着輕鬆的音樂聲。

也許她並不打算親自動手？只是帶他到一處荒僻的岸邊，然後岸上一個槍手向他來一槍。

他們的遊艇現在已經到達了那幾座龜背般的小島，繞了過去。

那後面果然有些很美麗的海灣，沙灘是幼而白的，沙灘的後面，則是怪石嶙峋的山崖。海中心也有些大大小小，形狀詭異的石島。

司馬洛說：「到地方了。我們應該在那裏停下來？」

如果她指定一個地方，他就應該小心了。

「隨便你吧，」她說，「你是攝影家。你找背景吧。」

「那座石島怎樣？」司馬洛問，「最開面那兩座石島，那裏的石頭不錯！」

「很好，」她說，「不過不要太注重背景。別忘記，我是主角！」她清脆地笑着。

司馬洛把遊艇開到了最開面那座石島上，那是一塊奇形怪狀的巨石，凸出在水面上，面積大約像一座籃球場，高度等於三四層樓。由於這是他所選擇的地方，應該沒有人躲在那上面的。但爲了小心起見，他還是繞着它走了一匝。他可以看見那上面果然沒有人。

於是他把遊艇停了下來，把錨抛下了海中。

她提着那隻收音機再爬下來了。她說：「你不穿上泳衣嗎？我們既然來了這裏，沒有理由不游泳的。你不是不會游泳的吧？」

「我會的。」司馬洛說。

「你沒有穿泳衣來？」她問。

「帶來了，」他回答道，「但是沒有穿在身上。」

她又「咭」地笑了起來：「這麼落後？現在沒有人流行這樣做了！好了，我先下水，你在上面換好了，我不阻你！」

她走到了船邊，一跳跳了下去，水花

四濺。

司馬洛很快地動了，從他帶來的那隻旅行袋裏取出了他的泳衣，跟着他就以最快速的動作脫下了自己的衣服，穿上了那條泳褲。他稍抬一下頭，望出去，看見她正以從容而優美的姿勢向那座石島游過去。

他把她那隻大手袋抓了過來，仔細地搜了一遍。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一如他剛才摸過的，現在他親眼看到了，還是沒有什麼不對的東西。於是他又把那隻籃子也拿過來，也翻翻這裏面。這裏面也沒有什麼不對的東西，只有食物。食物並不是不對的東西，他剛才已經試食過了。

那麼，還有什麼不對的？她要用什麼來殺死他？

司馬洛呆在那裏。收音機裏面，那個宣佈員正開始報告天氣。他告訴他的聽衆們，今天天氣會繼續晴朗。

他再抬頭看看，看見她已經游到了那座石島，爬到了石上。他旋頭四望，找尋另一個可以搜索的地方。但，還有什麼可以搜索的地方呢？這艘遊艇是老莫爲他預備的。而她上來了之後並沒有離開過他的視綫，沒有可能在這遊艇上藏得起什麼。

司馬洛呆在那裏。難道她要用一雙空手把他殺掉？她怎知道他沒有帶槍在身，她怎知道她一定打得過？

現在她正爬上那石島的邊緣，爬到了水邊的一塊大石的頂上，站高了，對他揮着手，叫着：「喂，上來呀！」

「來了！」司馬洛說，「讓我把照相機弄好！」

他也眞的把他的照相機取了出來，從那皮袋裏拿出了一隻看來像是測光一般的儀器。

這是老莫爲他準備的。

這是一隻探測炸彈用的儀器，裏面有些微妙的機鈕。當時司馬洛說不需要這個，但現在他是用得着了。

他把這個探測器開動了，探測器馬上就發出了瘋狂般的「軋軋」的聲音。司馬洛的心一陣跳，額上冒出了冷汗。這表示這遊艇上果然有一顆炸彈，而炸彈還是很接近他的，就在探測器的旁邊。

司馬洛的第一反應就是想跳起身來，跳進水中，游到那小島上把她扼死。然而一轉念，他又相信炸彈不會那麼快爆炸的。她沒有戴手表，也沒有看過手表，她怎算得這麼準？如果炸彈馬上就會爆炸，起碼她在廿分鐘之前就已經離開船上了。

炸彈在探測器的旁邊？

對了，那隻手提收音機！是的，這收音機裏面就可能藏着一隻炸彈了。

是那種相當大的手提收音機，有一呎長，五吋厚。這裏面就可以藏着不少能致人於死的東西了。

司馬洛仍然冒着大汗，把收音機關掉了，小心地把它擧起來，貼到自己的耳邊。音樂聲已經停止了，在靜中，他可以聽到裏面傳來一陣輕微的「的搭」聲。一隻用時鐘的炸彈。

司馬洛小心地把皮袋解了下來，然後再從他的衣服的袋裏摸出了一把小刀，把小刀打開來，就用刀尖把收音機的螺絲旋開。

這收音機是很容易拆開來的。

很容易就打開來了。裏面自然是充斥着電綫，原子粒之類，但是其間倒也有些空位的。司馬洛現在就看到了，那裏面就有一根炸藥，有些電綫連在炸藥上，而電綫的另一頭則是連着一隻拆開了的鐘，這隻鐘改爲用一隻硬透明膠套套着。司馬洛可以看到，在膠套裏面有另一根引綫。當指鐘走到三時十五分的時候，就會觸到那條引綫，那麼炸藥就爆炸了。

他們眞愛用炸彈！

三時十五分，距離現在還有好長一段時間。還有兩個鐘頭。

爲什麼兩個鐘頭？她有什麼把握使他在兩個鐘頭之後仍然留在這裏，而她則留在島上呢？

司馬洛想了一想，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很好，他就和她玩下去好了。既然他已經知道她用什麼武器，這個死亡遊戲就不怕玩下去了。他知道炸藥在什麼時候會爆炸，他只要在爆炸的時候和她在一起，形影不離就行了，那時看她又有什麼辦法？

他把收音機再弄好了，那些螺絲已旋回了原位。然後他取出了船上準備着的一艘小型橡皮艇，充了氣，放進水中。他帶了他的攝影器材，乘着這艘橡皮艇到岸邊去。

那座石島在以後的一個小時內就成爲了他們拍照的背景了。

司馬洛在拍照的方面實在並不是一個高手，但是不要緊，照片不會馬上冲出來，拍得高明還是蹩脚，她不會知道，而到照片冲了出來的時候，也沒有什麼所謂了。他們的死亡遊戲那時候會已經結束了。這個遊戲今天就會結束。三時十五分。

她是很美麗的，尤其是在攝影機的面前，她作出來的表情和姿勢，使一個男人興起了强烈的衝動，很想衝過去把她抱住吻她。司馬洛也有這種衝動，不過他這種衝動却被眞相所冲淡了，那冷酷的眞相，知道她是打算用一枚炸彈把他炸死。

他更想的事情是把她捉住，把她在遊艇上縛起來，讓她和那隻收音機一起逗留到三時十五分。

後來，他們躲到了一塊大石的陰影下面，坐了下來，休息一下。

「請你替我在背上再塗一些太陽膏！」她說。

他也把那瓶油膏帶來了，而且帶來了一條大毛巾。他把大毛巾鋪在地上，她在上面伏了下來，他就替她把油膏塗在她的背上。

她的皮膚已經給太陽晒得紅紅的。那麼滑，觸上去那麼富於彈性。他幾乎忘記了那冷酷的眞相，壓抑不住那一陣衝動。

也許，他暫時可以忘記眞相，直到三點鐘！

對了，這有什麼不好？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她一直都在裝出純潔的樣子，裝出害羞的樣子。讓他來企圖和她做愛，看看她又假裝些什麼吧。

他的手指沿着她的頸子滑上去，掠開頭髮，到了她的耳後，輕輕地撫着。

她的身子難以控制地發抖起來。那裏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區域，雖然不算是一個

非禮的區域，但是却很能够挑起情慾的反應。

她半呻吟着說：「你怎麼了？這裏又不會給太陽晒到的！」

「你有很美麗的耳朵！」他說。

「你只是注意我的耳朵？」她笑了起來。

「我一直在你的身上找尋一個缺點，」他說，「最後一個地方就是耳朵。可是，在你的耳朵上，我還是找不到缺點。」

「希望你攝影的技巧也是和說話的技巧一樣高明。」她說。

他吻她的耳朵。

她抖得更厲害了。她嚶嚀着說：「不要！」

他繼續吻她，於是她就像快要溶化似的。他輕輕把她推動，她極力放硬身子，保持俯伏，但是辦不到。他使她翻轉了過來。

他的吻落在她的咀唇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但反應和上次，前天晚上第一次接觸的時候是不同了。起先是羞人答答地，企圖擰開去，但是隨即又放棄了抵抗，而且後來，她的咀唇也有了反應，她的雙手也有了反應。

她的雙手伸了上來，把他緊緊地擁抱着，太緊了一點，也許她是在表示她在這一方面沒有經驗！

他不管她表示什麼了，他的行動一級一級地升上去，除了咀唇之外，他的手也開始動得不大規矩。起先只是集中在背上，後來就滑到了前面來。她連忙把手放了下來，回到身邊，緊緊地夾住了他的手，不讓他做這越軌的動作，她在他的咀唇裏面說，「不……不……別這樣！」

他也不免强。他知道他是還有很多時間，而且有很多機會的。一個女人，只要她的咀唇被攻佔了，其他部份失守，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而且，如果她要想辦法騙他依時回到遊艇去受死，她就更不能逆他之意的了。

他的手繼續在她的背上活動。人的背上一樣也有不少催情地區的。只要接觸得久一些和技巧一些，也一樣可以發揮高度的挑逗作用。

她的抵抗力果然漸漸的溶化了。當他的手再移到前面來的時候，她就沒有反抗了。

隔着泳衣的上截，那布料是比較厚的，不同於普通的內衣，他的手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然而泳衣的內層在她的神經末稍上磨擦，却給予她以相當强烈的感覺。

她抖着，抖着，把他抱得很緊。

接着他的手又滑向背後去，解開那扣子。

她又扭動着身子，抗議着：「不要，不要，你不能……」

但是已經太遲了。他的手回到了面前來，這一次，已經沒有泳衣的遮擋了。她就像馬上被溶化似的。她連「不要」也說不清楚了，只是發出一連串無意義的咿唔聲。

他的手技巧地在那裏動着，他的咀唇也技巧地在動着。如果她眞是一如她所表演的一樣缺乏經驗，那麼她是絕對無法抗拒的，而且，即使她並不是這樣缺乏經驗，她也同樣是難以抗拒。人是有自然的反應的。無論她是什麼程度的假裝，現在，她的反應也是自然的反應了。

而且，他雖然知道了那冷酷的眞相，他還是眞正地熱了起來。

他騰出了一隻手，向她的泳衣下截去有所動作。

但是到了這個程度，她却不肯讓步了。她强硬地推開他的手。無論如何，她不肯讓他把這最後一度防綫解除。

司馬洛覺得她眞笨。如果她讓他達到目的，那麼她是更加容易達到她的目的的。如果他達到了目的，他必然的反應就是疲倦，那麼她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勸他回到船上去躺下來休息——休息到炸藥爆炸爲止。

後來，大槪她也自知如果再繼續下去，她是再也無法有效地抗拒了，於是她用力把他一推推開了，坐了起來，迅速地抓回了泳衣的上截，蓋到乳房上。

而且她縮開了身子。

她是那麼堅決，使他也不好意思堅持了。

「現在幾點鐘了，」她一面扣好扣子，一面紅着臉問。

「我們時間多着呢。」他說。

她把他的手腕拉過來看看他腕上那隻防水手錶，說道：「噢，我得回到船上去了！」

「這麼早就要回家？」

「不，」她說，「我是要回去聽點唱節目。三點鐘有點唱節目。」

「哦，那隻收音機。」司馬洛說。

「我每天都聽的，」她說，「我喜歡這個節目。我喜歡流行曲！」

司馬洛又怔怔地看着她。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藉口。她說她是回去聽播音節目的，那到時她又用什麼藉口撇下他，讓他和收音機留在一起呢？

他打了一個呵欠，狡猾地說：「你不介意我在這裏躺一會吧？這裏很涼快，很舒服！」

「你睡好了！」她說，她並不反對，她只是爬了起身來，就要動身離開這座島上。

「唔——我還是送你回去吧！」司馬洛說。他連忙爬了起來。因爲事實上他也並不是眞的想逗留在這裏，他只是用那句話試一試她吧了。她却不反對他留下來。這是爲什麼呢？難道她不是打算用這隻炸彈殺他，而是另有武器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她又是另有什麼武器？

她已經匆匆走在前面，司馬洛也匆匆收拾好了他們的東西，也走在她的後面。

她到了水邊，就跳進了水中，就向遊艇游去，司馬洛划着橡皮艇回去。他到了遊艇的時候，她已經把收音機開了，正坐在旁邊聽着。

點唱節目還沒有開始。現在只是播送着話劇節目。

她轉過來看着他。他把攝影器材在遊艇上放好，一面極力裝着若無其事似的。但是他的心裏却是非常緊張的。那隻鐘也許沒有那麼準，不一定要正正三點十五分就爆炸的。如果這鐘是走得快了一點時，

那可能會更早……

當她的眼光和他接觸的時候，她又紅着臉，把頭低了下去。

她說：「剛才……你會不會生氣？」

「爲什麼我要生氣？」司馬洛說。

「我並不是對你有什麼成見，」她低着頭說，「我是很喜歡你的，第一次，在投考的時候，我第一眼看見你，就已經很喜歡你了，但是，我還是覺得發展得快了一點，第一次，我們不應該這樣，太快一點了，只是第二次見面——請原諒我的頭腦太保守了。」

「算了，」司馬洛說，「你並沒有做錯，如果要道歉，那是我應該道歉！」

她慢慢地挨進了他的懷中，眼睛又閉上了。她搖着頭：「我的心很亂，我不知道該怎辦好……」

司馬洛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好，因爲他不知道她究竟打算幹什麼。

於是她又吻他，由於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不難做，也由於當他把她緊緊抱着的時候，她就不能撇下他而自己走掉了。

這一次，他們的吻是纏綿的，緩慢的，也並不像在岸上的時候，有進一步的發展。主要是因爲他不敢再進一步。如果再進展下去，不知道要化多少時間，也可能在應該脫身逃走的時候，他會來不及行動了。

她似乎完全陶醉在他的懷中了。她的眼睛閉着，沒有張開過來。她不知道時間，倒是司馬洛在頻頻看錶。

後來，廣播劇結束了，收場曲之後，「叮」一聲，女播音員的聲音說：「請各位準備對時——」

他們好像觸了電似的，分開來。三時正。

她說：「我要聽我的節目！」

司馬洛的額上開始冒汗。十五分鐘，這不是很長的距離，如果那時鐘走得快了一點……

她怎能够這樣鎭定，難道她自己就是炸不死的嗎？

點唱節目已經開始了。她全神貫注在那節目上，一面仍然挨在他的懷中。

司馬洛無法停止冒汗，幾乎每一秒鐘都看錶。

流行曲播了一首。

點唱節目，如果不是熱中這一門玩意的人，就不大過癮了，因爲讀名單的時間，多過播送歌曲的時間。一曲播完，已經耗去了差不多十分鐘了，司馬洛看看手錶指針告訴他，還有六分鐘時間。但是，那隻鐘上又是還有多少時間呢？

她還是陶醉地躺在他的懷中，也許是陶醉於他的擁抱，也許是陶醉於收音機的音樂，也許只是假裝。

但是，她怎可能是假裝。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對着一個行將爆炸，每一秒鐘都可能爆炸的炸彈而仍然裝得那麼鎭定的。她一定不知道的，不知爲什麼理由，總之她是不知道的，他把她推動：「我們到島上去拍照！」

「你去吧！」她慵倦地呶着咀，「過一會我再來找你！」

「不！現在就走！」司馬洛說着，就索性把她整個抱了起來，走到船邊去。

她掙扎着，踢着腿子，笑着：「你……你在幹什麼了？把我放下來，快點，把我放下來！」

司馬洛不管她的抗議，把她拋進了水中，跟着自己也跳了下去。

他們沉到了水面之下，她掙扎着冒出了水面，司馬洛也在她的身邊冒了出來，她還要極力向船上游回去，可是司馬洛執住了她的手，把她拉過來。

「你在幹什麼？」她開始不高興了。

「跟我來，媽的，」司馬洛叫道，「你不來，我馬上殺死你！」

「我不來！」她扭着頭。

司馬洛硬拉着她走，她掙扎着，兩個人又沉了下去，在水中，他的力氣雖然大，却也沒有那麼容易施展出來的。他拉她游了沒有很長的路，兩個人已經喝了不少水。

她生氣了，不肯讓他拉着走，就是不肯。

他們再冒出了水面，吸了一口氣，又沉了下去。

忽然一陣劇烈的震動，他們分開了，誰也顧不得對方，祇是在水中打滾着，停下來時連上下都分不開了，還好水的浮力告訴他們那一方是上那一方是下。

司馬洛終於浮出了水面，使他大爲放心，她也在不遠之處浮了出來。但船已不在那裏了，還有一些碎片，正從空中落下來。

「船呢？」她問。

「炸掉了，」他說，「一隻計時炸彈，三點十五分爆炸的！」

他看看錶。那隻防水腕錶告訴他現在是三點十三分。

「我不明白……」

「如果你還留在船上的話，現在你已經炸死了！」司馬洛道，「這個你明白不明白？」

她搖着頭：「但是爲什麼？你究竟在攪什麼呢？」

「我在攪什麼？」司馬洛吼道，「這是你攪的呢！」

「我？」

「我們到岸上去，」司馬洛說，「我再跟你談談吧！」

「但船呢？」她慌張地道，「沒有船，我們怎麼回去呢？你這算是什麼？」

有一塊碎木片浮近她的邊旁，她推開了。

「來吧，」司馬洛說，「我們到岸上去！」

她還是不肯跟他。於是他兇暴地大喝道：「你來不來？難道，你想我把你殺掉嗎？」

她乖乖地跟他游到了岸邊，他們登岸，司馬洛緊執着她的手臂。

她哭了，流在她的眼睛旁邊的不是海水。

「那隻炸彈，是放在你的收音機裏面，」司馬洛說，「是你帶來的！」

「我……我沒有呀……你……在說什麼？」

「那炸藥是藏在你的收音機裏的，」司馬洛說，「我看過，你騙不了我的！」

「我……我不明白……」她又說。

「聽着，」司馬洛說，「我現在相信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你却引我來，你不會完全不知道的。」

「我……我沒有引你來這裏，」她說，「是你帶我來這裏的！」

「但是在酒店的咖啡座，」司馬洛說，「你怎會在那裏找到我的？」

她又低下了頭去，臉又紅了起來。

「你是故意到那裏去碰我的，」司馬洛叫道，「你告訴我那是巧合！我不相信這種巧合的！告訴我！你爲什麼到那裏去碰我！」

「我不說，」她搖着頭，「別問我這個！」

「到現在你還不肯說？」司馬洛吼叫道，「你可知道嗎，如果我不是及時把你拖下水，現在我們兩個人會都已經死掉了嗎？」

「……我……我一見你就喜歡你……所以我去找你……」她的頭更低了。

「你怎會知道到那裏找我的？」司馬洛追問道，「快點說！你怎會知道的？」

「那——那是茵姐告訴我的，」她說，「我回家之後和她談起你，她告訴我，她知道你會在那裏！」

「茵姐？誰是茵姐？」司馬洛驚愕地問。

「你也許見過她的，」她說，「她那天也是和我一起去投考——」

「梅茵！」司馬洛叫了起來。他的腦中躍出了一張履歷咭，那上面的名字是梅茵。一張相當美麗的面孔。「她是和你住在一起的！」

「你怎知道？」姬絲汀詫異地看着司馬洛，「你——認識她嗎？」

其實司馬洛是從那張履歷表上知道的。不過他也不耐煩告訴她了。他又緊執着她的手臂：「是她告訴你我會出現在那咖啡座的？」

「是——是呀，」她說道，「我很傻，是不是，這樣到那裏去向你兜搭？我——我從來不會做這種事情的，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總之——我見到了你——」

「她是鼓勵你去找我的，」司馬洛說，「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姬絲汀忸怩地，「她不肯告訴我，她是怎麼知道你會在那裏出現。你們——你們是認識的是不是？」

「梅茵！她是你的什麼人？」司馬洛問。

「朋友。」她說。

「你認識了她多久？」司馬洛問。

「不很久，」她說，「一個多月吧。她到我家來租房間住，我家有多餘地方，有一間房間租給別人，她到我家來租這房間——」

「這是不難查出來的，」司馬洛說，「你家有房間出租，可能刋登招租廣告，也可能向你的同業放出消息找個房客。」

「你在說什麼？」她問。

「你別管，」司馬洛說道，「說下去。她來租房間，她和你結交上了。在事前你是不認識她的，你對她實在也是一無所知？」

她搖搖頭：「我對她知道得不多，她——她也很少談及她自己的事情。我只知道她也是幹這一行。」

「但你們一起去參加丁善明那裏的模特兒招考，」司馬洛說，「那是你的提議嗎？」

「她的提議，」她說，「是她告訴我的，如果不是她提出來我也不知道的。」

司馬洛現在明白了。

梅茵就是龍或者蛇。她很小心地滲入模特兒界，利用姬絲汀這個眞正的模特兒和她在一起，這樣，當她下手殺死了丁善明之後，一時人們也不容易懷疑到她的身上來的。而過了一段時間，不會有人有空向她找麻煩了，因爲丁善明一死，世界就改變了，不再是丁善明的世界了。

「她知道你約了我來這裏了？」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我們女孩子之間……這些事情是不一定守秘密的！」

豹負責殺司馬洛，梅茵負責殺丁善明，豹失敗了，梅茵成功了，於是殺司馬洛的工作也交給了梅茵。剛好姬絲汀對司馬洛一見鍾情，這就成爲了可供梅茵利用的情形。

就是這樣，梅茵安排了這個陷阱。

「自然，」司馬洛說，「梅茵知道你喜歡聽這個點唱節目的。」

「是的，」姬絲汀又點頭，「她還告訴我，她今天爲我點唱了一首歌，叫我一定要聽。」

現在司馬洛更加明白了。梅茵知道司馬洛一定會懷疑姬絲汀的。姬絲汀一定要留在收音機的旁邊，司馬洛懷疑她，當然也會留在旁邊監視着了。

司馬洛又說：「她有沒有動過你的收音機？這個梅茵，昨夜，她有沒有動過你的收音機？」

姬絲汀又想了一會，點起頭來：「有的，有的，她昨夜就是把我的收音機借了去，她說她要聽午夜音樂節目。」

「哼，午夜音樂節目，」司馬洛冷笑，「午夜，她有很多時間在收音機裏面裝進炸藥了！」

「是她……」姬絲汀難以置信地道，「我不相信！她是一個好人，她不懂得做這種事情的！」

「你知道什麼好人壞人？」司馬洛說，「你以爲她是好人？哼，她偏偏就是殺死了丁善明，又企圖用計時炸彈殺死我的人！」

她完全不明白。因爲她不是那個圈子裏的人，她只是一個很普通，很平凡的女人。這些事情，她是不明白的。

於是司馬洛只好告訴她。他知道還是不容易使她明白的，但他還是盡他的能力使她明白。

她終於明白了，不過她並不相信。她拒絕相信世界上有這種事情。

「剛才那隻炸彈！」司馬洛吼叫道，「你能不相信嗎？難道那隻炸彈是我僞造的？」

她親眼看到的事，她是不能不相信的，司馬洛又說：「而且她要把你一起殺掉，你有沒有想到？你這個好人朋友，她要連你也一起炸死！」

「我……」她呆着，呆了好一會，「

我……」

「我不知道你怎麼樣，」司馬洛說，「但是我知道她要殺死我。她就是要殺死我的人，也是我正在找尋的人！」

「那……那你打算怎辦？」姬絲汀吶吶着問。

「我要殺死她！」司馬洛說，「這就是我要幹的事情，我要殺死她！」

「不！」姬絲汀恐怖地叫起來。對於她，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要把她所認識的一個人殺掉。

「你用不着參加這件事的，」司馬洛執着她的手臂，「你只要帮我一點忙。」

「我——要帮你的忙？」姬絲汀又吶吶着問。

「是的，」司馬洛說道，「不過暫時，我們最好躲一躲！」他伸手一指：「你看！」

她也看見了，遠遠，有一艘遊艇正向他們破浪而來。

「有人來救我們了，」她說，「這不好嗎？爲什麼要躲起來？」

「怎麼知道那是誰的船，」司馬洛說，「怎能肯定這船一定是來救我們的？」

「不然是誰？」她問，「難道，你的意思是——」

「一點也不出奇，」司馬洛說，「也許她還怕炸彈弄不死我們，還要親自來看清楚了！來，快點來！」他拖着姬絲汀，爬上那些複雜而嶙峋的怪石，爬到島上去。他們在岩石最複雜的地方躲起來，那裏可以看得見那艘正在駛來的遊艇，然而遊艇上的人却是看不清楚他們的。

他們看着那艘遊艇慢慢地駛近了。司馬洛屏息靜氣，緊張萬分。他是在担心，萬一來者果然是梅茵的話，他又如何對付？如果來者是梅茵，那她這一次必然把槍也帶來了。

他手上已經抓起了幾塊栗子大小的小石子，準備用作投擲的武器。這當然不是最佳的武器，但却是他的能力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了。他沒有其他的抵抗辦法了。

那艘遊艇到了爆炸的地點附近，兩個人站在船邊，看着水面上浮有那些仍然殘存着的碎片發呆着。

「炸掉了！」他難以置信地叫道，「爆炸掉了！」

一個肥胖的男人也出現了。一個鼻架金色眼鏡，禿髮的肥胖男人。

「找一找！」他大聲吼叫道，「找一找！我不相信他會死！他一定還在這附近的！」

司馬洛忽然跳了起來，大叫道：「老莫！」

那個肥胖的人也抬起頭來，伸手一指，叫道：「他就在這裏！看！是不是？我早說他不會死的！」

司馬洛把姬絲汀拉起身：「來，我們快去！」

「他……他又是誰？」姬絲汀莫明其妙地叫着。

「他是我的老板！」司馬洛說。

× × ×

梅茵正在逃走。

她開着一部車子，沿着公路前進。天已經黑了。她凝視着前頭被車頭燈光照亮了的路，把車子開得很快。

她不明白，她的計劃是怎麼會失敗的。怎麼姬絲汀會炸不死？姬絲汀在醫院裏說出了她的名字，醫院裏通知姬絲汀的父母去看她，而姬絲汀的父母，自然也把這件事告訴了在家中等着的梅茵，於是梅茵就知道她是非走不可了。

姬絲汀沒有死，司馬洛又如何呢？司馬洛也很可能沒有死掉的。她沒法查出司馬洛的消息，但是她知道她是應該走了。

於是她開這部車子離開，機場，火車站，碼頭她都不敢去，她決定從陸路離開這裏。有一條公路越過邊境，到隣埠去的，她認爲她可以循這條公路離開。

雖然公路也有檢查的關口，但她認爲她是有辦法混得過去的。

讓留在那邊的人來調查詳細的消息吧。如果司馬洛沒有死掉，那就讓另一個人去殺司馬洛好了。她已經暴露了身份，她不能够再担當這個責任了。

這條公路上過往的車子很多，她的車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她也只是其中一人而已。

尤其是運貨的大貨車最多，這些大貨車載着貨物經過，發出着「隆隆」的聲音，經過時的那一股風力，就像要把這部小的車子也捲去了似的。

後來，前頭的路面上出現了一團亮光，就像大海裏出現一座燈塔似的，那是一座路邊餐廳。

做的多是那些司機們的生意。這間餐廳外面也停着不少的大貨車，貨車上都是載了貨的。她也把這部小車子在外邊停下了，然而她却並不是進入餐廳裏面去吃東西。她只是在餐廳的外面鬼鬼祟祟地張望着，後來選中了其中一部大貨車。這部大貨車的後面是載着許多大截的水渠，很長，比車身更長，渠身很粗，可以容一個人爬進去的。她就爬進了一條水渠之內，在那水渠裏面躺了下來。

這樣，就是有人來故意到渠口來張一張，也是看不見她的，因爲那渠內是一片漆黑，簡直是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的。

她就這樣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閉上了眼睛，讓自己陷入半睡眠狀態。她對自己這行動是很有信心的，她認爲她一定不會給人發現。

後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不過相信不會過了太久，大概是一杯茶或者一頓小食的時間吧，貨車忽然動了起來。貨車現在是要開動了。

梅茵連忙在水渠內爬動，爬到了渠口。她看見貨車果然是已經開動了，而且也果然是向邊境的方向駛去。於是她放心地爬回了水渠的中央，再躺了下來。

貨車開到了路上，平穩地行駛着，於是就顚動得沒有那麼厲害了。

此時，她又再閉上了眼睛，讓自己鬆弛下來。

大約十五分鐘之後，車子又停了下來了。她知道他們是到達了邊境。

梅茵感到一陣安慰，不由得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這個關卡，本來是很少會把每一部車子截停下來加以檢查的，除非是非常時期。現在果然正是非常時期了。他們顯然是正在找尋她的下落。不肯讓她離

開這裏。

但是他們一定不會猜到她是躺在這裏的。他們大概只會預料她是要駕一部車子離開這裏吧了。

這部貨車司機在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今天這樣緊張？」

「這只是例行手續。」一個守關卡的兵士回答。

梅茵聽見皮靴聲走到車子的後面來，其中一根水管給硬物敲了一敲，發出「鏗」的一聲，使她的耳朶一陣轟鳴。那廻聲可眞厲害。不過結果，這部貨車還是給放行了。

貨車又開動了。梅茵鬆弛下來。貨車繼續沿路開行，已經通過了關卡。梅茵仍然在那水管裏逗留着，再逗留了大約一個鐘頭左右，就向渠口爬出去。

有一雙車頭燈眩着她的眼睛。原來有一部汽車正緊跟在後面，車頭燈照亮着車尾。她暫時不能出去，如果她出去，汽車中的人是會看見的。

她皺着眉頭咒罵了一陣。然後她就倒退着，向車頭的方向再爬回去。她還是要下車的，太遲下車的話，又會有麻煩了。

她爬出了水管那近着車頭的出口，爬了出去，到了車子的車座上，這樣，後面來的車子是看不見她了。她站在旁邊，等着。

貨車到了一個轉彎處，梅茵馬上跳了下去，落在路上，竄進了黑暗中。

那部貨車毫無所覺地遠去了，可是，後面跟隨着那部汽車却急促地刹住了，梅茵回頭看看這部汽車。

那部汽車的車頭燈照着她。她連忙向旁邊移動。

那部汽車上的人也打開了車門走下了車。

那是一個男人。

「梅茵！」這個男人叫道，「你還有沒有炸彈？」

這句話本身就像一個炸彈在梅茵的耳邊爆炸開來似的。梅茵呆在那裏了。這個是什麼人，爲什麼會這樣說話？

「我是司馬洛！」那人叫着，哈哈笑了起來，「你一定以爲我已經死了，是不是，梅茵？但是我沒有死，現在我來陪你了！」

梅茵混身打顫，就像見到了鬼魂出現似的，雖然她知道這並不是鬼魂，這就是司馬洛，活生生的司馬洛，而現在司馬洛來找她了。

梅茵一轉身，就向黑暗中逃走。很可惜這附近都是空曠的，要很遠才有樹林。她只好盡快地向那座樹林衝過去。

後面司馬洛的槍「砰」地响了。一顆子彈射中了她腳邊的一塊石頭，彈開，她連忙向地上一投身，滾了一段路，又跳起來逃走。她沒有拔槍還擊，因爲她根本沒有帶槍在身。

而司馬洛這一槍就試出來了，試出了她是並沒有帶槍的。如果她有槍的話，她無論如何不會放過還擊的機會。如果她不還擊，他的下一槍就可能射中她，那時，她就想還擊也不行了。

「梅茵！」司馬洛就像厲鬼索命似的大叫着，「不要逃，我來陪你！」梅茵逃得更快了。

司馬洛一步一步追在她的後面。

好在，這附近的地勢並不平坦，也有些凹凸不平之處，她如果蹲下來，就可以躲過司馬洛的視綫了。雖然她奔跑的方向，是朝着那座樹林，但是到了後來，她却又把路綫改變了。她改爲走着之字路綫，不再是向那座樹林跑過去，而是以大致弧形的路綫，向司馬洛留下的那部汽車跑回去。這個計劃，倒是簡單而實用的。司馬洛開了車子來追她，司馬洛棄車步行，她逃上司馬洛的車子，把車子開走，而司馬洛就無法追着她了。

漸漸，她接近了那部停在路邊的車子。看來，她是快要成功了。她和那部車子已經很接近。此時，司馬洛似乎也醒覺到她要幹什麼了。他一連串地向她放槍，子彈「嗤嗤」地在她周圍飛過，梅茵則不顧一切地向那部車子衝去，再也不是藏頭露尾了。

也許是太黑暗了，也許是距離太遠了，司馬洛的槍彈並沒有中的，而梅茵安然到達了那部車子。於是梅茵坐上了司機位，在鍵盤上一摸。那上面並沒有留下車匙，而車子亦不能開動。對於這一點，梅茵倒並不感到意外，司馬洛當然不會疏忽到連車子也忘記了鎖上的。不過，由於梅茵也算是一個一流的好手，沒有車匙，這也只是小事而已，阻不了她的，她也懂得不少汽車的原理，她知道只要伸手到儀器板後面去，把打火綫拔出來，再接在一起，這就可以着火了。

她也是迅速地這樣做了，然而她却大感意外了，因爲電綫一觸，火沒有打着，反而自己觸了電。

電綫上有相當强烈的電流傳到她的身上來，把她震了一震，震得她一時呆在那裏，混身攤軟。接着，車頭忽然着起火來，火舌從車頭蓋的縫隙冒出來。

而且迅速蔓延，接着「蓬」的一聲，整部車子也着火了。梅茵大吃一驚，免强運起了氣力，就向車門的外邊一撲，仆在地上。她的衣服也有些地方着了火。

她連忙在地上滾動起來，滾了一轉又一轉，滾了一轉又一轉，直至把身上的火滾熄了，才鬆了一口氣，而那部車子則已全車着火，成爲了一隻大火球了。她不明白怎麼如此，何以好好的一部車子，忽然會着起火來，而她沒有時間去猜了。

司馬洛已經到達了她的跟前，手中的槍向她一指，笑着向她叫道：「哈！這一次你逃不了啦！」

梅茵的反應是自然而且迅速的她用腳一踢踢了上去，腳尖踢中了司馬洛的槍，把那槍踢得飛掉了，飛進了空中，打着轉再落下來。梅茵繼續在地上滾動，非常準確地剛好滾到了這槍落下來的地方，就把槍一手接住了，而且一點時間也不浪費，槍咀一擺，就向司馬洛擺了過來，扳動槍機。

「格格」！那把槍使她十分意外，並沒有轟然而响，却只是發出了這兩聲空洞的聲音。

司馬洛格格地笑了起來：「如果槍中還有子彈，我會讓給你嗎？」

梅茵仍然沒有做聲，她只是貼着地面一滾，雙腿好像一把剪似的向司馬洛的腳脛夾過去。司馬洛失去平衡，在地上倒下來了。梅茵再一滾身，手掌擧了起來，已經伸得直直，好像一隻鐵鏟似的，而她也把那隻手掌當鐵鏟用，就向司馬洛的頸背劈下去。

司馬洛及時滾轉身，也擧起一隻手掌來，以同樣的手法向她的手掌迎上去。兩個人的手掌撞在一起，梅茵感到震力由手掌傳到了肩部，人也不由自主地滾開了。

司馬洛已經跳了起來。

他已經混身泥土，不過梅茵則比他更難看。

司馬洛看着她的頭髮和衣服都變得焦焦黑黑的，也不由得感到好笑。

現在，他是心滿意足了。這當然是他所安排的計劃。讓梅茵走，這是他的計劃，這部車子的古怪設備，也是他所設計的。梅茵對他開了一個大玩笑。現在，他也要反過來和她開一個大玩笑。自然，這個計劃，是難免受到老莫的强烈反對的。老莫說他們不是在玩遊戲，他們是在做一件事。乾乾脆脆把她捉起來，那不是更好嗎？但是司馬洛堅持要這樣做，而且，他說，梅茵是個危險人物，如果派人去圍捕，她就抵抗起來，不知道會給她殺死多少人呢。

於是老莫只好依了司馬洛，姬絲汀打回家去通知噩耗那個電話，自然也是司馬洛一手安排的。

現在，梅茵已經落在他的掌中了！

司馬洛說：「你眞美麗，但是你仍然沒有回答我，你是龍還是蛇！」

「蛇！」她說道，「而且，我要殺死你！」

「那麼誰是龍？」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她一跳上前來，拳頭一揮，擊向他的臉部，他把頭一側，僅可躲過了。他感到一陣「呼」一聲風响。她的拳頭的勁力可是眞强的。

而且，當司馬洛剛剛一躲躲過了，她的另一隻拳頭就來到，這一隻拳頭他却來不及躲過，而是只躲了一半。他的肩部給擊中了，整個人震了一震，向後跌倒。

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他倒料不到她的拳頭會打得那麼重。不過，這實在也不是一件很出奇的事情。這個女人是充滿了意外的，她的每一行動都使人意外。她能够準確地用了一把飛刀擲中丁善明的背，這就是一件意外的事。

司馬洛剛跌在地上，她又向他撲過來了，兩條手臂曲起，要用手肘壓他的胸部。這一次，司馬洛却不打算把她當作一個眞正的女人看待的了。

司馬洛把雙腳縮了起來，一撐出去，撐中了她的胸部。那團軟軟的彈性，不過並不太大團的肉！她痛苦地叫了起來，飛開了。

女人的胸部大概也近乎男人的胯下，是一個敏感的地方，受不起痛苦的。

她跌在地上，由於胸部受了這重重的一撐而發抖着。

司馬洛哈哈笑着向她走過去，她又在適當的時候復原了，曲了起來的身子忽然彈直，雙腳一夾，又夾住了司馬洛的腳踝，一扭，司馬洛又再次仆倒了下來。

他再滾轉身爬起來的時候，她又撲到了，一拳擊中了他的牙床。他也是一樣做。他也是正在揮向她的牙床擊過去。兩個人的拳頭同時擊中。

司馬洛感到牙痛得要命，眼前的世界也像是罩上了一層紅霧似的。她的拳頭可眞厲害。

不過，她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的。她也是正在捧着牙床在那裏苦着臉。

司馬洛好不容易才爬了起來。他必須忘記她是一個女人，他必須好好地，認眞地對付她。

她也爬了起來了，向司馬洛迎過來。她很明顯地是一個非常倔强的女人。她當然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當然不會是一個人來的。

她就是打贏了司馬洛，她也不大會有逃脫的希望。但她還是要硬幹到底。她還是要把這件事做成功，要把司馬洛殺掉！

兩個人又接近了，又揮動拳頭，這一次小心得多了，兩個人都沒擊中，只是把對方的拳頭架開了。

他們一連揮了十幾二十拳，接着，司馬洛一拳擊中了她的肋骨，然後第二拳又擊中她的另一邊肋骨，然後是再打出重重一拳。

她的身子開始軟了下來，並向他仆過來。

他再擊了兩拳。她的膝蓋忽然一提，就向他的胯下撞過來。司馬洛要閃避，已經遲了一點。他還是給她輕輕碰着了。那一陣劇痛使他大叫一聲。她就用前額向他一撞。兩個人的額一撞，「轟」，司馬洛感到幾乎像是頭上爆炸一個炸彈，他向後倒去。

這個女人，打起架來，竟然像一隻野獸一樣。

司馬洛軟軟地倒在地上。

她咬着牙，咀角淌着血絲，彎身從地上把一塊石頭拾了起來，高高地擧起。司馬洛極力集中視綫的焦點，注視着這塊石頭。

她把石頭摔下來了。

他就在她一摔的時候滾開！他信任她的眼界。

司馬洛相信她擲時的眼界會很準的，只要他離開原位，她就擲不中了。而他的所料也果然不差。

他滾離了原處，那塊石頭果然沒有擲中他了，只是跌到了地上，「蓬」的一聲响，又彈開了。司馬洛也跳了起來，仍然半彎着身子，忍着胯下的痛，一拳向她揮出去，擊中了她的腹部。

她「啊」的叫了一聲，腿子也軟了，無力地開始跪下來。司馬洛的拳頭再一次揮動，這一次則是擊中了她的下頜。她整個飛了起來，簡直翻了一個跟斗，跌在地上。

司馬洛再跳前去，在她的肋骨上踢了兩腳。即使打一個男人，他也很少會有這麼狠的，現在他就是打得這麼狠。

經過了這一拳兩脚之後，她是完全崩潰了！她倒在地上，呻吟着，再也爬不起來。

「怎麼樣，還有沒卜炸彈？」

她只是呻吟着，一面哭泣着，沒有回

答他。但他還是不因她的軟弱表現而滿足，他再彎下身執住她的襯衣，用力一扯。那件襯衣就像紙片似的破掉了，給他扯了下來，於是她的上身就只剩下一副乳罩。

「不要……」她軟弱地哀聲求着。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咬着牙冷笑，「我不是和你做愛，我不會與一條蛇睡在一起的。我只是要看看你身上還有沒有炸彈！」他推她轉身，執住她的褲頭後面，再用力一撕，這條褲子也給他撕了下來，於是她的身上就只剩下了最後兩件衣物。雖然還是不能百份之百地看清楚她的身體，不過已經可以看到，她在下面的確是不可能再收藏着什麼的了。

事實上她也不應該藏着什麼武器。如果有的話，她是早就已經拿出來了！

「好了，」司馬洛說，「蛇，現在我要帶你回去，把你的蛇皮剝下來！」

這一次，蛇的毒牙已經被拔去了，即使她想捨命自殺，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 × ×

那一個頭髮蒼白的人正用一隻放大鏡在鑑賞着一枚郵票，細細地觀察着那上面的圖案。這間房間裏面放滿了郵票，有許多還是用鏡架鑲了起來的，有些是單獨一枚就鑲一隻鏡架，也有些是一隻鏡架鑲了幾枚。整個房間都是這樣。一個角落裏還有一隻大玻璃櫃，裏面則有一隻隻的信封，都是裝了郵票的。

無疑地，他這裏所有的都是貴重的郵票。

事實上這裏是一間郵票店。買賣各種郵票，買入當然是以低價買入，賣出却是以高價賣出了。

這個頭髮花白的人雖然鼻子上架了一副老花眼鏡，但實在他却不是一個老人，一點也不老，年紀不會超過四十歲。那頭髮是先天性的花白，如果把頭髮染一染，看上去也許沒有甚麼的，可是他的頭髮却並沒有染。而且看來是從來沒有染過的，也許他是以白髮爲榮的。

現在已經夜深人靜，他的店子當然是早已停止營業他了，正躲在他的閣樓上的房間裏，研究着他的郵票。

忽然，樓下傳來一陣古怪的聲响，好像前門有些什麼在動。或者，可以說，似乎有人正在撬他的那度前門。

他驚惕地跳了起來，走出房間，從樓梯的頂上望下去，望望那度前門。他却看不見什麼。玻璃門外的行人路上並沒有人，他亦看不見有什麼異狀。

他皺了眉頭，拾級而下，到了樓下，在店中巡視了一遍。那裏的確沒有什麼不對。他又轉了回來，回到樓上他那間房間去，一到門口就停住了，因爲那裏面已經有一個男人站在那裏。一個英俊的男人，穿着一身貼身的襯衣，一條紅色的領帶。

這個男人就是司馬洛，司馬洛正在對他微笑。

這個白髮的人一愕，瞪着他：「你是誰？」

「我是來拿點東西的。」司馬洛說。

「你要——拿什麼？」那人問着，却不等司馬洛回答，就向前撲了過去，撲向他剛才正在檢驗着郵票的那張桌子。

那張桌子的抽屜裏面，一定是放着一把槍之類了。不過不論這抽屜裏面是放着什麼，總之司馬洛是不打算讓他拿到的。

司馬洛的動作比他更快，司馬洛一跳而前，伸起一隻脚，就向這張桌子撐過去。這張桌子倒了下來，抽屜抵着地面，這人撲了一個空，呆在那裏了。

司馬洛的另一隻脚又動了，貼着地面一掃而來，這人的雙脚便離開了地面，整個人離開了地面，再倒下來，把牆上一隻鏡架也拉了下來，鏡架的玻璃也碎掉了。

鏡架內的那枚郵票。司馬洛就一脚踏了下去，就把那枚郵票踏住了。

那個白髮的人連忙叫起來：「不要，這枚郵票——你知道值多少錢嗎？」

「你說值多少錢？」司馬洛問。

「五千元。」那個白髮的人說。

「五千元。」司馬洛點點頭，把脚放了，「好了，五千元還給你。」

那個白髮的人連忙把那枚郵票拾了起來。

司馬洛却拿出了一罐小罐的汽油，推開了罐頭頂上那隻膠咀，把罐子倒轉過來，一揑罐身，便有一些汽油從那隻膠咀射出來，射在地板上。觸鼻的汽油味散開。

「你在幹什麼？」那白髮的人問。

「如果我把汽油噴得到處都是，再點上一根火柴，你以爲會怎樣呢？」司馬洛問。

「你——你不會這樣做的，」那人吶吶着，「這——對你並沒有好處的呀！」

那人這樣說着，手掌又貼着地面伸前去，伸向那張桌子的抽屜。不過他的行動，當然也是瞞不過司馬洛的。他的手指剛剛觸到了那張桌子的邊緣，司馬洛的脚便又一提，重重地踏在他的手掌上。

「哇——」那人痛苦地叫起來，捧着自己的手掌，痛得縮作一團。

「別再來這套了。」司馬洛警告道：「你惹我生氣，我會殺死你的！」

「你想要怎樣？」白髮的人問。

「我嘛，我想怎樣，你大概猜得到的，你又不是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你究竟是誰？」

「你一定要假裝，好吧，我告訴你，在下就是司馬洛，也就是你千方百計要殺死，但是殺不成功的人！」

「我——我不明白你說什麼，」那白髮的人說，「你一定是瘋了！」

「我沒有瘋，你也沒有瘋，」司馬洛說，「是梅茵告訴我的。虎、豹、龍、蛇，他們只是行動的工具，你，你却是使用這些工具的人。你定下計劃，叫他們去實行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現在只是想要你告訴我，龍是誰，他在那裏？」司馬洛說：「你是賴不掉的，是梅茵告訴我的，他們去負責行動，但是那些細節的計劃，原來是你出主意的。你！你林重光，你有着一副電腦般的腦子，你可以計劃一切。哈哈，大概是腦筋用得多，使你的頭髮變白了，是不是？」

這個叫林重光的白髮漢子苦着臉看着司馬洛，臉上充滿了慘苦的表情。如果是蛇告訴司馬洛這件事的，那他就知道他是賴不掉了。

「你——你——究竟想怎麼樣？」他

吶吶着，顯然是在拖延時間。

「我要知道龍是誰，以及他是在何處，」司馬洛說，「你是唯一知道的，虎豹龍蛇四個人都是你派遣的，你是唯一知道的！」

「我……不會告訴你的！」

話剛說完，司馬洛就一脚飛起來，踢中了他的心窩，他也整個人隨着司馬洛的脚飛起了，翻了一個身，仆在地上。

「不……不要！」他說，「不要打我，我有心臟病，血壓又高，我受不起！我——我會死的！」

司馬洛的脚又飛起了，這一次是踢向那隻郵票的玻璃櫃，一塊玻璃給他踢破下來。司馬洛又從身上取出一匣火柴來，劃了一根。林重光恐怖地看着他，而在林重光能够制止之前，司馬洛已經把那根火柴丟進了櫃子裏面了。

其中一隻信封着了火，火勢已開始蔓延。

「不要！不能——不能這樣！」林重光叫着，要撲前救火，却救不來。這火是不能够用手去撲救的，必須用一桶水潑過去！而且他的手也不能伸過那些參差的玻璃碎。

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整隻櫃子的郵票都着起火來，轉瞬之間，那些寶貴的郵票都化爲灰燼了。

而那隻櫃子本身的硬木有一部份也着了火，好像炭似的在發紅。

「你……你……」林重光痛苦地瞪着他，「你是一個大傻瓜！你——你不知道，這些不但是值錢的東西，而且——而且還是一些寶貴的藝術品，燒掉了，就想買也買不回來的。」

「講得眞好聽，」司馬洛說，「藝術品，但你可知道，人類也是一種藝術品嗎？一個人給你殺掉了，也是買不回來的，尤其是那些聰明能幹的人，你却專門殺死那些聰明能幹的人。你殺過多少？」

「我——我不會告訴你的！」林重光猛搖着頭，「我不會告訴你的，你逼我也沒有用！你再逼我，我就死了！」

「你死了，也是一件好事！」司馬洛說，「我並不怕殺死你，你不要以爲用一個死字就可以威脅我！」

「我……如果我死了，你就不知道龍是誰了！」林重光說。

「反正你也不肯告訴我，我就不如殺死你好了！」司馬洛說，「而且你死了之後，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他變成了是一條沒有腦袋的龍。你死了，以後也再沒有新的虎豹龍蛇製造出來了！」

林重光眯起了眼睛看着司馬洛。他說：「可……可以讓我站起來嗎？讓——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

「坐起來吧，」司馬洛說，「談正是我最歡迎的事情！」

林重光小心地坐了起來，而且把那張椅子扶正了，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他看看那隻柜子，柜子的火已經熄掉了，他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他說道，「你可喜歡錢嗎？」

「別廢話吧，」司馬洛說，「你也知道，錢是買我不動的。」

「太少也許買你不動，」林重光說，「但是多一點呢？我可以出很多錢的！」

「很多錢也買我不動，」司馬洛說，「我根本就不稀罕錢的。」

這也是事實。司馬洛是不稀罕錢的。他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的人，他的父親遺下的財產多到難以勝數，可以說怎樣花都花不完的，因此，他最沒有興趣的就是賺錢了。

「司馬洛，」林重光說，「你開一個價吧，我是可以商量的，我們是可以商量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商量的呢？」

「你在浪費時間，」司馬洛說，「林重光，你是在拖延，你瞞不過我的，你在拖延。」

「我拖延？」林重光說，「我爲什麼要拖延呢？」

「我已經看見了。」司馬洛說。

「你——看見？看見什麼？」林重光問。

「那裏，」司馬洛說，「那個柜子下面不是有一個電鈴嗎？你剛才就是按了一按。」

林重光看着司馬洛，眼睛凸了出來。

「告訴我，」司馬洛說，「這個電鈴是幹什麼的？按了電鈴，你通知誰？」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林重光又搬出這句話。這句話變成了是一個破綻了，似乎他說不知道的時候，正是知道的。

「我猜，這是一個你請救兵的電鈴，」司馬洛說，「你請誰來救你呢？告訴我，會不會是龍？」

林重光一咬牙，渾身發抖了起來，似乎給司馬洛猜中了他的詭謀，這就使他渾身不舒服了。

「我倒希望是龍，」司馬洛說，「如果是他，那就一切都解決了！」

林重光迷惑地看着他，他看見司馬洛仍然用背對着門口。他奇怪司馬洛爲什麼會這樣。既然司馬洛知道龍會到這裏來，那爲什麼他還不注意着門口呢？

司馬洛說：「我奇怪龍會從何處來。他會從大門口進來呢，還是會像我一樣，從窗口爬進來？林重光，你有一副電腦頭腦，大概你已經算準了，我是會來這裏找你的吧？你一定早已安排好了的，所以來的也就是龍了。一定是他。」

林重光的眼睛閃動着，也許又是在想着另一個方法來對付司馬洛了，就可惜，他只是一個善於用腦的人，而他却有一個缺點，那就是不會運用體力。他不會打，他只是在幕後設計，而不能够親手去做什麼。

而且，這個時候，司馬洛又從身上拔出來了一把手槍。

「告訴我，」司馬洛把槍擺動着，「他會從前門進來，還是從後門進來？抑或是從牆壁裏出來？」

司馬洛說到最後，林重光才猛的搖頭說：「不，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就反而即是表示知道的，也等於司馬洛是猜中了。司馬洛向那個房間環視了一遍，退到一度牆壁的前面，坐了下來，用背對着牆壁。這一度牆壁裏面是保險不會有人出來的，因爲牆壁的後面就是街上了。

這間房間的四度牆壁，只有一度是可能有人出來的。那就是毗連着隣屋的那一度牆壁。這度牆壁上就可能是一度暗門之類，暗門打開了，就可以讓一個人從隣屋過來了。

林重光雖然很會出詭計，原來他的演技是一點也不好的，在司馬洛坐下來的那幾秒鐘之內，他出了很多汗，令到他整個前額都濕了。這使司馬洛對自己的猜想增加了幾分信心。

林重光說：「司馬洛……我們再談清楚吧，你聽我說吧……」

「別說了，」司馬洛說，「我現在正在等龍，你別騷擾我！」

林重光舞手動腳地對司馬洛說：「你別亂猜吧，司馬洛，我……我並沒有什麼人來！這裏……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裏談！」

「別吵！」司馬洛說。

林重光忽然一跳，向司馬洛撲過來。司馬洛十分冷靜地從事，等他撲到的時候，手中的槍就輕輕一揮。林重光的額角被槍擊中了，兩眼翻白着，司馬洛再伸出脚去，踏住他的胸膛，一撐，林重光就飛開了，跌到了對面，靠着牆壁坐在那裏，陷入了半暈狀態。

他不能說話，不能再騷擾司馬洛了。司馬洛靜靜地等着。

時間過了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

又過了一陣，在靜寂中，司馬洛等着，等着。他現在深信，龍是會從那牆壁之中出來的，因爲，他並不眞是一個人來的，他還有不少人和他合作的。這間店子的前門和後門，都有人看守着的，如果龍從前門或者後門進來，他可能沒有機會進得門來的。

但是，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有聽到有什麼動靜。

接着，那度牆就動了，司馬洛幾乎沒有注意到這牆壁正在動，不過好在，在這件事情上，林重光却帮了他一個忙。林重光是挨着那牆壁暈着的，牆壁一動，就首先把他帶動了。那牆壁動得好快，在一秒鐘之內就已經分開了，露出了一個裂口。

有一個拿着槍的人出現在那個裂口之內。不過，不論這牆壁動得多麼快，還是快不過司馬洛的。

司馬洛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槍，槍咀對着這牆壁了，他只需要幾份之一秒的時間，手指就可以扳動槍掣。

那人剛剛看清楚司馬洛，司馬洛已經扳動了槍機。有些時候是需要先放槍，後說話的，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對方那人的手中握着槍，司馬洛根本就沒有機會先說什麼話。

四顆子彈穿進了那人的身子，那人的雙手一分，身子向後跌去，手中的槍也丟掉了。他靠在裏面那條隧道的牆壁上，極力想保持平衡，但是不行了，他還是沿牆滑倒，仆在地上，而他仆倒之處，就接近着他丟掉了的那把槍。他的手離開槍柄，也只有一尺之遙。

他的手只要伸前一呎，就可以把這槍抓起來了。然而他並沒有作此企圖，也許是他根本已經沒有力氣這樣做了。不過司馬洛還是沒有給他這個機會，司馬洛好像一隻巨大的跳虱似的，一跳就跳進了那隧道口之內，一脚就把槍踢開了。

那人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

司馬洛發覺他已經死去了。四顆子彈進了他的胸部，很難會有一顆不中心臟的。司馬洛一見他已經死掉了，就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而是望向隧道的盡頭，他要提防那邊會再有人來。

但是那邊沒有人來。司馬洛提起槍來對着前面，小心地向隧道的盡頭走。那不過是一條十五呎長的隧道，走完了之後，就從另一頭出來了。

那外面就是另一層樓，空的。裏面沒有人。

司馬洛把門推開了，外門就是通到街上的樓梯，這樓梯上也沒有人。看來這個人是一個人來的了。

司馬洛把門關上，回身向那隧道口走過去。當他到達了那裏的時候，忽然心中有了一種危險的預感，使他向牆壁上一伏，槍聲砰然地响了，兩顆子彈從他的身邊掠過，接着他手中的槍也响了起來，隧道中一個白頭髮的人打了一個轉就仆倒了。那就是林重光。

司馬洛知道發生了什麼。林重光並沒有完全暈了過去，剛在司馬洛過來了之後，他就醒了過來，於是佈就抓起了那個死者的槍向司馬洛射擊。可惜槍却也是佈不大會用的武器，佈並沒有射中司馬洛。

司馬洛走到林重光的身邊，蹲下來摸摸他，發覺他已經死掉了。

「可惜！」司馬洛嘆了一口氣。

因爲到了現在，林重光的重要性是比龍更大了。龍在那裏？除了知道龍在那裏之外，林重光還知道這個組織的很多內幕的。

這個是不是龍？

司馬洛在這個他不認識的人的身上搜了一遍，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有幾張證件和一些錢，但是這些證件不會註明他是不是龍的，這些證件上就只有他的眞實姓名而已。

不過後來，司馬洛無意之中把他的襯衣拉了起來，就知道他是龍了。他看見這人的肚皮上有一塊刺青。

這個人的肚皮上，那塊刺花刺的就是一條金色的龍。

這條金色的龍，就簡直是證據了。如果他不是龍，爲什麼他會在肚皮上刺上這樣的花紋呢？

是的，這就是龍。

司馬洛相信，他已經把問題解決了。龍已經死掉了。

林重光也已經死掉了。

虎、豹、龍、蛇四個目標都給他消滅了。而且，操縱這四個人的腦子也已經消滅了。事情已經辦好，他的責任，可以說是大致完成了。

他走過去，把電話拿了起來，撥了一個號碼，對電話裏面說：「老莫！」

「怎麼樣了，司馬洛，」老莫說，「怎麼樣了？我們還沒有消息！」

老莫是已經在外面佈下了天羅地網，而他就是這個天羅地網的腦子。就像林重光是虎豹龍蛇的腦子。

「龍已經來了。」司馬洛說。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葉嘉生

混沌書生

葉嘉生者，吾邑巨紳之子也，膂力過人，能通少林拳術，好大言欺人，嘗飲於友家，酒酣，縱論技擊之法，手舞足蹈，傍若無人，四座莫不歎服，以爲葉某眞當世豪傑也，如果假以十萬雄兵，爲國家効力，何患不封侯萬戶哉，其時有一末座客，年約六十餘，疲癃倚桌執杯冷笑，葉不禁大怒曰，某自束髮以來，即喜練習此道，今已十餘年矣，君何爲而冷笑，客曰，焉用怒爲，我非笑君之技，實笑君之口出大言者，未必精進於藝耳，君不見夫松柏乎，終歲常綠，不實不花，在近識者見之，以爲外表，並未雅觀，何足奇異，反不若桃李之濃艷，春三二月，到處受人觀迎一經風雨摧殘殆盡，豈能與老幹勁節之松柏，所可同日語哉，蓋器小易盈，謙撝受益，何不反躬猛省，而焉用怒爲，苟君誠多技藝，請於諸君之前一試，以廣吾輩之眼界。葉曰諾，逡巡往庭中，手提一巨石，環行數匝，擧而擲之出數十步外，客曰，此戇力耳，言時以杖遙遙擊石，石砉然而裂，葉大驚，豪氣頓消，由是退自守，不敢再以勇力矜人矣。

× × ×

「你爲什麼殺死他們，」老莫吼道：「你……你這個兇手，你這個殺人狂，你這個兇手，殺人狂！」

老莫看着這二個屍體，十分之痛心，痛惜兩個豐富的情報來源已經給消滅了。

「有時是很難講的，」司馬洛說，「誰想殺人呢？但是，當人家要殺你的時候，你就是不殺也不行了。有些事情是不能仁慈的！」

「沒有活口，」老莫看着那二具屍體，還是苦惱地在搖着頭，「沒有活口，我們怎麼辦？」

「而且，」司馬洛說，「我的任務也算是已經圓滿地完成了的。我的任務是要消滅虎豹龍蛇，現在，我已經把他們消滅了！」

「可以留活口的時候，就應該留活口！」老莫說。

「眞可惜！」司馬洛搖着頭。

「當然可惜了！」老莫說。

「不，」司馬洛說，「我說可惜，是可惜這裏的郵票，那麼美麗可愛的郵票，現在不知道歸誰！」

「郵票！」老莫不屑地說，「郵票，什麼郵局裏買不到？」

「這些郵票是不同的，」司馬洛說，「這些郵票都是珍品，集郵家看了都會垂涎三呎！」

「集郵的人都是傻瓜！」老莫說，「收集鈔票不更好？」

司馬洛搖搖頭，笑了起來。「老莫，我認爲你才是個傻瓜！你不懂得欣賞藝術，如果沒有藝術，這世界還有什麼剩下來的？」

他轉身走出門口。

× × ×

白韻走進咖啡座門口的時候，有點張惶的神情，但是當她看見了司馬洛正坐在那裏等她的時候，她就吁了一口氣。她走過來在他身邊坐下。

「我也不敢肯定你會在這裏的，」她說，「雖然你打電話給我。」

「很多謝你沒有報復，」司馬洛說，「上次，情形是不同的，我可以解釋。」

「不，不要解釋，我喜歡忘記過去。」她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去找一個有舞跳的地方好不好？」

「很好。」

「有什麼地方推薦嗎？」司馬洛問。

「祇要你肯跟我走就行！」白韻說。

「我們走。」司馬洛說。

他們挽着臂膀下了樓，走出大門口的時候，有一羣花枝招展的女郎正走進來，其中一人愣了一愣，這個女郎就是姬絲汀，司馬洛愣了愣，忙拖着白韻走快一點。

姬絲汀呆在那裏，當她那羣女朋友拉她走，司馬洛祇能假裝沒有看見她。這不是解釋的場合，而且他也不想和她有進一步的發展，她是一個好女孩，他不想把一個好女孩引入歧途。

白韻似乎沒有注意到什麼，但是她記得的，她記得這是上一次和司馬[illegible]走了的女人。她的心裏有一種甜蜜的[illegible]

（全文完）

最後一招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文·高皐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桂天聲等人，匆匆趕往少林寺，抵達嵩山下的一個小鎮，與東門瑜主僕會合，即一同登山入寺，見了該寺住持了塵大師，出示「報恩金牌」，即說明此行是爲協助該寺拯救少林掌門而來。於是，了塵便告以掌門現被魔教百毒魔王司徒塔兒及該寺智空所挾持，困於中嶽廟。當晚，桂天聲獨自前往該廟，挑戰司徒塔兒，結果將對方擊斃。了塵領衆僧隨後趕到，一湧攻入廟內，但不久即退出廟外，對桂天聲說及曾見到掌門，但無法救出……

衛道討魔敎

桂天聲道：「哦。」

了塵大師道：「智空師叔與掌門師兄同在一間禪房之內，如非他放出掌門師兄，少林弟子實在無能爲力。」

桃花羅刹哼了一聲道：「大師不必兜圈子，要咱們怎樣帮忙，爽爽快快的說出來就是。」

了塵大師嘆息一聲：「咱們可以一拚，却不能保證掌門師兄的安全，實在無可奈何，才不得不懇求桂施主加以援助。」

桂天聲道：「晚輩願爲貴寺盡一點心力，但要如何做法，還要請大師指示。」

了塵大師道：「多謝施主，只要施主進入那間禪房之內，敝掌門就可以安然離開了。」

桂天聲道：「就這麼簡單？」

了塵大師道：「是的，不……過……不過……」

桂天聲道：「不必吞吞吐吐，不過怎樣？大師可以直說。」

了塵大師一嘆道：「老衲也不知詳情，更不知道施主進入禪房之後，會發生何種後果，只是這是智空師叔的條件，老衲

一戰奏膚功

實在拗他不過。」

桃花羅刹怒叱道：「人人都說出家人慈悲，敢情出家人之中也有自私自利的蠢材，你應該明白，咱們冒險犯難，爲的不是咱們自己，現在你却恩將仇報，要我的丈夫換你們的掌門，了塵大師，你太無恥了！」

了塵大師是一個修爲有素的高僧，但這位高僧却面色一紅，羞慚的垂下頭去。

桃花羅刹無情的痛罵，是他有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但那是理，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他怎能不感到羞慚？

誰知桂天聲却面色一整道：「好，我跟你去。」

桃花羅刹大吃一驚道：「天聲，你這是做什麼？」

歐陽玲琅道：「表哥，你太傻了，這般和尚分明沒有安着好心，要將你送給智空替百毒王報仇，明明是一條奸計，你爲什麼還要去冒這個險？」

桂天聲道：「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何況智空禪師不見得能將我怎樣。」

岑玉琴道：「好吧，你既然決心要去

，咱們只好一起跟你走了。」

桂天聲道：「不，玉琴，智空長老找的是我，妳們就留在廟外吧。」

桃花羅刹道：「那不行，咱們是你的妻子，不能眼睜睜的瞧着你被人擺弄，無論上刀山下油鍋，咱們非跟着你不可。」

東門瑜道：「不必堅持了，二哥，二嫂他們要跟着你，我這個做兄弟的也當仁不讓，再說咱們跟你進去只是有個照顧，也礙不着別人什麼。」

桂天聲長長一吁道：「了塵大師，看來晚輩只好帶他們一起進去了，前輩該不會反對吧？」

了塵大師道：「這個麼，敝師叔倒是沒有限制，只不過，老衲却有一點不情之請。」

桂天聲道：「哦，前輩請說。」

了塵大師道：「敝寺弟子全都守在禪房之外，未得智師叔的允許，誰都不得踏進禪房一步。」

桂天聲道：「前輩是說咱們只能到達禪房之外？」

了塵大師道：「是的，除了施主可以進入，其餘之人只能守在禪房之外。」

桂天聲道：「看來咱們似乎不能不聽從前輩的了。」

了塵大師道：「多謝施主。」身形一轉，領先向廟中走去。

經過幾重殿宇，到達一處院落，數十名少林弟子，全都鴉雀無聲的立在院落之中。

了塵大師帶着桂天聲等一行來到一間門窻緊閉的禪房之外，然後雙掌合十，道：「栗師叔，桂施主到。」

咿呀一聲輕响，禪房緩緩打開，一名寶相莊嚴的老憎由禪房跨了出來。

門外的少林弟子先是一怔，忽然一起喧聲佛號道：「參見掌門。」

敢情這位寶像莊嚴的老僧，竟是少林當代掌門了緣禪師。他不是已被該派叛徒智空所囚麼？原來他竟是安然無恙。

莫非由於百毒魔王已除，智空禪師無所畏懼，才將了緣掌門放了出來。

不管是什麼原因，桂天聲這一夥全都輕鬆的吐出一口大氣，少林掌門已恢復自由之身，自然勿須走馬換將之擧了。

了緣禪師目光流轉，最後落在桂天聲的身上，道：「小施主可是姓桂？」

桂天聲應道：「晚輩桂天聲，見過掌門。」

了緣禪師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施主進去吧。」

桂天聲愕然道：「前輩旣已脫險，爲何還要晚輩進去？」

了緣大師雙目一闔：「敝師叔陷身苦海，無力自拔，施主是惟一能助他獲得解脫之人，希望施主不要讓敝師叔失望。」

桂天聲呆了一呆，終於擧步一跨，閃身走進禪房。

一張供桌，一盞長命燈，再加上兩個蒲團，這間禪房的陳設，實在簡陋已極。

其中一隻蒲團之上坐着一個枯瘦如柴的老僧，他雖是形容枯瘦，但面色的紅潤竟像嬰兒一般。

他的鬚髮白如銀絲，配上那張紅潤潤的面頰，足見老和尚修爲之深，已達返老還童的境地。

他原是垂眉闔目在那兒入定的，此時雙目倏睜，兩股湛然神光向桂天聲射了過來。

桂天聲被那兩股目光一瞧，禁不住心頭爲之一震，急忙抱拳一揖道：「晚輩桂天聲參見老前輩。」

智空禪師微微一笑，笑容未斂，忽然哼了一聲道：「你殺了司徒塔兒？」

桂天聲道：「晚輩並不嗜殺，但又不得不殺，情非得已，尙祈老前輩鑒諒。」

智空禪師道：「哦，怎麼個情非得已啊？」

桂天聲道：「司徒塔兒爲惡江湖，傷人無數，此時又挾持貴寺掌門，晚輩怎能再讓她爲惡下去？」

智空禪師道：「你可知道她是服侍老僧的？老僧如是爲她復仇，應該沒有什麼不對吧？」

桂天聲道：「前輩如果認爲應該，晚輩怎敢反對。」

智空禪師道：「那你是準備跟老僧一搏了？」

桂天聲道：「但聽老前輩吩咐。」

智空禪師道：「老僧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遇到過三合之敵，只要老僧出手，你這條小命就算擱在這裏了，難道你不害怕？」

桂天聲淡淡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這有什麼好害怕的？」

智空大師道：「有胆量，這樣吧，咱們來個公平的比門，免得你說老僧佔你的便宜。」

桂天聲道：「不管如何比門，老前輩儘管命題就是。」

智空禪師由懷中取出一本薄薄的絹册，交給桂天聲，道：「你於半個時辰之內，將其中的文字讀熟，然後再背給老僧聽，辦到了老僧就不追究你搏殺司徒塔兒之事，還送你一樣禮物，否則，你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桂天聲一呆道：「這算什麼比門？」

智空禪師道：「這是比智慧，也是打賭，怎麼，你不敢？」

桂天聲道：「旣是如此，晚輩遵命就是。」

他向手中的絹册一瞧，只見封面之上，龍飛蛇舞的寫着幾個狂草「達摩九轉神功」。

他微一錯愕，立即將絹册交還智空禪師，道：「這是佛門至高絕學，晚輩不敢瞧看。」

智空禪師道：「你當眞害怕了？別忘了咱們是在打賭。」

桂天聲道：「晚輩同意這項打賭，但望老前輩換一本普通的書籍。」

智空禪師哼了一聲道：「別打如意算盤了，普通書籍文字淺顯，你必然一看就會，只有這本達摩九轉神功文字枯澀，義理深奧，叫你取巧不得。」

桂天聲道：「既然老前輩如此堅持，晚輩遵命就是。」

他翻開絹册，一個字一個字的瞧看下去。這果然是一種文字枯澀，義理深奧的記載，不止是很難明瞭它的義意，記憶起來也困難得很。

只不過他不能輸，因爲輸的代價太大了。

人們在危急之際，常能發揮體力的潛能，他的智慧原本極高，記憶力也十分之强，此時一急就產生一股驚人的潛力了。絹冊內共有兩千五百三十二字，他每瞧一個字，這個字就已深深嵌進他的腦海，縱然經過十年八年，甚至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的。

一遍瞧完，他已經可以背誦了，由於時間尚多，他再度瞧了一遍。

然後他闔上絹冊，交給智空禪師道：「晚輩現在可以背誦了麼？」

智空禪師一怔道：「你已經記熟了？小施主，事關你的生死，這可不是好玩的，時間還多，你何不再瞧幾遍？」

桂天聲道：「不必了，晚輩已經記下了！」

智空禪師道：「好吧，你背。」

桂天聲背了，兩千五百三十二字，沒有一個字差錯。

智空禪師哈哈一笑道：「好，老僧兩眼未花，小施主果然是一塊百年罕見的精金美玉，你現在坐到蒲團之上，老僧應該送你一份禮物了。」

桂天聲道：「只要老前輩能爲平魔衞道盡點心力就夠了，禮物大可不必。」

智空禪師道：「這一點，老僧可以答允，不過，送禮物是咱們的賭注，你如果不要，那是老僧言而無信了，來吧，小施主。」

智空禪師眞情流露，使得桂天聲無法拒絕，再說，送禮物爲什麼要坐到蒲團之上，也令他興起一股强烈的好奇之心，於是，他挪開脚步，在一隻蒲團之上坐了下來。

這隻蒲團與智空禪師相隔極近，他剛剛坐上蒲團，一隻手掌已搭上他的脊心亘穴，同時耳旁響起一股細如蚊蚋而又莊嚴無比的語音道：「淸心定慮，閉目提氣，衝橫骨，走天樞，轉中髎，達中膂……」

他的脊心有一股熱力注入，帶動他本身的眞力向那些穴道走去。

那股外來的熱力在逐漸加强，最後跟他的眞力合而爲一，走四肢，竄百骸，衝玄關，會天橋，如此週而復始，他就進入忘我之境了。

兩個時辰之後，他醒來了，及睁目一瞥，竟然驚訝得跳了起來。

敢情禪房之內黑壓壓的站了一屋子的人，除了他的妻子及朋友，全是當代少林第二代以上的僧侶。

少林掌門了緣禪師喧聲佛號：「恭喜師弟，少林門下將在武林放一異彩了。」

桂天聲愕然道：「禪師，你……你說甚麼？」

了緣禪師道：「本寺自開派迄今，數百年來，能够習得達摩九轉神功的，連師弟在內，不過三個半人罷了。智師叔爲了成全師弟，已將他的一身修爲轉注於師弟，他已經了却俗緣，涅槃歸西去了，愚兄稱你爲師弟，你該不會反對吧？」

桂天聲心頭一震，亟扭頭一瞥，這位要送他禮物的高僧，果然已玉筋雙垂，魂歸西土了。

他習得少林寺的無雙絕藝，智空禪師又是以死來成全他，拜在這位高僧的名下應該是實至名歸，水到渠成之事，於是他跪了下來，以三跪九叩之禮，參拜了他的恩師。

然後起身向了緣禪師一揖道：「參見掌門師兄。」

了緣禪師喧聲佛號道：「小師弟勿須多禮，咱們過寺去再作長談，師叔的後事愚兄會派人料理的。」

桂天聲道：「小弟遵命，師兄請。」

在後殿，了緣掌門爲桂天聲介紹二十幾名重要同門，然後擺出齋飯，陪着桂天聲進食。

「師弟，愚兄有一不情之請。」

「掌門師兄但請吩咐。」

「達摩九轉神功秘笈，本寺在一場刼難中被大火所焚，這也是近兩百年來，無人能練成此項神功的原因之一。」

「哦，那先師這秘笈是那兒來的？」

「敝寺歷代祖師，均將九轉神功口訣傳給寺中的傑出弟子，智師叔是本寺上一代惟一得傳此項口訣之人。」

語音一頓，這位當代少林掌門，面頰上忽然現出一片虔敬之色，道：「智空師叔果然不負祖師之望，只由幾句並不完整的口訣之中參透玄機，練成了九轉神功，雖然只能達到神功的六成火候，放眼天下已經找不到對手了。」

歐陽玲琅道：「請問掌門，我表哥有了幾成火候？」

了緣禪師道：「智師叔先要師弟熟讀秘笈，再將六成神功，以及他近百年的修爲全部注入師弟的體內，再按神功心法過宮走穴，師弟的成就自然已在智師叔之上了。」

他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到他那不情之請，桂天聲忍不住詢問道：「掌門師兄是要小弟怎樣，請儘管吩咐。」

了緣禪師道：「智師叔的那本達摩九轉神功秘笈，是他根據口訣，再加以個人的心得寫成的，它能够用以練成神功，秘笈的內容較原先焚毀的秘笈相差必然不會太多，因此……」

桂天聲道：「掌門師兄說的不錯，今後本門弟子不必再依靠口訣了。」

了緣禪師道：「是的，所以愚兄想將智師叔手抄的那本秘笈交由藏經閣了明師弟親自掌管，不知師弟是否同意？」

桂天聲道：「它原是本門之物，小弟完全同意。」

了緣禪師道：「多謝師弟。」

然後他由懷中取出一塊灰色布片，這塊灰布顯然是由僧衣上撕下來的，他將布片攤開，道：「師弟，瞧得出這是什麼地方麼？」

桂天聲見那布片之上繪着一個圖案，一山聳峙，河水前流，山之南麓有一片黑壓壓的莊院，氣勢雄偉，很像一個閥閱之家。

這幅圖案十分簡單，沒有相關的山川城鎮襯托，除非對該地非常熟習之人，很難瞧出它是什麼地方。

桂天聲因而搖搖頭道：「小弟孤陋寡聞，實在瞧不出它的究竟。」

了緣禪師笑笑道：「這不能怪師弟，當今武林，能够瞧出來的只怕不多。」

了明大師道：「掌門兄師，莫非這兒是魔教的總壇所在。」

了緣禪師道：「不錯，這兒的確就是魔教的總壇，不過如非熟知內情之人，縱然找到銅棺山也找它不出。」

了明大師道：「掌門師兄，你說圖上繪的是銅棺山？」

了緣禪師道：「是的，它就是江蘇宜興縣境，陽羨山以南的銅棺山，魔教總壇就在山麓這片莊院之內。」

了明大師道：「聽掌門師兄的口吻，魔教總壇必然有一個極好的掩護了？」

了緣禪師道：「師弟應該知道銅棺世家銅棺美人的艷名了，銅棺世家不入江湖，但銅棺美人却名傳遐邇，師弟也必然知道它的原因。」

了明大師道：「十年前銅棺世家進香南海，該門小姐黃苑的絕代風華，風靡了整個江湖，黑白兩道的少年子弟還因此引起一陣騷亂，那銅棺美人之名也就不脛而走了。」

了緣禪師喧聲佛號道：「美色迷人，甚於洪水，沒有人獲得銅棺美人的青睞一顧，喪失生命的少年子弟，却有近百名之多，阿彌陀佛。」

歐陽玲琅道：「掌門禪師，那是爲了什麼？」

了明大師道：「銅棺美人的規定，要想接近她的必先接她一掌。」

歐陽玲琅道：「那般人全是死在她的掌下？」

了明大師道：「是的，一掌之下，心脈立斷，銅棺美人芳踪所至，也就留下一片腥風血雨，魔教總壇如是設在銅棺世家，唉……」

桂天聲道：「掌門師兄，這張圖是先師所繪？」

了緣禪師道：「是的，師叔捨身啖魔，才繪得這張簡圖，對江湖同道本寺總算有一個交待了。」

桂天聲道：「如此說來，先師封持掌門之說，並非事實？」

了緣禪師道：「自然不是，師叔召喚愚兄，只是爲了幫助他應付百毒魔王，及等待師弟而已。」

桂天聲愕然道：「小弟的一切都在先師預料之中，佛法無邊之說果非虛語。」

了緣禪師道：「師弟可以歇息了，愚兄告退。」

桂天聲雙拳一抱，道：「掌門師兄，請。」

送走掌門之後，了慧大師微微一笑道：「小兄已派人收拾東偏院供師弟及東門施主安歇，供應如有不週，希望師弟及東門施主多多担待。」

東門瑜道：「不敢，大師言重了。」

桂天聲道：「師兄，咱們……方……方便麼？」

了慧大師道：「方便，不許婦女入寺的規定，掌門師兄適才已經廢除了。」

桃花羅刹道：「這才像話，佛門廣大，普渡衆生，婦女也是人嘛！」

了慧大師道：「弟妹說的是，咱們走吧。」

東偏院房屋頗多，蒼松環護，花香處處，倒是一個修心養性的好所在，只是桂天聲有點靜不下來。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怎麼啦？相公，你現在武功大成，已是天下第一人，還有什麼事值得煩惱的？」

桂天聲道：「武功大成，就要以天下安危爲己任，嚴格的說，這並不是什麼好事。」

岑玉琴道：「難道相公在未護絕頂武功之前，就不在管天下安危麼？」

桂天聲哈哈一笑道：「說的也是。」

岑玉琴道：「那你就不必煩惱了，還是打起精神準備對付魔教吧。」

桂天聲道：「我不是爲對付魔教之事而煩惱，只因思念父親及姊姊而已。」

岑玉琴道：「吉人自有天相，我想爹及姊姊會平安的。」

桃花羅刹道：「不必担憂，只要將魔教之事解決，咱們陪你去找，我不相信找不到他們兩位。」

他們說話之間，雪兒忽然奔進房中稟報道：「表少爺，了明大師來訪。」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快請。」

了明大師武功機智全都不凡，是當代少林的傑出人物，桂天聲將他迎了進來，道：「師兄請坐。」

了明大師道：「師弟不必客氣，我只是說幾句話就走。」

桂天聲道：「師兄有什麼指示？」

了明大師道：「奉掌門師兄之命，請師弟自即刻開始閉關百日。」

桂天聲愕然道：「爲什麼要閉關百日？尚請師兄明示。」

了明大師道：「師弟剛剛習會達摩九轉神功，必須潛心演練，才能運用自如，再說智師叔近百年精修的內力，師弟不一定已完全收爲己用，因而百日閉關必不可少，其次，本門七十二種絕藝，師弟也應該予以研習，百日之期，眨眼就過，師弟應該好自爲之。」

桂天聲道：「可是，師兄……」

了明大師道：「不要猶疑，師弟，有什麼話待出關之後再說吧。」

他不能違背掌門的令諭，而且這令諭是善意的，於是他跟着了明大師走了。

百日之期眨眼就到，在少林掌門親身迎接之下，他出關了。

沒有人知道他學到了一些什麼，只是覺得他與往常不大一樣而已。

他原是一個玉樹臨風，俊朗絕俗的人物，此時他那英俊的神韻之中，尚蘊藏着一股祥雲縹緲，高不可仰的氣質。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他的眼神，他那對黑白分明的眸子之中，含有一絲淡淡的紫氣。

他出關之後，少林寺替他安排了一連串的節目，參拜祖師，接見同門，一直忙到深夜，他還在方丈室內與掌門及了字輩的師兄們密談。

密談的重點只有兩個，一是爲撲滅魔教作最後的策劃，一是爲振興少林作具體的決策。

前一點了緣掌門業已派人知會各大門派，定於下月十五日在宜興會師，此時只是向同門宣佈而已。

第二點才是會談眞正的主題，但振興少林的責任却要桂天聲一肩承担。

最後的結論是今後桂天聲每年必須返回少林閉關一次，以繼續研鑽少林絕學，並由全寺第三代弟子之中，挑選八名根骨智慧兩皆可造的年青弟子跟隨桂天聲，由他親傳絕藝，以期振興少林。

這是無可旁貸的責任，桂天聲自然答允了，不過他要求這八名弟子在行走江湖之際，穿着俗裝，了緣掌門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 × ×

宜興在太湖之西，是一個繁榮富饒的縣城，銅棺山在縣城的西南，由於它陡峻峭拔，因而遊山者十分之少。

平時遊客極少的銅棺山，此時却八方薈萃，高手雲集，形成一個十分盛大的場面。

只是這般名動一時的高人，全都面色肅穆，鴉雀無聲，使得這個盛大的場面，變得無比的嚴肅。

這也難怪，兩軍對陣，即將展開生死一搏，場上的氣氛自然會這般嚴肅。

對峙的是中原武林四大門派，包括少林，講武堂，丐帮，南昌世家，另一面自然是魔教了。

令人遺憾的是，魔教陣營之內，竟有七星帮及衡山兩派，他們原是馳譽江湖的名門正派，估不到竟然爲虎作倀，公然依附魔教，與中原武林爲敵。

四大門派的人數不多，與魔教相較，是以一敵五的不利局面，不過他們並無半點怯意，爲了平魔衞道，不惜將大好生命作孤注一擲。

此時一輛鮮艷奪目的彩車，由魔教陣勢之中推了出來，護車的除了五大聖使，還有身着彩衣男女少年各十名，分別立在彩車的左右。

在一聲號角長鳴之後，五大聖使之一的慕容明山道：「請少林掌門答話。」

了緣禪師緩緩步出，道：「貧僧了緣，施主有什麼指教？」

慕容明山道：「請問老和尚，你們這麼明火執杖包圍本莊，究竟爲了甚麼？」

了緣禪師道：「咱們的確有些冒瀆，但爲了江湖上的千萬生靈，實在是情非得已。」

慕容明山道：「老和尚是說本教危害生靈，倡亂江湖了，你說說咱們究竟作了些什麼危害生靈之事？」

了緣禪師喧聲佛號道：「石獅子滴血，造成連續五家滅門慘案，暗算虬髯蓮鈎，意圖挑起中原與西南的仇殺，並以女色滲透各門派，然後再下毒控制，貴教所行所爲，當眞是天怒人怨，惡跡如山，難道這些都不是事實？」

慕容明山冷冷道：「老和尚，你講不講理？殺中子厚五家，咱們是淸理門戶，你管不着，虬髯蓮鈎是桂天聲殺的，你不能扣在咱們的頭上，至於女色麼，嘿嘿，那是你們意志薄弱，色迷心竅，怎能責怪別人！」

了緣禪師道：「施主好口才，可是公道自在人心，施主的巧辯，並不能掩蓋貴教的惡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應該醒悟了！」

慕容明山哈哈一陣狂笑，道：「別自欺欺人了，老和尚，你苦修數十年，都不能修成正果，嘿嘿！到咱們這邊來吧，老和尚，你已經浪費不少歲月了，何不圖個後半世的快樂？」

了緣禪師面色一沉道：「估不到施主墮落如此之深，看來咱們無話可說了。」

慕容明山道：「別忙，老和尚，我還有話要說。」

了緣禪師道：「貧僧在洗耳恭聽！」

慕容明山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却投進來，你們不妨仔細瞧瞧，看能不能找出一條生路？」

中原四大門派的弟子，果然向四週投下一瞥，這一眼瞧出，他們的面色全都一變。

那是一圈人海，爲數之多，幾乎難以數計，如果以千軍萬馬來形容，必然不會過份。

當面的敵人已經超過他們數倍，再加上這片龐大的伏兵，中原四大門派當眞只有死路一條了。

慕容明山得意的一笑道：「瞧明白了麼？老和尚，只要老夫一聲令下，明年今日就是你們的忌辰了，老夫的話你是否相信？」

了緣禪師道：「這沒有什麼，咱們原本就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

慕容明山道：「話可不能這麼說，老和尚，你行將就木，死了自然算不了什麼，別人就不同了，因爲他們年紀還靑，可以說前程似錦，就這麼死了豈不可惜！這樣吧，本教不究既往，只要你們歸順過來，不止是可以免掉一死，還可以享受榮華，老夫言盡於此，是生是死，你們不妨斟酌。」

魔教果然厲害，臨之以威，誘之以利，不管有沒有人變節投靠，至少他們已經收到攻心的效果。

桂天聲見勢不妙，立即向了緣禪師道：「掌門，咱們不必跟他逞口舌之利，讓小弟去給他一點敎訓。」

的確，現在不是只憑言語所能解決的，必須給對方一點顏色才能穩住軍心，於是點點頭道：「那就有勞師弟了。」

桂天聲正待出場，岑玉琴道：「殺鷄焉用牛刀，相公，讓我去。」

桂天聲對這位溫柔嬌美的妻子特別喜愛，她雖然比他大了幾歲，並不影响他們夫婦間的感情，因而桂天聲對她的功力也特意傳授，此時的岑玉琴已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她要求出戰，桂天聲自然相信得過，於是微微一笑道：「慕容明山是魔教五大聖使之首，你可不能大意。」

岑玉琴道：「我知道，不過，你得替我看着一點。」

桂天聲道：「好，咱們走。」

他們雙雙出場，在距離慕容明山一丈之外，桂天聲就停了下來。

岑玉琴停身慕容明山八尺之處，雙拳一抱，道：「閣下說的太多了，何不露兩手讓咱們瞧瞧？」

慕容明山一怔道：「你是來向老夫挑戰？」

岑玉琴道：「閣下果然聰明，我正是這個意思。」

慕容明山向岑玉琴打量一眼，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回家去當你的少奶奶吧，姑娘，這種地方不是你應該來的。」

他似乎沒有說錯，岑玉琴麗質天生，嬌小得像一個香扇墜，她雖是想殺人，神態上說甚麼也兇不起來。

岑玉琴知道慕容明山的心意，不由面色一沉道：「你怕了？那你就自己抹脖子吧。」

慕容明山道：「怕？嘿嘿，老夫只不過憐香惜玉而已，你如果一定要送死，老夫成全你就是。」

岑玉琴道：「那你就不必說廢話了，接招。」

玉腕輕輕一抖，槍尖洒出朶朶銀花，一股强烈的暗勁，像浪潮般向慕容明山迫來。

她這一槍還沒使出，慕容明山已面現驚容道：「慢點，姑娘，你到底是誰？」

岑玉琴道：「我麼，岑玉琴，桂天聲的妻子。」

慕容明山啊了一聲道：「神槍門主岑玉琴？你沒有死？」

岑玉琴一呆道：「看來我是猜對了，神槍門的滅門慘禍，必然是你們的傑作，很好，血債血還，接招。」

這回她當眞一槍點了出去。

這一槍如同驚雷撼山，也像是萬弩齊發，只聽得一陣金鐵交鳴之後，慕容明山竟發出一聲慘呼。

莫非慕容明山栽了？

莫非名列魔教五大聖使之首的慕容明山竟接不下岑玉琴的奮力一擊？

的確，慕容明山栽了，他的胸前已經開了三個洞口，他如何能够不栽？

慕容明山是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但一招之下就被岑玉琴在他的胸前連刺三槍，此等結果，不止是慕容明山震嚇不已，雙方觀戰之人也大感意外。

此時慕容明山已經倒在地上，他却斷斷續續的說出一句令人駭異的話來。

「桂……夫人……尊夫是咱們……教主的……兒……兒子，你……怎能殺……殺老夫……」

他的語音雖然不高，但全場都能聽到，除了少林一派沒有反應，其他三大門派一起騷動起來。

慕容明山臨死的這兩句話，比他適才所用的攻心之術更具震撼之力，魔教如果立即發動攻勢，中原三大門派只怕要潰不成軍了。

桂天聲明瞭目前的危機，因而振吭一聲長嘯道：「桂天聲請魔教教主答話。」

魔教中的彩車緩緩推了出來，在桂天聲三丈之處不再前進，但彩車之內却發出一股鏗鏘的語聲。

「過來，孩子，咱們母子多年沒有見面了，過來讓娘好好的瞧瞧。」

這股鏗鏘的語聲，顯得極爲親切，像一個慈母對愛子的召喚，流露出母愛的溫暖。

桂天聲在開始的確有一些激動，母子天性，這實在怪不得他。

他吸進一口長氣，激動的心情才算定下來。

「你當眞是我的娘？」

「孩子，娘還會冒充麼？過來吧，今後娘會好好照顧你的。」

「不，如果你當眞是我娘，如果你要咱們母子團聚，你必先解散魔教，改變你爲禍江湖的行爲，否則……」

「否則怎樣？孩子，難道你要跟娘爲敵？」

「桂天聲只知道服從眞理，服從正義，你如若一意孤行，縱使你當眞是桂某的生身之母，我也只好大義滅親了。」

「畜生，難道連『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道理你都不懂麼？」

「你誤會它的含意了，它是說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或有過當，也是出於愛意，所謂可憐天下父母心，做子女的應該知道體諒，像你麼，草菅人命，爲禍江湖，你已經是天下罪人了，放下屠刀吧，教主，只要你解散魔教，我會請求武林同道不究既往的。」

「大胆逆子，你竟敢教訓本教主，龍潛，給我殺！」

龍潛是魔教三大魔王之一的追魂魔王，他與鐵傘魔王歐陽傲天各自領着一批魔徒，緊跟在彩車之後。

此人行動矯捷，快如閃電，因而博得追魂魔王的渾號。

魔教教主叫他殺，語音還留在人們的耳鼓，一綫白影已向桂天聲撲去。

在一聲震耳的巨响之後，但見勁風四溢，塵土激射，那綫白影竟然倒翻而回。

敢情桂天聲已經與追魂魔王拚了一招，這招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不過人們瞧到了這一招的結果，但那些瞧到結果的目光，竟是一股驚愕之色。

追魂魔王名震武林，桂天聲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但追魂魔王却不堪一擊，適才一招硬拚，他的魂倒被桂天聲追了。

一掌立威，藝冠全場，桂天聲已不再是後生小子了。

的確，當今之世，能够一招挫敗追魂魔王的很難找出一個，桂天聲竟然一招斃此人，放眼江湖，誰還能是他的對手？

在人們驚愕的神色還未消失之際，那彩車之內又飄出一股呼喚之聲。

這回是男音，對象是歐陽玲琅。

「玲兒，你怎麼跟他們夥在一起的？快到爹這邊來。」

爹？歐陽玲琅的爹不是死了的麼？她那兒來的爹？

莫非魔教教主還在騙她？

不，那是男音，而且是一種使她十分孺慕的音調。

她眩惑了，不由扭頭詢問梅婆婆道：「婆婆，你說爹已經遇害？」

梅婆婆道：「應該是的，當日梅莊陷入火海，除了老婆子帶着小姐僥倖脫險，再也沒有一個人活着出來。」

歐陽玲琅道：「這並不能證明爹已遇害，婆婆，你認這是不是爹的聲音？」

梅婆婆一嘆道：「它的確像你爹的口音，老婆子當眞弄糊塗了。」

梅婆婆糊塗了，在場的正邪雙方，又有幾個不被弄得糊裏糊塗？

按說，銅棺山之會，應該是一個生死拚鬥，殺聲震野的慘烈場面，現在却娘喚

兒，爹喚女，使這門塌的氣氛起了極大的轉變。

莫非這是魔教的一個陷阱。

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可怕的陷阱。魔教處心積慮，志在天下，當他們的陰謀已達完成之際，却發生了一串出乎意外的變化。

南昌世家，譁武堂，以及被武林同道譽爲泰山北斗的少林寺，原已在魔教的控制之中，現在可轉變了，而這一變化全是桂天聲一手造成的。

這個並不要緊，以魔教堅强的實力，他們不會將中原四大門派放在心上的。

但事態的變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適才兩度交手，魔教竟然連遭慘敗，並喪失兩個高手，而且其中一個還是他們的絕頂高手之一。

最後使魔教懍駭的是桂天聲的武功，他適才掌斃追魂魔王之際，使用了達摩九轉神功，一掌揮出紫光流轉，那等威勢當得是人間罕覩。

魔教震動了，武林罕見的佛門絕藝出現在這個丰標絕世的少年身上，他們焉能不怕。因而他們在生死一搏之際，竟使出了另一絕招，希望以母子之愛，父女之情，使中原四大門派之間發生分化！

但由於桂天聲立塲嚴正，他們只得轉到歐陽玲琅的身上來了。

歐陽玲琅無法處理這一局面，她在遲疑着，那股親切的語聲又傳了過來。

「玲兒，爹的話妳聽到沒有，梅婆婆，快帶小姐過來。」

梅婆婆面色一變道：「怎麼辦？小姐，妳快拿個主意。」

歐陽玲琅沒有回答梅婆婆，却轉向桂天聲道：「表哥，你看我該怎麼辦？」

桂天聲道：「他當眞是妳爹？」

歐陽玲琅道：「我不知道，梅婆婆說聲音很像！」

桂天聲一嘆道：「玲琅，爲天地正氣，爲江湖生靈，他們縱然當眞是咱們的爹娘，咱們也只好大義滅親了。」

歐陽玲琅道：「好吧，表哥，我聽你的！」

桂天聲微微一笑，然後仰天一陣長嘯道：「魔教倒行逆施，天下難容，桂某人爲江湖除害了。」

語音一落，彈身急起，以飛雲掣電一般的速度，向那輛彩車猛撲。

鐵傘魔王歐陽傲天大喝一聲，手揮鐵傘向桂天聲迎了上來！

桂天聲曾經是他手下的敗將，當日如非歐陽玲琅出面，只怕早已傷在他的手下了，雖然桂天聲已經習得佛門絕藝，但他認爲鐵傘之下無活口，仍可收拾這位手下敗將。

誰知他的鐵傘還未張開，就被一股無可拒抗的力道往回一撞，傘把如同利刃，由他的前胸插了進去。

插回的勁道十分强烈，由前胸直透後背，還將他帶得一陣翻滾，待得勁力消失，他早已失去生命，變作一具毫無知覺的屍體了。

一招擊斃名震天下的鐵傘魔王，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在塲的各派高手，每一個都心頭一懍。

少林羅漢堂住持了塵大師道：「稟掌門，小師弟已收到殺鷄警猴之效了，咱們上。」

了緣禪師道：「好的。」

中原四大門派，在少林高僧領導之下，向當面的魔徒展開搏殺，這塲百年罕見的正邪之戰，終於如火如荼的掀了起來。

桂天聲仍然追向彩車，岑玉琴，桃花羅刹，歐陽玲琅主婢，東門瑜主僕，則與護車的魔徒展開激戰，他們爲桂天聲消除阻力，使他去執行擒捉魔教教主的任務。

他已將達摩九轉神功提至極限，週身紫氣環繞，威勢有如天神。

在距離彩車八尺之處，他一掌揮了出去。

沒有嘯聲，沒有風力，只有一股流轉不停的紫氣，像電光石火一般罩向那輛彩車。

「克察」一陣巨响，彩車變作一片碎屑飛了起來，但在紫氣罩上彩車的一瞬之間，兩條人影已由車中激射而出。

他們自然是魔教教主了，桂天聲焉能讓他們逃出手去？

不待對方脚跟立穩，兩縷細如蛛絲的紫氣已電射而出，達摩九轉神功配合金剛指，除非大羅金仙，沒有人能逃避他的攻擊。

首惡被制，他不想多造殺孽，因而以貫注達摩九轉神功的氣勁發出一聲長嘯，道：「魔教教主已被桂某所擒，希望魔教教徒放下兵刃，咱們不究既往，當給你們一條自新之路。」

魔教教主被擒，兩大魔王，五大聖使，四大管帶都已先後伏誅，樹倒猢猻散，魔徒雖然尚有百名之多，但早已失去鬥志了，經桂天聲一陣開導，立即紛紛拋棄兵刃，結束了這一塲驚天動地的搏殺。

除了塲中的魔徒，四週還有龐大的伏兵，但桂天聲流目四顧，竟然空山寂寂，連一條人影也無法發現。

莫非這般魔徒已經逃了，如果被他們散佈江湖，豈不還是一項隱憂！

於是他詢問一名魔徒道：「四週埋伏的那般人逃到何處去了？」

魔徒道：「他們只是當地的居民，由本教威脅利誘，來嚇唬中原四大門派的，本教既已失敗，他們自然逃回家去了。」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咱們當眞被唬住了。」

他語音甫落，忽然聽到一聲驚呼，及擧目一瞥，不禁神色一呆。

適才由彩車之上逃下的是一男一女，不管他們是誰，其中一個必然是魔教的教主。

其實他們全都戴着面罩，所謂一男一女只是由衣着上分別而已。

這一男一女原是被桂天聲制住穴道的，此時那身着男裝的一個竟然被人所殺。是誰殺了他，莫非是四大門派門下？

說起來很難使人相信，殺死這位大活人的竟然是一個死人。

鐵傘魔王歐陽傲天，的確是一個死人，傘把倒插，由前胸直透後背，他焉能不死？

但當人們不注意之時，他竟然爬了起來，也許他戾氣還在，死不瞑目，所以要

找個墊背的，男裝蒙面人正好就在他的附近，也就變作他的墊背的了。

他以右手由男裝蒙面人的脅門插入，然後兩人一起仆倒下去。

這回他們當眞死了，但却爲四大門派帶來極大的困擾與疑問。

鐵傘魔王功力極高，他能保住最後的一口戾氣，殺死一個穴道被制的人並不算出奇。

出奇的是他爲什麼要殺死男裝蒙面人，那人縱使不是魔教教主，最起碼也是他的同伴，按說，他應該替那人解開穴道才對。

莫非他當眞只是要找個墊背的。

當然，這不是一個充份的理由，四大門派之人並不相信，也許他們之間另有恩怨，所以他才做出出人意外的最後一擊。

不管怎樣，殺死蒙面人，總是爲四大門派減少了麻煩，如果此人當眞是歐陽玲琅的父親，他們的處置，難免就有些礙難了。

死者究竟是誰？這是四大門派急欲知道的，最急的是歐陽玲琅，她第一個奔了上去！

她剛剛摘下那人的面具，身後的梅婆婆，忽然驚呼一聲，接着，就掩面痛哭起來。

「老爺，當眞是你麼，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呢？」

不必再說什麼，也不用再問什麼了，這位蒙面人，自然是歐陽玲琅的生身之父了。

她記不起生父的一切，對那張清秀而蒼白的面頰，感到十分陌生，只是父女親情，出自天性，她仍然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此人既然當眞是歐陽玲琅的父親，莫非那位女的也是桂天聲的生身之母？

因而岑玉琴略顯不安的道：「相公，咱們要不要去摘下她的面具？」

桂天聲嘆了一口氣道：「摘下來也沒有用，我並不記得我的生母。」

了塵大師道：「摘下來吧，師弟，小兄識得。」

了塵大師，久走江湖，曾經參與過上一次的正邪之鬥，只要她是血獅王歐陽嘯天，了塵大師必可認出她來。

岑玉琴低聲道：「相公，讓我去，好麼？」

桂天聲道：「好的。」

岑玉琴奔上前去，緩緩摘下那位女蒙面者的面具，立即現出一張動人的嬌靨，但在塲之人，幾乎全部驚呼出聲。

敢情女蒙面者的嘴角正流出幾縷黑色血水，她已經咬破預藏的毒藥服毒自殺。

當她的身體倒向地面之際，了塵大師喧聲佛號道：「她竟然是銅棺美人，實在令人想像不到。」

這的確太過意外了，在塲之人沒有一個不目瞪口呆，而且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歐陽一門是魔教世家，到頭來這兩位攪起一天風雲，掌握魔教生殺大權的教主竟然不是姓歐陽的。

桂天聲忍不住詢問了塵大師道：「師兄，她不是我娘，但我娘到那兒去了？」

了塵大師道：「三名能夠答覆此一問題的全都斃命，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只怕要成爲千古疑案了。」

了緣禪師道：「小師弟不必焦急，回答問題的來了。」

桂天聲扭頭一瞥，只見兩條人影向銅棺山麓急馳而來，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他注目瞧了一陣，忽然彈身一躍，飛奔着迎了上去，同時高聲呼叫道：「爹：：爹……」

來人的確是他的爹，也是當年名列魔教六大血獅之一的桂濯泉。

他原是一個正義的鬥士，在如此重要的正邪之鬥，他怎能不來？

只是他身旁的那一位是不該來的，但她却來了。

她穿着一身紫色長衫，儒雅洒脫，當眞像一個讀書之人，但，如果向她的頭上及脚下一瞧，說不定你會笑出聲來。

她的頭上是霧環雲鬢，一頭秀髮，光可鑑人，右邊一枝鳳頭步搖還隨着她脚步顫動不已。

她的脚下是金蓮三寸，瘦不盈握，配上了所着的文士長衫，實在是有些不倫不類。

敢情她就是魔教教主血獅王歐陽嘯天，也是桂天聲的生身之母，她與桂濯泉是夫婦，但也是無法並存的對頭寃家，他們竟然會走在一起，怎能不使在塲之人大爲詫異。

少林掌門了緣禪師究竟不失爲一代高僧，他微一思忖，他已明瞭其中的一些因果，因而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心存正義，造福黎民，現在夫婦重聚，老衲應該說一聲恭喜。」

桂濯泉雙拳一抱道：「老禪師好說，在下夫婦來遲了一步，心中正感到十分不安！」

接着四大門派的掌門，都湧過來跟他寒喧，在這遍地横屍的銅棺山麓，竟掀起一股祥和的氣氛。

桂天聲忍不住詢問道：「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桂濯泉嘆息一聲道：「你姨丈爲銅棺美人所誘，先毀家，再控制歐陽傲天，最後暗算妳娘……唉，人死不記仇，這些事不要再提了。」

（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血手令」一是無敵門的信符，也是殺人的催命符。這一天，在該門的總壇內，懸了三面僞造的血手令，是分別從農舍、醫盧、酒樓三處得回來的，而這三處，則是青松曾先後經過的地方。由於獨孤無敵於閉關前曾下令門人不得追殺青松，這顯然是有人假冒無敵門人持假血手令與武當派為敵，而圖嫁禍於無敵門。公孫弘獲知此事後，非常震怒，決意親自下山去查清楚，要將冒充的人找出來，但獨孤鳳也要同往，公孫弘拗不過她，只得一同就道……

白衣青年　血洗無敵分舵

名俠

外面的世界，在獨孤鳳來說大都很新奇，所以一路走來，他們都走得並不快。

公孫弘百般遷就，一些也不敢逆意，他為人雖兇，但是在獨孤鳳的面前，却馴如羔羊。

日麗風和，這是第五天的正午，他們走在東平鎮的青石板大街上。

大街上人聲嘈雜，正有人迎親。

新郎騎着馬走在前面，後面是花轎，在喜樂聲中，興高采烈的走向鎮外。

長街左右聚着不少人在瞧熱鬧，幾個黑衣漢子也聚在其中，而且開始向花轎接近。擋住他們前面瞧熱鬧的人紛紛被推開，有些待要發作，但一看清楚是這些人，慌忙都避開。

新郎一直都沒有在意，忽然發覺，臉色也有些變了。

為首一個黑衣漢子越衆走出，上下打量了那個新郎一眼，大笑起來。「你們看這個新郎長得多麼難看。」

後面其他黑衣漢子亦自大笑，一人道：「男以才為貌，樣子就是醜一些，也不成問題，女人剛好就相反。」

「你們猜，這個新娘子美不美。」

「要是美怎肯嫁這麼難看的男人？」

「我就說一定很美，俗語也有道，巧婦常伴醜夫眠。」

另一人笑嚷道：「到底怎樣，過去一看不就清楚了。」

衆黑衣漢子哄然湧上前去，推開轎旁的丫環，將布簾掀起來。

新娘驚呼，黑衣漢子大笑，衆人都敢怒不敢言。

「還是你說得對，只有這麼難看的女人才肯嫁那位仁兄。」

哄笑聲中，衆黑衣漢子往一旁走去，站在那邊的人忙散開，就只有獨孤鳳公孫弘兩個人例外。

獨孤鳳冷冷的看着那幾個黑衣漢子，公孫弘知道獨孤鳳是什麼性子，心裏亦有了主意，並沒有勸獨孤鳳走開。

那幾個黑衣漢子立即注意到獨孤鳳。

「看，這個美多了。」

「若是她肯做我的新娘子，就是命短三十年也甘心。」

「能够一親香澤我就心足了。」說這話的黑衣漢子半身立即欺過去，冷不防獨孤鳳伸脚一勾，蓬地跌倒地上。

其他人哄然大笑，那個黑衣漢子却勃然大怒，跳起身，大喝道：「好丫頭，大爺你也敢晤算？」手一翻，一柄解腕尖刀已在握。

獨孤鳳冷笑，公孫弘兩步走上，擋在獨孤鳳面前。其餘黑衣漢子這時候也看出眼前這一對男女不簡單，亦圍了過來。

他們的腰間全都插着刀，一人朝公孫弘一揮手。「朋友，這兒沒有你的事。」

公孫弘還未回答，一人已接上口：「看清楚才好動手。」往腰間一抹，將一個銅牌送到公孫弘的眼前。

銅牌上刻着「無敵」二字，那人接又道：「我們是無敵門的人，聰明的，你就將這個女的留下，快離開這個地方。」

公孫弘目光落在銅牌之上，面色一沉，長吟道：「唯天為大，如日方中！」

那幾個黑衣漢子一呆，一個道：「原來自己人。」

另一個却道：「先看他們的信物。」

公孫弘徐徐取出隨身玉牌，向着那幾個黑衣漢子。

那是一塊透水綠玉，也刻着無敵二字，在二字之下，却多了一條猛虎。

那幾個黑衣漢子一見，面色慘變，相顧了一眼，不約而同，一齊跪倒地上，一個接呼道：「屬下有眼無珠，不知道堂主大駕光臨，斗胆冒犯……」

公孫弘收回玉牌，冷聲道：「你們都是十三分舵的人？」

「是——」為首黑衣漢子語不成聲。

「堂主恕罪……」

「你知罪？」

「堂主饒命。」黑衣漢子一齊叩頭。

「好。」公孫弘一揮手。「你們先回去，今夜子時我們會到十三分舵一趟。」

「堂主——」

公孫弘別過頭去，獨孤鳳一聲冷笑，什麼也不說，自顧往前去。

那些黑衣漢子目送二人走遠，一頭冷汗涔涔而下，面色無不蒼白如死。

「我們應該怎樣？」

為首黑衣子慘笑不語。

×　　×　　×

精雅的酒樓，精緻的酒菜。

獨孤鳳怒氣已全消，細意品嚐，道：「這地方的酒菜還不錯，就是太嘈雜。」

在他們右面不遠，就有兩個勁裝疾服的中年漢子正與兩個女人據桌大嚼，那兩個女人嬌笑不絕，看裝束，也不像正經人家。兩個中年漢子儘管說話粗鄙，她們也毫不在乎，而且還聽得很有趣。

其他的客人也一樣在高談闊論。

惟一與這間酒樓相襯的反倒是獨孤鳳公孫弘二人。

公孫弘盡在陪着小心，獨孤鳳好一會才有一句話，總是愛理不理的。公孫弘也不敢太嚕嗦，惟恐獨孤鳳不悅。

他的思想一直沒有停頓過，一雙眼不時左顧右盼，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趣的話題，逗得獨孤鳳高興。

所以那兩個童子一進來他便發覺。那兩個童子眉清目秀，一身錦衣，一捧劍，一捧琴，到一副座頭之前，將琴劍一旁放下，其中一童立即卸下揹着的一個小包袱打開。

那之內是一方錦盒，另一童隨即取出一塊白布來，小心拭抹着桌椅。一個店小二走了過來，看見這樣子，怔住在那裏。

公孫弘亦覺得奇怪，不忘告訴獨孤鳳：「師妹，你看那兩個童子。」

酒樓中亦有不少客人被那兩個童子的舉止吸引。

那兩個童子旁若無人，將桌椅拭抹乾淨，接將一方錦綉鋪在椅子上，肅立在一旁。

衆人不由竊竊私議起來，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白衣青年從門外走進來。

那個青年英俊瀟洒，錦衣鮮明，一塵不染，神態從容，緩步走到兩童當中那張鋪上錦綉的椅子坐下。

他目不邪視，對衆人的注視完全都沒

有理會，彷彿根本就沒有看在眼內。

掌櫃的一看這個氣勢，慌忙走過來，揮手令小二退下，親自招呼道：「這位公子——」

白衣青年冷傲的瞟一眼，沒有理會。

在他右邊的那個童子隨即吩咐那個掌櫃：「拿幾式你們這兒最好的酒菜來。」

另一個童子跟着接道：「記着，要乾淨。」

掌櫃一呆，忙回頭吩咐一個小二。「快給客人準備碗筷酒杯。」

一個童子截道：「不用。」

「我們有。」另一童子接將錦盒打開，從中取出一副銀打的酒杯碗筷，接用一方絲巾抹乾淨。

掌櫃的看着實在不是味道，陪笑退下去。

那邊的兩個中年漢子亦看在眼內，一人嘟喃道：「做作。」

在他旁邊的那個女人却道：「你看不過眼？」

「這樣做作簡直就不像一個男人。」

「管他像不像男人，有錢又瀟洒，還有氣派，你怎麼不學學人家？」那個女人欣賞的瞟着白衣青年。

中年漢子一聽，拍案大怒。「要我學他，是他給錢你，還是我！」

那個女人只是嬌笑。

另一個中年漢子笑顧同伴。」你何必生氣，要他不瀟洒，還不簡單。」

那個在發怒的中年漢子如何聽不出來，大笑道：「好，反正我就是瞧不慣這種人。」

兩人先後站起來，向那個白衣青年走去。

白衣青年一直都似乎沒有在意，這時候忽然呼道：「七寶！」

在他右邊那個童子應聲立即上前，截住了那兩個中年漢子。「我家公子請你們離開這地方！」

兩個中年漢子勃然色變，一個冷笑。「你這是吩咐我們？」

另一個手指自己鼻子。「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七寶沒有理會，白衣青年即時一聲：「六安！」

另一個童子連隨上前，道：「現在要你們滾出去了。」

兩個中年漢子勃然大怒，齊喝一聲，左右上前，一取七寶，一取六安。

他們顯然都在拳脚方面下過一番苦功，一拳擊出，聲勢也甚嚇人。

七寶六安却都不放在心上，面無懼色，兩人的身形俱都輕捷非常，一擰讓開，接又上，同時一招「鳳凰單展翅」，一托那兩個中年漢子的橋手，右掌接切對方脅下！

他們的年紀雖小，但武功內力，以至臨敵經驗却實在不錯，左掌用的是巧勁，四兩撥千斤，竟然都將對方的橋手撥開，右掌亦竟然齊都正切在對方的脅下。

那兩個中年漢子本來還不致這樣不濟，一招失手，但一來輕敵，二來亦有些醉意。

七寶右脚接一撥，對方從他的頭上翻過，雙掌再一登，那個人便飛出了丈外。

六安同時「跌步鴛鴦連環脚」將對方踢出去。

那兩個中年漢子看見兩個童子已這樣厲害，那裏還敢再生事，連滾帶爬，慌忙外溜。

六安七寶兩個童子也沒有追趕，一抖衣衫，逕自回到白衣青年的左右。

所有的目光立時都集中在這主僕三人的身上，驚訝之聲此起彼落，那兩個女人相顧一眼，就移步走過來，一臉的媚態。

他們還未走近去，已經被七寶喝住：「站着！」

那兩個女人齊皆一怔，一個笑問道：「好孩子，你家公子高姓大名？」

另一個却趁機會移向白衣青年。

青年即時一聲冷笑：「滾開！」一拂袖，「忽哨」一下破空聲响，一股勁風湧出。

那個女人驚呼未絕，身子已被震開，跌跌撞撞的倒退回原位。

另一個女人看在眼內，面色亦變，强笑了一下，不等七寶出手，已慌忙退下。

白衣青年冷冷接道：「女兒家抛頭露面，也不會好得到那裏去。」

他沒有看錯，那兩個的確是兩個妓女，可是這句話聽入獨孤鳳耳裏，一股怒火，立時冒起來。

這時候他們已經結賬準備離開。

獨孤鳳目光一落，脚尖輕輕的一撥，旁邊的一個唾壺立即滑前，迎向一個妓女方要踩下去的一脚！

那一脚變了踩在唾壺的邊緣上，妓女驚呼，唾壺却飛向那個白衣青年。

青年背後如長眼睛，右手輕描淡寫的一拂，便將唾壺接下。

衆人又是一呆，隨即大笑。

青年這才發覺接下的是一個唾壺，衣袖已被弄污，他面色大變，七寶忙過來，將唾壺接下。

獨孤鳳的怒火總算減去，走出酒樓門外，仍然聽到笑聲。

她終於亦笑了出來，公孫弘一旁看見獨孤鳳這樣高興，亦心頭大樂。

他看着看着，竟然看呆了。

獨孤鳳的笑容也實在嬌俏動人。

門規

有星，有月。

夜深風急，野草蕭瑟，平日就已經靜寂的荒郊，夜間更有如鬼域。

距離市鎮雖然就只有半里，這附近一帶一般人一向都視為畏途。

亂葬崗也就在這附近，稍過有一幢莊院，破破落落，月夜下更彷彿透着幾分陰森鬼氣。

這座莊院的前身據說是一座義莊，本來還有一個老仵工住着，但因為鬧鬼，也給嚇跑了。

那個老仵工據說還因此一病不起，一命嗚呼。之後莊院就一直丟空，又出過幾件怪事，就是日間，也沒有人敢到。

獨孤鳳公孫弘今夜却就在這個時候來到這座莊院的門前。

風吹如泣，獨孤鳳不由心寒起來，表面上却仍然裝作若無其事。

公孫弘沒有在意，拾級走上門前石階，忽吟道：「唯天為大，如日方中。」

大門應聲「依呀」的打開，兩個白衣人左右站在門內，面色亦蒼白有如死人。

一股陰風彷彿同時迎面撲來，獨孤鳳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兩個白衣人連隨齊聲道：「恭迎大小姐，公孫堂主駕臨。」

公孫弘揮手，道：「引路。」

兩個白衣人轉往內走去，火光閃處，各自燃亮了一盞白紙燈籠。

燈光淒迷，人有如幽靈，飄向前去。

走過院子，前面一道門打開，又兩個白衣人手掌燈籠恭迎左右。

門後是一道長廊，左三右四倒懸着七個黑衣漢子。

那七個黑衣漢子都是日間鬧事，企圖調戲獨孤鳳的人，現在俱都已雙眼翻白，昏迷過去，也不知已被倒懸在那裏多少時候。

獨孤鳳看在眼內，發出了一聲冷笑，繼續前行。

長廊盡頭是大廳，不等他們走至，大門已大開，一個中年的錦衣人大踏步迎出來。「十三舵舵主童標恭迎大小姐，公孫堂主，有失遠迎，尚祈恕罪。」

公孫弘揮手，與孤鳳走進去。

這一路走來，到處頹垣斷壁，完全就不像是住人的地方，但進入這個大廳，却是佈置得非常華麗。

燈火輝煌，百多個無敵門弟子分列左右，看見獨孤鳳二人進來，都跪倒地上。

大廳正中已安排好兩張鋪上大紅緞子的椅子，童標肅請二人上坐，退過一旁。

獨孤鳳目光一轉，落在童標的面上，忽然問道：「這附近的兄弟都是由你管轄的？」

童標惶恐道：「屬下管教無方，致令開罪了大小姐公孫堂主……」

「你也知道？」獨孤鳳又一聲冷笑。

童標額上冒出了冷汗，道：「今日鬧事的人已按照門規處置，尚請大小姐公孫堂主息怒。」

獨孤鳳只是冷笑，公孫弘接問：「有關冒充我門中人追殺青松一事，調查成怎樣？」

童標總算放下心來。「屬下已經吩咐所有兄弟全力追查，只是到現在為止，仍茫無頭緒。」

公孫弘面色一沉。「總壇九月中發出的血手令，收到了沒有。」

童標剛放下的心又懸起來。「已收到了。」

「怎樣吩咐？」

童標張大口，一個字也說不出。

「說。」公孫弘斷喝。

「兩年之內，不得招搖生事，違令者死！」

「既然總壇已經有命令下來，何以你仍然不約束十三舵屬下？」

童標汗落如雨。「都是屬下平日太過放縱，堂主海量汪涵。」

公孫弘扳着臉，接問：「本門規則第十九條是怎樣說。」

「有……有違血手令者，死……」童標面如土色，語不成聲。

「第二十一條？」

「以下犯上者，死！」

「第二十四條？」

童標混身顫抖，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公孫弘喝問：「縱容屬下，又該當何罪？」

童標顫抖得更厲害。

公孫弘拍案。「該當何罪！」

「死……」童標跪倒地上，不住的叩頭。「屬下知罪，求堂主高抬貴手……」

公孫弘冷冷的道：「十年來，你先後曾經協助掃蕩皖北十三寨，連雲三十六劍，出生入死，對本門也有不少建樹，只是近年以來不加檢點，屢犯錯誤，幾經勸戒，仍然不知悔改，功過早已相抵，這一次實在罪無可恕，但念你追隨門主多年，再饒你一次！」

「多謝堂主！」童標喜極忘形，便待站起身子！

公孫弘還有話說：「死罪雖免，活罪難赦。」

童標慌忙又叩頭。

公孫弘接喝：「執法何在！」

兩個白衣人惶恐的走出來，跪倒在童標身旁，公孫弘一字一頓，說道：「斷左掌！」

「是！」白衣人長身而起，一個手一揮，一條繩子從袖中飛出，套住了童標左腕，身形緊接拔起來，連人帶繩子從頭頂橫樑掠過，接一拉，童標雙脚立時離地，被拉上了半天。

另一個白衣人一把飛斧接出手，「颼」一聲，橫飛半空，斬在童標左腕上。

斧過腕斷，童標身形直落，斷腕血如潮湧，已痛得混身冷汗直冒，仍强忍跪倒，道：「多謝堂主的不殺之恩！」

獨孤鳳看着，有些不忍，別過臉。

公孫弘冷冷的道：「快下去！」

童標這才敢用衣袖將斷腕包起來，兩個白衣人左右齊上，將童標扶下。其他人等只看得心驚肉跳，一聲也不敢發出。

公孫弘接喚：「副舵主。」

「朱猛在！」一個彪形大漢越衆而出，跪倒在地上。

「派兩個人將童標送回總壇，這兒暫時由你來負責，等候總壇的命令。」

「是！」

「由現在開始，小心注意往來人等，遇有可疑的，立即報告上去。」

「是！」朱猛又叩頭。

獨孤鳳即時省起一事，道：「有一個人頗為可疑，就住在興隆客棧。」

「那個人……」

「身穿白衣，看似世家子弟，帶着琴劍二童。」公孫弘接道：「你們去弄清楚他的底細。」

「是！」朱猛當然唯有應命。

獨孤鳳要他們注意的也就是那個白衣青年，看來餘怒仍在。

不過那個白衣青年也事實可疑。

迫供

白衣青年這時候正端坐在興隆客棧的房間內，在他的身旁只有七寶一個童子！

門開處，六安領着一個中年的胖子走

進來。

「公子，這位就是興隆客棧的趙老闆。」六安一旁讓開。

青年目光落在趙老闆面上，森寒如劍。「很好。」

趙老闆忙問道。「不知道公子有何吩咐？」

「我想向你打聽一件事。」

「知無不言。」

「峨嵋雙秀那裏去了？」

「什麼？」趙老闆看來聽不懂。

「就是今年六月七日入住這間客棧的兩個女孩子，一姓丁，一姓孫。」

趙老闆似乎省起什麼面色開始變。

「她們入了這間客棧之後，就沒有離開，我想知道她們的下落。」

趙老闆咽着口水，道：「我……我……我……」

「你是這裏的老闆，當然不會不清楚的。」

「我……不能說。」趙老闆額上開始冒汗。

「為什麼？」

「我若是說出來，給他們知道了，一定會殺死我。」

青年冷冷的一笑，六安七寶兩個童子立時一齊欺過去，各自拔出了一支短劍，架在趙老闆的雙肩上。

青年這才道：「你現在若是不說，立即就得死！」

趙老闆面色慘變，六安七寶將他推到牆上，雙劍的寒氣，尖針一樣刺入了他的脖子。

他忙嚷起來：「我……我說。」

「她們怎樣？」

「都死了。」

青年面色一變，但很快又回復正常，冷冷的問道：「是怎樣死的？」

趙老闆吃吃地道：「無敵門的人，將她們先姦後殺……」

青年的面色難看之極。

趙老闆歎了一口，道：「聽說是她們先開罪了無敵門的人……我看見她們死得那麼慘，實在不忍心，又不敢張揚，惟有將她們葬在後院，棺材還是我買的。」

青年沉聲道：「帶我去！」一拂袖。

七寶六安二童忙將劍移開。

× × ×

後院的一叢花樹後，果然有兩個墳墓，青年木立在墳前，一聲不發，六安七寶看來亦十分傷感。

趙老闆站在他們身後，扶着一個店小二，想到當日的峨嵋雙秀的慘狀，亦有些難過。

一陣嘈雜的人聲忽然由外面傳來，十數個黑衣人一湧而入。

為首一人大呼：「惟天為大，如日方中！」

隨後一人旋身掠上牆頭，振吭接呼道：「無敵門的人在此行事，閒雜人立即離開。」

趙老闆與那個店小二一聽，忙找路開溜，立即給為首那個黑衣人截下來：「趙老闆！」

「什……什麼事？」

「你們這裏是否住進了一個白衣青年——」話才說到這裏，他已經看見站在那裏的青年與六安七寶，立時轉向那邊道：「好，你們都在這裏！」

青年冷笑道：「好得很！」

「喂！你是什麼人，來這裏幹什麼？說！」

「我姓管，管中流——」青年很鎮定的道：「來這裏，是要殺你們！」

語聲一頓，手一揮，呼道：「劍！」七寶忙將劍捧上，管中流拔劍出鞘，道：「一個也莫教走了。」

六安七寶雙顧一眼，身形齊起，短劍出鞘，疾往外掠去。

為首那個黑衣人一聲「小心」才出口，管中流已一聲暴喝，人劍合成了一條直綫，飛虹般射出。

黑衣人抽刀急封，才抽出一半，「奪」一聲，劍已經刺入胸膛！

他瞪着一雙眼，一會才慘叫一聲，彷彿根本就不相信那是事實。

管中流出劍拔劍，一股血箭從那個黑衣人胸膛射出，趙老闆那邊一見，雙眼翻白，立時昏過去！

扶着他那個店小二雙脚也軟了，抱着趙老闆，一齊變作滾地葫蘆。

管中流拔劍又刺出，又是「奪」一聲，另一個黑衣人胸膛濺血倒下！

他長劍接轉，筆直削下，「刷」地將身旁另一個黑衣人當頭劈開兩片！

那些黑衣人幾曾見過這麼狠辣的劍法，這麼兇悍的人，驚呼聲中，慌忙開溜。

站在牆頭上那個黑衣人走得最快，那知道身形才掠下，管中流已凌空飛身一劍刺來！

他雙脚着地一曲，「噗」的就倒下，背後已多了一個劍洞。

管中流人劍飛身殺回，左一劍，右一劍，「刷刷」聲響中又兩人伏屍地上。

對方的武功距離實在太遠，就是那兩個童子，也不是他們所能够抵擋。

七寶六安擋住了去路，將要逃走的人才都趕回來。十四個人衝進來，不到半盞茶光景，已只剩下了一個，那個黑衣人不等劍刺到，已貼着牆壁，癱軟下去。

管中流的劍沒有刺下，只是抵着那個黑衣人的咽喉，問：「你們的巢穴在什麼地方……」

黑衣人咽喉「喀喀」作响，隨時都像要昏迷過去，但居然始終沒有昏倒。

「在……在……」他却是語不成聲。

管中流接道：「帶我去。」

黑衣人惶然點頭，七寶六安立即上前，左右抓住了那個黑衣人的肩膀。

管中流將劍挑起，月光下，一縷鮮血順着劍脊淌下來。

蒼白的月色，火紅的鮮血，管中流的眼瞳也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

血濺十三舵

夜更深，無敵門十三舵中燈光通明。

獨孤鳳公孫弘已離開，副舵主朱猛正在與幾個心腹在喝酒。他等了這麼多年，才等到今天，才得到這個肥缺，這無論如何，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情。

却仍然等到獨孤鳳公孫弘去遠，吩咐

了人到興隆客棧查察，他才吩咐準備這一桌酒菜。

現在他已經有了幾分酒意，所以外面的厮殺聲在他聽來，也覺得不怎樣真實。

其他人反而立即發覺不妥，一人道：「朱老大，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

朱猛立即拍桌子大罵。「什麼人這麼大胆，拿進來讓我教訓他一頓！」

話口未完，「轟隆」的一聲，大門片片碎裂，管中流當門而立。

朱猛的酒意當場被驚散，脫口問：「是誰？」

「峨嵋管中流！」管中流聲到人到劍到，匹練也似的劍光奪人眼神。

朱猛大驚，長身一翻，「刷刷」兩聲，眼角已瞥見了兩個手下血濺在管中流劍下。

「拿刀，」朱猛大吼，他平日本來刀不離身，但做舵主，沒有個人替自己拿刀，總覺得不够派頭。

替他拿刀的那個大漢的酒量却不太好，現在已經醉得斜臥在一旁的椅上，雖然還不致不省人事，反應已沒有那麼靈敏。

一會他才應：「刀來了。」捧着大朴刀走向朱猛。

朱猛急不及待，伸手急去拿刀，他的手還未伸到，那個大漢已濺血倒下。

朴刀亦嗆啷墮地。

朱猛掠身急去搶，劍光已入目，急閃，「噗」一聲，額上一撮亂髮已被削去。

管中流長劍毫不留情，追殺上前去。

朱猛已嚇出一身冷汗，酒意全消，左閃右避只顧去搶兵器。

他終於從兵器架上搶到了一把關王刀，只可惜，就在他刀在手那刹那，管中流的劍已刺入了他的眉心。

無敵門的人，看見朱猛也被刺倒，那還不大亂，四下逃命！

七寶六安已等在門外，雖然年紀輕，劍法也頗為辛辣，先後砍倒不少人。

管中流劍下更不留情，就像是斬瓜切菜也似，那襲雪白的披風已經被濺上無數點鮮血。

鮮血如春花盛放，在無敵門的人，却觸目驚心！

× × ×

冒着烟的沸水，寬大的木桶，管中流浸身木桶中，只覺得前所未有的舒服。

濺滿了血花的那襲披風，懸在他對面的牆壁上。

管中流的目光突然凝結，吁了一口氣。「好美的血！」

琴劍二童侍候在一旁，却看不出血美在那裏。

「沒有什麼事，比殺人更痛快的了。」管中流的語聲簡直就像在呻吟。

七寶六安相顧一眼，沒有作聲。

管中流隨即放聲大笑起來。

× × ×

趙老闆却就笑不出來了，後院死了那麼多無敵門的弟子，他實在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他慌得要命，所以第二天，店小二去找他的時候，是在床底將他找出來。

店小二語不成聲，他不耐煩，跟着那個店小二來到後院，看究竟之後，又昏了過去。

峨嵋雙秀的墳墓之前，多了好一些香燭，還有數個人頭。

鮮血淋淋的人頭。

× × ×

獨孤鳳公孫弘這時候並騎奔馳在鎮東十里外的一條小道上。

風吹舞着披風，陽光輕柔，獨孤鳳已完全忘記了昨夜的事情，粉臉含笑，策馬如飛。

公孫弘看見獨孤鳳這樣，心情更就開朗。

長空萬里，白雲如飛絮。

叮噹鈴聲忽起，一隻白鴿掠空飛過，公孫弘應聲抬頭望了一眼，脫口道：「是我們的信鴿。」

話還未完，叮噹鈴聲又起，又一隻白鴿從後面飛來。

公孫弘一皺眉，突然取出一個銅哨子，吹了幾下。

那隻白鴿立時轉向他們飛投下來，公孫弘一面接在手中，一面道：「一定發生了事情。」

他隨即從鴿腿縛着的銅管抽出了一張字條，攤開來一看，面色就大變。

獨孤鳳急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公孫弘道：「十三舵被挑，我們所有弟子無一倖免！」

「什麼？」獨孤鳳亦自變色。

「我們快趕回去一看究竟！」公孫弘急勒轉馬頭。

塵土一陣飛揚，雙騎原路奔回。

× × ×

「是那一個做的！」公孫弘問這句話的時候，與獨孤鳳已置身興隆客棧內。

公孫弘一把當胸揪着那個趙老闆，大聲喝問。

趙老闆牙關打戰，好容易才道出幾個字：「他叫做管中流。」

「管中流？」公孫弘接問：「是怎麼樣子？」

「很年輕，穿着一身白衣服，帶着兩個童子，叫什麼……什麼七寶六……」

「是不是七寶六安？」

「是……」

「這個人是不是有潔僻，吃東西也要換上自己携來的一套碗筷。」

「是……」趙老闆看來已隨時都會昏過去。

「原來又是他！」獨孤鳳咬牙切齒！

「現在他去了那兒？」公孫弘又問。

「據說是往楓林渡去了。」

「楓林渡乃是往武當必經之地，難道這個人竟然是武當派的人？」

獨孤鳳道：「即使不是，也必是上武當山去。」

公孫弘沉吟道：「師父不是吩咐了寒江釣叟在附近監視武當派的動態？」

「是這樣吩咐。」

「我們立即飛鴿傳書，叫寒江釣叟在中途攔住！」

「好！」獨孤鳳立即往外奔，公孫弘追前一步，突然又回頭，盯着趙老闆：「老闆，我們現在只管聽你的，若是有半句虛言……」

「要你像那個茶壺一樣！」獨孤鳳在門外應聲回頭，手一揮，「嗤」的一支柳葉飛刀飛向趙老闆身旁桌上放着的那個茶壺。

寒光一閃，茶壺一分爲二，飛刀去勢不絕，奪地插在床上。

趙老闆一驚，又昏迷過去。

× × ×

江流滔滔。

已近黃昏，未到黃昏。

一個戴着竹笠的老漁翁坐在江邊的一塊大石上，垂竿獨釣。

竿是墨綠色，釣魚絲比一般的粗上很多，在斜陽下閃動着白芒。

筐中無魚，老漁翁面目在竹笠陰影中，看不到是否已感到失望，他的一雙手却仍非常穩定。

一葉輕舟順流而來，管中流獨立在舟首，好像在欣賞着兩岸風光。

七寶六安坐在船中，對於坐船似乎還不怎樣習慣，後面是一個漁家，一支長竿催舟前行。

舟蕩過，老漁翁雙手陡動，竿揚處，魚鉤曳着絲從水中飛出，「颼」一聲，鉤在舟尾木板上！

那葉輕舟的來勢，立時停頓，老漁翁雙臂接提，竿弓起，那葉輕舟竟硬硬被他拖近岸來。

他釣的其實並不是魚，是人。

操舟的漁夫大驚，七寶六安看見管中流若無其事，也只是回頭看着老漁翁。

舟已經靠近岸邊，管中流身形終於拔起，凌空猛一翻，落在老漁翁身邊。

他神態自然，竟然還帶着一絲微笑。

七寶六安相繼上岸，掠到管中流身旁，管中流的笑容更盛。

老漁翁並沒有偷襲他們，一收魚鉤，緩緩轉過半身。

管中流這才道：「有勞你老人家。」

老漁翁「哦」的一聲，「你知道老夫是那一個。」

「以魚鉤釣竿爲兵器，除了湘江漁隱，還有誰？」

「湘江漁隱算是什麼東西？」老漁翁語聲不悅之極。「用魚鉤釣竿做兵器的，又誰說只得他一人？」

「本來還有一位寒江釣叟。」管中流冷笑。「但是以他老人家的身份，又怎會呆坐在岸邊等我？」

「好小子，好利的嘴巴！」老漁夫霍的取下大竹笠，露出蒼蒼白鬢白髮，一張刀刻一樣，滿佈皺紋的臉。「我就是寒江釣叟！」

「眞的是你老人家？」管中流佯作驚訝。「恕晚輩失禮，不知道你老人家有何指教？」

「管中流！」釣叟暴喝：「你挑我無敵門十三舵，殺我無敵門的弟子，老夫現在就要與你算清楚這賬！」

「老人家是無敵門的人？」

「不錯——惟天爲大，如日方中！」

「敢問老人家，在無敵門中，身居何職？」

「護法！」

「這晚輩就不明白了。」管中流冷冷一笑。「老前輩享譽江湖數十年，以老前輩的聲名地位，又怎會屈居人下，淪落爲護法？」

「少發話！」釣叟一沉臉。

「殺無敵門弟子，有你老人家出面，不知道殺了你老人家，獨孤無敵會不會找我算賬？」

「好大的口氣，怪不得無敵門的弟子，你也敢殺！」

「護法一樣敢！」

釣叟怒極反笑：「好，今日我老人家非要好好教訓你一頓不可。」一揚釣竿。

管中流手隨一伸。「劍！」

七寶劍立即遞上。

釣叟身形一展，呼道：「這邊來！」一掠三丈，落在岸邊一幅空地之上。

管中流劍出鞘，緊接掠前，左手一捏劍訣，道：「請！」

釣叟喝叱一聲，魚鉤立即飛過去，「颼颼颼」三聲，連鉤管中流三處要害。

這是外門兵器中的外門兵器，敢用這種兵器的人，內外功夫當然都登峯造極。

管中流也知道這個人二十年前便已經獨據一方，武功高強，不敢大意。

他身形輕捷，劍勢却激烈，「叮叮」聲中，接釣叟三鉤，回攻了一劍。

劍未到，魚鉤已從他額後鉤至，釣叟竿接一挑，插向管中流胸膛。

管中流偏身讓頸後一鉤，劍一斜，「叮」的封開來竿。

釣叟身形轉一轉，魚絲颼一轉，纏向管中流脖子，竿隨又連戮管中流十七處穴道。管中流閃來竿，讓魚絲，裂帛一聲，披風已經被魚鉤鉤破！

他毫不動容，腳步飛快移動，哧哧聲響中，身外披風又被鉤破了數處。

釣叟大笑道：「今天我老人家非將你撕成肉片不可！」語聲中，鉤、竿、絲一齊發動！管中流亦動，身形在竿影中飛舞，連接百二十七招，左掌一揮，已將披風卸下，迎向來鉤。

「獵」一聲，披風被鉤飛半空，管中流人劍如飛虹，乘機飛取釣叟！釣叟一抖抖不開披風，竹竿急插管中流咽喉！

管中流一劍封住「叮」一聲，劍竟然削之不斷，他也聽說過釣叟所用乃北海陰沉竹，堅硬如鐵，劍一削，與身形同時翻動，毒蛇一樣纏着竿削前。

釣叟急退，管中流緊追，輕功竟不在釣叟之下。

一退再退，仍然擺脫不了管中流削向手腕的劍，釣叟終於變了面色。

他猛可怪叫一聲，身形斜飛而出。

管中流緊追不捨，釣叟一退數丈，已到了江邊，身形不停，沒入水中。

「噗」一聲，釣叟在水中一沒無踪。

管中流冷笑一聲，人與劍停下。

也不過片刻，江中「通」一聲，釣叟飛魚一樣從水中飛出來。一個起落，釣竿往水面一插，釣叟身形又起，接連再三個起落，終於掠上了對岸。

管中流破聲大笑，道：「江湖上徒負虛名的人未免太多，無敵門護法如此，希望武當派的弟子不要令我太失望。」

他竟然眞的是要往武當派，又到底爲了什麼？難道他就是要挑戰武當派的弟子嗎？

赤子之心

夕陽仍未下，武當山上六絕石室中，白石，金石，玉石，謝平，姚峯，傅玉書仍然在苦練。

他們每人獨據一石室，六座石室繞成一個半弧形，石室的出口都向着青松。

青松在石室外的一個石室中，盤膝坐在一個木製的大八卦上。

那個大八卦可以團團移動，青松只須手往旁一按，便可以轉過第二個方向。

他盤膝坐在那裏，間中才張開眼睛一望，然後就轉一個方向，從他的神態看來，對於這六個弟子的進展，甚爲滿意。

六個弟子都赤着上身，汗流浹背，但都沒有意思停下來。

白石謝平金石玉石姚峯一片忠心，勢與武當共存亡，傅玉書身負血海深仇。

喝叱聲不絕，遠傳出石室之外。

× × ×

雲飛揚從石室外走過，聽到喝叱聲，腳步已放緩。

他聽着不由自主躡足走前去。

兩個武當弟子守在石室門外。

雲飛揚一眼瞥見，已有了分寸，轉走向那兩個武當弟子，未等他走近，一個武當弟子已喝止：「站着！」

另一個接問：「你來這裏幹什麼？」

「送茶水給練功的六位師兄。」這倒是實話。「兩位師兄守在這裏這麼久，相信也很累很渴的了。」

一個武當弟子道：「所以最好就別忘記我們的一份。」

「這當然——」雲飛揚放下手捧木盤，那之上放着幾隻杯子，一壺茶。

他取過兩隻杯子，交到那兩個武當弟子手上，再替他們各斟下了一杯茶。

茶色蒼翠，芬芳撲鼻。

兩個武當弟子一看已知道是好茶，再一嗅更就心曠神怡。

「好茶。」一個脫口讚道。

「這是雨前龍井，師傅平日拿來奉客用的。」雲飛揚接將木盤捧起來。

「那就怪不得了。」兩個武當弟子呷了一口，不由都各自吁了一口氣。

「雨前龍井不愧是雨前龍井，生津解渴，與一般的確大有分別。」

雲飛揚立即把握機會道：「兩位師兄只管慢慢品嚐一下，我這就送茶進去。」

「好——」那兩個弟子只顧喝茶，讚不絕口，雲飛揚手捧木盤，當中走過，他們都沒有理會。

雲飛揚心頭大喜，方待推門走進去，其中一個弟子已然省起來，「霍」地回頭，喝一聲：「站在那裏。」

雲飛揚一呆，那弟子探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要進去偷看？沒這麼容易。」

另一個弟子亦走了過來。「一杯雨前龍井就想收買我們？」

「看你這個人表面老實，底下原來也狡猾得很，可惜你遇上我們。」

「別費心思了，茶我們替你打點，快回去燒。」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一個接下雲飛揚手捧的木盤，抓住衣領的那個手一揮，雲飛揚立時飛了出去。

× × ×

河水清澈，看着河中自己的倒影，雲飛揚非常之感慨。

他實在不明白，青松對自己的成見怎麼會這樣深。

晚風吹來遠山木葉的清香，清澈的河水中清楚的看見，一條大鯉魚正向這邊游來。

雲飛揚眼珠一轉，忽然露出了一絲笑容，四顧無人「颼」地一探手，就將那條魚一把抓住。

「婉兒，我抓到了一條大鯉魚！」他脫口大呼，拔步奔出去。

倫婉兒並不在那附近，當然聽不到雲飛揚的叫聲，事實上她根本就不知道雲飛揚對她的感情。

× × ×

夜色漸濃。

小院中寂靜無人，雲飛揚雙手捧着一個小瓦罈，悄然穿過月洞門，走到倫婉兒的房間門前。

他放輕腳步，在房門左右徘徊了好一會，騰出一手要拍門，却還未拍着，又縮回放下。

看他的樣子，非常之懊悔，手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終於還是沒有拍下去。

又呆了一會，他才有了主意，俯身將瓦放罈在門前，吁了一口氣，倒退了兩步，轉身便將要離開。

一轉身，他就看見了一個人，當場就目定口呆。

那個人正就是倫婉兒，站在他身後不遠的花樹叢中，雲飛揚竟然完全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到來。

她奇怪的望着雲飛揚。「你放這個瓦罈在我門外幹什麼？」

雲飛揚雙頰發熱，訥訥道：「聽……聽說你有些不舒服，不想吃飯，所以我煮了一些粥給你……」

「你眞有我心。」

雲飛揚心頭大樂。「婉兒姑娘，你就乘熱吃……」

倫婉兒含笑點頭。「給我拿進去，好不好？」接着上前將門推開。

雲飛揚當然說「好」，捧起小瓦罈走了進去，在桌上放下。

倫婉兒即時問：「是了，方才怎麼你鬼鬼祟祟，想拍門又不拍門的？」

雲飛揚一呆，紅着臉，道：「我……我是沒有面目再見你……」

「哦？」

「早些時，我對你說，主持要收我做徒弟，結果沒……沒有，我想你一定又認爲我說謊。」

「小飛，你是怎樣的人，我是明白的，若要怪，只怪你運氣不好。」倫婉兒反而安慰。

雲飛揚聽着心情頓開。

倫婉兒接將瓦罈蓋揭開來。「這麼多，我一個人怎麼吃得了，你也吃一些好不好？」

「我……」

「你若是不吃，我也不吃了」

「我吃我吃……」雲飛揚慌不[illegible]，忙替倫婉兒盛了滿滿的一碗。（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買棹夜逃遁　鷹犬躡踪至

一‧月異星邪江水寒

水漲船高——像是起潮了。

大船搖動的厲害，尤其是那個根合抱粗細，高聳當天的船桅柱子，吱吱啞啞的響着，看樣子眞像是隨時都會倒下來——

月亮够大也够圓，只可惜才出來不久，就被烏雲給吞噬了——江面上浪花洶湧，一個接一個的捲起來，拍打在岸上，石頭上，船身上，每一次都澎湃有聲，激發出萬點銀星。

像是有人吩咐了一聲，大船就悄悄的起錨了。

× × ×

大江上蒸騰着白茫茫的霧氣，時見魚羣的「潑刺」。

「白頭」老金一聲不吭的抽着烟，不時翹起脚來，旱烟袋桿子磕在鞋底上，篤篤聲的落散着小火星子。把舵的是他兒子「金七」，挺高的個子，頭上紮着布，濃眉毛，大嘴，黝黑黝黑的，看上去像是天生幹船的，有一身用不完的力量。

——那一邊灶頭上，小夥計「毛五」正在升火煎藥，一把把的樹枝塞進灶頭裏，發出劈劈拍拍的響聲，火苗子不祇一次的穿出來，差一點就燎着了他的眉毛：「嘿！」他嘴裏嘟囔着：「煎藥就煎藥吧，幹嘛還非得要這麼些講究？非得用桑樹枝來燒火——怎麼！桑樹枝燒的火是冒藍烟兒？」

「嘿，這你就不知道了！」

——老金微微咧着嘴笑，一絲絲的白烟，就像是小蛇也似的由他黑牙縫裏鑽出來——

「——岐黃譜上說過，桑是屬涼的，用桑枝點火，八成兒是去火吧——」翻着兩隻大腫眼胞，砸了一下嘴：「嘔——準是清火氣——清心補肺吧！」

「清心補肺？」毛五一臉的疑惑：「這麼說，他是得了肺病：年輕輕的……可憐——」

「別瞎說！」白頭老金立刻又正經了起來，「這話要讓人家聽見，可不答應你，年輕人嘴裏要積德！」

毛五嘻着一張黃臉，道：「我只是瞎猜着玩罷了，要說人家相公，還眞是個好人哪！」

一面說，他直起腰來，用一棍白木頭藥杓子在大罐子裏攪着，濃重的藥氣隨風飄散開來。——接着他用一個小小的藥濾子，把罐子裏的藥汁濾出來——不過是小小的半碗藥，又濃又綠的顏色。

毛五用鼻聞了聞，皺着眉毛道：「這是什麼味呀？怪里怪氣的！」

才說到這裏，他立刻眼睛發直的注視着前方，道：「看！那個難說話的主子來了！」

「白頭」老金一怔，趕忙站起來，烟也不抽了，把着舵盤子的金七也伸長了頸子。

艙簷前面兩盞桶狀的宮燈照射下，一條瘦長的影子已來到了近前！

「白頭」老金緊張的趨前，陪着笑臉道：「唷！這不是史老爺嗎——您有什麼吩咐？」

來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派頭十足的點點頭：「這是什麼地方了？」

「噢！」老金向外看了看，這地方他太熟了，當下脫口道：「五里灘——再下去是七星勾子——赫赫，還早呢！要到明天過了晌午，大概就到了江漢了！」

「哼！」來人不耐煩的聽着，一雙黃焦焦的眉毛，時開又合，兩隻小眼睛頻頻眨動着：「到時候記着告訴我一聲，我要下去一趟買點東西。」

「是……」老金十分巴結的樣子：「史老爺和貴寶眷——」

「胡說！」姓史的一下子虎起了臉：「你亂說些什麼，小心我掌你的嘴！」

「啊——」老金吓得後退了一步，半

天才變過臉來，一面陪着笑道：「是……小人糊塗，小人糊塗！」

「不要再說了……」

姓史的抖了一下閃閃有光的黑緞子衣裳，冷冷的打量着面前的三個人，「前艙裏沒你們什麼事，以後不招呼不許進來，只管好好招呼着船，到了鄱陽湖我們走人，錢只有多沒有少，知道吧！」

倒是後面這句話還算中聽，「白頭」老金拱着兩隻手連連稱是——乘這機會，他才看清了疑是「官場」上的對面個這人物！

——五十六七的年歲，頭髮雖不像自己那樣的全白，却也差不多半白了，一對招風耳，小鼻子小眼睛——老金看在眼睛裏，却是納罕着對方的這副尊容，也不知是那一點主貴，值得他這麼神氣。

姓「史」的交待完了這幾句話，剛要轉身，一眼看見了毛五手裏端着的藥碗，怔了一下——

「什麼東西？」

「這……」毛五結巴着：「是……一碗藥……」

不知是什麼原因，從第一眼看見這位史大爺起，毛五就對他不順眼，可也眞怕他。

「藥？」——姓史的已走了過來！

毛五吶吶的道：「是藥，這艙裏的一位相……相公……」

「這艙裏的相公？」

姓史的臉上像是忽然罩上了一層霜，擰過頭來，瞪着白頭老金，「這是怎麼回事？」

老金不安的乾咳了一聲，吶吶的道：「是……這麼回事，船過洞庭時，上了個客人。」

話還未完，只見面前人影子閃了一閃，緊接着「拍、拍！」兩聲脆响，包括金七毛五兩個人在內，簡直都沒看見姓史的什麼時候出的手，白頭老金已挨了兩記耳光——

這兩下子打的還眞不輕，老金「啊喲！」的叫着，順着嘴角往下面淌着血！

金七不甘父親的挨打，一下子由舵台上跳下來，伸手就去操一桹長篙——

姓史的好像是一個練家子，好快的身法！

金七的手還沒來得及抬起來，已被那位史大爺的脚踩了個結實，別看他個子不大，勁頭兒可是不小，沒有怎麼施勁兒，金七已痛得幾乎咧嘴，連聲「啊唷！」了起來！

白頭老金頓時傻了臉——

毛五更是端着碗，像個木頭人似的怔着。

史大爺冷笑着道：「怎麼着，還想動傢伙，不要命了！」

白頭老金哭喪着臉，連連打躬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史大爺你老高抬貴手吧！」

「哼！」姓史的緩緩鬆下了脚，一臉怒氣的看着老金道：「不是跟你說的好好的，這條船，我們整個包下了？怎麼還搭外客，這是怎麼回事？」

老金自知理屈的陪着乾笑道：「這這！是這麼回事，這位相公一個讀書人，又有病，那間邊艙房空着也是空着，所以就要他上來了！」

姓史的想發作，却又忍着，冷笑了一聲：「你好大的胆子——叫他下去！」

「這……」金七一臉爲難的樣子。

「沒什麼好說的，明天船一到漢江，就叫他下去！」

「姓史的還要再說什麼，就見前艙裏欵欵步出一個細腰長身的姑娘，老遠向着這位史大爺點了點頭，姓史的快步迎了上去——

細腰姑娘噓一聲道：「小姐關照，叫大叔你別吵，夫人和小主人才睡着了。」

接着說話的聲音就低了，那位史大爺回過頭看了後艙板上的三個人一眼，就隨着來的那個細腰姑娘去了——緊接着前艙的兩扇艙門也就關上。

摸着麻辣辣猶有餘痛的臉，白頭老金緩緩的坐下來。

金七一臉忿忿的走過去，恨聲道：「他娘的，船是咱們的，咱們愛搭誰就搭誰，他管得着嗎？這個姓史的，也太欺侮人了！」

老金漠漠的看了兒子一眼，嘆了口氣道：「也難怪，收了人家的定錢，原是不該再搭外客的……」

「只是……咱們怎麼跟那位相公說……呢！人家還在病着！」毛五插嘴道：「這我可不去說！」

老金嘆了口氣站起來，把旱烟袋桿子插在腰上，「有什麼辦法，小五！把碗給我，我瞧瞧那位相公去！」

毛五一怔道：「你眞……眞的要趕他下去？」

老金也沒說話，接過碗來，獨自個的走了。

× × ×

背着身子，那位先生正在寫字——一頭長髮披散着，一襲長衫也披散着，寶藍緞子面閃閃有光，長長的曳下來，上面連一個摺子都沒有，乍看上去就像是一整疋緞子那麼的平滑光潔。

船身微微的動盪着，使得懸置在他頭上的那盞銀紅紙燈也在晃動着，是以，他修長的影子被扭曲了。

白頭老金輕咳了一聲道：「這位相公，你的藥來了！」

「噢！」長髮人緩緩的擱下了手裏的筆！

老金把藥緩緩的端過來，正迎着對方回過來的身子！

「何勞老丈親自服侍，不敢當！」說話時，對方已接過了藥碗，眉頭微皺了一下。

老金笑道：「大概有點涼了，再去熱一下吧！」

「不必了！」——回答的很乾脆。一邊說時，遂即仰首把小小的半碗藥汁喝了個乾淨！

老金這才注意到，對方那隻持碗的手，敢情與常人有些不同，包括他另一隻手在內，十根手指的指尖，連同指甲，都色作暗紅、紫黑的那種顏色，看上去煞是可怖。

老金心裏希罕，却也不便出口詢問……忽然一怔，才警覺到對方一雙眼睛正向

自己注視着！

——四隻眼睛交接的一刹，老金下意識又不禁打了個寒顫，白天上船時，他竟然不曾注意到，敢情對方這個相公眞的病了，而且還病勢不輕！——

蒼白顏色的一張臉，顯示着病魔的入侵，絕非朝夕之事，一雙尙稱靈活的眸子，固然是黑白分明，然而在其下眼胞處，也同他的十根尖指，鬱積着淺淺的暗紅色澤，這番奇異的色澤點綴，使得對方斯文的外表，着了幾許陰森，憔悴和病痛。

白頭老金情不自禁的往後退了一步，若非是緊接着對方臉上所顯現的微笑，他還眞有點心裏發毛。

「金老丈請坐，你有話要說麼？」

抬起拖着肥大衣袖的一隻手，指了一下艙裏的座位，老金情不自禁的順着他手指處就坐了下來！

「老丈喝茶——」

「是……不客氣，不客氣！」

一面說，老金就手拿起茶几上的茶壺，倒了半碗清茶，糊里糊塗的端起來喝了一口。

「茶涼了——」

「噢——還好，還好……」

「今夜的月色不好——」

口音似嶺南，却又帶點雲中，又少少滲有一點北地京裏的那種韻味！

老金自信這一輩子幹船上的活兒，大江南北都跑遍了，却是一時聽不出對方的眞正發音所屬——那種低沉却富有磁性的男音，出自對方斯文冷寂之口，雖是簡短的幾個字，却是鏗鏘有力，有不聽不可的强迫感。

說到月色不好，對方已踱向窗前，推開了兩扇臨江的軒窗——一陣江風襲進來，懸在艙裏的那盞「八角銀紅雙穗」紙燈，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文案上的紙筆書篇，俱都大有動勢，一刹間，頗有飛沙走石之態！

老金「啊！」了一聲，慌不迭的由位子站起來，想去幫着對方關上窗戶——

不勞費心，來的快，去的也快！

老金身子不過才站起來的當兒，艙房裏却已恢復了原有的平靜，那陣風像是只進來兜了個圈子，却又出去了。

並非是風停了，眼看着窗外浪花翻飛，其勢不已，這小小舫艙，一瞬間，却和煦如春！

文案上的紙牘書篇，當頂上的八角掛燈……俱都在同一個時候，收住了聳動之勢……

白頭老金狠狠的眨了幾下他的一雙大眼，心裏透着「玄」，却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是怎麼回事？

打量着當空在疾風行雲中的那輪皓月，這個人深邃的目光，却轉向附近水面，天是波譎雲詭的，水也是波譎雲詭的……連帶着他的臉色也變成了那個樣……

隨後，他就不再對窗外感到什麼興趣了！

關上了窗戶，他發出了幾聲輕咳！

白頭金老像是忽然警覺起來，打量着面前這個「諱莫如深」的人物！

「這位相公，你敢是着了涼吧！」

搖搖頭，對方臉上含着淡淡的笑：「你還是關心你的船吧！」

「還沒請教相公貴姓？」

「我？」

一刹間，他臉上佈滿了凄凉，在他那雙眼睛再次注視向老金時，後者頓時被一種無可名狀的沉寂氣勢所籠罩住，眞後悔自己有此一問——

「你可以叫我水先生……」

「水……先生？」

「對了，江水海水，反正離不開水！」他臉上終於泛出了由衷的笑：「我在嶺南吳家莊，設過館，教過書，你要是高興，稱呼我一聲教書先生，我也不反對！」

「這就對了！」老金咧着嘴笑道：「我看你相公就是個唸書的人，水先生……你的病……」

水先生道：「夜深了！」

老金眨了一下眼，吶吶道：「是這樣……前艙裏住着的客人……」

水先生輕嘆了一聲道：「江上起風，只怕是多事之秋，老丈要注意了！」

白頭老金皺了一下眉，心裏眞納悶兒：這是怎麼回事，不叫我說話？

「哼！」了一聲，老金再次開口道：「是這麼回事，我來看水先生，是——」

「且慢——」水先生輕輕的搖了一下頭。

老金不得不把下面的話吞在了肚子裏，心裏那股子蹩扭勁兒可就不用提了。

隱約間，像似傳過來幾聲琴音，等到老金傾全力再聽時，却是又沒有了！

經過了這麼一攪和，老金要說話是一句也說不出口，也沒有興趣再說了。

對方「水」先生這時竟然緩緩的閉上了眼睛，像是要休息的樣子。

白頭老金嘆了口氣，站起來道：「天不早了，我走了！」

水先生連眼睛也沒睜，微微的點了一下頭。

× × ×

風浪比先前更大了。

由於受到了前艙的客人，那位史大爺的囑咐，老金，和他兒子金七以及夥計毛五也不敢隨便走動，沒事的時候，只是在舵旁坐着發楞！

毛五終於打破了沉寂道：「我就是想不透，住在大艙裏的那幾個人是幹什麼的，說是官面上的人吧，可又不像，說是普通的老百姓吧，更不像，只看看那個姓史的仁五仁六的樣子就不像，眞想不透這一家子——」

金七冷笑道：「你就少管閒事吧，反正人家坐船給錢，我們管他是誰呢！」

毛五不好意思的笑笑道：「當然，咱們管也管不了啊，我只是心裏納悶兒——還有邊艙的那位教書先生，也透着有點玄，怎麼怪事都讓我們給碰上了！」

「白頭」老金默默無聲的打着了火，點上了紙煤，吸了幾口烟！

他瞇着一雙佈滿了皺紋的眼睛，正要說什麼，忽然站起來道：「咦——」

金七、毛五也都發現到了，三人順眼看過去，就見一艘雙桅平頂，模樣新穎的中型快船，正自由後方快速馳過來。

金七一驚道：「喃！這是幹什麼？」

說時遲，那時快，不過是轉念的當兒，那艘快船，已來到了眼前。

三人才看清了，敢情來船備有一座看似尖猛結實的菱形船首，那種模樣大異常船，倒有幾分與洞庭水師的戰船酷似！

老金第一個發覺不妙，忙叫了一聲：「快！」

三個人同時行動，以最快速度，一個人操起了一根長篙，猛地向着右舷撲了過去！

是時，那艘看似戰舟的來船，已風掣電馳的來到了近前，老金等三人三根長篙，各自施出了全身之力，猛的向着來船船頭點了過去。

來船忽然的現身，本就有幾分奇特，以如此神速，硬撞前船，更給人無限撲朔迷離，一時眞摸不清是何居心！

三根長篙雖說是勁力十足，奈何對方來勢至猛，其力萬鈞，甫一交接之下，只聽見「克喳！」一聲脆响，金七手中長篙，首先爲之折斷，老金、毛五二人手中篙，雖不曾折斷，要想阻住來船至猛的來勢，却是不能，在甫一接觸之初，已雙雙跌倒在地，摔了個仰面朝天！

這條看似戰舟的來船，好疾猛的勢子，由於整個船身，不曾懸有一盞明燈，黑忽忽一片，更不知是否有人蓄意操縱——總之，以眼前這番猛厲來勢，一旦撞着了，大船必將絕無倖免之理！

老金啞着嗓子叫了一聲，一個咕嚕由地上翻起來，正待拚死命，再次以手中長篙向來船迎去——忽然面前人影一閃，一個熟悉的口音道：「閃開！」同時手裏一陣子發熱，手中長篙已被來人搶了過去！

驚恍中，老金方自看見來到面前的，正是那位史大爺，史大爺手上的長篙，已不顧一切的點向了來船的菱形船首——儘管如此，看來其勢仍然是慢了一點。

史大爺鼻子裏哼了一聲，眼看着他手中長篙，在對方巨大撞力之下，有如弓也似的彎了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緊急俄頃之際，耳聽着大船上傳出了一聲女子的清叱，緊接着一連幾聲暴响，傳自來船，眼看着高懸來船的四面風帆，一齊自空中桅桿上高高墜落下來。

四面帆，每一面都有兩丈長寬，加上碗口粗細的橫木，一齊自空中猝然落下，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一連串的驚人大响聲中，總算阻止住了來船的衝勢——這艘船在猝然失去了主力下，再加下沉重的落帆之力，一時搖擺動盪着，激起了滔天的巨浪，久久不能平息！

老金等三人，目睹這番情勢，早已吓得魂飛魄散，他們原以爲無論如何難以躲過沉船的刼數，却萬萬想不到竟會在千鈞一髮之際，對方變生肘腋，竟會無故自落風帆，定住了來勢，使得己方轉危爲安！

——三個人只是怔怔的看着來船發傻，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雙手持篙的史大爺，想是在先前全力定船的一刹間用力過重，一張尖削的長臉，顯示着沉重顏色，扔下了手上長篙，他一連咳了幾聲，緊接着怒叱一聲，右手一撩長衣下襟，「嘿！」一聲，已自騰身而起，向着對船掠身過去！

史大爺敢情身手不弱，休看他一大把的年歲，動作裏却是透着「練家子」的俐落！

來船上雖說是一片黝黑，却也逃不過史大爺尖銳的目光——他身子甫一落向來船，緊接着再次殺腰，第二次縱身而起，直撲向來船中艙！

猛可裏兩口鋼刀，夾着疾厲的刀風，分向史大爺左右兩側力劈下來。

姓「史」的脚尖才一找地，猛地來了一個疾轉快翻，同時借招現式，遞出了右掌，「噗！」一聲，擊中了右面持刀漢子的前胸！

這一掌，史大爺貫足了內力勁道，對方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那裏承受得住？隨着史大爺的掌勢，痛呼了一聲，球也似的被擲了起來，「噗通！」一聲，水花四濺裏，落向江心！

另一個持刀的漢子，眼看着同伴遇難，那裏還敢蠻幹，猛然間一撤遞出的刀勢，一擰身，噗通！一聲，自躍入水！

史大爺怔了一下，錯齒出聲道：「小輩！」

嘴裏叱着，一面壓掌前進，猛可裏一道亮光直射眼前，史大爺猝然吃這道强光一照，只覺得雙目生花，足下禁不住往後打了個踉蹌！

久走江湖的人，俱都知道這一手的厲害。

姓史的雖非江湖中人，可是閱歷豐富，不假思索的向一旁猛的一個疾翻盤滾！

果然他沒有猜錯。

就在他身子方自轉動的一刹，三點金星，串成一綫，直向他身上招呼過來，總算他見機的早，否則强光射目之下，休想逃得開這一手暗算！

三點金星擦着他衣邊直落江心！

史大爺雖說是技高胆大，却也由不住驚出了一身冷汗！

暗中人冷哼一聲，手勢一轉，那道匹鍊般的燈光，又復直射在史大爺的臉上！

史大爺有了前番見地，倒也不懼他再施暗算，當下身形半矮，雙掌盤錯當胸，一雙瞳子微微收攏，成爲小小兩彎月牙形狀——

這當口，却已經把對方打量個清楚！

矮矮的個頭兒，沉絳色的兩截褲褂，看上去油光水亮，多半是水衣水靠，手裏端着喇叭口樣的一盞長桶子燈，却在兩手護肘處，貼持着白光閃爍的一對鋒利匕首——赤紅臉，萬字眉，燈光晃動時，隱約間還似可以看見臉上七上八下的幾點大麻子！

就面相論，史大爺是無論如何也記不起，自己印象裏有這麼一號人物。

然而，對方身上的那絳色的水衣靠，以及手裏的怪狀長燈，却使他有所警覺！一念觸及，史大爺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自心眼深處打了個寒顫。

「你——」史大爺緊緊咬着牙，壓制住心裏的張惶：「午夜刼舟，所爲何來，好朋友你報上個萬兒吧！」

「嘿嘿……史銀周，光棍眼睛裏可是揉不進砂子！」

——來人咧着大嘴，喝風似的那般笑着——那雙深陷的眸子，原本就聚結着詭

異莫測，再給燈光一映，更見猙獰——

「老兄你扒下了王府的那身號衣，就當我褚某人這雙照子認不得你了……嘿嘿……你是太也目中無人了！」

「史大爺」猝然被對方呼出了姓名，正如所言，那是「光棍一點就透！」一剎間，呆若木鷄，隨着搖晃的船身，他身子打了個踉蹌。

「褚某人……？」史銀周總算認清了對方的身份：「足下莫非是大內當差的，人稱『短命無常』的褚氏昆仲之一，史某人眼生了！」

「好說——好說——閣下好亮的照子！」赤紅臉喝風似的笑着：「不錯，兄弟正是褚杰，家兄褚方來是來了，一時還不及拜候！」

史銀周乍聽對方亮出了字號，就知道今夜絕不能善罷干休，忖思着此行責無旁貸的重任，一時憂心如焚！

——他久聞這褚氏兄弟，在京畿為惡多端，為大內十三高手中之佼佼者，自己雖不曾與他動過手，料想功力絕不在自己之下，方才他出言相探，就是惟恐對方昆仲二人聯手對付自己，現在既知褚方不在面前，總算少了一個勁敵，眼前說不得先把這個褚杰解決在現場，再圖後算也還不遲！

心念一轉，史銀周兩臂暗聚眞力，丹田運氣，外表却愈發顯得持重——

「褚兄夜臨江舟，有什麼指教？史某洗耳恭聽。」

借着雙手抱拳的當兒，史銀周已把他仗以成名的「一掌飛星」，自袖內取到了手上。

所謂「一掌飛星」，乃是二十四粒大小如梧桐子的八角鋼珠，史銀周此技，得自家學淵源，其祖「巧天星」史功，正是此一暗器的始創鼻祖，二十四粒小小鋼珠，妙在串成一串，平時配戴在兩腕之上，用手捻指可得，一經出手，頓時在空中散開，由於數日多，照顧的範圍極廣，加以施功人充沛的內功掌力，如果存心傷人，對方即使身中一粒，如屬要害地位，也當有性命之憂。

「短命無常」褚杰似乎不曾覺察到對方的這一手袖裏乾坤，聆聽之下，咧着嘴打了個哈哈。

「史老哥這可就明知故問了。」

褚杰手裏的燈光揚起來，照向凉在咫尺的大船——大船上的金氏父子與夥計毛五各人一把長篙，早已把對方船身鈎了個結實——三個人心啣撞舟之恨，狠狠的瞪着褚杰，樣子想是要把對方生吞了下去。

「史大爺，只要你老招呼一聲，咱們就把這個老小子給做了，太可惡了。」

——說話的是白頭老金的兒子——金七。

史銀周冷冷的說道：「用不着你們多事，只管攏穩了船，不要讓大船離開了就好。」

褚杰一聲怪笑道：「鄱陽王大勢已去，立功論罪可全在你老兄一念之間，今夜褚某人單身會你，稱得上仁至義盡，錯過了今宵此刻，只怕又將是一番嘴臉了。」

史銀周嘿嘿一笑：「食王祿，報王恩，姓史的要是怕死貪生，賣主求榮，也就等不到今夜此刻了。」

「哼……你的意思，是要與朝廷為敵了。」

「這——」史銀周冷冷道：「紂犬吠堯，各為其主，史銀周何許人，當不上褚兄抬舉。」

「好！」褚杰點了點頭道：「慢說你一個小小護衛營統領，貴主子的兩衛精兵，我主一紙令下，兵不血刃，在洞庭也都繳了械了，如今叛王已押赴晉京，梟首在即，史銀周……你有幾個腦袋，竟然胆敢抗旨，私下裏拐帶罪臣孽子遺孀，哼哼……只此一罪，就足滅你九族有餘……姓史的，怎麼樣，我奉勸你一句話，立功待罪，就在你一念之間了。」

這番話，出自褚杰之口，字字清晰，只把大船上的金氏父子等三人吓了個魂飛魄散，同時也知道了他們彼此的眞實身份與來龍去脈。

史銀周待對方話聲甫落的一剎，一聲狂笑道：「打！」

就見他身子陡地向下一矮，右掌已當胸平封而出——作為暗器手法來論，史銀周這種打法可就端的稱得上「高明」了。

「嘶——」一股尖銳疾風，發自他五指之間，其力至猛，其勢至廣，在他掌勢當前的兩丈方圓內外，這些暗器全都在內力控制之內。

當然，史銀周絕非是想以單純的劈空掌力傷他，而是配合在掌力內的二十四粒八角亮銀鋼珠，這些暗器，一經出手，迅速的擴散開來，成為扇面式的一片光雨，直向着看來毫無戒備的褚杰全身籠罩了過去。

短命無常褚杰豈能不知道史銀周暗器的厲害，只是却不曾料到，對方竟然會在如此正面相對的近距離之內施展，是以乍見此情，也禁不住吃了一驚。

——他當然不是無能之輩。

史銀周暗器方一出手，褚杰整個身子霍的向後就倒，像是「鐵板橋」，其實却又暗含着「蜉蝣戲水」的招式。

好漂亮的一式雙招，配合着他的一個滾翻勢子，手裏那盞桶狀百葉長燈，嘩啦嘩啦一聲猝響，竟然迎着當空暗器撥打了過去——

史銀周這時才忽然警覺，敢情對方手上那盞燈，竟然也能權當兵刃——這一點倒是他當初始料非及。

果然，隨着褚杰抖出的勢子，手裏那盞桶狀長燈，驀地脫手而出，在嘩啦嘩啦大片響聲裏，化為滿天飛葉，就空向着史銀周所來暗器迎了過去，雖然如此，因為變生倉促，仍然不盡理想，褚杰的身式儘管再漂亮，仍然是慢了一步……

「嘶！嘶！」兩縷尖銳的勁風過處，却在這位當今大內高差「短命無常」褚杰身上留下了不深不淺的兩處記號——一在左胸側，一在右腿腕邊。

雖然都當不上是什麼要害，可是也够他受的，隨着褚杰旋風也似的身子，「呼！」的旋出丈許以外，落在了戰舟左邊船道——

他鼻子裏厲哼一聲，怒視着史銀周道：「史老兒，好，你等着瞧吧！」

史銀周滿以為在自己暗器之下，對方

不死必受重創，却想不到依然是讓他從容逃脫，心裏一驚，正待騰身攻進，却有人較他快了一步。

黑暗中傳過來一聲女子清叱，緊接着一條俊俏的纖細人影霍地自大船後側方拔起來，夜鳥騰空般在當空略舒二臂，遂即以飛鷹搏兎之勢，直向着「短命無常」褚杰立身處直撲了過來。

「短命無常」褚杰先是一驚，却又一聲怪笑道：「好！」

「叮噹！」一聲脆響。

雙方兵刃猝然接觸——褚杰是一對精鋼七首，來人姑娘却是一根打製得十分精巧的「鳩形短杖」。

由於這個姑娘的凌厲撲身之勢，褚杰不得不向後疾退數步——只覺得右腿彎處一陣發痠，這才想到敢情方才被史銀周暗器傷的不輕。

不容他多作深思，來人——那個姑娘，已經再次的欺身過來，手上銀色的「鳩形短杖」再一次當頭揮落下來——

同時，另一側的史銀周也由另一個方向，猛然襲了過來，史銀周決計不打算退讓這個褚杰活着離開，身子一來到，雙掌乍然向下一沉，用「雙撞掌」，直擊褚杰後背。

「短命無常」褚杰驚惶裏，雙手同時捺出，姿態是一上一下，上面的七首迎向對方的少女的鳩形杖，下面的一把，却反迎着史銀周面門上扎點過去。

「噹！」的一聲，順着褚杰的七首過處，當空爆散出一片火星——架是架住了，却震得他手腕子發麻。

那個姑娘，得勢不讓人，「鳩形杖」猝然向下一壓，翩翩然已轉向褚杰側方，左手猝然遞出，駢二指，向着後者肩頭就點。

史銀周雖是赤手空拳，但是一經進身逼近了敵人，便能發揮出十分威力，況乎還有那個姑娘助陣，情勢更將不同，再者褚杰顯然已為暗器所傷，情勢越發的對他不利！

果然，在史銀周與那個姑娘聯手攻擊之下，褚杰頓時大現不支。

霍地，褚杰躍出戰圈之外——

却在他奮力急躍的一剎，却着了史銀周凌厲的一式「披掛掌」，順着後者箕開的五指下拉力道，褚杰左肩頭一陣麻辣刺痛，連帶着半個身子俱都為之發麻——

經此一戰，這位慣以稱狠恃強的大內高手，一時亦不禁為之胆戰心寒，鼻子裏哼了一聲，連話也來不及再作交待，當下雙足用力一頓，直向江心躍去。

「嘩啦！」一聲大響，水花四濺中，已然掩沒了他墜落的身軀。

後來現身的那個姑娘，在褚杰縱水下落的一剎，一連發出了兩口飛刀，却都失之過慢，雙雙落空入水。

望着怒濤波湧的水面，那個姑娘連連跺腳嘆息，一副失望樣子。

史銀周以最快速度，一連擊開了兩扇艙，摸着黑，在這艘看似戰舟的船艙裏轉了一轉。

那個姑娘跟進戒備道：「還有別人沒有？」

史銀周搖搖頭沒有說話，看了面前的姑娘一眼——

面前姑娘瘦高的身材，細細的腰肢，兩根漆黑的髮辮盤結在頭上，雖然時當黑夜，亦能顯示出她的機靈透剔，正是日間在艙門處與史銀周答話的那個姑娘。

「我本來早該出來，是小姐要我照顧着夫人和小少爺，」她忿忿的道：「要不然，這個傢伙，無論如何，也別打算能跑掉。」

史銀周一驚道：「妳是說翠公主她不在艙裏？」

細腰姑娘輕輕嗯了一聲，一雙長長的眼睛向四週瞟了一眼，道：「來，史大叔，咱們回去說話。」

二人雙雙縱過來船。

史銀周走向持篙發呆的金氏父子等三人，正待說些什麼，却見以白頭老金率先的三個人，忽的扔下手中篙，一齊向着史氏跪倒在地。

史銀周一怔道：「咦——你們這是幹什麼？」

老金一面叩頭道：「老大人，……請多……請多包涵，小人們早先是不知道大人你們的身……身份……多有冒犯，罪該萬死……罪該萬死，還請大人多多原諒才好！」

史銀周皺了一下眉，看了一旁那個盤辮子細腰姑娘一眼，冷冷哼了一聲，向着老金等三人道：「你們敢情都聽見了？」

老金吶吶道：「小人該死……小人該死！」

史銀周一聲嘆息道：「這又與你們有什麼關係，起來吧……」

三人一齊應了一聲，又磕了個頭，才站了起來！

史銀周目注着老金道：「船老大，既然你們已知道了一個大概，我也就不再瞞你，方才的情形你們是看見了，保不定他們還會再來。」

微微一頓，他低頭嘆息了一聲。

老金忽然義形于色的道：「老大人請放寬心，鄱陽王——」

史銀周低叱道：「小聲——」

老金立刻把話吞住，一臉驚惶失措的樣子。

「大胆！」史銀周輕聲叱道：「你好大的胆子——」

老金後退一步，躬身顫驚道：「小人該死……」

站在一旁那個盤辮子的細腰姑娘，聽到這裏，移步過來，小聲向着老金道：「船掌櫃的……你千萬記住，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人前人後，都不能再提起剛才說的那三個……字……」

說到「那三個字」時，她的語音帶戚，像是咽嚥着滿腹的悲傷，快要哭的那種聲音……

老金等三人對看了一眼，臉上也都感染了悲戚神色。

「小人該死——」老金垂首道：「小人記住了——」

史銀周道：「你要說的我都知道，難得你們三個草野村夫，居然還能有這番心意，也不枉……」

說到這裏，禁不住仰天長長發出了一聲嘆息。

當空月白風高，不知何時烏雲盡去，一輪明月復出雲表，洒下了如銀月色，將此大江內外景色，映襯得一如圖畫，大船上的一切，更是清晰在目。

白頭老金抱拳躬身道：「小人父子等三人，願以性命，爲老大人効死……」

史銀周哼了一聲，搖搖頭道：「那倒不必，只把船早日駛到了地頭就好了！」

老金道：「小人遵命。」

——他兒子金七看了一下天，道：「月色這麼好，可以加快趕，要是再遇見順風，不出三天，一定能趕到鄱陽——」

史銀周點點頭道：「好——不過，行程也許會臨時有些改變，到時候我自然會通知你們！」

老金等俱都應了一聲。

史銀周揮手道：「你們去吧。」

三個人應了一聲，正要下跪，却被史氏止住。

「你們這是幹什麼？」

史銀周臉上罩着一層陰森，冷笑着加上了一句叮囑：「以後人前人後，不許帶出一些特別，要是爲此壞了我的大事，你們……」搖搖頭，他情不自禁的又發出了一聲嘆息。

老金吶吶道：「小人知道……小人是因爲這裏沒有外人，所以才……才不敢失禮。」

「沒有外人？」史銀周鋒利的目光，向着船後的邊艙瞟了一眼：「你敢說沒有外人？」

老金登時爲之一怔，道：「不是老大人——」

史銀周哼了一聲，老金立刻改口道：「……史老爺……史老爺不提起來，小人却是忘了，明天船就到漢陽，小人一定請他下船就是了！」

「那却不必了，」史銀周冷笑一聲：「錯在當初你不該讓他上來，既來了，再趕他下去，反倒不好……你們只要嚴防着他，不許他往前面接近就是了！」

毛五上前一步，接口道：「史老爺放心，那位相公他身上有病，你就是請他出來，他也不出來哩！嘻嘻！」

老金低叱道：「你是怎麼跟老大人說話？」

毛五一怔，綳住了笑臉！

史銀周臉上這時才帶出了一絲笑容，連連點頭道：「我就是要他這個樣子——」一轉臉看向老金道：「你們也要學他這個樣子說話，要是帶出了一些痕跡，落入外人耳目，只怕你三人性命不保！」

三個人又是一驚，對看一眼——史銀周揮揮手道：「你們下去吧！」

三個人應了一聲，這才轉身離開。

看看他三人回到了舵房，史銀周才轉過臉，向着那個細腰姑娘輕聲道：「翠公主——」

細腰姑娘輕咳了一聲，翻着兩隻眼道：「怎麼，你自己也忘了？」

史銀周戚然一笑：「現在無妨——」

細腰姑娘哆着嘴，向着那邊道：「呶，那邊船艙房裏不是還有人麼！」

史銀周皺了皺眉：「這個人暫時看不出什麼動靜——」

細腰姑娘道：「哼——那可不一定，不過，小姐已經注意上他了！」

把「公主」改口「小姐」，顯然有深刻的意義。

「夫人和少爺呢？」

「都睡了，」細腰姑娘說：「大叔，我們進去說話。」

二人邁步入艙。

大艙裏佈置華麗，兩名青衣長身武士，分立在通向內艙的門邊左右，二人雖然是便裝，可是神色持重，立態壯嚴，一副謹慎從命，如臨大敵模樣，各人背後都配着一口青鯊魚皮鞘的青鋼長劍，劍穗子一色的杏黃，一望即知就是訓練有素的公門劍士。

望着史銀周，兩名青衣武士一齊抱拳見禮。

史銀周道：「你二人可曾發現了什麼動靜沒有？」

左面武士抱拳道：「啓稟統領，這裏很安靜，只是適才小主人啼哭多次，現在安靜了，屬下未敢擅入內艙探視！」

這名武士寬額頭，濃眉黝黑，三十上下的年歲，和另一位瘦長身材，透着精明幹練，看來白皙的青年，恰恰相反，正是不同類別的兩個典型！

史銀周聆聽之下，皺了一下眉，一旁那個細腰姑娘，早已閃身而入，須臾，又步出！

史銀周忙問道：「小主人現在怎麼樣了？」

細腰姑娘微笑道：「沒有事，宮嬤嬤在一旁服侍着，宮嬤嬤說小主人是吃壞了肚子，兩個時辰不到，已經如厠了三次，所以才會啼哭！」

史銀周輕嘆一聲，落寞的坐下來道：「宮嬤嬤也是太大意了，舟途之中，要特別注意小主人的起居飲食才好！」

細腰姑娘點點頭，道：「我已經吩咐她了。」

「她怎麼說？」

「她——」細腰姑娘挑了一下眉毛：「哼！她說這是她的事，不要我多管。」

史銀周怔了一怔道：「糊塗，她太任性了，我去說說她去。」

細腰姑娘一笑道：「算了，大叔。」

史銀周原要站起來的身子，遂即又坐了下來。

細腰姑娘道：「宮嬤嬤說，小主人是她從小照顧大的，有什麼差錯，她用命來賠——你看，她說了這種話，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史銀周無奈的嘆口氣道：「這個老婆子——！」

細腰姑娘挑了一下眉，又輕嘆一聲道：「不過，要說對於小主人的關懷，這多少年以來，宮嬤嬤的確是無微不至，再說她那一身功夫，即使翠小姐也對她讚不絕口呢！有她在小主人身邊，倒是可以放心的了！」

史銀周楞楞的道：「但願如此，只……只怕……」

微微一頓，他輕嘆一聲道：「翠小姐呢？」

細腰姑娘沉吟了一下，欲言又止！

史銀周立時會意，目光一掃那兩個身着青衣勁裝的武士道：「禹裕、杜飛，你

們兩個到外面去小心看着，有一點風驚草動，立刻來通知我。」

黑碩白皙的兩名武士聽聆之下，各自抱拳應了一聲：「遵命！」遂即雙雙步出艙外。

史銀周還不大放心的特別去到艙門前看了一眼，見馬、杜二人俱在左艙兩舷；距離頗遠處設崗站定，忖思着艙內談話絕不至爲二人所聞，這才又轉回來。

「好了。」史銀周道：「新鳳姑娘，現在妳可以說了，其實我手下侍衞營的兄弟，全是忠心耿耿的勇士，足足可以信得過，妳也未免太過仔細了。」

被稱爲「新鳳」的那個細腰姑娘微微一笑道：「史大叔多疑了，婢子豈敢對史大叔手下弟兄有所猜疑，只是翠公主的脾氣，您是知道的，她不願意的事情，誰也不能免强——」

史銀周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假，翠公主是不願意要人家知道她那一身傑出的功夫，其實對於王府上下來說，早已有此傳聞，已經算不上是什麼秘密！這倒也罷了，姑娘還是快說出公主的下落吧。」

新鳳點點頭道：「翠公主午時以前，已出去，說是去探察一下可疑的敵踪。」

史銀周一怔：「妳是說，船開了以後，公主才出去的？」

新鳳點點頭。

史銀周臉色一變，吶吶道：「我早知公主一身武技不落凡俗，却萬萬想不到竟然會達到如此造詣。這麼說，公主竟然能够踏波而行……了……」

「這——婢子可就不清楚了。」

她說話時，臉上帶着神秘的笑，雖未明言，事實上却也等於承認了。

史銀周正待說什麼，忽然一陣風過，半掩着的兩扇窗扉忽然徐徐張開了！

——就在新鳳與史銀周同時引目注視之下。一條疾勁纖細的人影，已然掠窗而入！

大艙內人影閃了閃——一個粉衣長軀的俏麗佳人，已站立當前。

史銀周一驚之下，忙自起立躬身抱拳道：「卑職史銀周，參見公主！」

新鳳也上前行了個萬福道：「小婢參見公主。」

來人少女敢情正是當今鄱陽王的掌珠，人稱「無憂公主」，名叫朱翠的傳奇人物。

宮樣蛾眉，淡淡晚粧，一襲血色短披，襯托着她內裏的湖色八幅風裙，更顯得風姿綽約——只是此時此刻，所顯示在她臉上的冰寒氣緻，足使原來鬱鬱秋水的一雙眼睛，爲之黯然失色，即使不說一句話，也能够令人體會出她的失神與冷寞，更像是眼前遭遇到了極度的困窘與難爲——

「你們不要多禮，請坐！」

——說了這句話，她默默的坐下——

史銀周與新鳳嘴裏應着，却是碍着舊日之禮，尚不敢眞的坐下來。

朱翠看了他們二人一眼，淡淡的道：「我已經說過多次，不要你們再稱我公主……史大叔，你老是不長記性……」

史銀周欠身道：「不是卑職記性壞，人前人後應有一定分寸才是正理。」

朱翠打量了他一眼，苦笑道：「人前人後都要一樣稱呼，史大叔，新鳳，你們一定要記住，你們也許還不知道，這一次敵人是大擧出動，實力是出乎意外的，唉……我眞有點担心會出意外。」

新鳳張大了眼睛道：「小姐是說……大內府的那些鷹爪子……」

史銀周也怔道：「翠小姐莫非說的是褚氏兄弟？」

「哼！」朱翠緩緩的道：「眞要是那樣倒好了，褚氏昆仲那點能耐，想必史大叔也能對付，這一次看來，所有的鷹爪孫都出動了，包括他們的頭子——」

史銀周爲之一楞：「難道曹老頭自己也出動了？」

朱翠點點頭，沉吟半天才道：「除了曹羽之外，大概所謂的十三傑也是一個不少……」

史銀周頓時不發一言——他久聞曹羽其人，乃當今大內第一高手，由於甚得「司禮太監」劉瑾的寵愛，特於東西二廠之外，別立了一個「內廠」，這個曹羽，就是「內廠」的提督，手下一羣所謂的「廠衞」無不精通技擊，俱爲曹氏就其江湖黑道上一般舊友所甄選充任，論實力實在不亞於東西二廠，由於其本人未入宮廷之前，出身於武林中極見希罕的「麻衣教」，曹氏即爲「麻衣教主」。既精武功，大別於中原內陸，獨創一格，當年麻衣教士在江湖，原就仗其特殊性質之武功，到處橫行，而今曹羽搖身一變爲負責皇族安全的「內廠」提督，做了官了，麻衣教也就無形中水漲船高，在江湖上勢力大增，更加橫行無忌，曹氏以官濟私，用私輔官，兩相運用，相得益彰，實在是當前最最炙手可熱的一個厲害人物。

——正因爲曹氏有了這麼一番顯赫的離奇身世，莫怪乎「無憂公主」朱翠與史銀周一經談起，俱都吃驚不已，引爲心腹大患了！

半天之後，史銀周才緩緩的嘆了一聲，道：「只可惜，卑職手下的五百名勇士，不在眼前，未能及時効力，看起來……唉……」

他原本想說出「凶多吉少」，只是當着公主駕前，不敢造次，話到唇邊，又復吞住。

「無憂公主」朱翠細長的一雙眉毛微微一分，輕嘆了一聲道：「曹老頭子三年前未入宮廷之前，曾與我有過一次遭遇，那一次我雖然並未透露身份，不過以他在武林中的資歷，是不難於事後猜想出來是我的，我知道，在過去的這兩年，他曾派人到處搜索我的資料，也許這一次才會多少存了戒心。」

史銀周輕輕的「哦——」了一聲：「怪不得曹老頭子既然親自來了，却只派他手下褚氏兄弟之一，前來刺探、行險，自己却躲在暗處按兵不動，原來他是對翠小姐妳存了戒心。」

「我只是這麼猜想罷了。」無憂公主朱翠轉過臉看向新鳳說道：「我母親可曾安息了？」

新鳳站起來道：「娘娘——」但她立即又改口道：「老夫人早已安息了，婢子已去看過了好幾次。」

無憂公主緩緩點了一下頭，燈光下，

她那雙微微拉長的眼睛裏，像是隱含着盈盈淚光。

史銀周忖度着無憂公主這番情景，內心更不禁沉痛萬分，一時慨然道：「公主——」立時改口道：「小姐——」

「算了！」無憂公主苦笑一下道：「改不了就照原來的稱呼吧，只是當着人前卻要千萬注意」。

史銀周應了一聲，才道：「……卑職要說的是，我們只要一到鄱陽，就可以集結二百名侍衞營勇士，我們仍有力量與那般奴才鷹犬一拚。」

無憂公主緩緩的抬起眼來，打量着這位為自己家族效命了三十年之久的侍衞統領，心裏確是感慨萬千，她只是覺得一向認為深謀遠算的他，何以此刻竟然會變的如此幼稚膚淺，然而現在，她卻懶得再去說什麼。

冷冷的笑了一笑，她搖搖頭，道：「鄱陽——史大叔，你真以我們還回去那裏麼？」

史銀周一楞，半天才吶吶道：「公主的意思是：：？」

「到時候我會告訴你的。」無憂公主轉臉向新鳳道：「我要妳觀察這艙裏的那個人，妳可察過了？」

新鳳臉色微窘道：「去過了，只是當時情形不便，所以婢子沒有久留。」

「情形不便，為什麼？」

「因為：：」新鳳吶吶道：「因為當時他正在洗澡。」

無憂公主微嗔的看了她一眼，史銀周卻道：「卑職倒去暗中觀察了兩次！」

「史大叔你認為這個人有什麼地方可疑麼？」

無憂公主眸子裏，顯示着過人的精銳，而在她的目光裏，在在含蓄着細緻與智慧！

史銀周皺了一下眉：「要說這個人完全沒是可疑之處，也不盡然，卑職只是奇怪，他為什麼偏偏要上這條船！再說，他的病勢看起來很是不輕，為什麼不在陸上養好了再走！」

無憂公主道：「這些並不值得可疑，你們不必再去觀察他了，就任他去吧，除非他現出了對我們的敵意，我們不可侵犯他！」

史銀周道：「公主說的有理，卑職心裏也正是這個意思！」

無憂公主微微把背靠回椅子，顯出了一些疲態道：「天不早了，史大叔你也該休息一下了，一兩個時辰之內，大概不會有什麼動靜——」

——看了一旁的新鳳一眼，又道：「妳也去吧！」

史銀周抱拳告退，轉身向自己住所步入，新鳳却望着朱翠道：「公主妳也該休息一下了！」

無憂公主疲倦的閉上了眼睛，向着她揮了揮手，後者不敢再說什麼，遂即請安告退！

大艙內立刻變得異常的安靜。

無憂公主斜身倚向椅背，只覺得船行急速，因為風浪的關係，這艘大船動盪得很是厲害！

透過敞開的窗扇，可以清晰的看見疾流的水面——一層陰影，居高臨下，自右側方掩遮了過來，大船的船身，頓時被遮蓋住！

無憂公主立刻有所警覺，感覺到眼前水道的轉狹，這片陰影正說明了右側方有一座高山。

無憂公主一身武功了得，更有透剔玲瓏的心思，一經見此，立刻直身坐起——

就在這一剎，只聽見「哧！哧！」兩聲細小但尖銳的破空之聲，陡地穿窗迎面而入！

兩道白影不偏不倚的直向她一雙瞳子上疾射過來，無憂公主手腕乍翻，已把眼前的暗器操在了手裏，只覺得份量力道極足，敢情是一雙「蛇頭白羽箭」——一種全靠手指勁道發出的暗器！

無憂公主朱翠一驚之下，睡意全消，幾乎在手接暗器的同時，她已自椅子騰身掠起，「唰！」一聲，穿窗而出直向江心墜落！

所謂「踏波功」，乃是輕功中最為難能可貴的境界，行功人如無爐火純青的內功境界，加以「閉息」，「提昇」等各門傑出精功為輔，那是萬萬難以施展。

以此再來觀諸眼前的無憂公主朱翠身法，確是相當的驚人了。

眼看着她巧快的身子，有如平沙雁落般的輕巧，俟到一雙足尖剛剛一觸及水面時，却又倏地騰身而起——這一次却只斜穿出七八尺之外——

果然，就在她身子第二次轉出之後的一剎，只聽見「唰！唰！」一連兩縷尖風，又是兩道細白光華，直向她原來落之身處射來！

無憂公主朱翠似乎早已經料到了此一着，她的這一手以身誘敵，果然發生了作用，兩支「蛇頭白羽箭」全數射落入水，發箭人由於一時期功過甚，疏忽之下，非但不曾傷着了對方，反倒暴露了自己身形——

把握住此一刻良機，無憂公主雙腕倏分，長吸口氣，以「提昇」的極上內功，配合着一式「海燕鑽天」身法，倏地自水面斜竄直掠而起。

眼前大江水面雖然不算寬敞，可是距離岸邊仍有兩丈的間隔，水面上施功，萬不同於陸地，能够躍起數丈，已殊屬難能可貴，「無憂公主」朱翠竟然能斜穿出兩丈有餘，在一個練習武功的人來說，亦屬不可思議的驚人之事了！

岸邊伺侍的那個人，想係驚於「無憂公主」的離奇身法，多少驚得有些驚惶失措。無憂公主身子方一顯落河岸之邊，即窺見右前方一塊巨大的岩石之後，「呼！」的冒起了一條人影，隨着這人竄起的身子，由他嘴裏却響起了一聲尖銳的胡哨之聲，緊跟着這個人已投身於高可過人的大片蘆叢之中。

朱翠當然放不過他——

緊躡着這個人前行的背影，無憂公主再一次的施展出她過人的輕功——一連兩三個漂亮俐落的起落，也隨着那人身後投落於大片蘆叢之間。

驀地，面前蘆叢啦嘩嘩啦一陣脆響，巨浪翻湧般的倒下了一大片，漫天飛舞的蘆花裏，那人出乎意外的竟然滾身而近！

隨着這個人疾快的勢子，「唰啦啦！」西瓜般大小的一團銀光，連帶着銀蛇似的一條細長光影，直向着無憂公主身上砸捲了過來。

不用說，這人施展的兵刃是「流星鎚」了！

此時此刻、此地，施展這樣的兵刃，足以稱得上「高明」，這就難怪何以這個人一上來就奔入蘆叢了。

「無憂公主」朱翠在大片蘆葦倒下的一剎，就已有所警惕，眼前目睹着這番驚險，倒也並不十分在意，冷冷一笑，身子已自拔空而起，「唰唰！」流星鎚由足下疾掃了過去。

這個人身手倒也了得，一記流星走空，緊跟着在蘆叢裏施展了一個倒仰的身勢，却把手上剩餘的半截長鏈，再一次的掄起，唏哩哩倒迎着無憂公主落下的背影猛抽下來！

——這一次可不允許他如意施展了。

眼看這截銀光閃爍的長鏈，幾幾乎已經招呼到了朱翠當頭，忽然間，這位公主的身子，竟然向左面移出了半尺左右，由是，這截勁猛力足的鋼索，再一次的走了個空，等到出手者忽然感覺到招式用老時，再想撤招換式，已經慢了一步。

冷月下，無憂公主轉動的勢子極其瀟洒，長髮高高甩起，才顯出了半邊臉盤兒，已把對方掄下的大半截鋼鏈子攢到了手裏。

「錚鏘！」一聲，鋼鏈子繃了個筆似直！

來人本可以乘勢擲出手上流星去傷無憂公主面門，然而他卻像是有意要在手勁上面迫使無憂公主就範——那條精鋼長鏈在一陣顫抖之後，遂即穩住——

然而，這只是很短的一剎！

接着，這條長鏈子再一次的顫抖之後，持鎚的那一方，顯然已現出了不支。

月如霜！

月光下，無憂公主朱翠已把對方這個人打量得十分清楚，一身絳色緞袍，胸背處卻用一根杏色絲絛打了個十字結，一排白羽箭，一根根斜插在當胸——紫黑的胸膛，濃眉，由左耳至右耳連腮處，生着一叢濃黑的鬍子，個頭兒甚矮，只是看上去孔武有力，像是有一身勁道！

饒是如此，在無憂公主純以內氣化為功力的勁道下，不過是瞬息之間，他已現出了敗績。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俞秀凡在萬家別院院主海長城的帶領下先後會見了該院兩位屬下，一位是無名氏，一位是啞巴。俞秀凡先說服了無名氏，與他一起同去造化城。但當他想說服啞巴時，啞巴卻不理不睬。俞秀凡懷疑這人是否僞裝啞巴，因此他出手一試，把啞巴摔出門外，啞巴還是一聲不響。俞秀凡一時束手無策。最後他徵得啞巴的同意，他要啞巴與無名氏聯手和他比武，如果他贏了兩人，他們就要隨他同往造化城。開始不到幾個回合，俞秀凡已佔了上風……

威震黑地獄　血洗斷魂壘

顯然，兩人都已被俞秀凡所折服。

輕輕歎息一聲，無名氏緩緩說道：「俞兄，咱們認輸了。不過，在下覺得應該先把事情談清楚。」

俞秀凡道：「什麼事？」

無名氏說道：「閣下不會留在這萬家大院吧？」

俞秀凡道：「不會。我要帶兩位進入造化城去。」

無名氏道：「造化城中，是不是有福壽膏食用呢？」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造化城中沒有福壽膏。」

無名氏笑一笑，道：「你俞少俠在造化城中的地位，是不是能夠供應我們的福壽膏。」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還沒有把握。」

無名氏笑道：「啞巴兄的感覺如何，在下不敢妄言，但兄弟決定不去了。」

俞秀凡道：「爲什麼？」

無名氏道：「因爲，兄弟的毒癮很大，如若沒有福壽膏，兄弟就像孫悟空沒有了金箍棒要，你俞兄帶着我們，和不帶有何不同。」

俞秀凡問道：「閣下的毒癮，是眞的很深麼？」

無名氏道：「不錯．兄弟的癮很大，如是沒有福壽膏，那就完全斷去了生機！」

俞秀凡皺皺眉頭，道：「海院主，這是否能夠想個辦法呢？」

海長城道：「這個麼，在下倒可以想個辦法。」

無名氏道：「什麼辦法？」

海長城道：「老朽可以想法子取一些福壽膏，給你帶去。」

無名氏道：「帶多少？」

海長城沉吟了一陣道：「你想要多少？」

無名氏道：「這位俞兄限我們三月到半年的時間，在下希望能帶三月至半年的用量。」

海長城道：「看在俞少俠的份上，老朽給兩位湊合三個月的用量如何？」

無名氏道：「三個月？」

海長城道：「你們知道，萬家大院中，那麼多人共只有三天的存量。你們兩個人，每人九十天，帶走了二九一百八十天的存量，萬家大院中，被你們帶走了四分之一的存量，這方面如何安排，在下還要大費週折呢！」

無名氏淡淡一笑，道：「好吧！既是如此

，咱們帶三個月存量就是！」

目光一掃黑袍人，道：「啞巴兄，你的意思如何？」黑袍人點點頭。

俞秀凡目光一掃無名氏和黑袍人，道：「兩位的事情已經辦完了，現在，該聽聽兄弟的意見了。」

俞秀凡道：「兩位可知道作一個從衛的責任麼？」

無名氏道：「好！你說吧！」

無名氏道：「兄弟什麼事都幹過，就是沒有幹過從衛這一行，你說說看吧！」

俞秀凡道：「一個從衛的責任是：第一，要保護主人的安全，第二，要有爲主人生，爲主人死的決心。」

無名氏道：「一副活奴隸的嘴臉！」

俞秀凡道：「人生如戲，咱們要唱這齣戲時，大家只好湊合湊合了。」

無名氏道：「好！在下同意，但要問問啞巴兄的意見。」

黑衣啞人點點頭，表示同意。

無名氏歎口氣道：「啞巴兄，我認爲你會反對的。」

黑衣人淡淡一笑，未再作任何表示。

無名氏道：「俞兄，還有什麼吩咐？」

俞秀凡道：「爲人從衛的，還有一件最爲重要的事，那就是對主人絕對服從。」

無名氏一皺眉頭，道：「你叫我們去殺人，自然是應該從命。但你如叫我們去打狗，我們難道也要服從麼？」

俞秀凡道：「無名氏，如是一條比老虎還要厲害的狗，那也只好勞動兩位了。」

無名氏道：「這世間如若眞有比老虎還厲害的狗，咱們也只好認命了。」

俞秀凡道：「兩位應該記着一句話，主人的話，作從衛的只有一個決定。」

無名氏道：「怎麼一個決定法？」

俞秀凡道：「聽命行事。閣下如有什麼意見，可以先說明白。」

無名氏道：「在下沒有什麼意見。」

俞秀凡道：「那就勞請海院主替我準備一下。」

海長城一欠身，道：「老朽這就去叫他們準備一下。」舉步而去。

俞秀凡的神情冷肅，緩緩地說道：「兩位請聽着，由現在開始，兩位就算是在下的從衛了。」

無名氏說道：「不錯。這個咱們早就答應了。」

俞秀凡道：「既然答應了，兩位就要合乎從衛的身份。」

無名氏道：「如是咱們記不得，而有所違犯之處呢？」

俞秀凡回答道：「那就別怪在下施下毒手了。」

無名氏微微一怔，道：「俞兄的意思是說咱們如有疏忽之處，那就要身受懲罰了。」

俞秀凡說道：「不錯！追魂取命，決不寬貸。」

無名氏臉色一變，未有再多言。

這時，海長城已然手提着一個大包袱行了過來。

無名氏伸手接過，道：「海院主，這是三個月份的福壽膏？」

海長城道：「不錯，兩位一旦離開了俞少俠，希望兩位還回到萬家別院來！」

無名氏道：「海院主但請放心。除了這萬家別院之外，天下還有什麼地方能夠供應福壽膏？」

海長城道：「這包袱之內，分爲兩個包袱，每人三個月份，最好兩位請分別帶上。」

無名氏打開包裹，分了一個給黑衣人，兩人分別揹好。

俞秀凡冷眼旁觀，看兩人分好之後，才緩緩說道：「現在，咱們再去看看幾個人。」

海長城道：「看什麼人？」

俞秀凡道：「去看看那位白衣羅剎。」

海長城一皺眉頭。「俞兄，那位白衣羅剎正在戒除毒癮期間，只怕是不太方便吧！」

俞秀凡道：「我知道，只要她肯合作，咱們不會躭誤她太多時間。」

海長城道：「這個，這個……」

俞秀凡笑一笑，接道：「海院主，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都由在下承担，不讓你海院主，担當一點風險。」

海長城道：「好吧！既然是貴賓堅持要去，老朽只好帶路了。不過，老朽希望能先去通知他們一聲。」

俞秀凡道：「老前輩只管請便。」

海長城道：「老朽先走一步。」舉步向東北方位上行去。

這時，大庭院中高燃着數支火炬，照的一片通明，俞秀凡目睹那海長城行入一座跨院中去，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這座別院之中，怎的會有一座跨院。

但聞無名氏低聲說道：「俞兄，咱們此後應該如何稱呼你？」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在下倒不太在乎，兩位看着辦吧！」

無名氏道：「咱們可以去了。」

俞秀凡擺出了主人的架子，大步向前行去．黑袍啞子，無名氏魚貫隨在俞秀凡的身後，向前行去。

俞秀凡沒有看錯，那確是一座跨院，木門虛掩。

無名氏似乎是對作爲從衛一事，極爲內行，俞秀凡一步踏入門內，無名氏已經快步地越過了俞秀凡，搶在前面。但無名氏立刻停了下來。

他走在最前面，他一停下，俞秀凡和黑袍人全都停了下來。

俞秀凡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子，站在院中。

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跨院，院中也燃起了一支火炬，照的一片明亮。火炬映照下，清晳的看到那白衣女子的每一部份。

一身白色的羅衣，長垂地上，掩去了雙足，長長的秀髮，披垂在肩上。

一張白裏透紅的粉臉，一對圓圓的大眼睛，瑤鼻，櫻唇，細細的兩條柳葉眉。長長的羅衣袖管，掩去了雙手。

那是個很美的女人，尤其在這樣的環境中，更顯得嬌媚動人。

只見她啓唇一笑，露出來一口細小如玉的白牙，緩緩說道：「無名氏，你來此作甚？」

無名氏笑一笑，道：「找人。」

白衣女子道：「什麼人？」

無名氏道：「海院主。」

白衣女子道：「他來過，現在廳中，不過，海院主沒有交代過，說你要來。」

無名氏道：「姑娘的意思呢？」

白衣女子道：「一個字，滾！」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羅剎姑娘，如是咱們這樣快的滾出去，那就不如不來了。」

白衣女子道：「你自己不願走，我只好動手攆你了。」

此時，俞秀凡冷冷說道：「妳就是白衣羅剎了？」

白衣羅剎道：「不錯，我就是。你大概是造化城中的貴賓了。」

俞秀凡道：「在下俞秀凡。這位無名氏是

受區區之請而來。」

白衣羅剎道：「聽說無名氏和那位不說一句話的啞巴，都巳經被你收在身側了。」

兪秀凡道：「承他們兩位幇忙，願意跟着區區在下到造化城中走走。」

白衣羅剎道：「造化城的名字，在這裏確有點震駭人心，不過，小女子還沒有把造化城三個字放在心上。」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果然是很狂妄。」

白衣羅剎冷笑一聲，道：「年輕人，你今年幾歲了？」

兪秀凡道：「在下覺着年齡的大小，和咱們之間的事，似乎是沒有多大關係。」

白衣羅剎道：「我是說，你少不更事，說話太狂妄。」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不是猛龍不過江，如是在下眞如妳羅剎女說的那樣脆弱，在下也不會來了。」

白衣羅剎道：「自從進入這鬼地方之後，我巳經很多年沒有殺過人了。」

忽然一長柳腰，白衣飄動，人巳到了兪秀凡的身前。衣袖飛揚，纖纖玉指，巳經指向了兪秀凡的前胸大穴。

兪秀凡一吸氣，倏忽間飄退五尺，閃到了無名氏的身後。

無名氏心中明白，這是要他出手，當下右手一抬，拍出一掌。

白衣羅剎一揚柳眉兒，右手突然劃出，尖厲的指甲，劃向了無名氏的右腕脈門。

無名氏一吸氣，疾退三尺，左手又疾快拍出。

兩個人展開了一場凌厲搏殺。

兪秀凡凝目望去，只見兩人拳來，脚去，指點，掌劈，見招破招，極盡變化能事。轉眼之間，兩人巳拚鬥了四五十招。

兪秀凡暗暗忖道：「這無名氏的武功，如此高明，怎的適才和我動手時，不過數招，即巳落敗。」

這無名氏的武功高強，不但兪秀凡大感意外，就是白衣羅剎也有着意外的感覺，不禁激起殺機，柳眉聳動，掌法一變。

但見掌影幻起，立刻把無名氏迫的向後退去。

兪秀凡回顧了黑袍人一眼，道：「閣下可以出手了！」

黑袍人一點頭，側身而上，人未到，掌勢巳到，呼的一聲，劈向了白衣羅剎的後背。

白衣羅剎反身一指，點向啞子的穴脈，迫的啞子急向後退，避開了五指。

但這一來，無名氏承受的壓力大減，立時放手反擊。

三人這一番惡鬥，只打的奇招百出，各極凌厲。

白衣羅剎力敵兩人，雖無敗象，但却也無法取勝。

兪秀凡看別人搏殺，只覺拳風呼嘯，指影點點，激烈絕倫，但自己和人動手時，却從未有過如此情勢，最多兩三招，就分出勝負了，所以，他看的十分用心。

這一來，立刻從三人的搏鬥中，看出了很多的破綻。

原來，金筆大俠艾九靈傳給他的武功，都是化繁爲簡的招數，一招擒拿，一指變化，無不花費了艾九靈極大的心血。所以常能在三二招內，尅敵制勝。

雙方鬥過了百招左右，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白衣羅剎的攻勢，也愈來愈見奇幻，但黑衣啞子和無名氏也漸見功夫。

兪秀凡突然大聲喝道：「住手！」

黑衣啞子和無名氏，應聲向後退開。

白衣羅剎目光轉注兪秀凡的臉上，道：「怎麼不打了？」

兪秀凡道：「像你們這樣打下去，幾時才能分出勝負？」

白衣羅剎道：「你的意思呢？」

兪秀凡道：「你應該明白了，你連我兩個從人，都打不勝，還有什麼法子能夠勝我，妳巳無能阻止我們了。」

白衣羅剎道：「我這個人，很奇怪，一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就算我勝不了你，也得試試才行。」

兪秀凡大行兩步，冷冷說道：「你既然不服氣，那就請出手吧！」

白衣羅剎格格一笑，緩步向前行去，距離兪秀凡兩尺左右時，才停了下來。

兪秀凡肅然而立，雙目凝注在白衣羅剎的臉上。

白衣羅剎格格一笑，道：「你怎麼不出手啊！」

兪秀凡道：「在下例不先行出手。」

白衣羅剎道：「這麼說來，你很謙虛了。」突然右手一抬，五指尖尖，逼上了兪秀凡的前胸。

這一招變化萬端，五道指尖，內勁外透，手指未到，暗勁巳然逼上前胸。

兪秀凡斜斜側身，右手一揚，五指反向白衣羅剎的手腕上搭去。

白衣羅剎右腕一沉，向後縮去。

那知兪秀凡右腕忽長，斜裏一抄，竟然抓住了白衣羅剎的右腕。

他指上早巳滿蓄眞力，五指一收，內勁驟發，白衣羅剎立刻感覺到半身麻木。

兪秀凡左手一抬，掌勢巳然逼在了白衣羅剎的頂門上，緩緩說道：「姑娘認輸麼？」

白衣羅剎說道：「看來，我不認輸也不行了。」

兪秀凡放開了白衣羅剎，緩緩說道：「姑娘可以閃開了。」

白衣羅剎歎一口氣，道：「自我出道以來，還沒有遇到一招就拿住我腕脈的人。」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妳今天遇上了。」

白衣羅剎不但全無怒意，反而望着無名氏一笑，道：「你也高明得很。」

無名氏道：「誇獎！誇獎！」

白衣羅剎道：「閣下想是太有名了，說出來，恐怕驚世駭俗，所以，自號無名氏。」

無名氏說道：「姑娘可把在下估計的太高了。」

白衣羅剎目光又轉到那黑袍啞子身上，道：「你朋友這身成就，也算得是武林中一流高人了。不過，你能忍住數年不說話，也實在叫人佩服。」

黑袍人神情冷漠，恍如未聞，望也未望白衣羅剎一眼。

白衣羅剎看那黑衣人的神情，心中大感惱火，一揚柳眉兒，似要發作，但却又強自忍了下去。

無名氏緩緩說道：「就在下所知，天生不會說話的人，耳朵也不太靈光，希望姑娘不要介意。」

白衣羅剎道：「無名氏兄，相信他眞的是啞子麼？」

無名氏笑一笑，道：「一個人，如若幾年來不說一句話，不啞也要變啞了。」

白衣羅剎似是被無名氏說的有些動搖了，沉吟了一陣，道：「說的也是，一個人如若是好幾年不說一句話，幾乎是一件十分不可能的事！」

無名氏道：「越是微小的毛病，越是易犯

，如若這個啞巴兄是存心裝作而來，必然也有了很完全的準備。」

兪秀凡道：「怎麼一個準備法呢？」

無名氏道：「方法很多，譬如他自行閉了啞穴，或是破壞了聲帶。」

兪秀凡道：「閉了啞穴，還可以活開穴道，如是破壞了聲帶，那豈不是永遠都不能恢復了。」

白衣羅剎淡淡一笑，道：「還有很多別的方法，有一種藥物，吃了下去，可以使一個人暫時失去聲音！」

兪秀凡道：「世界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了。」

白衣羅剎奇道：「聽閣下的口氣，你似是在江湖上走動不久。」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在下是初出茅廬，姑娘有什麼指教？」

江湖上事，就是這樣，強者爲尊。白衣羅剎領教過了兪秀凡的武功，心中巳有些畏懼，也很佩服。他雖然語中帶刺，聽了也若無其事。當下陪笑說道：「不敢。小妹只是覺着兪兄的江湖閱歷差些。」

兪秀凡話題一轉，道：「在下聽海院主說，姑娘是這萬家別院中最傑出的幾位高人之一，否則，也不會離羣獨居，住在這樣一處幽靜的跨院中了。」

白衣羅剎道：「那是海院主抬愛小妹。其實，這座跨院中，住的也不是我一個。」

兪秀凡道：「除了姑娘之外，不知還有些什麼人？」

白衣羅剎道：「除了小妹之外，還有五台天雷老人，嶺南千臂魔兩位。」

兪秀凡道：「天雷老人在江湖上的聲譽如何？在下問的是他是正是邪。」

白衣羅剎女道：「如若一定要分個正邪出來，天雷老人，該是白道上聲譽卓著的人。嶺南千臂魔和小妹這個白衣羅剎的名號，一聽就是綠林道上的匪號了。」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那天雷老人，是一位正正當當的人了。」

白衣羅剎笑一笑，道：「江湖上正邪之分，嚴格的說起來，那是見仁見智的看法，所謂正大門戶中人，也有很多人作了不少見不得天日的事，綠林道上，也有很多講義理，明是非的人，他們在武林中的名聲雖然不好，但却受着很多百姓的敬愛，他們在默默積修善功，而又不願爲人知道。所以，只以在江湖的聲譽量人，那會有遺珠之憾。」

兪秀凡聽得一怔，雙目凝注在白衣羅剎的臉上，瞧了良久，突然歎一口氣，道：「姑娘說的有理。這世間有很多欺世盜名的人，他們被人尊作君子，大俠，但暗中的作爲，却都是些見不得人的事。」

白衣羅剎格格一笑，道：「這座福壽院中，雖然是深處在密谷山腹之內，終年不見天日，但十方別院，却無疑是整個江湖的縮影。在福壽膏毒癮的熬煎之下，九大門派中人，表現出的剛毅不屈之氣，也未必強過我們這些江湖草莽。」

兪秀凡點點頭道：「多謝姑娘的指敎。」

這一下，倒使白衣羅剎呆住了，一雙俏麗動人的雙目，盯注在兪秀凡的身上，不停的打量。只看的兪秀凡有些尷尬不安，但他一直忍耐着沒有多問。

兪秀凡的心中，原對白衣羅剎有着很深的厭惡，一個人取了個羅剎的名號，其惡毒可想而知。但白衣羅剎一番話。使得兪秀凡的印象大變。

只聽白衣羅剎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很難得呀！你這點年紀，又有着那樣一身驚人的成就，却沒有年輕人那股自負不凡的傲氣。」

兪秀凡道：「在下行走江湖，只服義，理兩字，義理所在，雖死不屈。姑娘言之有物，句句合理，在下自是佩服。」

白衣羅剎雙目中閃動着明亮的光輝，道：「你讀過不少的書吧？」

兪秀凡道：「學無止境，在下讀書實也有限的很。」

白衣羅剎道：「咱們到廳中談吧！」轉身向前行去。

無名氏，黑衣啞巴對望了一眼，緊隨在兪秀凡的身後，行入廳中。

也許是限於形勢，這裏所有的房屋，都很小巧，所謂廳，也不過比一間房子稍爲大些。

廳中早巳坐着三個人，海長城和兩個長髯，青袍的老者。加上了白衣羅剎和兪秀凡等三人，立刻擠滿了整個廳房。

白衣羅剎苦笑一下，道：「當年我所住房子的浴室，也比這座客廳大上三倍，兪少俠只好委屈一下了，請坐吧！」

兪秀凡緩緩坐了下去，道：「在這樣的環境，有這樣一幢獨立的跨院，巳經是難能可貴了。」

白衣羅剎親手倒了一杯茶，送了過來，道：「兪少俠，請喝杯茶！」

兪秀凡接過茶杯，但却茶未沾唇，就放在了木案上。

白衣羅剎目光一掠兩個長髯青袍老者道：「你們兩個老怪物，過來見見這位兪少俠。」

兩個青袍老人一皺眉，目光一掠兪秀凡，冷哼一聲，誰也沒有說話。

白衣羅剎淡淡一笑，道：「看你們的神態，似是心中有些不服。」

左首白髯老者冷笑一聲，道：「老夫在江湖上行走，很少稱人一聲俠字。」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這位老前輩怎麼稱呼？」

左首白髯老者說道：「老夫嶺南千臂魔項侗。」

兪秀凡道：「原來是項老前輩，久仰！久仰！」

千臂魔冷冷說道：「不用客氣。」

白衣羅剎微微一笑，道：「項老魔，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能讓我白衣羅剎尊他一聲少俠的江湖上爲數不多。」

千臂魔項侗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老夫倒要試試他了。」

白衣羅剎道：「你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了。」

項侗道：「老夫一向不大相信傳說。」

白衣羅剎道：「你最好自己試試了，不過，小妹希望你小心一些。」

項侗道：「小心什麼？」

白衣羅剎道：「小妹之意思是，你選一個適可而止，可以下台的試法。」

項侗哦了一聲，突然回手一指，點向了兪秀凡的前胸。

兪秀凡右手一抬，扣住了項侗的腕脈。

項侗微微一怔，道：「這是什麼手法？」

兪秀凡鬆開了五指，道：「晚輩僥倖，老前輩承讓了。」

項侗道：「閣下很謙虛啊！」

兪秀凡道：「晚輩只是取巧罷了，如若是眞正相搏，晚輩只怕不是敵手。」

項侗長長吁一口氣，說道：「兪少俠，你有什麼話，可以說了，萬家別院，在十方別院中是較受優待的一座別院，這地方更是很隱密，兪少俠有什麼心腹之言，可以說給咱們聽聽了。」

兪秀凡目光一掠右手青袍老人，道：「這

一位想是五台山的天雷老前輩了？」

白髯人道：「老朽正是天雷手紀飛，俞少俠身手絕倫，使老朽又目睹一代武林奇才。」

俞秀凡道：「老前輩誇獎了。」

紀飛道：「萬家別院，能在十方別院中較受優待，並非是造化城主對咱們有所偏愛，而是經過幾番搏殺之後，爭來這一點點放寬的尺度。」

俞秀凡點點頭，沒有說話。

項佪輕咳了一聲，道：「俞少俠，可知道咱們爲什麼要同住這一座跨院中麼？」

俞秀凡道：「晚輩不知。」

項佪道：「造化城中的殺手，一個個武功高强，我們三人同住於一處，就是防備他們暗中下手算計我們。」

俞秀凡沉吟一陣，道：「這萬家別院中有這麼多人手，難道還有別的人會來行刺麼？」

項佪道：「是的。福壽膏並非是不可戒絕之物，只要一個人能下定决心，忍受一些痛苦，就可以擺脫福壽膏的控制。」

俞秀凡道：「這樣說來，造化城對十方別院的控制，並沒有絕對的把握了。」

項佪道：「那要看能不能擺脫福壽膏的控制，擺脫不了的人，只有聽命行事了。」

俞秀凡道：「萬家別院中，有多少人可以擺脫福壽膏的控制呢？」

項佪道：「海院主一家人和我們三個，另外，還有兩位可能也擺脫了毒癮的控制，但他們一直不肯表明出來，叫人心中存疑。」

俞秀凡道：「那兩位是什麼人？」

項佪說道：「就是這位啞巴和這位無名氏了。」

俞秀凡回顧了兩人一眼，道：「兩位究竟是有沒有毒癮？」

無名氏道：「有！而且毒癮還不小。」

俞秀凡聳聳肩，未再多言。

白衣羅刹道：「俞少俠，走過了另外九處別院，他們有好多人擺脫了福壽膏的控制。」

俞秀凡搖搖頭，道：「在下只走了另外三處別院，就在下觀察所得，每一座別院中，可能只有一二人擺脫了毒癮的控制。」

白衣羅刹道：「俞少俠，我們很希望你能說出來此的眞正用心。」

俞秀凡道：「在下奉告諸位來此的經過，至於我有些什麼用心，現在還無法深談。」

述說了被誘騙來此的經過，歎口氣道：「未進入這人間地獄之前，在下實未想到造化城中，竟有着如此强大的實力。」

天雷手紀飛道：「恕老朽托大，叫你一聲老弟，這也比較親切一些。」

說至此一頓接着又道：「老弟，你準備進入造化城去？」

俞秀凡道：「是的。晚輩既然來了，希望進入造化城中看看。」

紀飛道：「老弟，你必有曠世奇遇，才能突破常規，有此超越年齡的成就。」

俞秀凡點點頭，接道：「晚輩確有一點不尋常的奇遇，也在江湖上走動了一段時間，使晚輩奇怪的是，江湖上似乎是十分平靜，對這麼多武林高手，被誘入地獄一事，似乎是全無所覺。」

紀飛道：「可怕的也就在此了。所以，老朽覺着，老弟應該先把這消息傳入武林，最好能找到金筆大俠艾九靈，以他的聲望，登高一呼，才能使整個江湖覺醒。」

海長城道：「紀飛兄，艾大俠已經失蹤了近二十年，只怕早已被造化城主謀害了。」

項佪道：「如若艾九靈還在人間，豈容得他們如此的胡作非爲。」

紀飛搖搖頭道：「老朽不作此想，以艾大俠的絕世功力，怎會被他們謀害。」

項佪說道：「紀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啊！」

俞秀凡心中暗道：「原來艾大哥在江湖的聲望，是如此之高，不論黑白兩道，都對他如此敬重。」

但聞白衣羅刹說道：「這位俞少俠武功的精絕，實已到不見招式的境界，一揮手，一投足，都可克敵制勝。不過，小妹發覺，他除了武功之外，還有滿腹的學問，和驚人的說服力，也許，他是有意進入造化城來。」

俞秀凡緩緩道：「談不上有意進來，不過，現在在下倒希望進入造化城中去看看了。」

白衣羅刹道：「你準備一個人去麼？」

俞秀凡道：「在下準備帶貴院中兩個人同去。」

白衣羅刹目光一掠無名氏和黑衣啞子，道：「帶這位無名氏兄和啞兄同去？」

俞秀凡道：「不錯。正是帶這兩位兄弟同去。」

白衣羅刹道：「他們兩位同意了麼？」

俞秀凡笑道：「我們之間有一個約定，他們兩位已經同意了。」

白衣羅刹笑一笑，道：「小妹不才，已把福壽膏的毒癮戒掉，項兄和紀兄，也已開始戒，只要能再熬過三五天，大概也可以戒除了。只要能擺脫福壽膏的控制，咱們就不必再畏懼造化城主了。」

海長城道：「造化城中，武功高强之士很多，不可輕敵。」

白衣羅刹道：「只要一刀一槍的打，就算是不幸戰死，那也死的瞑目了。」

俞秀凡霍然站起身子，道：「姑娘說的是，如若人人都有姑娘這份豪氣，武林中才有再生的機會。」

白衣羅刹歎口氣，道：「我沒有看到其他的九大別院中是什麼人，單是看我們萬家大院中的人，黑，白兩道中的人，雖然未被他們一網打盡，但已被他們收伏了十之六七，這些人大都是各霸一方的豪雄人物，如今都已被送入了地獄之中。」

俞秀凡道：「不錯，看起來，江湖上能夠反擊造化城的力量，都在造化城的內部。」

這當兒，跨院外傳進來一個尖厲的聲音，道：「我要見俞少俠，你們不能阻攔。」

海長城高聲說道：「放她進來！」

一個面色慘白的女子，快步衝了進來，道：「貴賓，我已經接到令諭，立時得離開此地了。」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好！咱們走！」抱拳一個長揖，道：「諸位老前輩，在下就此別過了。」

白衣羅刹道：「小兄弟，你要不要三個從人？」

俞秀凡道：「不用了。有無名兄和這啞兄相從，兄弟已經很滿意了。」

白衣羅刹道：「好，需要我們帮助的時候，想法給我們送個信來。」

無名氏身子一閃，右手按在了白面女子的背上，道：「小主人，可要殺了這個女人。」

俞秀凡搖搖頭，道：「這位姑娘，給了在下不少的帮助，不可傷她性命。」

無名氏收回右掌，歎口氣道：「小主人，不覺着她聽到的太多麼？」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想造化城中，早已知道了在下的一切行動。」

無名氏默然不語，信步向外行去。

俞秀凡大步出廳，緊隨在無名氏的身後。

白衣羅刹嬌軀一橫，攔住了黑衣啞巴，道：「啞兄，我現在還是不相信，你眞的不會說

話。」

黑衣啞巴笑一笑，突然一閃身，越過了白衣羅刹，追上了俞秀凡。

俞秀凡行出了跨院，目注白面鬼女，道：「姑娘，咱們到那裏去？」

白面女子道：「跟我走！」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小鬼女，如是眞的死了，那只是一堆黃土，只怕連鬼女也作不成了。」

白衣鬼女冷笑一聲道：「你們除了少一張鬼臉之外，也不比我們高明。有骨氣的男子漢，大丈夫，就不該偷生人間地獄之中。」

無名氏對這句話，似乎是十分欣賞，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利口的鬼女！」

俞秀凡平和的說道：「姑娘，現在要帶我們到那裏去，說說何妨！」

白臉女子苦笑一下道：「我眞的不知道，到地方自會有人接待你們。」突然放快了脚步，向前奔去。

俞秀凡目光一瞥間，發覺她雙目中滿含着淚水。暗暗歎一口氣，緊隨身後而行。

白面女子帶幾人行到了一座黑色的房子前面，突然停了下來。

俞秀凡抬頭看了一眼，道：「這是什麼地方？」

白面女子搖搖頭，垂手行到門前，高聲說道：「貴賓到。」

但聞木門呀然而開，兩個鬼卒形的大漢，並肩行了出來。

一個手執着一張大鐵牌，一個手執着一條長長的鐵鍊子。

藍色的臉，一套緊貼身上肉色衣服，遠遠的看去，似乎赤身露體一般，像煞陰曹地府中拘魂，索命的鬼卒。

俞秀凡望望兩個鬼卒一眼，道：「他們這是幹什麼？」

那手執鐵索的鬼卒道：「你到處惹事生非，已撤去了貴賓身份，咱們奉閻王之命，鎖你去見。」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想不到這人間地獄中，還有閻王，你兩位就是閻王帳前的鬼卒了。」

手執鐵牌的鬼卒道：「不錯，閣下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抗拒鎖拏？」

俞秀凡一閃身，退開了五尺，道：「把這兩個鬼卒給廢了。」

無名氏和啞巴同時出手，疾向兩個鬼卒撲去。

那手執鐵牌的鬼卒，鐵牌一揮，迎面拍來，隨着那拍來的鐵牌，數十枚銀針，一齊射了過來。

無名氏吃了一驚，一吸氣，仰身倒臥，身體幾乎貼在了地上。數十枚銀針，掠面而過。

無名氏一挺而起，右手疾快的拍出一掌。

那執牌鬼卒一牌落空，立時身隨牌轉，手中鐵牌一招橫掃，斜裏劃來。

這一招十分玄妙，不但避開了無名氏的一掌，而且第二牌連續攻到。

無名氏一閃避開，冷冷說道：「閣下是眞人不露相啊！」雙掌連環拍出。

那手執鐵牌鬼卒，一語不發，鐵牌縱橫，展開了一輪猛攻。

這人不但鐵牌招數凌厲，而且鐵牌內還藏有暗器，錯非無名氏這等武功的高手，勢必要傷在那鐵牌飛針之下。

黑衣啞巴和那手執鐵索的鬼卒，也展開了一場兇厲的搏殺。

只見他手中鐵索伸縮，忽長忽短，變化萬端，莫可捉摸。

俞秀凡一側觀戰，只看得心中震驚不已，暗道：小小的鬼卒，竟有如此武功，閻王可想而知，何況造化城中人了。

四人拚搏五十六招，無名氏才找到了一個空隙，欺身而上，一掌拍在那執牌鬼卒的後背之上。那執牌鬼卒冷哼一聲，倒摔在地上。

原來，無名氏掌內暗蓄眞力，一掌震斷了那鬼卒心脈。

黑衣啞巴眼看無名氏已然得手，心中大急，顧不得暴露身份，突然一個旋身步，直欺入那鬼卒懷中，左手一招「捕風捉影」，抓住了鐵索，右手一掌，劈向了頂門。

那鬼卒一縮頭，斜斜避開了半尺，讓過一掌。

但他未料到黑衣啞巴雙手並用的同時，又飛起了一隻右脚。但聞蓬然一聲，右脚正踢在那鬼卒的小腹之上，身軀飛起了七八尺高，又重重的摔在地上，連哼也未哼一聲，人已氣絕而亡。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一式三招，心分手足，啞巴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

黑衣啞巴子苦笑一下，抱拳一禮。

俞秀凡雖然看的明白，但却不知兩人之間打的什麼啞謎。他雖文武兼資，聰慧過人，但究竟是江湖上閱歷太少，未曾想到那黑衣啞巴行禮的用心，是怕那無名氏說出他的來歷。

無名氏一回頭，道：「小主人，這兩個鬼卒，武功不弱，不知是什麼出身。可惜，他形貌全變，未留下一點可以追尋的綫索。」

俞秀凡道：「如是武林中分有等級，他們應該列名幾等？」

無名氏道：「那要看怎麼一個分法了。用在下作準呢，還是以你小主人作準？」

俞秀凡道：「你算幾等身手？」

無名氏道：「未遇你小主人之前，在下該是第一級中的人物，遇你之後，我似是應該降一級了。」

俞秀凡道：「這兩個鬼卒呢？」

無名氏道：「三級身手。不過，他們只是鬼卒身份，如是牛頭、馬面、判官、閻王之流，咱們就算不落敗，只怕也難取勝，那就要看你小主人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這麼說來，閣下對我很有信心了。」

無名氏笑道：「如是沒有一點信心，我等也不會來了。」

俞秀凡道：「好！咱們合作鬥鬥閻王爺，闖闖造化城，就算咱們戰死此地，也是一樁揚名千古的事。」

無名氏笑一笑，道：「能不死咱們最好不要死，俗語說的好，好死不如賴活着。」

俞秀凡心中暗道：我只有十招掌法，三招擒拿，如是碰到了武功高强之人，我這十招用完，三招擒拿抓不住對方的穴道，那豈不是沒有咒唸。

忽然間想到了長劍和驚天三劍的劍譜，不但記述了驚天三劍的威力，而且還記了一套劍法，至少，在劍上的變化，比掌法、擒拿招法多上很多。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這些鬼卒們用的兵刃，似都非兵器譜上之物。」

無名氏道：「如是不用些奇奇怪怪的兵刃，又怎會算是地獄門中人物！」

俞秀凡苦笑一下，默然不語。

無名氏道：「你是咱們三人中的主腦，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俞秀凡道：「你在地獄之中時日很久了，對這地方，是否熟悉？」

無名氏道：「這地方一片混沌，再[illegible]年，也是瞧不出一點名堂。」

俞秀凡道：「那只有亂闖它一陣了。」

無名氏道：「怎麽一個闖法呢？」

俞秀凡道：「那白面女子進入這室中，咱們也進去看看。」

黑衣啞巴未開口，但對兩人的談話，却聽得十分清楚，突然伸手抓起鐵牌，蓬然一聲，擊在室門上。

原來兩個鬼卒死去之時，那室門忽然關了起來。

黑衣啞巴這用力一擊，木門立被震的片片碎裂。

俞秀凡突然舉步而行，搶先行入室內。

無名氏順手檢起地上的鐵鍊，緊隨在俞秀凡身後而入。

室中一片黑暗，目難見物。

無名氏冷笑一聲，道：「小主人，啞兄，兩位請閃開，兄弟先砸爛這室中之物，然後再燒了它。」

俞秀凡道：「看來，也只有這辦法，這裏一片幽暗，不見日月星辰，咱門只好見房子就燒了。」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痛快，痛快！我憋了兩三年的氣，今日要發洩個夠。」

俞秀凡心中忖道：這地方到處不見天日，除了見房子就燒，鬧它一個天翻地覆，等他們找來之後，確也沒有別的辦法。因這地方不但沒有光亮，而且，所有的建築，也都是一片黑色。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多多小心。」快步退了出去。

黑衣啞巴也跟着退到室外。

無名氏大聲喝道：「屋裏如若有人，那就請回答在下一句話，如是朋友不肯回答，那就別怪在下打它個一塌糊塗，燒個片瓦不存。」

但聞四下回聲盈耳，並無回答之人。

無名氏右手揮轉，鐵索飛出，只聽一陣乒乓之聲，似是有不少木器碎飛之聲。

這室中，大約只有一張木桌，鐵索揮動之下，木桌很快都被擊成碎屑，鐵索擊在了牆壁之上，火星飛濺，響起了金石相撞的聲音。顯然，這座黑室，是黑色的岩石作成。

無名氏打了一陣，突然收回鐵索，伸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個火摺子，一幌而燃。

火光映照之下，只見那室中一張木桌，已被打碎，除了木桌和一對撞破的木門之外，室中都是黑色的岩石堆成。

無名氏苦笑一下，緩步行了出來，道：「房子蓋得很絕，簡直是無物可燒。」

俞秀凡道：「咱們應該如何？」

無名氏道：「這要看你主人的了。」

俞秀凡道：「那白面女子進入這石室之中，此刻既然不在石室，那證明了這石室之中定然有着秘道。」

無名氏道：「不錯，他們一直在地道中往來，所以才能神出鬼沒的，叫人防不勝防。」

俞秀凡腦際中靈光連閃，道：「是了，那造化城主通築建之學，所謂地獄，必然是另有天地。這地方，只不過是用來囚禁十方別院的高人。」

再仔細想一想，進入地獄的經過，心中突然悟出了很多的道理。

輕輕咳了一聲，道：「無名兄，把你手中的火摺子給我。」

無名氏遞過火摺子，俞秀凡大步地行入室中。

俞秀凡迅快又仔細的查看過四面的牆壁，又緩緩退了回來。這時，火摺子已經燃盡，火光一閃而熄。

無名氏道：「小主人，瞧出了什麼？」

俞秀凡道：「明明知道那石室中有一個地道，可惜咱們找不到地道入口。唉！如是她在此地，這些機關佈置決然瞞不過她。」

無名氏道：「什麼人？」

俞秀凡沉默了一陣道：「璇璣宮中人。」

無名氏微微一征，道：「你認識璇璣宮中人？」

俞秀凡道：「不錯，在下到過璇璣宮。」

無名氏道：「你認識什麼人？」

俞秀凡笑一笑，道：「璇璣宮主。」

無名氏道：「小主人認識璇璣宮主？」

俞秀凡道：「你可是覺着我不配認識那璇璣宮主麼？」

無名氏道：「在下未作此想，不過，以你小主人這點年紀，識人如此之多，實叫人有着意外的感覺。」

俞秀凡笑一笑，道：「其實，在下認識的人不多，不過，在下確然認識璇璣宮主。」

無名氏道：「咱們並非懷疑小主人說的是謊言，只是希望小主人能够告訴咱們的眞實來歷。」

俞秀凡道：「在下沒有來歷，所以，也無法奉告什麼。」

無名氏突然間覺着這位年輕人十分精明，立刻生出了一種敬畏之心。緩緩說道：「如若有璇璣宮中人在此，定然能很快找出這室中機關所在。」

俞秀凡道：「沒有璇璣宮中人，咱們也該想法找出這室中的機關。」

無名氏問道：「小主人是否已經胸有成竹了？」

俞秀凡道：「在下的方法很笨，還希望聽聽無名兄的高見。」

無名氏道：「在下實在想不出什麼良策，小主人既已有了决定，何不說出來，讓我等一開茅塞。」

俞秀凡突然向後退了兩丈，盤膝而坐，道：「在下相信，咱們一直在他們的嚴密監視之下，如是咱們能夠靜止下來不動，他們忽然失去了咱們的行蹤，他們急於找到咱們的焦慮，决不在咱們之下了。」

無名氏道：「高明啊，小主人！看來，不止是在武功方面，兄弟和啞兄只能作一個從人的身份，就是在機智，才能方面，我們也只能追隨學習了。」

俞秀凡道：「無名兄言重了。」

三人放輕了脚步，行出約三四丈遠，悄然停了下來，分成了三個方位，後背相對，盤膝而坐。

三個人靜下心來，冷眼向四面觀察。

事情果然未出俞秀凡的預料，三個人坐下不過頓飯工夫之久，黑室中突然亮起了一盞藍色的燈火。

藍火出現在黑室門外，隱隱間可見四五條人影，站在那藍色的火焰之後。

俞秀凡低聲道：「他們來了，這次，咱們要想法子生擒他們幾個才行。」

無名氏道：「他們似乎是有四個人。」

俞秀凡道：「不錯，是四個人。」

無名氏道：「在下和啞兄突然施襲，只能生擒一個人，餘下的兩個人，看來要主人親自出手了。」

俞秀凡心中實在沒有把握能夠一舉生擒兩人，但他心中明白，無名氏這番話半是敬仰，半是刁難，只好硬着頭皮答應下來。

只見那藍色燈火，緩緩向前移動，四個人影，也分開向四週散開，佈成了一個扇面的陣勢。

俞秀凡等也緩緩移動，分別選了幾個有利的形勢。

那藍色燈火後四條人影，突然間四下分開

，向前行來。

中間兩個，一個舉着燈火，一個手執三股义。另外兩個人分在左右相距了大約一丈餘，手中也各執一柄三股义。

俞秀凡、無名氏、黑衣啞巴，也各自選擇好對象。

突然間，三條人影，疾如流星一般，直向四個鬼卒，撲了過去。

俞秀凡左右雙手齊出，快速絕倫的抓住了居中兩個鬼卒。

無名氏和黑衣啞子，也快速絕倫的欺身而上。但左右兩個鬼卒，已然心生警覺，鋼义抖動，直向兩人刺了過去。

無名氏右臂一抬，蓬然一聲，震開鋼义，右手一把抓向了執义人手腕。

他蓄勢出手，力道强猛無比，那鋼义被震飛起五六尺高，但右手却未扣上對方的腕穴，只是掃中了那鬼卒的脈門。但這一擊，也使那執义鬼卒，戰力大傷，身軀一幌。

無名氏，費了十招變化，才制服那左首鬼卒。

黑衣啞巴也未能一擊得手，也費了一番手脚，重創那鬼卒之後，才把對方制服。

這時，兩人對俞秀凡的敬佩，不得不更進一層，只覺俞秀凡一舉擒住了兩名鬼卒，那麼輕輕鬆鬆，全無半點吃力的感覺，自己兩人只各擒一個，却費了不少的工夫。

無名氏苦笑一下，道：「小主人，咱們心服口服了。」緩步行了過去，點了兩個鬼卒的穴道。

就是這一陣工夫，四週突然亮起了十幾盞藍色的燈火，鬼影幢幢，把三人給圍了起來。

俞秀凡哈哈一笑，放了兩個鬼卒，道：「你們那一位可以講話的，請出來一位。」

只聽一聲冷厲的長笑，傳了過來，道：「什麼人說話如此可惡？」

藍色燈芒閃動，人影分裂，閃出了一個身穿紅袍的怪人。

這人的一身衣着十分奇怪，頭戴烏紗帽，身着大紅袍，手中拿着一支粗如兒臂的判官筆，挺着一個大肚子。

俞秀凡冷冷說道：「你是人是鬼？」

紅袍人道：「本座陰府判官龐龍。」

俞秀凡道：「陰府判官不是人了？」

龐龍道：「判官掌人間生死大事。」

俞秀凡道：「有道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你帶我去見你們的閻王去。」

龐龍道：「先過了老夫這一關，再見閻王不遲。」

俞秀凡突然飛身而起，直向着龐龍衝了過去。

但見人影閃動，龐龍身側突然飛起了數道寒芒，直向俞秀凡迎了過去。

俞秀凡大喝一聲，雙掌一分，强猛的掌力，震偏了四把近身鋼义，人却在寒芒交錯中直竄進去，欺到了龐龍的身側。

龐龍吃了一驚，想不到護駕四鬼，竟然擋不住俞秀凡這一衝之勢。

就在他念頭轉動之間，龐龍突然感覺着右手腕上一緊，右腕脈穴，竟然被人扣住。龐龍這一驚非同小可，立時呆在了當地。

俞秀凡冷冷說道：「在下常聽人言，鬼是一口氣，視之有形，觸之無物。但閣下不但脈穴跳動的厲害，而且還有血有肉，完全不像是鬼，是活生生的人。」

龐龍長長吁一口氣，道：「你就是我們城主的貴賓麼？」

俞秀凡道：「不錯。在下正是俞秀凡。」

龐龍道：「老夫奉命特來請閣下往閻羅殿中晉見閻王。」

俞秀凡冷冷一笑，說道：「在下想請教一事。」

龐龍道：「老夫洗耳恭聽。」

俞秀凡道：「貴組合中，是城主大呢，還是閻王大？」

龐龍道：「自然是城主大了。」

俞秀凡道：「在下是城主的貴賓，用不着去見閻王了。」

龐龍道：「目下在這地獄轄區之內，最大的就是閻王，閣下既在人間地獄，自然是應該先見閻王了。」

俞秀凡道：「就算是一定要見閻王，那也用不到晋見二字。」

右手突然加力，一抬一搖，但聞格登一聲，龐龍右臂，由肘間被生生搖作兩斷。

龐龍强行咬着牙，未哼出聲。但却沁出了一頭大汗。

俞秀凡放開了龐龍的右臂，道：「帶我們去見見人間閻王。」

龐龍疼的全身微微的顫動，緩緩說道：「人間閻王，在本組合中的身份、地位，都極崇高，就算用了晋見二字，亦無不當。」

俞秀凡冷冷說道：「你在這人間地獄中，是何身份？」

龐龍道：「掌理生死簿的判官身份。」

俞秀凡道：「閻王、判官，閣下是人間地獄中坐第二把交椅的身份了。」

龐龍一挺大肚子，道：「不錯。」

俞秀凡道：「你不過如此，想來那閻王也未必高明，在下既然到人間地獄中走了一圈，倒也希望能見識一下閻王是何許人物。」

龐龍右臂骨折，苦痛難忍，那裏還敢發作，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在下替貴賓帶路。」轉身向前行去。

俞秀凡緊追在龐龍身後，冷冷說道：「判官，你如想要出一點花樣，當心那條左臂。」

龐龍道：「在下既是奉命來接待貴賓，自然是應遵守禮數了，閣下但請放心。」

在判官龐龍的引導之下，三個人行入了一座巨大的黑屋前面。十數盞藍色燈火，緊隨在俞秀凡等三人之後，行近黑屋。

龐龍舉手在那巨大黑屋的木門上，擊了三下。但聞木門呀然而開，一陣强烈的碧光，直射出來。

俞秀凡定一定神，向裏望去，只見一座敞大的廣廳中，高燃着十幾把火炬。每一把火炬上，升起了一尺多高的火焰，散發出强烈的碧光。

十二把碧火，照的敞廳一片慘綠碧色。

判官龐龍一欠身，道：「貴賓請。」

俞秀凡吸了一口氣踏入大廳。

但他立刻又停了下來，冷聲說道：「閣下請進。」

龐龍輕輕咳了一聲，進入廳中。無名氏和黑衣啞巴，緊追在龐龍的身後，行了進來。衆鬼卒，都留在大廳門下。

無名氏和黑衣啞巴最後一步跨入大廳時，那兩扇大開的黑門，突然間閉了起來。

俞秀凡回手一把，又抓住了判官龐龍的傷臂。

龐龍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是貴賓的身份，也是很有名望的大俠，這樣的作法，豈不有失身份麼？」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龐龍，你錯了。我俞秀凡在江湖上只是一個無名小卒，談不上什麼大俠，貴組合把我俞秀凡當作貴賓接待，實是不值的很。」

龐龍道：「你如是默默無聞之人，城主怎麼對你如此的恭敬？」

俞秀凡道：「很不幸的，那是貴城主的錯

誤，貴城主不是神不是永沒有犯錯的機會。」

龐龍說道：「我們這地獄之中，囚禁了不少的高人，但像閣下這等的高手，在下還是初遇。」

俞秀凡道：「那算你倒霉，我既是默默無聞的小卒，也用不着講什麼江湖規矩，只要你能忍受肉體上折磨的痛苦，你就不要回答我的問話。」

龐龍道：「你知道，你們現在進入了什麼地方麼？」

俞秀凡道：「人間地獄之中，還會有什麼動人的地方麼？」

龐龍道：「這地方叫作斷魂壘。」

俞秀凡道：「什麼叫作斷魂壘？」

龐龍道：「這裏是人間地獄，所以，這裏住的也都是人，不過，這裏住的人，和一般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俞秀凡道：「那裏不同了？」

龐龍道：「這裏的人，都是瘋人。」

俞秀凡道：「是瘋人？」

話未說完，突聞幾聲尖厲的怪嘯，傳入耳際。

那是一種入耳刺心的聲音，是人性另一反面的獸性。

俞秀凡吃了一驚，轉頭看去，只見數十個長髮披垂，衣服襤褸的怪人尖叫着撲了過來。

俞秀凡伸手抓起了判官龐龍，竟把龐龍高高舉起手中，當作兵刃。

龐龍心頭顫動，忘了臂上疼苦，恐怖的叫道：「他們會把我撕成碎片，快快放過我。」

在碧綠火光下，撲過來的數十個長髮怪人，面形怪異，有如厲鬼一般，看的俞秀凡也不禁心頭顫動。

無名氏，黑衣啞巴，也被這等恐怖的氣氛，形勢所震駭，揮動了手中的鐵牌、索鍊。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龐龍，可怕的不是鬼，而是人。」

無名氏突然發出龍吟般的長嘯，鐵索掄動，疾向當先撲來的兩人掃去。黑衣啞巴也揮動鐵牌，迎了上去，那樣重的一塊大鐵牌，被他舞得呼呼生風。

這些人雖然衣衫襤褸，發出獸性般的呼喝，但武功却高强的很，無名氏和黑衣啞巴手中的鐵牌、鐵索，揮舞的風聲呼呼，疾如閃電，但那些瘋人，竟然能輕輕鬆鬆的閃避開去。

這些人似是餓了很多年的老虎，又像是地獄中放出來的一羣厲鬼、惡魔，形狀醜怪，偏又身負絕技。

只見他們忽進忽退，手指揮舞，長長的指甲，在碧綠的火光下，閃動魔爪似的光芒。

這些人，雖然是瘋瘋顛顛，但對傷亡的感受，還極敏銳。在鐵牌和鐵索的交織揮舞之下，構成了一片寒芒光幕。

那些一擁而上的狂人，突然分開了一部份，向俞秀凡攻了過去。

俞秀凡雙手掄動，竟把判官龐龍當作了兵刃，橫裏擊去。

那羣瘋狂之人，對俞秀凡手中的人肉兵刃，竟然視若無睹，掌指分至抓了過去。

只聽一陣嗤嗤之聲，傳入耳際，中間又夾着龐龍的悽厲慘叫。

不過是四五十招，判官龐龍已然不成人形，這個抓下一塊肉，那個抓來一片衣服，整個人變成了一個血肉模糊完全不像人形，已被完全抓成了片片碎肉。

俞秀凡內力强猛，雖然只餘下龐龍的半個身子，但仍然把圍攻的狂人，逼在四五尺外。

無名氏和黑衣啞巴，手中的鐵索，鐵牌，雖然舞的凌厲、嚴密，但那圍在四週的狂人，仍然抵隙、蹈空，揮掌攻襲。兩個人合力對付十幾個狂人，並不見得輕鬆。

這些瘋狂之人，除了高明的武功之外，還有着一種泯不畏死，勇往直前的氣勢，十分懾人。

俞秀凡突然間感覺到手中缺少了一支長劍，對這些聲勢震人的威脅，也不禁暗自震駭。

忖思之間，突然手中一緊，手中已死的判官龐龍，突然又被人撕去了一半。

碧綠的燈火下，只見兩隻帶着一寸多長指甲的怪手，突然向臉上抓了過來。

俞秀凡大喝一聲，把手中一截屍體，投了出去。因用力甚猛，這一截屍體蓬然一聲，擊在近身一個怪人的前胸之上。那怪人被這一擊，震的向後退了三步。

但兩側又伸過四隻怪手，分別抓向俞秀凡的肩和前胸之上。

不論俞秀凡何等胆氣，在此情此景之下，心中也生了很大的驚恐。

震駭之下，疾快的向後退了三步。

那些形如瘋狂的怪人，一見俞秀凡向後退避，突然怪嘯一聲，潮水一般，向俞秀凡攻了過去。

這些瘋人，有如洩在地上的水銀一般，無孔不入，俞秀凡這一向後退避，正是對付瘋人的大忌。

無名氏突然一長手中的鐵索，刷的一聲捲了過去。鐵索舒展，擊中了幾個仲向俞秀凡的瘋人手臂。清晰的可以聽到骨折之聲。

就這一擋之勢，使得俞秀凡避過了幾隻抓向胸前的怪手，這一擋之勢，也使得俞秀凡神智一清，大喝一聲，劈出兩掌。

在這等驚恐之下，這兩掌迸發出俞秀凡全部的潛力。强大的內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湧了過去。

只聽一陣波波大震，近身的六七個瘋人，被震的直向後面飛去。

這些狂人，雖然在動手時還保有着適當的清明神志，但他們究竟不如常人那樣反應靈敏，俞秀凡强大掌力震退的六七個，當然是身難由己，但後面的狂人，却又不知讓避，於是一上一退之間，撞在了一起。

耳際響起了連聲怪吼，四個被震退的狂人被身後衝上的狂人的手貫穿背心，濺血而死。三個被身後拍來的掌力，前後夾擊立時氣絕。

俞秀凡逃避一次大難，但無名氏的鐵索却被一個狂人抓住。

無名氏全力一帶鐵索，未能收回，那抓住鐵索的怪人，却借機一轉身軀，直欺入無名氏的懷中，像一股洪流般，另兩個狂人，緊隨着，欺入了無名氏的身側。

無名氏不得不棄去了手中的鐵索，疾快的拍出了一掌。

俞秀凡兩手並出，抓住了兩個怪人的衣領，突然一帶，施出卸字訣，把兩個怪人摔了出去。

無名氏和當先一個怪人，對了一掌。波然輕震之中，那怪人被無名氏震退了三步，但無名氏本人却也被震的退了一步。

俞秀凡身子一轉，和無名氏並肩而立，道：「無名兄，快些檢起鐵索。」

口中說話，雙掌連連劈出，避開向前湧來的狂人。

碧光映照的斷魂壘中，確有着一幅見者斷魂的悲慘畫面。

可惜的是，這些慘景，震不住這些狂人，在搏鬥的過程中，他們似乎已經忘了生死，失去了恐懼，足踏着同伴的屍體，血漬，向上攻來。

這等狂勇的豪壯之氣，的確是叫人有些心寒。

（未完）